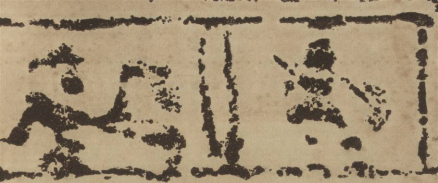


亞細亞之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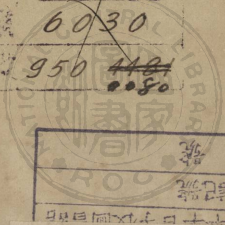


華企雲譯

新亞細亞學會東方叢書之一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6030
 類號 950 ~~4481~~
 0080



類號
 登記號
 二十一年十月四日

78.193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4820~~
 類號 ~~641.4~~ / 4481



愛惜
使用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4820

類號 578.193/448



原名Asia Reborn

美國Marguerite Harrison女士著

亞 洲 之 再 生

華 企 雲 譯



新亞細亞學會東方叢書之一

001061

譯著他其之者著書本

- | | |
|-----------|--------------|
| 中國邊疆 | 新亞細亞學會邊疆叢書之二 |
| 滿蒙問題 | 大東書局 |
| 新疆問題 | 大東書局 |
| 西藏問題 | 大東書局 |
| 雲南問題 | 大東書局 |
| 實業計劃之邊疆建設 | 大東書局 |
| 滿洲與蒙古 | 黎明書局 |
| 馬來搜奇錄 | 新亞細亞月刊 |

境仙的秘神洲亞——面封



亞 洲 之 再 生 目 次

譯者序

為讀者進一解

第一章

亞細亞的激盪

第二章

歐勢的東漸

第三章

不可思議的結果

第四章

亞洲與世界大戰

第五章

不戰也不和

第六章

回教徒的集團

土耳其

波斯

阿富汗

第七章

阿剌伯的交流

敘利亞

猶大故土

伊拉克

第八章

阿剌伯沙漠

(卷首)

(卷首)

(一)

(九)

(三三)

(五七)

(八九)

(九九)

(一〇〇)

(一三八)

(一五八)

(一六九)

(一八九)

(一九五)

(二〇九)

國家圖書館



002577605

二 亞 洲 之 耳 生 目 次

第九章 堪場裏的印度……………(二一七)

第十章 印度的堡壘……………(二四七)

緬甸……………(二四七)

西藏……………(二四九)

馬來聯邦與新加坡……………(二五六)

第十一章 印度支那半島……………(二六三)

暹羅……………(二六四)

越南……………(二六七)

第十二章 俄國回到亞洲……………(二七五)

第十三章 遠東的三角形……………(三二三)

日本……………(三二四)

高麗……………(三五七)

中國……………(三六二)

第十四章 亞洲復興的泉源……………(四〇一)

基督……………(四〇二)

程學默德……………(四二〇)

列寧……………(四三一)

第十五章 生存的權利……………(四五九)

譯者序

要是你去打開世界地圖一看，那末你一定會看見一塊碩大無朋的地方，雄據在東半球上面。講到這塊土地的廣袤，那末載起華嶽來可以不虞其重，振起河海來可以不患其洩；川澤邱陵，固然星羅棋布，衍沃原隰，更其所在而是。這究竟是什麼地方呢？那便是我中華民國所在的亞洲了。

亞細亞從人口方面講來，則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三萬萬五千萬，緬甸、安南、馬來、細亞，合起來有幾千萬，日本本部有幾千萬，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所以亞洲全部的人數直有九萬萬。以這樣土廣民阜的亞洲，在理是應該要執全世界的牛耳了。豈知竟大謬不然，偏會受附庸歐洲四萬萬人的壓迫。真是說也慚愧！

我們有血氣的亞洲人是不是受了歐洲人的壓迫而就此算數呢？自由、財產、生命榮譽……一切的一切，都在危險了；是不是死心塌地就此甘心呢？你情願受人壓迫便罷，甘心給人摧殘便罷；要是你以爲一息尚存，不肯爲強暴所屈，那便要用武力去抵抗起來。

中山先生說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於此可見中山先生平昔雖講王道，碰到冥頑不靈的強敵當前時，也主張用武力來抵抗的。中華民族在亞洲人中幾佔有二分之一，更應該義不容辭的去領導其他民族來共同奮鬥！

講到這裏，不禁又追想到我可敬的故友張振之先生了。記得張先生曾這樣說過：『亞細亞是五大洲中最大的一洲，中國是亞細亞民族中最大的一個民族，中國的衰頹，是亞細亞一切民族衰頹的原因；所以中國問題是亞細亞一切民族問題的樞紐；中國復興是亞細亞民族復興的起點。』

張先生既獨具卓識的認清了這個目標，當即於前年夏間糾集同志先後創辦新亞細亞月

刊與新亞細亞學會來做研究的機關。今日學會之得以發揚光大，與夫月刊之足以薄海風行，都是張先生的成績。將來中國之得以復興，與夫亞洲之得以「再生（*Rebirth*）」可以大膽說要歸功到張先生努力的結果。

便是這本書的遂譯，也多得張先生的贊助。不幸本書剛譯到三時之二時，張先生遽爾於去年十月十二日以傷寒謝世。時距九一八廿為亞洲內賊的暴日劫佔東北後剛剛二十四日。張先生即在悲壯的抗日救國聲中，溘然長逝，為悲為恨，夫復可言！

自張先生奄化以後，學會同人一秉張先生的遺志進行，對於本書譯述方面，也很表同情與贊助；而月刊社編輯蔣用宏先生，則更研精覃思的替這本書詳加校正。現在除向蔣先生和學會同人表示萬分感謝外，敬以本書來紀念故人張振之先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爲讀者進一解

我們終于會見到一個亞洲合衆國嗎？東方進攻西方的最後一幕會結晶而成爲一個亞洲國際聯盟嗎？黃色人種是否要暫代白哲人種來主宰世界呢？根本攪動亞洲的究是什麼酵母？牠是否已將恐懼上帝或將來之念注入西方人民中去呢？

凡此問題我們在近頃以前都當他們是徒託空想，而報章雜誌則又以其過于「深奧」而不加討論。但是我們的態度自從大戰以來已經根本的變過了。實際的事變都以抽象問題而構成了活躍的新聞。我們對於純粹理想中一幅濃密顏色而非「本色」(White)的世界圖畫正也用不着懷什麼戒懼。我們已經覺察到參互錯綜的國際事情是變過的了。我們對於輓近顯然在攪動亞洲事變的重要性已經不能漠視——那正是我們須得去理會的事情。所謂神經過

敏式的「種族主義」(Racialism)——什九只是民族歧視——文學已不再在我們心坎中作梗，而「亞洲究在起什麼變化」則正是我們急切求知的慾望。

要在大綱節目中去答出這個問題是顯屬不可能的。實在影響今日亞洲進展的運動和趨勢也太複雜了一些，決非僅僅憑了個人經驗所能夠提出研究的。牠們是須得就大戰以來實際事變的線索而演繹出來——關於這其間的事變我們先是什九的不懂。

平均說來，每個人對於大戰以來亞洲所發生的重要領土變化都是模糊的。他對於國際上的封疆畛畔是不能切實指示的。他對於某種國家是同其族類或則某種國家是異其人民是沒有顯明理會的。他對於亞洲一般獨立國家究有何種樣式的政府是完全毫無頭緒的。至于浸潤在民衆中間的新運動也是一知半解而已。他對於依舊處在部落集合下過來的遊牧民羣或是鄉村與都市中的社交狀況是完全想像不到的。他對於影響各國內政的經濟情形是完全不會懂得的。他對於宗教上民族上的鬥爭和仇視也是茫無端倪的。至於要同一般人講起世界和平以來亞洲方面所掀起的戰事，那末他們聽了更要引爲奇譚了。舉其拳拳大者，像凱末耳黨土耳其

其的擾亂，牠的對希臘之戰以及土耳其共和國的成立，影響整個亞洲實匪淺鮮，委任代管制度以及牠的行政統治也是非常重要。再像覺到俄羅斯帝國主義潛滋暗長的真也屈指可數。

亞洲方面的國家無論怎樣遙遠，沒有一國是不同威爾遜的自決主義起了反應；地域不論怎樣孤獨，沒有一地是逃得出蘇俄國內的偌大漩渦。即是今日成百千萬的亞洲人民之中也沒有一種人民不去吶喊民族主義而向「白哲」權威者去提出挑戰的。

所以要嘗試去綜敘亞洲事變的作者須得就亞洲各國——個別的以及他們所屬的族羣兼籌並顧——在大戰期間的歷史予讀者們以一件簡明的記載。他更得憑了遮演歷史事變的線索將社會經濟的和心理的情形以及亞洲對世界運動的反應都行綜敘出來。

那便是我在一九一九年以來在亞洲各國費了好許多光陰以後，大半根據了個人觀察而想在本書中發揮的工作。

要將去休戰以來亞洲所新發生的事情去縮成一本單本是不很容易的，尤其是牠所根據的只不過是一件短短的歷史考察。許多重要事變都不能不用簡單的筆墨去鋪敘，因而好許多

地方都非得加以刪除不為功。但是足以來推敲亞洲各國每日新聞背景的重要事實，則也力求其昭然若揭，務使對於歷史或政治經濟學沒有時間或嗜好去求深造的各個終日奔波的人們瞭如指掌而後止。



Marguerite Harrison

席于Rabat, Morocco

第一章 亞細亞的激湍

亞細亞在現在世界上有長足的進步，已是公認的事實，而無待贅述的了。直到大戰年間西方人們尙都以爲亞洲是一個「不變的東方」，可是亞洲對他們——西方，在種族文化和政治上種種的妄自尊大，在過去年間早已起了不少地頑抗，也不要說危害了——這其間的經過鋪滿了他們新聞紙的封面，在各方面簡直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終於把他們甦醒了歐洲間的關係，起這般激進的變化，是實由於亞洲方面起了「亞洲復興」的運動。

通常人們都以爲亞洲醞釀變化是由於同歐洲發生接觸，可是我們認爲除了歐化爲其根本衝動以外，須得從她最早發生變化時追溯起來。

亞洲的歷史大部分受着了氣候和地理的支配，這在我們是一向忽視的。可是你只消反而求諸於地圖，你可以一望而知她的三分之一是被不上二十萬人口的西伯利亞佔着。請問爲什麼只有這些人口呢？那末你要知道那裏雖然是天產豐富，可是氣候惡劣，只有極耐苦的民族才能生存。

你再轉過一看，那末地圖上又有一大塊台地廣袤，高山重疊而號稱世界屋頂的中亞細亞踞踞着。在那裏綿亙數百哩地方，最低的高度是拔海五千呎，平均終在一萬呎左右，那裏五穀鮮少，家畜缺乏，要希望在這種土壤去求生存資料，終非要有不斷地掙扎不爲功。蒙古、新疆、西藏、阿富汗的各部和波斯的中部都包括在這地段以內。

阿刺伯半島正居在亞洲西部的入口，可是大半也是沙漠，只有近東的小亞細亞和敘里亞的若干部分，那末算得雨澤充盈，沒有傷財的灌溉也可以望牠有小康的出產，可是此外一起延至中亞高原地帶，雨量又老在平均中數以下了。

從那些居民鮮少生存困苦的各地以外正是中國印度和日本——在那裏，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是非常的良好，所以人口也簡直是過庶了。講到中國和印度，那末自從有史以來，終是爲北方民族尋求溫和天氣和終年牧場來供移殖的目標。自然，在某一時代中亞細亞的天氣也許是比較溫和，雨澤是比較豐富，掙扎生存也併不有現在那麼困苦，可是在人類起始保存構成初期歷史的傳說和記載時，這被迫的移民早已開始了。

要確定爲什麼原故觸動了最初中亞的移民在移殖時取道某某路程誠然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們也得知道，人類是幾世紀以來都向南移殖而集中在三個中心：現在中國中心的長江流域，希馬

拉雅山以外的印度，和現在通稱美索不達米亞的底格里斯和幼夫拉底兩流域。最早侵入這三地而造成各各特異的文明而代表三種不同的人種的正是蒙古、厄羊和塞米三族。

誠然，這三大種族的源始是籠罩在人類前史時的迷霧中，可是想起來終以為厄羊族是起源在歐洲，附近現在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國境，歐洲的人民便這般脫胎下來。他們有幾支流入亞洲成爲波斯、阿富汗和印度人。講到塞米和蒙古兩族，那末是起源在亞洲的阿剌伯人和猶太及亞美尼亞人等屬之。蒙古族更分化爲二：東一支卽是黃色人，西一支卽是成爲土耳其人和中亞人民的蒙古、韃靼和圖蘭尼之一脈。

這輩厄羊人後來成爲印度的無上種族，將那裏的原有人民或則併吞，或則驅之往南，於是土著中有一批人簡直流到馬來、緬亞以避其鋒。可是厄羊人厥後也迭遭北方人蹂躪，像三百年前因蒙古、韃靼人侵入而在印度建設的莫兀兒皇朝直到上一世紀始行覆滅，卽是其例。

佔據中華的蒙古人則演進爲一種特殊支脈而產生了一個同原來蒙古種絕不相伴的文明下來。他們中一支又流入高麗和日本，可是一到那裏又演進得和長江流域種根的蒙古人不同的人種來。從蒙古人演進的中國人後來造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視北方的蒙古人同野蠻人一般，更在那蘇誕生的前幾世紀裏造成一個長城，用來作一界限。中國抵抗蒙古人的南逼足有好幾百年，終於將

他們移殖的方向掉轉頭往西而去。

結果則歐洲方面時有外族侵入者足有一千多年，羅馬帝國也因此打倒，在某個時代竟造成了一個東至太平洋西至維也納的蒙古韃靼帝國。這些偌大的向西移民直到十五世紀中葉，俄國人在北方，渥托曼土耳其人在南方造成了兩個作為歐亞緩衝的帝國時候，方才停止。

塞米族的文化以在底格里斯和幼夫拉底流域產生大國為主，無論在個性和名稱方面，都受着從阿剌伯沙漠到來一般人的影響。牠也曾抵擋了好幾次侵略。至於厄羊波斯人他們則併沒有侵入印度，不過克服而併吞了一部分美索不達米亞。可是後來從歐洲來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也將牠蹂躪一過。及護罕默德崛起，於是阿剌伯的塞米人才又起了復興。繼承的回教王簡直變成了回教帝國的政教首領。以報達為首府。可是蒙古韃靼人停止侵入歐洲時，又將報達為首府的回教國滅亡。經塞米人一再抵擋始又發揚光大，以至再度分化到弱小為止。興盛時，本國的界限簡直南連非洲北部，北跨歐洲西班牙的南部。

美索不達米亞因了天氣的變化和奇特的灌溉制度為最早侵入的塞米人毀壞以後，土地逐漸荒廢了，於是一向為塞米文化中心的阿剌伯國家簡直被圖蘭尼土耳其人所併而作為渥托曼帝國的一部了。後來他們代了回教國的繼承者，簡直做了起源於塞米的回教護法主。

這樣的人口遷移，盛衰代謝，足有幾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紀末葉，多少方才告了一個靜止的結局。中亞人民要求掙扎生存的勢力，逐漸消散衰微，也不再恐慌從亞洲高原有移民侵入了。這侵入的趨勢，便轉向波斯方面，於是波斯忽而自主，忽而被主，擾個不息；至於在中亞以外各地，那末更是來日方長，無所底止。

講講印度吧，那末在政治上多少終是受她莫兀兒征服者的節制。實際上她只好算是一洲，算不得一國。你看她的人民吧，那末宗教同階級的界限，隔絕得比沙漠海洋高山還要厲害。也許她永遠脫不了這種火坑了！

講講中國吧，那末她深閉於古代文化的長城裏面，而且連年內訌等爭權亂子，對於其他亞洲各地，簡直是無所回聲。甚至對於東瀛三島的人口，怎樣稠密也少有人聽到，所以中國人簡直是不像在亞洲範圍以內，對於西方關係是更不容說了。

世界史在這個一刹那比較靜止的當口，歐洲人正感謝了通印度和遠東海路的發現，和從前亞洲人西向移民的陸路的軌跡，而從事同亞洲經商起來，於是一向不變化的東方也起始有人談及了。誠然也許他們對於這種不變化是暫時的一節，不加注意，可是在多方面說來，亞洲未免太乏自動了一些，終於供給歐人以經路的機會者三百多年。

於是到了十八世紀中葉，英法兩國先在印度爭權，終於英國戰勝了一切，向在亞洲打了一個帝國主義的基礎。於是亞洲所有社會和政治都因外界影響而起了一度變化，可是直到前世紀末葉時，一向主宰亞洲命運的氣候和地理兩代辦依舊高高的支配着一切。

寢假而印度和中國重新又受了北方的侵陵。中亞細亞正像以前人口大移動一樣被當做出入中印的門戶，所異者不過是現在侵入者併不是以前的野蠻民族，而是列強的一種政治外交和軍略等的南旋形式雖異，可是由於自謀生存的動機則是一樣的。

俄羅斯原是歐亞間的緩衝帝國，可是竟會不可思議的發展起來。她位於兩洲之間，國民一半是歐洲人，一半是亞洲人，老是徘徊在十字路口。但自帝國鞏固以後，也竭力發展對外商務和貿易，可是經商非海口不為功，而俄國則簡直是一個四塞之國。她內部雖有作脈絡一脈的大河，可是這些河的出口都被列強鎖住。像黑海吧，只要渥托曼帝國扼住了韃靼雷斯海峽，那末她終無出地中海之望。又像北面的波羅的海吧，又被瑞典鎖封。在東面則僅為中亞高原和西伯利亞大草原，只有南方則才是東方惟一的寶藏，也就是稱為世界商務中心的中印兩國。

俄國便覺察到她既無通海之望，那末惟有發展陸路貿易。經過了幾百年的努力，直到十八世紀初葉方才得到了通黑海的港埠，想要出海去打通一條長而且險的到印度道路，偏是土耳其人死不

放鬆，依舊將她出地中海的門戶和在蘇彝士運河未鑿通以前認為由歐至印最近的波斯灣的陸路封閉着。所以俄國惟一的希望只是向東方的陸路發展，據說，這也是大彼得最後的遺命。至於侵入亞細亞則早為俄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所規定的政策。

同時俄國在西伯利亞方面又大事移民，她佔有歐洲領土以外，在亞洲又佔據了一大塊土地；可是除了幾個半年冰封的太平洋海口以外，那裏簡直也是沒有出口。於是在遠東方面求向南推進也如同向印度推進一樣的重要了。結果則數千年發生的事情現在又重演一番。你看俄國的南進不是也同昔日蒙古人和韃靼人的進逼一樣嗎？

不過廿世紀初葉的情形和從前大移民的情形有些迥不相侔。英國由於經濟和商務的需要從海道侵入亞洲正和俄國的從陸路侵入負同樣的使命。這兩個強國現在尙未達到最後一幕，可是她們的衝突確已將俄國南侵的初步意旨遮過了人們耳目。俄國更其是一向躍躍欲試的。要是英國現在尙未立足於印度而俄國依舊是一個帝國的話，那末也許她的問鼎旁遮普是和看想長江流域一樣。

除了俄國南進政策以外，亞洲又有和這同樣起的而一樣嚴重的問題，那末便是日本問題了。日本在歐亞兩洲接觸後老是沒有人注意她；可是她竟會於頃刻之間羽毛豐盛的從太平洋雲霧中高

飛起來。在不到半世紀的短時間內，她簡直從一個中世紀的隱士式國家，發揚到成爲一個偌大的強國。她的帝國主義並不是僅僅由於征服的貪慾，她國內工業化的結果簡直使她在本國沒有盤旋餘地。市場和原料品的追求同其他種種一樣嚴重的需要，都是逼她向外去膨脹的。

講到日本人口的孳生，那末即使她佔據了菲列濱也不過暫時可以滿足她的要求。她惟一的出路只是循了從前人民來到本國的道路，西向越日本海，高麗滿洲而到中國去。她受盡了大戰以來種種影響到民族運動和民族衝突的法律制裁，遲早終要來和俄國決裂一下。

倘使我們記牢上面種種的事實，那末關於亞洲的政情便可熟思過半，任你天大的事跡終是脫離不了上面事實的干係。無論政治文化和社會在亞洲各國裏將來怎樣發展，列強的均勢怎樣變化，國際問題的結合怎樣組成，他們也終脫離不了亞洲人民趨向某個中心的影響。這個中心要算長江流域和印度爲最扼要。她們倆好比一副軸管，亞洲的將來便是這麼旋轉開去。

第二章 歐勢的東漸

氣候和地理固然有大影響於亞洲一連串的事實，不過他們潛勢極慢，結果不顯，除非你將歷世紀的事跡比之於林間景色，按配景法則的原理去瞭望，否則終不能窺其秘奧。不過要是你運用亞洲各國和西方接觸的結果來觀察其間的變化，那末你可以無所用其配景法則了。原來亞洲的起所謂歐化，比較起來也不過是極短促的一回事，而且也是惟有歐化方才發見了東方和對抗西方的事來。

講到產生這些事變的接觸，那末實由於世界史上像一種帝國的向東趨勢等的自然傾向，贅瘤生得太多一些。希臘人的侵入西亞，殖民到小亞細亞，和一度到印度也是他們權力擴張和需要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羅馬人也步了他們的後塵。中世紀十字軍的限制阿剌伯領土固然是由於宗教的刺激，說來也是歐洲要求生存的惟一動機。

在現在時代，因了海權的佔有和物質文明發展的結果，西方工業化的國家在各方面便要替本國人追求出路，和供給原料等的來源。更因了列強的競爭和想專利着因發展而得的利益，而產生了

不單爲商務也是政治上權威的帝國主義來。即使在不能殖民的國家也有這種趨勢，亞洲是更不必談了。

就侵略和統治的帝國政策講來，歐化原是惟一的器具。不過十九世一般造成帝國的人却不會想到歐化以後竟也會產生同他們反抗的結果。一個法國的教徒說得好：「你要是教他們怎樣造一個盆子，那你切莫要奇怪他們就會用這個盆子來丟在你頭上。」話雖如此，最初歐亞接觸時帝國主義終於在漸進的生長中過程着。

亞洲既有這般財富和利源，所以在歐人未發現新大陸以前原是一個最近，最有希望，而最先引起歐洲注意的地方。像希臘人來在小亞細亞佔得殖民地以前，沿地中海各國早已和亞洲通商了。即使在黑暗時代和中古時代中，無論東方的移民停頓或者是去了被逐，彼此貿易則始終不會遏止。又像傳教吧，耶穌教源自亞洲，而傳佈倒反及於歐洲，而歐洲的奈斯托林 (Nestorian) 教徒也反而侵入中國，甚至及到日本。

最早一般冒險的商人走遍了古代由歐到亞的官道。最著名的像威尼斯人和日尼斯人他們竟成羣結隊的，或則越過小亞細亞波斯以到印度，經過敘里亞以到大馬斯寇和報達——那時正是阿刺伯回教徒的首都，或則出波斯灣以達印度，或則更由君士坦丁堡經黑海以至中亞細亞。他們中有

的更從埃及上船溯流紅海以到東方，還有幾個耐苦些的像馬哥孛羅，那末更從地中海橫過中亞而陸路旅行到中國，而俄國的商人則也下窩瓦河，泛裏海，下涅達斯流域以到基發、布哈爾和撒馬兒罕。可是這些路程到了渥托曼帝國時代，爲了常常想要擴張領土到西方，而時時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歐洲國家打仗的關係而完全路不通行了。直到印度的新海路同一四九八年佛斯古大哥麥發現假道好望角以到東方，和稍爲後幾年的麥哲倫發現南美洲同圖拉特浮哥中間海峽以後，歐洲列邦不但得到了新的商路，而且更開了她們征服亞洲的嚆矢。倘使那時不有兩個美洲和後一些的澳大利亞洲同新西蘭的發現，那末歐洲列強也許早已要覬覦到亞洲了。

這樣一來，列強的擴充殖民地慾便得向多方面去發展開來，不會角逐於一個地方，所以在亞洲有領土的歐洲國家也只有英法俄三國。葡萄牙雖爲先進國家，可是十六世紀以後，她逐漸衰微下來，在短期間內，她除了散布在印度、馬來和中國的幾塊領土外，她已到了強弩之末。可是葡人一種消失的力量偏會在新發現的西半球上和西班牙競爭起海權來。講到西班牙吧，那末她除了菲列濱外，在亞洲簡直沒有尺寸領土，即如在一塊菲島方面她也須得將自十六世紀初葉侵入呂宋的日本趕走。要去描寫歐洲向外發展而構成帝國主義的步驟，那末事跡浩繁，決非區區本書所能罄，而且未免也要跳出本書原來的範圍了。一切從強國和庸主方面所搶來當做歐洲間商務或軍事中心的讓

與權和特權漸漸的影響到政治上去，直到十九世紀下半頁，在亞洲的貿易競爭竟引起了一種爭奪領土和勢力範圍的狂熱來。要是你粗枝大葉地將歐洲侵入亞洲的性質和程度，從最初考察到帝國主義正當高潮的二十世紀止，那末你便可以明瞭歐洲正在怎樣的替亞洲打下亞洲復興的基礎了。一向吸引得像磁性一般地方最會引起一般在亞洲搜求市場和貿易的歐洲邦國的注意。所以結果則中印兩國便成了吸引的中心。

英國人最早在印度侵入，東印度公司自一千六百年受了伊利沙伯女王特許後，便頃刻間抓住了大部分的印度貿易。東印度公司起初的目的原不過是在從莫兀兒皇帝那面去取到商務的特權，可是從公司的利益進步後，便不能不在牠貿易區的內面和周圍規定了若干程度的統治權。偏是不久以後，又有別個公司同牠對壘，像十七世紀末葉的法國東印度公司便是牠惟一的勁敵。

於是英法兩公司便不斷的傾軋競爭，離間，都想從衰微的莫兀兒皇帝和一般王公那裏去爭攬特殊勢力。一直到後來歐洲方面發生了七年戰爭，方始判個一勝一敗來。這次戰爭簡直蔓延到殖民地方面，在十年以內法國人便喪失了加拿大和印度，單讓英國獨自在那裏建了一個殖民地和一個帝國。不過要直到一百多年以後，印度方才變成了英帝國中整個的一部。

東印度公司繼續在印度統治一切。在同法國開戰時，英國的軍隊也曾在卡來父領導之下，來維

持公司的所有權，結果則在印度的利益大為擴充。可是在英國政府方面，那末對於公司的舉動一向是多少帶些放任。直到一七八四年通過了印度政府組織法案後方才規定由英皇任命一個總督，設立一個議會來專對英國國會負責。

同時公司的土地所有權已擴充到了很可驚的地位。孟買則是英王查理二世娶了葡萄牙老婆的嫁奩；南印度各地則是法國出讓的，現在稱爲孟加爾省核心的加爾各答則是莫兀兒皇帝奉送的，其他從王公方面買進的土地也真不少。有的時候那末印度的小邦更爲了公司替他們出力來攻打鄰邦，而自願來做藩屬以求保護。

不過此際英國在印度的勢力並不有去怎樣鞏固的計畫，這完全是英國在政策方面取乘機漸進和待時而動的緣故。誠然她時常須得派遣軍隊攻打一般王公，尤其是在莫兀兒皇朝崩潰以後，（那時要是沒有英國，印度也許要變成無政府狀態）不過總結一句，那末英國在印度第一世紀的治理是完全爲維持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專利而僅行使了一小部極限制的治理權，所以迄今除一大部英領印度直接由英國治理以外，其餘各地依舊在王公之手。他們雖則一個一個變成了英王的藩屬，然終究多少保留一些苟延殘喘的勢力。

經過了東印度公司二百五十年多少帶些不斷不續的統治以後，英領印度生了許多的變化。幾

百萬的印度人無論他們受治于好的、惡的、和平庸的統治者的統治之下都沐了西方的文化了。腐敗的時代和清明的時代各期都有。像華倫哈斯汀這般人所倡導的改革在先是遭人忽視者，在後也提出實行了；西方教育也乘間的介紹了；歐洲的風俗、禮節、和宗教也則因為不能同化而在印度起了反抗了。兩個相反文明衝突的結果便產生了偌大的印度兵變，結果則東印度公司也壽終正寢，而英領印度便完全歸由英王統治。於是維多利亞女王便在一八七七年稱了同世界上任何各地人民所佔據同樣大小土地而沒有像那麼超過三百萬人口，講種種不同言語，有種種不同宗教，有種種社會障礙的印度君主。

到了此際，英國的帝國政策便經準確的規定了來。印度正是帝國中永無日落的惟一連索了。歐化以後當可將她完全默認地加入大英帝國（*Great Britain*）以內。她對於西方的觀念更諒解後，也許會得更讚美英國統治的利益。可是事有出人意料者，這些推論竟完全打倒，從大虎晒勳爵以到末一個號稱最後一個大羅馬總督的寇仁勳爵竟也料不到使她歐化後也會有自貽伊戚的一日！

在比較智識開通的階級裏面一般使人不滿意的老創痕固然是不存在腦筋之中，可是像歐洲方面意大利統一和德意志帝國的鞏固等事跡却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新醞釀來。到一八八五年間民族運動組織得已很完善，而且在印度國民議會裏面固定以後，更成為印度政治中重要的一部。

印度樞紐的地位和鉅大的富源在帝國計畫中很是吃重。她居於歐洲和遠東的中間。她和直布羅陀、蘇彝士、埃及、南非洲、新加坡一樣，都是英國開鼎長江流域——「中國貿易」的中心所添出來的驛站！

緬甸鄰接中國，在軍事方面最為重要，也依次的入了英國直接統治之下。截至一九〇〇年，只有弱小而獨立的暹羅王國同越南幾個小邦才阻止了英國出南亞細亞波斯灣以赴太平洋的膨脹勢力。反過來則在越南有保護權的法國直從扼守太平洋以到印度洋的新加坡和馬來海峽方面起也被完全隔絕。至於越南內部則也正和印度一樣的走在歐化道中。

在英國對印度，法國對越南鞏固勢力之際，俄國也正在擴充她的亞洲領土。在未討論俄國侵向亞洲以前，我們須先得問一問，究竟她是一個亞洲強國還是一個歐洲強國。要是我們承認俄國屬於歐洲，那末她要算是西方列強中惟一在亞洲大陸殖民的強國了。她的殖民西伯利亞便給了她以顧問亞洲事情的權利，也許因此一點，所以亞洲方面對於俄國人終比較別國人來得不大仇視一些。

倘使將西伯利亞算進而說，那末俄羅斯帝國既沒有壓倒一個，也沒有服屬任何一個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過。一直到俄國探檢和殖民時節，西伯利亞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本地的部落也從沒有組織過一個聯邦或擁戴過一個首領，只有中國滿清皇帝，那末曾在東部西伯利亞宣布

了一個朦朧的主權。這樣看來，俄國既沒有創造，自然也無所謂毀壞了。所以西伯利亞之於俄國正如從前大西部 (Great West) 之於美國一樣。富藏于地，等待開發。

最先俄國的商人從烏拉爾那面的西伯利亞部落民處購買皮貨。那時正是蒙古人和韃靼人向西移民比較稍為靜止的當口；至于俄國的侵入西伯利亞那更是在東方人停止西侵以後。一般遊蕩的哥薩克人最初做了殖居者，有時候他們是出于自願的移殖，有時候也是爲了俄皇的命令而舉家遷移。在後則便是一批政治犯同了一批冒險之徒接踵而去。新省的首府起先是叫錫伯 (Siber)，西伯利亞的得名便本于此。

到了十七世紀中葉，俄國已將她的版圖擴充到離莫斯科四千英哩的貝加爾湖，在那方面才得到了大半年冰封的河流和曠野中的羊腸小道來維持交通。

所以在西伯利亞殖民委實是一樁非輕易的事。那面的氣候，冷熱到了極端——既有冰冷的風，又有急流的雨，更有猛烈的雹；交通則須經過長野漫漫的草原和遊牧民族以及一半耐居的部落所住的荒涼寂寥的境界，才有通路。

可是這些困苦多敵不住俄國向東找覓出海的熱望。所以終於從中國方面用訂約手段取得東部西伯利亞以通海口的道路。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便是中國和歐洲強國結約的嚆矢。

中國皇帝放棄這些東部西伯利亞土地也許是以為那裏土地荒僻，商業不興，雖有土地無所用之的緣故。不過大旨講來，中俄的關係一向是友誼的，所以俄國在大卡索林時代便從中國政府方面取得在北京常川駐劄使臣的許可。

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時代，海參威開通以後，俄國便達到了日本海而駸駸然有闖入滿洲之勢。莫斯科和太平洋也由西伯利亞大鐵路連絡了，俄國不單從中國方面取到大鐵路末段經過中國滿洲的許可，併且也從中國方面租到了黃海口的大連商港和旅順軍港來。

現在俄國在西伯利亞的領土不難可以鞏固了。我們在前已經說過，西伯利亞本來是沒有中央政府的，而且俄國人又發現土著是極易駕馭。那面除了自成一族的哥薩克人外，全是蒙古韃靼種的社會和部落，其中像雅庫次克人民，那末也有極完善的自治同興盛的市鎮；又像布利雅人那末冬天住在村中，夏天露宿帳中，又像吉爾吉思人那末更是居在西南部西伯利亞一種純正的遊牧民衆。

俄國人中一部分本也是亞洲人，所以俄人很懂得怎樣去治理這些民衆。只要他們繳付租稅，承認俄皇君權不去吵擾俄國殖民，那末在可能範圍以內便給他們自治。至於從俄國移去的殖民那末共有兩種：其一是一種從政府購到或恩給土地的自耕而食的農民；一種是麇集在貿易地區的人民。他們做了皮革羊毛五穀等販賣的居間人。

除了這兩種人以外，那末還有一種並非出于自願的充軍移民——大量的政治犯和罪人。至于將那些反叛的和不滿現政府的人民充軍到西伯利亞，這件事實起源於宜萬（Ivan the Terrible）魔王時代；後來與年俱進，發配去的人長足的增加起來。所以頃刻之間充軍放逐便成了刑事法上惟一實施的判罪；到了一八二三年間放逐局（Bureau of Exile）便組織成了。這個放逐局在每個西伯利亞省內和四散在各地的刑事犯居留地那面都有負責監管人員；放逐局便可以這樣判決數千人到雖生猶死的世界裏去！

所有許多的政治犯和刑事犯放逐到那裏後都得到烏拉山和黑龍江去做修路開礦等工作。至於險而高和尼布楚那裏的罪民居留地裏，那末一般在鉛鑛和錫鑛工作的犯人最苦，中毒慘死者所在皆是；其慘酷和加爾各答的黑洞，及異教徒的苦室，在世界編年史上一定會永遠傳流下去。後來各處犯人居留地漸漸成爲興盛的都市了；於是一般苟延殘喘而禁錮滿期的犯人出獄後，也得在西伯利亞從事探礦耕種和獵獸等事業。可是從這些人羣裏而慢慢地成了一種耐苦的獨立民衆，以後對於這般困苦的生存在漸漸起了厭倦而想起別圖發展的念頭來。終於向南推進的命令就由聖彼得堡的外交局傳來了。

於是俄國便將西伯利亞做了基礎，而急速地向滿洲發展。連絡西伯利亞幹線以及中國和太平

洋的中東鐵路的沿線便平添了無數俄人居留地來。北京方面，俄國的勢力更是炙手可熱，而且俄國更出其餘力逐漸侵入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裏去——這一樁事情和俄國從中亞方面恐嚇印度一樣，弄得英國老大的不開心。

不過俄國在亞洲這方面的舉動和對付西伯利亞截然不同。原來蒙古韃靼人也曾一度將莫斯科大公國列入本國藩屬以內，而中亞的回教王國則更是不顧俄國的侵陵，幾世紀來依舊保持勝國遺老的態度和古代文化的遺跡。

所以俄國在這方面的侵入，純粹用一種和平的態度，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鑒於英國勢力經過阿富汗南波斯從印度膨脹起來以及在裏海東面阿富汗北面探出頭來之際，方才改變了本來方針，經了一度燎爛軍事戰役和建築鐵路的狂烈的活動以後，不單征服，而取得了基發和布哈爾兩王的歸順，更併吞而到手了土耳其斯坦和裏海省的加入版圖。

比較更早一些，那末她也曾經從高加索侵略到黑海同裏海間分界的一條狹長地帶。那面正是喬治亞王國，便被她克服了。於是更進一步從土耳其同波斯方面奪到了亞美尼亞和阿善倍近，把他們一起併入高加索省內。

俄國人既有了這般廣大領土，那末在政治和商業方面自然足夠睥睨一切，為所欲為，可是他們

併不嘗試去真正殖民。這是完全因爲俄國地多人少，無需急謀出路的關係。他們所急需的却是暖水港埠和暖國的出產。此外如中亞則是步向印度的津梁。又像高加索則是趨向君士坦丁堡以出地中海所必經的途程。那末俄國倒也不肯放鬆。英國也正爲了她要跑出地中海之故，在大戰前幾年俄國同渥托曼帝國爭鬭時節是時常左袒土耳其人的。

俄國在征服的省份內都由俄皇勅命的總督統治。他們除了收賦稅貢品和保護他本國人的利益外，一切庶政都一任其舊，不加聞問。只有在今世紀棉工業著稱的土耳其斯坦地方，那末才有大量的俄國人移殖進去。俄國對於中亞人民並沒有像英國對於印度那般供獻，而且她反正是個專制和殘忍的國家，但是却並不因此激起土著的惡感和反抗。西方一句「俄國人傷韃靼人存」的一種侮辱言語在裏海以東始終是聽不到的。這也許是他們表面雖然不同，然而俄國同亞洲的文化方面，多少究竟有他的共同之點存在。

到亞洲去的海路開通後，處於歐亞兩洲做緩衝國的渥托曼帝國的作用便好中和了。這輩土耳其人既處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現成文明和現成商業制度之中，便再也不肯發憤去學習怎樣治國的道理。結果則他們便因反叛和革命而損失了從前所克服的領土，而他們的帝國也只好嚴格地遵守「分而治」的原則來維持了。

到了前世紀末葉，他們便喪失了埃及和紅海的統治權；至於在歐洲的土耳其從前原曾擴充到維也納的，也因為希臘和巴爾幹諸邦的日削月割而逐漸減少，以至僅保留塞來斯和馬基頓兩地在亞洲的土耳其像小亞細亞和敘里亞，那末也正燃燒着民族和宗教的仇恨；阿剌伯吧，又是囂強而叛。只有付予渥托曼首領的回教上的尊嚴和政治上的權力，終算暫時勉強將帝國團結下來。可是正因為土耳其內部太複雜之故，簡直倒也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情願她即此解體。不過除了英國以外，那末所有地中海諸國和巴爾幹諸國都想從渥托曼那裏分肥，甚至遲到的德國也挑選了近東作她心目中的土地，在印度定了一個貫穿土耳其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計畫來。

正爲了這些原因，也因為土耳其和阿剌伯沒有像中國和印度那般商業的誘引，所以那裏並沒有多大外勢的侵陵。最違背土耳其治權的不過是歐洲國家爲了便利她在渥托曼帝國的本國人民起見而締結了「不平等條約」。有了這條「不平等條約」於是居在渥托曼帝國的各個歐洲國家的人民都得受本國節制而不受渥托曼帝國的法律制裁了。不過在土耳其的外國人比較究屬少數，而且在渥托曼帝國以內，歐化也不見得有若何的進步。

復次，波斯在亞洲史上雖則她的歷史也到了十七世紀，可是在歐勢膨脹期內終是不居重要地位。她的貿易和商務固是停滯而內部的發展也極呆板。可是話雖這樣講，她終究也和西方接觸而生

出果子下來。在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五年的期間，治理波斯的奈愛廷王便是第一個到歐洲去的君主。他出外考察後便帶回了許多歐洲的觀念和嗜好過來。他一半爲了實施所得，一半爲了改良人民起見，便將許多重要的讓與權給予外人，這是他貫輸新觀念以便做實行改革的第一步。

綜合的說來，那末波斯、阿富汗和西藏三地一向是英國和俄國角逐的場合，在政治方面正似入無人之境一般。

中國是第一個感受而末一個屈伏於歐化的國家。關於中國的奇聞在馬哥孛羅以前早已在歐洲的冒險精神方面引起了幻想。葡萄牙將通到中國的海路開通後，中國的貿易便起了大量的發展。中國貿易大部分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而對外通商則二百五十年間一向限於惟一洋人可住的澳門地方。誠然，遊歷者也偶然可入於內地，不過那裏是不許洋人耽擱的。北京地方雖亦有使臣去巡禮，但是除了一個半外交式的俄國使臣外，他們是不能在那邊常川駐節的。

後來洋商在貿易季內也可以到廣東去了。不過所有洋人代表和中國政府間的通商還是由一般商人組織的行商做居間人的。

彼時，對外貿易無論有與不有，在中央政府和天朝民衆方面是簡直不加注意的。原來中國是一個處常不變的國家，呈了地球上古代文化綿互不絕的象徵。她在經濟、社會、智巧等各方面都足以自

給，正無需要一般比她文明和文化次一等的人民來和她往來。中國人對於本國制度的一成不變是並不起懷疑的。

還有不幸的，那末是中國在同西方最初接觸時，不肯拋棄她的排外政策。在華人的目光中洋人是卑鄙的，討厭的，固執的，而且也不喜歡用歐洲的標準去對付一切，雖則像對英貿易進步這麼迅速，可是北京却并不因此而就重視洋人。

後來中國爲了英商從印度販賣鴉片，引起官廳方面的禁止。結果則中英便開起仗來。這是一塊洋人強迫中國對外通商的敲門磚。

於是猛烈的炸彈便紛向中國海口丟去，弄得沒有新式軍器的中國一敗塗地。結果則中國被逼簽了南京條約，開了五口通商，承認看待洋人和中國人一樣，而粵江口的香港也因此割與英國。

南京條約，是逼迫而訂的，中國人終是老大的不肯遵守，他方面英國又積極的向內地侵入，於是戰爭的導火線又像弓在弦上了。此際在中國南部已取得重要商務利益的法國更同英國連絡起來，硬要求中國尊重他們的政府和保障他們人民的利益。結果則戰端又起，一八六〇年間英法聯軍竟攻破了北京，使中國終於屈伏在西方之下。

自後中國當局便再也沒有制止歐勢侵入的餘力了。中國天然富源便逐漸的落於洋人之手。

軍佔領北京後，迭次的逼迫中國簽立條約和章程，結果則中國不得不開放了本國的鎖鑰而也是外國目標的長江流域來供國際貿易。抑有進者，除了沿海各埠以外，中國又開放了好一些條約口岸；洋人官民和領事代表都有到內地去遊歷的權利；列國的出差使臣也可以在北京居住和中國官廳商議對等條件了。不久這些官廳方面更聘了不少的客卿——尤其像海關業務，竟變為英國治理的一部，著名的赫德爵士，他便在關裏幾乎任了五十年的要職。

一八六〇到一九〇〇年的中間，正是中國無時不在分化的時期。一成不變的中華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室所做了基礎的中華帝國，從聯軍第一次進入北京以後，根本上早已生了動搖，只有那宗法社會却是依然故我，絲毫未動。自清室的威稜喪失後，中國人便起始回復了三百年前滿清入主中華時的舊恨。在禮節、宗教、言語，甚至宗教上各各不同的十八省也開始覺得中間的連繫是在瓦解了。西藏、蒙古、暹羅、東京（越南）、緬甸等藩部一個一個的或則流入別國之手，或則保持一貌合神離的態度，所有天朝裏的革命，竟變成了時代之花。

後來北京的中央政府越來越屈伏在外國勢力之下，像雖住在中國國土而可以不受中國官憲司法裁判的治外法權也在條約口岸方面給與了外人。中國人的甘自放棄，也許是由於怕管閒事而索性讓他們去在居留地內自行處置爭訟，初不知新條約訂立後這些利權也會隨之發展開去。要知

治外法權實是危害中國主權的，到了一九〇〇年間簡直每個歐洲國家都在中國享有此權而任意濫用。

不過比較這個還要危害的也非無有，像列強想從中國方面乘機攫取土地，正是其例。列強爲貿易權利和保護本國人民而努力對華締結的種種「不平等條約」更是確實在中國不佔優勢而

不止。

一般條約口岸租借地和租界一日一日的增加起來，弄得滿清帝國簡直好像一條被蛀了無數小孔的毯子一樣。可是中國出讓了這些利益是全無相當還報的。滿清政府的改革固是無效；官僚和疆吏更是腐敗不堪。此際除了西方教育首先探行外，中國固有制度被歐勢毀壞後並無相當新制來庖代。各到各處都有外國政府加派的教會，受了本國政府的鼓勵和津貼後，便對華來實行商業上的侵略。但是在這種基督教宣傳歐化之下，確也造成了利於西方的空氣，而鼓舞了中國人去推翻他們的頑固政府來。關於這點且留待下文再述。

直到十九世紀末年，在中國勢力範圍的競賽中，英俄老是處於首位。英國則因佔了香港和在主要沿江口岸有租界的關係，第一個控制了長江流域；俄國則實際上也壟斷了滿洲和華北的貿易；德國則在山東半島租借了青島，法國則租借了廣州灣，更從她越南起點，規畫了一條通到中國南部各

省的鐵路；其餘次一等的強國也各各分贓有差。只有美國一國，她在整個中國領土內並沒有租借地和帝國主義的計畫。於是她便倡導一種要各國對華均等貿易的「門戶開放」政策。

這正是十九世紀晚年的事。在這帝國主義波濤洶湧之際，終於東方起了一個對流作用來；那便是日本可驚的進步而激起了在華有利益各列強的注意，尤其是俄國方面更受她的影響。

日本從一個中古的國家進化到一個新式國家，她的經綸計畫原是無人不知，也無須贅述。不過我們須得回憶的，那末是在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官佐潘利未迫日本開關第一個條約口岸以前。日本一向是由封建的藩士專權的，直到一八六九年天皇的權力始在君主立憲之下，代了這寡頭政治；而且在十九世紀最末一個二十五年內日本簡直是沒有鐵路、電報、新式市鎮和治理庶政的新式官僚，更沒有外人的糾葛來騷擾她的孤立。

日本對於新式觀念，一經介紹以後，非常的能夠感受。用了他們靈感的良知，日本人覺得本國的生存是完全處在一種專依靠採用西方方法則而造成機械文明來度量國勢強弱的時代之中。同時因她人民孳生得過庶以後，更也覺得實有向外發展的必要。日本便是這樣地在廿世紀初葉，和從前英國在膨脹殖民時代一樣的發展起來。所異者，英國殖民世界之際，曠地正多；而日本此際則以前的空地却早已被別國佔領，不容你隨便插足了。

結果，則日本政治家第一個目的便想了採用一種經濟和關地兼顧的外交政策來。他們最初的努力是集中在造成一種強大的海陸軍同一個健全的財政計劃。到一八九四年間，日本目擊北京政府頹敗和衰微之際，正予她以良好的發展機會，於是便藉口中國破壞中日條約，干涉高麗而和中國開起仗來，做她在大陸謀立足的根基。

日本一向是注意到中國遼東高麗半島的，所以她在得勝以後，首先承認了高麗的獨立。這樣一來，她便可以藉此在高麗佔了個優勢和攫奪遼東半島以及台灣的根基。講到台灣島，那末同北面的千島羣島簡直做了從太平洋環繞亞洲大陸和堪察加到日本海口惟一的連索。中間所斷者不過是庫頁島罷了。

但是日本之向滿洲發展却暫時遭了俄國的約束。俄國對華自命極表友誼，迫日本還出遼東半島而另給她一批現款作為賠償。但實際上，這些地土不久也被俄國取了過去，作大連商港和旅順軍港的地基。俄國更從西伯利亞鐵道末段橫過北滿以到海參崴的中東鐵路中間築了一條鐵路，經過南滿與半島通連。這樣一來，俄國一向渴望着的太平洋上暖水出口終於得到。這條中東鐵路是泰半由俄國政府利用華俄——後來叫俄亞——銀行的股票來建造的。關於管理方面，是由雙方協定歸俄人為董事長的華俄董事部管轄，中國政府則可以在若干年後，將俄國利益買牠回來。這其間俄國

在滿洲佔優勢和逐出日本的事正也無須多談；日本人的見欺於俄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她是無時不在待機報復之中。

同時，日本這種復仇企圖，更受了一般強國的鼓舞；尤其是英國，她很想利用日本來做反抗俄國的工具。時則日本的外交政策已經完全築在一個健全而賢明的內政上面。她的海陸軍正也不可小視；她對於教育也是非常注重；她那新式的司法制度，更使各國無所藉口而取消了以前一切的不平等條約。更有進者，那末日本一向遺傳下來的武士道現在更溶化而成了惟一有力的盡忠報國主義。他們到此早已開始覺得日本之必大有事於遠東了。

同時無論日本人和別國亞洲人除了有些地方時常因了一種反抗的暗潮而發生排外運動外，對於歐洲帝國主義的權威從沒有過公然的疑問。排外運動就要算中國的義和團為最厲害。在先這原是中國人對於滿清不滿人意的攻擊，可是一半受了西太后老佛爺的指使，一半因為十九世紀末年在華洋人接二連三侵害中國的緣故，寢假而成為扶清滅洋的團體。

關於北京方面外國使館怎樣被圍幾星期，一陣攻擊洋人的腦恨怎樣傳遍全國，聯軍的兵艦怎樣分兵解圍，皇太后怎樣從北京出狩，和以後她的被迫求和，而使中國成為歐洲經濟的奴隸，那末我們已經知道，正也無須多說了。

當時義和團運動並沒有結果，可是實際上確也給了中國一個警誡；一種想傾覆歐勢，而將歐人自行解體的勢力便孕育起來。不過那時的變化以社會方面爲多，政治方面並沒有多大影響，而東方那時從西方學來的也都是些社會觀念，就中像民族的歧視，和一種民族壓迫別種民族的痛苦，東方也漸漸覺到了。

一部亞洲大陸的歷史正像其餘各地一樣，原是民族間或本族間衝突的歷史。幾百年間伊蘭族同圖蘭族或蒙古族同厄羊族的爭戰，在波斯和印度詩人的口中一向是咿咿唔唔地吟咏着的。即使到現在也是這樣；像大戰中厄羊族的波斯人，阿富汗人同回教印度人幫了聯軍去打圖蘭土耳其人正是其例。講到各種蒙古族裏面，也老是互相仇視。同種的華族與滿洲族也有軒輊，更不容說中國人惱怒日本人，和高麗人的惱怒中日兩種人了。

宗教的不同，像印度方面的印度人和回教人也是惡感極深，被征服者惡狠狠的反對征服者；文明高的人藐藐然看輕文明低的人，也是到處皆然。此外亞洲方面還受了一種新的痛苦，須得去攻擊西方帝國主義，那就是歐洲人的歧視有色人種一點了。歐洲人——白哲人——則自尸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對於亞洲個別的有色人種甚至歐洲人脫胎的厄羊種也都看做次等民族，請教他們怎樣甘心！

要去追溯出現在民族間發散開來而將來會影響到文明問題的最初的色的分界線確是一樁困難的事情。這一點我們且留待下面討論東西衝突觀念中再述吧。

直到前世紀末葉，種族上色的觀念在亞洲方面終沒有像別國那般顯著。可是在印度方面英國人和一般印度的智識階級間早已深如鴻溝，印度人們早已得到了一種教訓，覺得有了一個牛津大學的銜頭，也無補於社交的平等。教育教育，終不能戰勝英國人心目中的有色人種的歧視；終於爲了這樁事實，激起了反動和革命運動來。在鐵拉克領導之下，便告訴人們達到自由的惟一道路，是只有毀壞所有西方制度而回復到原始情形上去。自然一般較爲嚴肅的人不贊同他們的主張，可是在最忠於英帝國的印度人裏面也起了一種不信任態度，簡直像是起了一件挑戰。終於在一八八五年設立而一向希望着同英政府合作改革的印度國民議會也起了反射。民衆方面則更因當局不能挽回頻年的災稔，而以前對英國權威的盲目信任也發生了動搖。

在遠東方面，那末有色的觀念並沒有像印度那麼強烈，一半是因爲歐洲的勢力比較的不大直接及到，一半是因爲黃色人種並沒有像印度人那末在先容易感受而渴望着去覓求中西接觸的來臨。日本最先歡迎西方教育，中國人繼之，都想靠牠來維持本國制度。不過他們對於自己文化終太自滿一些，所以對於自信超人一等的外國蠻子文化，起先也老是不大相信。

任何地方的亞洲人，要是一處在西方商業的或政治的勢力以下後，有色人的感覺使影響了他們對歐洲人的態度；不過任你怎樣反抗白哲人，在自然方面和物質方面優越的權威終是牢不可破的。所以非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那末他們心目中白哲人的無敵信仰是決不會搖動的。好了，不可思議的魔力終有碰到的機會；日俄戰爭，便是魔力的表現。





第三章 不可思議的結果

不可思議四字在廣義的講來是一種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這種自然法則正因為吾們不能解釋，便覺得奧妙得似超人一般。（按墨幾道嘗言：至于不可思議之物則如云世間有圓形之方，有無生而死，有不實之力，一物同時能在兩地諸語方爲不可思議，此在日用常語中與所謂謬妄違反者殆無別云云。餘釋不可思議最有見地，錄供參考。）像打破白哲人種高出有色人種傳說的日俄一戰，在亞洲人心目之中至少便是不可思議的事。不過最奇怪的那末像使這次戰後的英國，倒也會自扳磚頭自跌脚的受着這戰後結果的極嚴重危害來。

在現世紀的初期，俄國終是佔了英國的先鞭。她的侵入中亞便壓迫了印度，在滿洲方面，她也是慢慢地南下傾向到中國長江流域的英國活動範圍裏去，原來那裏正也有一條經過緬甸到印度的路程。她同德國和法國的三方諒解便給她一個放心到極東去發展的機會。于是她便大膽的去和在滿反俄帝國主義的日本去周旋一下。

關於日本同中國在東亞大陸一戰而在滿洲佔領一塊領土和台灣島的事實，我們已經看見了。

可是不久又因爲俄法德的同盟，又將日本從中國滿洲得到的利益分割了去，而俄國則反正將逼迫日本逼出的遼東半島租借去了。更有甚者，義和團事件時更是寫寫意意的給予俄國以一個佔領滿洲的機會。後來雖則佔領的機會已過，可是她竟也不客氣的一而再的藉口佔據着。

中日戰後，雙方保證高麗的獨立，俄國也表贊同的，可是她對於弱小的高麗帝國終是取干涉主義；因此日本便終也不能將高麗劃入她的勢力範圍裏去，這日俄競爭搶奪「素服之地」——簡直是「角逐之場」的局面越發使日本痛恨切齒的記着以前得而復失的大連旅順。

可是同時之間，日本固然是痛恨俄國的侵入，但她也並不表示出東方保護者自居的態度來。她偏偏先在一九〇二年和英國訂了一個同盟。這格同盟，在英國本人亦自君子好逑的，可是同盟的結局却得了比較俄國侵略還要危害的結果。

後來日本人與英國訂的交換條件，美國也表贊同，保證着萬一有第三國出來幫助俄國，那末英國也決計出力幫忙，所以即使日本人和俄國開戰起來，也有了保障了。英國方面則也利用了英日同盟，在中亞方面自由自在去做反俄的工作。所以在一九〇四年俄國正有事于遼東之際，英國榮赫鵬爵士便率領遠征軍攻打西藏，直搗拉薩禁城，在那裏要求去了不少的利益。同時之間，英國人更將勢力發展到南波斯去。

日本既減去了一個同她有開戰可能的歐洲結合的恐懼，於是她便直爽的去籌備和俄國不可避免的戰爭。在日本人看來，這次戰爭實屬非同小可，上至天皇，下至庶民，都以大復仇和謀自存兩個動機來鼓勵着。在不到五十年以內，日本之從中古主義過渡到現代主義，幾乎同西方工業的發展並駕齊驅。她在長崎同橫濱兩地更建設了世界第三位的大海軍；至于她那陸軍在各方面也都是最時式的。不過她的資源極其有限，與俄國不竭的人力和物料一比，顯然相形見絀了，所以東京最後對俄爲了朝鮮問題決裂啓釁，而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對海軍下令攻擊仁川和旅順的俄艦時候，有一個著名的作家說：「究竟這年輕亞洲台維特能否打敗這歐洲戈列思」尙屬疑問。

不過日本方面也有她的優勢。像俄國人要到前線去須得經過六千英里長的鐵路來越過西伯利亞。地域遙遠，人情不同，所以俄國更有一般人因爲開戰後不能得鴨綠江上的木材讓與權和不能在高麗王跟前任意唆使，都不願意去戰爭。此外俄國內部發生的一種攻擊那無能而腐敗的官吏的革命運動，也是一個大致命傷。

最後講來，這輾轉不靈的俄國在戰鬥方面固然可以將在人力和金錢兩方都不利久持的日本打倒；可是日本却不客氣先下手爲強了！

常有人說，正當日本突然攻打俄國海軍之際，英王愛德華竟在最後辰光想法攔住這次戰鬥。原

來英王很遠瞻高瞻，深知萬一俄國被日本打敗後，那時正在計劃侵入中亞到印度及柏林到報遠沿線的德帝國主義更會得受了一種爲虎傳翼的刺激。又據說因爲澳洲方面很怕日本人的殖民和競爭，都情願日本受俄國的箝制，結果則益發決定了日本人偷打俄國的心思。可是無論如何，俄國臨時還不預備。結果則日本海軍戰勝後，一九〇五三月陸軍又在大將 佐野 權 領導之下，在瀋陽大獲全勝；數星期後，海軍大將 Togo 又將那俄國去救援太平洋艦隊餘燼的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一鼓殲滅。

俄國雖是這樣顛沛，她的富源和戰鬥力量還未到精疲力盡；最使她恐懼的，那末是她在歐洲領土裏面的社會不安定。英國到此，老實說，對於日本的勇猛也有些驚惶。她料到日本大獲全勝以後，也許會有料不到的結果，美國也正有同樣的感覺。至于日本人自己，那末雖則打勝，可是也真竭了不少人力，對於來日方長的鉅大海陸軍費，也真有些應接不暇。結果，則兩個交惡國都欣然接受了羅斯福調停的供獻，于是由了美國的好意在樸資茅斯訂了和約，遠東的局面終算暫時告了清明。

俄國便將庫頁島南半段，旅順，達爾尼（即大連）和遼東半島讓給日本。日本則更不願美國所主張的滿洲鐵道國際化，將南滿鐵路並一切權利及特權都取了過去。俄國則保留了同中國共管的中東鐵路，而拋棄了一切在高麗的要求，高麗便成了日本保護國。日俄間的懸案便告解決。中國則也算

從俄國侵略危害中救了出來，她的領土也算保全了。

樸資茅斯條約結果的影響在亞洲人的心靈上比較起來並沒像日俄戰爭結果所生影響那麼鉅大。在亞洲人心目中看來，簡直以打敗俄國比之于打敗歐洲一樣。所以從前他們腦海中歐洲的無敵幻想便因此消滅而產生了新的希望。「亞洲人的亞洲」一語便是新運動的口號。日本便從一個英國暗昧的同盟國裏一躍而變為一個世界強國，平地一聲雷，正同魔術一般，在中國、暹羅、越南、印度羣衆鼓舞着對馬一役勝利看來，這正是一回不可思議的事。影響所及，甚至菲律賓和東印度也將日本看做東方被壓迫民族的保護者一樣。

但是亞洲許多國民運動的領袖都覺得這樁不可思議的事並非是無因之果。日本之所以能夠打敗俄國完全是因為她能急速的吸收西方文明，和在工商實業陸海軍各方面能採用歐洲方法和設備。用了西方的矛，她當然可以去攻西方的盾了。更有進者，那末是在中國人一向咒為帝國主義先鋒的教會同教員，在日本方面偏偏會從他們身上得了不少的教益去。於是渴望着的西方教育和西方訓練便傳佈到了亞洲各國。亞洲人便將這渴望當做了他們維新的惟一利器——復興的媒介。

全亞洲固然是因日本勝利而騷擾起來，可是沒有俄國間接的結果，社會方面終也不會生出具體的運動來。俄國的革命運動早已弄得煙霧迷漫，不過到戰爭結果方才冒起火來，雖則一九〇五

年的革命終於撲滅，可是對於影響專制政府的許多改革終於因這博浪一擊而產生出來。當日本戰勝亞洲而亞洲的接觸已變戰國際化後，俄國革命更予一般反抗舊專制政治，追求新社會秩序和覺悟民族團結的新運動以一種強有力的刺激。

這新的醞釀並不是僅僅限于處在歐洲帝國主義下的幾個國家爲然，在三個獨立的國家裏面也同樣產生劇烈的變化。在土耳其方面則產生了聯合進步黨，這黨在一九〇八年實行了一件不會流血的革命，罷斥了反動的蘇爾坦阿勃陀哈密而另立了一個開明的君主，給土耳其一個國會和一件憲法。可是這聯合進步運動在民族運動方面並不寬大，黨裏的少年土耳其人都相信渥托曼帝國的刷新只有在吸收或消滅所有非土耳其份子。因此所有民族上和宗教上的少數人都被放逐和虐待。結果則所有帝國內的阿刺伯人，希臘人，哥志人，亞美尼亞人，敘里亞人等便在這壓迫之下組成了一個新結合。於是民族上和宗教上的仇恨越結越深，結果則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敘里亞和阿刺伯半島中各邦都起了民族運動來要求獨立。不過在組織和經濟方面他們並沒有多大進步，而組織中歐洲式的特點更是付之闕如，所以終於被少年土耳其人用高壓手段來統治着。

在波斯方面雖則情形有所不同，但也受着俄國革命的影響。在國內只有一小部的國民黨，爲希望此後可以避免本國陷入外人掌握起見而發軔了一種組織立憲政體的運動。在先前廿五年中波

斯簡直因帝國政府借債過日而做了英俄兩國的擔保品，波斯國本身的利益是從未有有些顧到的，所以俄國革命除了激發波斯的自由元素外，並也掀起了國民黨所抱的希望。至于俄國則因為自顧不暇，英國則因為別有緣故，暫時也並不反對立憲運動。

一九〇六年間，民衆要求憲政改革變得非常強烈，波斯王目擊潮流所趨，便自動敕令由貴族僧侶同商人三級組織的國民會議起草憲法。這個議會通稱曼傑烈斯 (Madjlis)，當即草成一紙憲法，規定了一個有限制的王國。

行政權力于是便授與兩院制的新曼傑烈斯 (即國會) 執掌。內閣則對曼傑烈斯負責，可是這國民革命的節目因國內起了一種反動，並未即刻實行。在這反動中，王黨受了俄人援助後，便由拔克底黎散森薩爾且和一般部落民衆起了政變，將曼傑烈斯的權力光復了過去。

可是波斯不幸得很，因了俄國在東方失敗後，國內多故，不能不求英國諒解。于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約便將波斯分做英俄兩國勢力範圍，弄得一般國民革命黨領袖爲要建設真正的代表國民政府的緣故不得不兩面討好。兩姑之間，本難爲婦，所以他們希望脫離英俄的簡任人員像聘美人摩根昇達做波斯財政顧問等事終于失敗。話雖這樣，但是日本的榜樣究竟並沒失掉。所以波斯各地的態度終也起了變化，只消她待時好了。同時西方教育的渴望正也在小康階級裏像野火般散佈着。

中國的反抗新勢力比較波斯土耳其略遲一些，可是中國並非愚昧之徒，日本的勝利在中國朝野上下也曾給過一種默示。一九〇〇年聯軍入北京時，出狩的西太后也覺得有歡迎歐化來謀自存的必要。所以她肯一任直隸總督袁世凱去舉辦許多新政，以資改革。皇室方面甚至批准了實行省議會選舉來。可惜時太遲了一些，自從滿洲入主中華以來，從滿洲官吏中選出來的各省總督已大受反對，弄得新政終于不能實施。

此際最適宜于實施普遍改革的人們都已一致向滿清反抗，緊接義和團前後那時代的人都被放逐，這些被逐者泰半是在美國或別國留過學的。他們中的領袖以南方各省人爲多，南方各省民衆從沒有真正受過滿清管理，自從滿清入主以來，其間雖起了不斷地反抗。他們終不能相信皇室方面確然的有誠意去改革，而且他們受了歐化教育以後，對於缺乏革命性的事業簡直也不願意去接受。他們的耳濡目染，早已國際化了。他們也深深的受了俄國革命和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影響。他們第一個目標便在將滿清連根帶枝的剷去；次之，則在中華建設一個民國。

廣東方面自孫逸仙在一九〇〇年組織了國民黨以來，變成了黨內的大本營。國民黨的親和力很大，舉凡新加坡、東印度、馬尼拉、舊金山方面華僑跟從附和的很多，他們都想在宣佈了革命的魔法公式以後，將中國變成到一個現代國家。

同時中國對外的糾紛終是不斷。日本已代了俄國侵入滿洲。她雖則同列強訂了許多條約，聲明保全中國領土，在一九〇八年對美國所訂的羅得塔克希拉協定 (Root-Takahira) 中也聲明維持門戶開放政策，可是她終是無時無地不在陰謀從中國取得較大勢力的過程中。

中國的帝國政府到此已越趨越烈的債台高築。除義和團後中國承認鉅額賠款外，政府更不斷地借了外債來供政治和建設方面的應用，以關稅和鹽稅的收入歸給外人來做債款利息的擔保品。這些外債原本是想鞏固政府在國內地位的，可是結果則因貪官污吏不顧國家利益私行中飽之故，適得其反，終究弄得自弱其力而充實宣傳革命的力量。

西太后是在一九〇八年過世了，她至死也沒有覺察到來日風暴竟有這樣之大。她死了以後政府便流入反動者之手。他們先罷免袁世凱，然後立了一個三歲的幼君（按即廢帝溥儀）用攝政名義來發號施令。所以國民黨對滿清和官吏是依舊反抗下去，後來革命終於在長江流域爆發了，頃刻之間傳遍了華南。攝政王大駭，於是重又抬出袁世凱來應付。袁世凱別具雄心，先將除非建設民國那末終不會滿足人民之望的大道理來告訴了攝政王，再進一步便逼迫這小皇帝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退了王位。最後他更排斥了選出臨時大總統孫逸仙的國民黨，而在一樁巧妙安排的政變後自行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中國的帝制固然是剷除了，但是在政治方面，華北與華南便劃分了深刻的鴻溝。袁世凱雖則做了中國的迪克推多，他終也不能將以前的統一恢復過來。頃刻之間，北方與南方更裂成了許多小組；像萬花鏡裏的顏色一般，做出沒有窮盡的新花樣來。只有一九〇五年後像亞洲其他各國所一樣傾向西方的新態度，那末才算是中國惟一的固定原子。

日俄戰爭對於亞洲事變固然是有鉅大的影響，可是自從那日本勝利以至大戰中間在亞洲有土地或是商務利益的列強中間的相互關係老是有驚人的發展。不過帝國主義的強國此際確和亞洲各國又轉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原來從此時起各國爭奪勢力範圍的競爭一方面固然要顧到已失的國威，一方面更要抵抗亞洲各國正在迅速得勢的新社會和新政治運動，帝國主義固然是受了一大打擊，但決不能承認即此失敗。反正在帝國主義的大決鬥場裏，更添了日本和德國兩個新交戰團出來。

關於日本從一個朦朧的島國戰勝俄國和在一九〇五年英日續盟以後怎樣地一躍而到第一個近代強國的地位，我們在先已約略講過了。不過一直從簽訂樸資茅斯條約到世界大戰的中間，日本的對外關係比較得還是沒有多大結果。

日本在這其間最顯著的事實那末有一九一〇年的高麗合併和對美國所發生的商務軒輊及

移民問題等一連串的衝突。自從簽了樸資茅斯條約後，高麗便入於日本勢力範圍，到一九〇五年間日本更規定高麗由她保護。以日本商業在高麗長足的發展那末便不能不在高麗設法立一個穩固的政府來，這在衰弱頹敗的高麗王室方面是辦不了的。好在日本在高麗政治上、軍事上、同經濟上的利益已是非常卓絕的了。爲了保護這些利益起見，於一九〇五年間在高麗京城仁川地方任命了著名的伊藤侯爵做常駐統監，表面上是和高麗統治取合作行動的。

逐漸逐漸地整個治權都流入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掌握。這輩軍閥自從對俄作戰以後，勢力極其雄厚，深信軍事帝國主義是惟一可能發展的利器，竟老是來要求着高麗的整個合併起來。

日本那簇新的軍國主義對於高麗民族主義的存在是不顧到的，所以終於經考慮而制定了吸收高麗人的統治計劃後，Teranuchi子爵便做了第一任總督，雖則他個人是很和平坦白，可是他終於處在日本流行的軍閥和官僚氣焰之下，至於一般瑣屑的日本官吏那末更是驕傲自大而自命不凡，滿坑滿谷的盤據了要職來魚肉一般退化的高麗人民。

不過從物質方面看來確然也有許多進步，像半島裏的情形那末是非常安定，法律和秩序也經制定，行政機關也很鞏固，所有鐵路衛生公務新建設，和日本化的教育都是蒸蒸日上，使高麗在表面上完全改了個舊觀。但是合併的手續，那末截至一九一四年也只不過成了一小部分。

日本人的併吞高麗也有他們實逼處此的苦衷。除非你是神經過敏的人，那末決不會否認他們那合併的理由是不充足的。日本佔據高麗以後，她真像日俄戰後在滿洲所得到的商業上和經濟上的專利一樣，在亞洲大陸上面她也得了軍事上所不能否認為扼要的根據下來。這些舉動英國暫時也不加反對，原因是日本是她抵抗俄國的工具，反正日本也並不急切地跟隨英國之後，來看想她長江流域的利益。

日本在滿洲勢力的繼長增高是列強所不能否認的，不過日本善於應付，她對於素來老記着門戶開放政策的美國，終不給她一個反對的機會，原因是她在那裏無論做出怎樣違反國際協定的舉動，向中國去做進一步侵佔，她終避實擊虛而不落形迹，反正她在商業上與美國的競爭也不見得怎樣厲害。

可是移民問題確不是這樣了。日本人移居到美國去的最初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幾年，到後來的八十年中間，在舊金山居住的日本人倍遭土著的仇視。不過這層仇視在先也完全是地域化的，直到一九〇〇年後方才因美國的排斥日本移民而起了騷擾，因此騷擾便產生了一九〇五年的排斥亞洲人聯盟。這個聯盟終於先在日人最多的舊金山，繼在議會裏通過了反日立法來。一九〇七年的排斥日本法案便是這樣通過，同年間禁止日本工人從夏威夷，墨西哥和加拿大以到美國的

法令也由總統頒布下來。日本對於這點，認為奇恥大辱，大肆咆哮。美總統為維持和平計，便親自居中調停，同日本結了一件紳士條約，由日本自行擔保阻止日本工人移入美國作爲了結。

關於日美的爭論移民問題，簡直給與日本不少的國威。這是因爲雖則日本在爭論中未告成功，可是她卻替要求民族平等的亞洲人做了個保證人。舊金山地方美國利益所受着的日本經濟危害和一種日本帝國主義的恐怖日趨劇烈，終於生出了民族的歧視。有些亞洲人他們何嘗不覺得民族歧視的痛苦，但是他們卻沒有力量來提出抗議。像中國人在美國也是被逐；南非的印度人也是苦不堪言。所以他們都將日本人當做他們的說客，於是他們那有色人種反抗白哲人種的普遍惱怒也大衆曉喻了。

西方一般的態度尤其是美國的態度是以左右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既在移民方面碰了釘子，她不能不替過庶人口另謀出路。兩個美洲的敵愾路途的遙遠，運輸的困難，保障在太平洋對岸發展計劃所需要的鉅大海軍，加上了採取這種政策時對美開仗的可能，終於歸結到造成一個以亞洲大陸當正鵠，而以執黃種牛耳爲目的的日本帝國主義來。

講到德國，那末在十九世紀末了二十五年間國中方才統一，受了經濟的壓迫——新市場的尋求和供給原料的新來源——便也逼她加入了亞洲而走入了擴充殖民的路程裏去。從領土上講來，

德國除一八九五年幾個國民碰巧被戕而從弱小的北京政府硬取到來做賠償的山東一塊租借地外，她在亞洲簡直沒有立足之地。她雖被俄國英國和日本阻止可能的領土要求，但是德皇威廉第二同他廷臣正也計劃了世界史上莫之與京的方法來把這阻碍物去推翻。在大戰前幾年德國的目標是在指揮近東和中東。她惟一目的也同俄國一樣，是在侵入印度和對亞洲貿易而去執世界的牛耳。她在幾方面看來也許正在做着亞力山大和拿破崙的迷夢哩。不過德國的侵略手段進行上很是按步就班，而且是帶條頓民族的敬虔特性的。所以她在先定計劃中並不即刻通用軍事的啓釐。她第一步却先以德奧同盟去做了東侵的根基，然後將潛勢力伸入巴爾幹諸國，擴充到君士坦丁堡和其餘渥托曼帝國的部分裏去。

一九〇〇年有一樁可以大書特書的事情，那便是德王的訪問土耳其蘇爾坦阿勃陀哈密了。更使人覺得內中有些幻想和滑稽的，那末德王竟宣布了相信回教和擁護大回教主義來。可是這偏偏是的確的一回事。

你今日要是旅行到敘里亞去，那你一定會在一個法國博物院裏看到記載他訪問貝爾貝克遺跡的銅牌。再不然，訪問巴勒斯坦那裏英國高等委員的人，也可以在替德國旅客造的小禮拜堂裏，看到摩西化的德王和王妃的魁偉繡像哩。

德王這次訪問的結果，便將約在十二年前一般德國商人所取得建設一條從君士坦丁堡對過博斯波羅一地點起經過安乃托里亞以到孔尼亞鐵路讓與權的大計劃趕快的實現出來。這條鐵路的敷設顯然是想將向南到孔尼亞的幹路，利用她的支線東展到安哥拉，而再南延到敘里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報達去的。土耳其政府擔保了每哩一二五·〇〇〇法佛的款子，而德國則保留了泰半的管理權。

通到安哥拉和孔尼亞的路線在一八九六年完成了，但是同時德國外交部方面又注視到報達鐵路計劃方面去，所以她的外交政策又趨重到向土耳其去逼迫將已成鐵路延長到北部敘里亞內的阿里坡、摩色兒報達，再行達到已在德國商業侵略中的波斯灣頭倍斯拉不遠的科維脫和波斯邊疆上的海尼金，為實施這偌大計劃起見，於是組織了一月名叫 *The Societe Des Chemins De Fer De Baghdad* 的公司來董理其事。在這個公司裏面，不願英俄法各國怎樣抗議，依舊是歸德國控制，一切公司方面由德國銀行團投資，而德政府則在可能範圍內做了後盾。

在安乃托里亞的公務和自然富源的發展方面，德國又取得了大部分的讓與權。頃刻之間蘭文商業的泰半都轉輾到了德人之手，德國教育機關更也在小亞細亞普遍地設立起來。

爲了促進聯合進步黨的政變起見，於是君士坦丁堡的德國勢力也大大的增加起來。黨裏的領

袖幾乎盡是親德派，而且都相信惟有與德國同盟方才可以維護渥托曼帝國來抵抗俄國的侵略。實際上他們這「土耳其」化計劃無非是想將那包含在俄領中亞細亞的圖蘭尼人民結成一個聯盟。倘使這土耳其化的實行能夠成就的話，那末他們一定會得向俄國去取攻勢的。

德國在近東方面的進展卻驚動了英法兩國。講到法國，那末她在敘利亞方面有卓絕的商業利益和優越的政教勢力。自從十字軍時代以來，她簡直做了近東一般基督教徒歷史上的保護者。她既管理了敘利亞的現存鐵路系統，也享受了從前蘇爾旦取得的商業上的特權。

講到英國吧，那末要她一聲不響地目覩別國在陸路方面去敷設一條有關軍事的交通路線來消滅她經過蘇彝士運河到印度所經海路管理權的効力，在她也是辦不到的。

即使俄國吧，她也決不是完全歡喜德國勢力去侵入小亞細亞和君士坦丁堡，不過她的目標暫時正集中在巴爾幹、中亞細亞、和怎樣補償遠東方面的失地吧了。

於是一方面的德國和他方面的英法中間便在一個時期內開始了讓與權和勢力範圍的競爭。後來法國則得了一條從安乃托里亞敷設到黑海鐵路的讓與權和取到了蘇爾旦、阿勃陀、哈密所築來運送大馬斯寇到麥地那一般回教香客的漢志鐵路管理權。英國則在斯滿那得了一個商業立足地，敷設一條聯絡斯滿那和內地鐵路的讓與權，和美索不達米亞、那面底、格里斯和幼夫拉抵兩河的

通航權。

這種掙扎繼續下去，直到大戰前的幾年，各個有關列強都將他各自的利權特權同勢力範圍結了協定方才告個停止。在所有這些協定中，土耳其是一半因為本國已被渥托曼君主利用，一半也因為給不經事而野心勃勃的少年土耳其派繼續利用之故，除了聽憑歐洲處置外，別無他法。

總結這些協定，除了承認英國利權和法國利益外，德國人一直到大戰爆發，依舊控制着快要成功的報達鐵路。倘使世界大戰後兩年發生，這條鐵路便告成功，恐怕德國人一定會得給予英國在印度權威方面以他們早已預備的一記致命傷了。

德國外交部在他方面也是同樣的活動，除了援助一九〇八年產生革命的聯合進步黨外，牠又撫育了在君士坦丁堡的少年土耳其人爲首的大圖蘭尼和大回教運動，在德國則做了回教復興聲中政教的保證者，而渥托曼土耳其人則執了回教同盟的牛耳，將德國也當做了盟員。

許多土耳其領袖的親德而把牠當做在亞洲利益與他們惟一休戚共存的歐洲強國自然是無容疑慮。這樣一來，德國便在亞洲佔據了非她領土和商業所有權所能夠隨便度量的勢力出來。因這些間接結果，和俄國在日俄戰後的創傷，便歸結到削弱俄國的亞洲政策來。

同時，俄法英三國他們在先已在亞洲有了領土權了，此際除了日本和德國引起的注意外，也各

有別的先入爲主的事件。我們上面不是說過嗎，他們正在打起帝國的樁子來，反抗在亞洲解放了的新勢力。三國當中，法國關係最薄。她的利益除了近東以外並不和他國衝突。她從十九世紀中葉逐漸得到一半也是英國出讓的印度支那半島（越南），在太平洋是有發展的立足地。所以在後她便放棄了在遠東的爭雄而竭她全力去擴充而鞏固她的非洲殖民帝國。那裏的利益比較遙遠的亞洲真是重要得多了。

至於英國和俄國那末關於在波斯西藏和阿富汗方面的糾紛，也因了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定，宣佈了休戰，而將彼此的軒輊整頓一過。

俄國在遠東損失的土地也經恢復了過來，她在中亞細亞更鞏固了一個帝國。數年以後，她又南下向中國發展，此際她却直搗西伯利亞和中國的蒙古了。蒙古即是從前強盛時征服過中國的蒙古人的遺產，可是那裏所住的人很少，全是一批元始化的逐水草而徙的遊牧人民。虧得那裏氣候極爲惡劣，戈壁沙漠又綿亘不絕，才將比較肥沃的南部同北方的山嶺和草原隔了開來，任蒙古在歷世紀以來去保持了一個呆滯狀態。名義上蒙古是中國的一部，不過實際則除北京派去的官吏去征收賦稅而外，對於本地政府並不加以干涉。蒙古是一個神權政治的國家，由一個活佛去治理一切，宗教則是喇嘛教的邪路的一種。蒙古人在社會進步上雖然退化，可是蒙古人終是懷恨着中國的主權。當第

一批從俄國出發的商人，起初開拓從西伯利亞越蒙古到中國的駱駝道路時，他們便仰視俄國保護而去抵抗中國人。所以俄帝國主義在發軔時節早已培植了對蒙古的友誼下來。蒙古接觸西方，也是以俄國做了媒介，而一般俄國政治家則更是不失時宜的利用了中國人與蒙古人中間一向的敵愾性質而自遂其慾。

當中國革命爆發之際，蒙古人便靠了俄國的援助，從新民國要求到了包含大戈壁沙漠，高的台地，和北接西伯利亞山地，通稱外蒙古地方的自主權。實際上所謂自主者結果上只不過增加了俄國在外蒙古的勢力，使她幾乎成了一個被保護國吧了。

至於在中亞領土和屬國以內，俄國依舊保持着一個靜止狀態，同英國結了協定以後，更使那裏的情形益發鞏固。她在土耳其斯坦方面，那末却行使了若干程度的殖民；在對英規定好了的北波斯裏也努力的活動了一下。好得俄國治理下的回教人民倒也暫時安定。雖則也受着大回教主義的影響，可是在政治方面也不生出什麼結果下來。

終之，立憲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的激蕩雖則在鄰近的波斯早已覺到，只不過還是不會侵入到中亞細亞的中心裏去。

在從來沒完全征服過的高加索裏面，民族主義簡直終年不斷地在暗中燃燒着，所以帝俄的外

交政策也終不肯傾向到創造和平的情形去。至於俄國侵略地中海的計畫那末全靠在渥托曼帝國瓦解的實現，斯拉夫外交的惟一武器只是在小亞細亞裏激起內部紛亂而已。

土耳其的對德友誼和少年土耳其人的改革都給予俄國企圖以不利的影響。所以結果則俄國便在亞美尼亞人裏面重又大事宣傳，援助了沿高加索邊疆而集中在幾個亞美尼亞省裏面方在生長的民族運動。俄國宣傳的結果則有土耳其人慘殺亞美尼亞案而產生「緘默的」和「可怕的」土耳其一語出來。

俄國從東方失敗國內多故中恢復一節，同她影響到亞洲的勢力一樣地令人注意。對於她屬民方面，她雖是比較得只有直接興趣，而不行仁義，可是她倒也並沒有像英國那般損失國威。這其間的原因不止一個，而斯拉夫夫人同亞洲淵源密切，和斯拉夫夫人的沒有民族歧視要算是根本原因了。

英國雖則是日本的同盟，幫了她不少的忙，更替她保證了不少的外界干涉去希望她打倒俄國，可是日本人勝利後的反作用，偏偏會危及英國的國威，尤其是在印度方面了。原來一個入寇的俄國怪物固然是被驅除，可是在模資茅斯條約以後英國所感到對付印度的困難，那末於她，真也沒有什麼好處。

對於在英國官吏中嚴遭排斥的印度國民黨講來，那末俄國在東方一戰失敗以後，所生的內部

革命實是一個很足以啓迪他們的榜樣。他們從英國所得來的一部分歐化教育，並不是在學什麼文官、軍隊和教書，只不過在追求西方的革命主義。而俄國革命正替他們提議了怎樣去應用這些主義的方法。

所以白哲人無敵的傳說打破以後，便終於生了不可思議的一回事來。一般開明的印度論調在前幾年不過是有了一小部的自主，本就可以滿足的，可是現在却要求整個印度自治了。

更使英國不幸的，那末正在此嚴重之際，而印度所鼓動着的思想可以一舉手處理時候，寇仁來做了總督。寇仁在梵倫天哲羅而爵士口中說來，是一個「維多利亞帝國主義最新學堂」的畢業生，不過在俱備這種英帝國主義的寇仁和在瀋陽及對馬島所受萬劫不復的帝國主義的國威看來，他簡直可以在這所學堂之前再加上「最後」兩字。他是一個大專制家，一個大行政官，不過據哲魯而說來，「寇仁卻從未顯過俱備什麼真正政治才能的特長。」就寇仁本人講來，印度就是英帝國的整個一部分，應該用父母之道和仁慈之道來治她，但是倒也不拘拘是專制的，反正印度人終是亞洲民族中「次等」民族，英國的治理正也是她所負的使命。

他的改革，許多是聰敏而有利的，可是因他計畫將孟加拉省劃分爲兩省的失策，他的改革便全盤失敗。在行政方面看來，孟加拉省的大小和人口原是不便當做一個單位來治理的，但是孟加拉人

對於自己和本省很是驕傲，而且孟加拉省也已經逐漸地具備了印度任何各地所不及的現代邦國的核心。這輩孟加拉人無論在歐化教育和議會運動裏，都居在領頭地位，他們對於一致意識和愛護本土的觀念非常強烈。這劃分的計劃不啻予他們一個迎頭痛擊。更有進者，那末一經劃分，回教徒同印度教徒便分了開來，而由回教徒佔個優勢，這是印度教徒的孟加拉人所決不甘受的。這格計畫雖然終未實施，可是卻產生了以前印度所從未有過的反抗來。日本的勝利更給了他們進一層的刺激。一種在白哲人權力跟前迷信而恐怖着的老感覺早已杳如黃鶴了！

在繼長增高的民族主義講來，印度國民議會簡直尙非一個充分的出路。所以鐵拉克領導的極端黨便效法了俄國虛無黨的榜樣，公然暴動起來。英國貨的抵制，印度貨的代替，一連串的炸彈暴亂都是這革命運動發展的結果。彈壓彈壓，也不過驅入了恐怖主義之中，而且反正平添了無數枝枝節節的革命組合來。

一九〇九年通過的印度議會法案雖則規定將選出的議員多加幾個到各省立法議會裏去，可是在比較和平的國民黨看來，效力也幾乎全等於零。革命運動中最令人奇怪的那末是一般熱心家，雖則受了歐西教育，可是竟會開了倒車，相信多神的印度教徒起來。這也許就是印度人同英國人中間民族隔膜的象徵吧。

美國政府自一八九八年和西班牙戰爭以來，對於菲律賓羣島的政策素尙寬大，自從文官政府經後來舉爲美國總統的總督塔夫脫創立後，便給予了印度一個簇新的宣傳利器。在美國方面那末一批關於「小親色弟弟」的一種神經過敏的閒話和怎樣替他們預備自治的高調終是高唱入雲，她在文官政府之外又爲補充起見而設立了一種民衆教育制度以及隨時隨地在可能範圍以內任命本地官吏的政策。這些東西一經傳入印度後，便變得更加鋪張揚厲起來。

經過了好幾年後，政府方才造成了一層比較良好的空氣來。於是寇仁繼承者所制定一連串的改革案子，著名的像英領印度首都從加爾各答遷到特里，允許印度人參加總督會議和英國的印度大臣會議，和久成懸案的孟加拉問題的新解決，倒也將騷擾安定了不少。但是在一般明眼人看來，因此也覺得帝國的舊理想和服從態度確也因此而幻滅了。

在日俄戰事後的時期中，英國在亞洲任何方面都拋棄了擴充土地政策而從事於商業上同經濟上的發展。除了在西藏方面一度擴充她的勢力外，她的政策終是着重在守勢而不在攻勢。

可是她在波斯方面因恃了對俄條約做爲保障之故，也取得了開發南部波斯豐富油田的讓與權，在一九〇一年由一個英國公司標名英波石油公司的來經行。在近代經濟作物裏石油是一種根本的原料品，方才被世界各國海軍當做一種燃料之用。德國所以要侵入近東無非也是爲了石油說

爭；即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也是石油問題的作祟。

在中國方面情況雖然不佳，可是英國商業上和經濟上的利益依舊是在長足的進展，日本依舊是一個忠實同志和良好主顧；新加坡蘇彝士同直布羅陀依舊保障了英國和她大不列顛途遠各地的交通。總結一句說來，亞洲方面一般經營帝國利益者的心目中在大戰前幾年並不會激起什麼嚴重狀態和目前的恐懼。不過在遠瞻高瞻的政治家和公法學者看來，歐洲的權威無論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都已成了一件過去之物，反正在政治方面那末倒有一個睡醒亞洲的可能；不過這時他們也正致力在怎樣將亞洲驅入歐洲當時正迫在目睫的戰爭漩渦中。

第四章 亞洲與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俄國對德國宣戰，而法國也跟了宣戰後，德國便侵犯比國來做回教。此際英國的參戰也終於不免了。最初法國和英國的主要任務是在抵抗佛蘭道前線德國侵入的潮流，而俄國則集中軍隊進攻東普魯士去分散德國勢力來便聯軍行動。在先前幾個星期裏，世界大戰是只限於歐洲方面，但是整個亞洲的必被牽入漩渦，也終是顯而易見的。

德國人惟一目的自然是在攻打英國在印度方面的海外帝國，因此一時之間英領印度和藩屬的態度，很是令英侷促不安。可是國民運動雖則形勢可怕，而印度卻依舊效忠帝國。誠然因為反抗寇仁的分割孟加拉而多年投擲炸彈和暴動的時代已經又告到期。但是一般印度國民領袖也深知專制的德帝國主義也許會比溫和憲政的英國還要危害一些的。

那時印度總督是哈定，他個人很有人望，而且對於印度國民革命的目的和一大部國民黨領袖的希望也深表同情，允許印度在戰爭中合作以後，予她自治殖民地為報酬。內閣大臣像英政府裏

的愛斯基同其他負責人員的發言除了國民黨中少數極端派外都是有意或無意的當做他爲實際的允許。而印度人民認爲己任的一致擁護英國也更是令人肅然起敬。

當渥托曼帝國宣佈對協約國開戰後，試驗印度忠誠的機會便到了。在受着德國刺激大回教主義的門徒方面，原本是想竭了全力來驅一般印度的回教徒加入神聖戰爭的，可是結果竟等於零，印度的回教徒正和多數的印度教徒一樣，矢忠英國，不爲所動。在財力方面，印度支出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戰費，在人力方面，他也出了靠近到一百萬人去加入帝國軍隊，而且她那遠征軍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德領東非洲方面的戰役，更是有口皆碑。自然也有幾個印度革命黨人受了德國外交部的賄買，後來做反英騷動，可是附從的只是少數。印度軍隊在每條前線裏面都是奮勇異常，而回教軍隊的忠誠也從他們攻打土耳其蘇爾丹兼回教主的一役顯了出來。

直到大戰第三年間，印度政治上才又見到極度的不安定。愛斯基所答應此後印度問題要從別方面發展的諾言全無結果，聯軍方面也沒有像印度所希望的打倒德國，而聯軍在俄國前線的小挫折，英人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慢進步，和加里波里一役的失敗，益發喪失了英國國威，這實是英國在波耳戰（Boer War 按指英國與比國在非洲的一戰）後第一次失敗，也是日本戰勝俄國以來對她第二次的嚴重打擊。

此際鐵拉克與極端派重又要求起自治來，這日增月盛的亂七八糟，到後來竟弄得英國國會除了印度的參戰問題外，不得不將印度事件也要來加以考慮一下。印度大臣愛溫忙塔高便爲了這事親自跑到當地去和哲姆福總督做一番合作的考查，他調查的結果，便在國會跟前提出了一個慘淡經營的自治改革計畫來。這便是所謂忙塔高哲姆福改革案。不過牠是急來抱佛脚的手段，正也有些靠大不住的，此事且待後文再說吧。

當時這內部情形雖然嚴重，可是直到大戰停止時節，牠終於沒有阻擋印度人的合作過。

越南、緬甸、馬來諸部同暹羅位在亞洲東南角，都加入了協約國範圍。法國支配了安南人和東京人的命運。越南方面出了不少矮小可憐的黃種勞工隊到法國北部大雨滂沱和泥土沒脛的地方去胼手胝足的工作。緬甸是印度的一部，便一同加入了印度，在亞洲和歐洲方面共同努力。馬來諸部無足重輕，不過新加坡倒也是英國控制海洋的咽喉。暹羅是亞洲東南部中惟一獨立的國家，她的獨立完全靠英法十年協定來做法國同英領東印度的緩衝國。她在官面上也是協約國中的一員，除攤派軍費外，也派遣了一部兵士到法國去工作。

至於日本、中國和渥托曼帝國是亞洲三個最大的獨立國家，他們的加入作踐尙未決定。自然他們終也脫離不了世界衝突漩渦的爲眉目清楚起見，我們先來講講日本扮演的一幕吧。

官方上講來日本的態度自然無所用其疑惑。英日同盟此際仍在有效期中而且日本也口口聲聲在開仗時節幫助英國的。不過日本對這問題上的輿論都是不大一致。日本人對於德國的組織實力和軍事訓練一向是深致欽仰的。多數人們都相信德國人一定會得戰勝，日本倒不如加入這個勝利者的好。但是根據了他方面關係，終於決定日本去維持了條約的義務。

日本並沒有忘記二十年前德國曾助了俄國在中日戰後要求交還旅順過，而且日本的外交部此際也深知德國對華正在磋商中國中立，而以放棄山東半島為交換，此外則日本正是眼紅着散在太平洋裏的德國島嶼。再則日本的海陸軍實力已臻於第一等地位，她儘可佔據了德國在華的租借權來把她的勢力侵入亞洲大陸去。凡此種種終於由當時首相 Okuma 子爵決定去加入協約國。八月十五日這天哀的美教書送到德國後，隨即宣戰起來。

日本人的第一步挑戰行為是在佔領太平洋中無抵抗的德領島嶼像馬歇而和卡洛林等羣島，他們的艦隊則和太平洋裏的澳洲艦隊取了聯合行動。他們第二步便佔據了青島、膠州和德國人佔優勢的整個山東半島。誠然她的海軍爲了巡弋商路和輸送軍械糧秣到俄國方面，而對於協約國也盡了不少的力；不過要直到一九一八年日本參加遠征聯軍佔領西伯利亞時候方才算得惟一直接的軍事參戰了。

話雖這樣講，可是日本在先是想利用了世界大戰而對依舊保守中立的中國來別圖發展的。所以在一九一五年正月裏，便向中國提出了一件分爲五項廿一條條件的袁的美敦書來脅迫中國，第一條便討論到日本所佔領的山東。這項要求限定中國允諾日後日本同德國政府磋商關於山東的協定概行承認，山東任何各部分不得出讓或租借於第三國，允許日本在省內建造一條鐵路權，和在日人指定之下開放幾個通商口岸。

第二項要求取到了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和東部內蒙古的特殊利益，不單保障了日本人的商業特權和開礦築路等權利，而且將上述領土上的實際政權也歸到日人掌握中去。

第三項將所有漢冶萍礦山都要歸日本支配。第四項要求中國允准所有沿岸的海灣及港埠概不出讓與別國。第五項規定中國政府僱用日本顧問，所有在中國內地的人民概允其土地所有權，必要地方中日合辦警察，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的軍火和僱用日本技師來監理她的軍械工廠。

此外則中國未經日本同意不能借進外國資本，在中國中部方面要允許日本敷設兩條鐵路的額外權利，處處地方都要允許日本人有宣傳宗教的權利。

日本在這個時候正是軍閥得勢之際，而且他們的政策也確屬經日本多數民衆一致贊助的。所以日本便乘有關列強正忙於歐戰之際，在中國本部領土上樹下了一種穩固的立足地下來。關於日

本爲需要所逼迫，環境所造成的野心，最可以在她企圖做到所有黃種一起在內的大遠東同盟的盟主方面確切的看得出來。雖則她的方法自從一九一五年以來已是迭經變更，可是這依舊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一貫目標。關於這點，講到亞洲在戰爭期內的發展時代，著者還要來討論一下，現且按下不提。

在他們第一次參戰後，日本人便趨趨不前，而用一種混雜的感覺去觀望大戰的進步。自然他們也實踐了供給軍火和其他的約定東西，不過同時之間她的對外貿易確也伸展得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從前幾乎全被英國利益所壟斷的地方更屬驚人。

老實說來，此際簡直也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去制止日本對付中國的高壓手段。即便像一向無論如何要採取保全中國領土政策的美國，也是窘迫得很。要是你去爲了山東問題而鬧出亂子來，那末協約國勢必至首蒙其弊。威爾遜總統爲了不能避免的原因去採取「不值得一戰」政策的衷曲，在此固不便討論，不過這不戰政策倒也不能說她就算中立，她也真別有應付作用咧。

在一九一七年美國參戰時節，美國的政策覺得必須來膠合日本不冷不熱的忠誠；爲了便利起見，即在十一月裏訂了一件蘭辛石井條約，約內，美國老實承認了山東要求的効力。同時之間德國在西線方面也正是在驚人的發展。

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國宣戰以後，不久德國軍隊竟又從開戰以來第二次攻到巴黎門口。在東歐戰線方面他們更其侵入了俄國，佔領了明斯克和基發，簡直因了俄軍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瓦解後而入了無人之境。這種狀況對於日本着實有些影響，因此協約國便會議討論輸送一批遠征軍隊到西伯利亞去的計畫，其次則俄國內部事情倒也有些未可忽視。

一九一八年正月間協約國因了波爾希維克主義正在高潮時代，不能不去防備俄國可能的叛變。但是情形倒也決非完全絕望，原因是一九一七年三月第一次俄國革命固然因克倫斯基領頭的民主黨和社會黨的叛變而推翻了帝政，可是因為領袖的無能也終於失敗。雖則放逐在歐洲的列甯和脫洛斯基領導的共產份子因了德國的默許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回國進行第二次革命，不過十一月革命成功而黨內新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後也只不過支配了俄國的中心一部。

頹敗的帝國軍隊在西線方面依舊對德國頑強抵抗着，而共產黨內部亦更是意見紛歧，而決不定究竟要否與德國來單獨議和。烏克蘭、克里米同高加索的殘餘帝國軍隊則也正在對共產黨進攻之中。

在革命時節，西伯利亞絕不在共產黨掌握之內，原因是在有些地方皇黨依舊高高支配，在有些地方則由民主的謝姆斯伏議會治理，在西部西伯利亞則有一個臨時民主政府叫烏發軍政府存在；

所以要是有正當幫助的話，那末在西伯利亞組織成一種新勢力後，一定有打倒莫斯科共產黨迪克推多的可能；救濟了已在頹敗而尚未完全瓦解的西線軍隊後，至少可以維持了對德的守衛防線。

這方面俄國的事件已講過了，他方面新的局面又因一九一八年六月間俄德簽訂的勃來斯烈父斯克條約而發展開來，這條約將東線方面來攻擊德國的希望自然成了泡影。因此同時之間又有一個新的情況，倒不由協約國不在西伯利亞想些應付舉動出來。

自從大戰以來，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是被俄國人用來當作禁錮德國俘虜的營帳。在一九一六年蓋列奧前線一役確也俘了成千的奧國人去。在那些奧國人中多半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們是硬被奧國政府去編入軍伍的；他們在先早已同情於協約國方面，而威爾遜總統「弱小民族權利」的宣佈裏面他們也是一份，在這兩種都是斯拉夫族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裏面早先已有了濃厚的民族運動，他們正像匈牙利人一樣，根本沒有同化在奧匈帝國一部之內。

這些禁錮在伏而茄盆地和烏拉地方的俘虜，便乘了俄國頹敗的機會，在本國人軍官領導之下，組成了很完備的軍隊，他們更用了先前的俄國革命中搶得來的軍火，把自己很充分的武裝起來，宣佈了他們和協約國共同奮鬥的心願。在短時期中克倫斯基政府和蘇維埃政府確也曾計畫利用他們去攻打過德國人；可是在勃來斯列父斯克和議以後，他們却拒絕繳械，而明白宣布他們情願自行

奮鬥經過西伯利亞而加入協約國的聯軍裏去。他們便先在烏拉耳山嶺各區集合起來，弄得羽毛未豐的共產黨同弱小的西伯利亞軍政府倒也無法可施，只好聽他們的尊使。

終則捷克斯洛伐克人送了一封請求書給與了協約國，要求承認他們而幫助他們得到一條走出俄國的道路。同時之間，他們攔了火車、機關車和供應東西，預備東行。協約國則一半爲了幫助他們東行，一半爲了他們是西伯利亞組織的反共軍隊，所以便輸送一批遠征軍到海參崴去接應。

協約國方面更規定了每個國家都抽出八千以內的兵力來組成一軍，目的是在維持西伯利亞鐵路的交通——那時正被一般強盜色彩和本地軍閥所暫時組織的多半爲反動政府叫所謂「赤」黨和「白」黨的集團危害着——以便四千名的捷克斯洛伐克軍隊有條不被阻攔的出路。

可是這遠征軍的真正目的在先是秘密地隱藏的——原因是協約國的政治家不願和蘇俄公然絕交——是在經過西伯利亞鐵路而將軍火輸送給忠誠的俄軍和西部西伯利亞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來做一部反共軍隊的。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第一批協約國的聯軍在海參崴上了岸，頃刻之間一種法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雜牌遠征軍隊便從海參崴起巡邏到涅母斯克郊外一段的西伯利亞鐵道來維持遠東各省內的秩序。

歐洲列強對於日本人在西伯利亞的行動會引起了不少的疑懼。據說在一九一八年春幾個月

前，正是德國人在西線攻近巴黎和勃來斯烈父斯克和議迫近之際，日本的軍閥裏面確曾擬定一個計畫，經若干政府駐軍方面強烈的贊助後，曾想逼迫政府宣佈拒絕對於協約國的忠誠。以前在西伯利亞方面的成千德奧俘虜也預備給他們武裝起來——這是在革命後產生的頹敗狀態中比較容易的工作。這批德日的混合軍隊便打算從東方進展，直逼莫斯科去和已經深入俄國明斯克一地而西距莫斯科只不過幾百哩的德軍去取聯合戰線，可是計畫雖已擬就，却因俄國同德國議和的結果而這個計畫終於成了泡影。

日本這一點詭計固屬疑信參半，不過她的利用機會來在東部西伯利亞和在她勢力已經昭著的滿洲方面再謀一塊立足地一事，那末是確屬無容疑議的。上面所說協約國中間訂了一個協定來限止每國抽出遠征軍隊的兵額一半也是爲此。可是日本在一起頭時節便取單獨行動，揚言繫於保護她國民利益的需要，她出兵西伯利亞的名額，竟超過了她名分下的數量，後來經過一再藉口，她的軍隊更是時時增加，甚至遠超過任何聯軍的兵力了。所以到宣佈休戰時節，日本終於在西伯利亞佔領了一個立足地。這種舉動顯然是開了她企圖經濟上商業上而且委實也是政治上支配東部西伯利亞一種軍事侵略嘗試的嚆矢。

中國的加入世界大戰，躊躇未決者幾近三年，這實是由於她國內事故太多了一些，而她的對日

關係也給予了大戰方面以不少的關心。

在一九一四年初期，中國的情形確是比較以前任何各年來得安定。袁世凱則在政變後做了民國的總統了。一向尾大不掉而專事掀起內亂的各省督軍此際無論相互與對中央之間，都保持了和平。即如國家預算方面久成習慣的短絀現象也較往年小了；外債的利息是付清了；內債也很有信用的維持了；對歐洲銀行團磋商的新外債也正在進步；中國此際好像正已進入了國家興旺的路中了。

世界大戰後歐洲合作來恢復中國財政的計畫固然停止，但是號稱迪克推多的袁世凱却在壓迫之下接受了日本的廿一條要求。爲了紀念這次羞辱起見，而國恥紀念日便經制定。實際上講來，袁世凱確乎也不能夠成就什麼功業。他的勉力維持北京中央政府，全本是爲了他善於借債來供給行政上和維持對抗各省上嫡係軍隊的用途吧了。有了日本的幫助他至少可以資助他的行政——可是有了他自己的敵愾，他確無力來反抗內訌的仇家，也許他正也是缺少外面靠山之故。甚至美國對於日本的霸道行爲，弄得也無法可施。

此外，袁世凱正是鑑基待時地渴望着想實現他懷抱已久的野心——回復帝制而自做皇帝。他首先同一個後來採取親日政策的反動派叫安福派的結合起來。一種賄選的國民投票，顯然揭露了他那回復到帝制的慾望，於是袁世凱便算由中國國會選舉而做了皇帝。可是正在改元之際，反抗四

起，而曾經宣佈中國爲中華民國國會裏的兩百左右的議員也加入了南方，集合在南京，要求立刻光復民國。

袁世凱到此要受命運支配之際，倒也躊躇得不知怎樣去對付才好。無何，他在一九一六年六月裏突然逝世了。姑無論他的過失怎樣，他確是一個多才多能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有力的首領。倘使他還存在的話，也許他會將中國鍛成一片樣的東西下來。可是他死後沒有人能夠代他的位置。中國除非有一個迪克推多的職位，那末中央政府終久是不會持久的。也許實在是太少了一些組織，以至簡直不適用代議政治了。（譯者按此語他山之石，國人其聽之也可）

袁世凱死過以後，中國人因爲內部太複雜了一些，對於世界大戰這回事簡直也不大注意。後來政權逐漸的流入了安福派的掌握。安福派不但不顧到中國人爲了佔領山東同提出廿一條要求而去抵制日本，反正公然的傾向到日本方面。

至於中國的個人方面，那末同情協約國也有，同情中央軍的也有。雖則爲了惱怒日本的參戰而傾向德國，在官方講來，那末中國是嚴守中立的。

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初期，美國正將被牽入漩渦之際，中國的加入協約國當然是有利於衆的，而且要是美國集中她的力量去輸送一批遠征軍到歐洲，那末她更不得不先謀太平洋上的安全，所以

當威爾遜總統對中立各國宣言爲了德國潛艇問題催促他們對德絕交時，中國也被強烈的誘引着去拋棄中立。經過協約國和中國總統黎元洪的考慮後，中國便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對德宣戰了。

中國的加入，在協約國方面也有相當的允許條件，不過在事實上因爲中國對別國的衝突關係——尤其是對英國——而終於沒有履行。

協約國對華協定的條件最有影響於最近的事實，要列舉中國在一九一七年發生的各種政治內訌和軍事爭鬪，未免要使我們太麻煩一些，爲清楚起見，我們姑且舉出協約國所允許的幾樁條件來。

德國的義和團賠款部分是取銷了，應付未付的協約國債款也允許延期了。條約國爲保障借給中國政府款額而也是用來增進他們自己商業利益的對華借款的利息也未減了，代訂的關稅稅率也允許立刻修改了。中國政府更得有一筆直接的借款來代替銀行團的借款許多中國人則爲了希望報酬參戰起見，更想在議和期間要求當時仍舊爲日本所佔領的山東歸回中國。

這種理想在希望得到中國人許多間接而又是極重要合作方面的協約國自然是鼓勵着的。原因是中國雖是中立國家，可是卻給予了德國機關人員在中亞細亞、西藏、阿富汗和土耳其斯坦方面做出了目的在對印致命傷的煽亂來。而在華的德亞銀行則更以戰爭的筋肉賦予了這輩機關人員。

此外則截留在中國領海以內的德國船隻後，對於需要商船去供運輸的協約國更有莫大之幫助。再則中國各埠更可以作為物料供給的資源地，三則因為澳洲同英國艦隊已將太平洋內的德國海軍勢力剷滅，所以一部分的商業也儘可以恢復過來了。

可是直到十一月間，日美間的蘭辛石井條約宣佈以後，中國終可以覺察到本國是被口惠而實不至的允許所賣了。原因是在這條約看來，美國對於日本在山東的陰謀顯然是無意顧問的了，偏偏安福派再會去聯絡日本來實現牠自己的目的，竟然揚言中國同日本的利益確有休戚相共之處，要是中國的西方最好朋友像美國拋棄了她，那末中國只有同日本來親暱。這批安福派領袖依了日本靠山，權勢炙手可熱，竟同日本訂立了一件秘密的軍事協定。日本則靠這件協定關係，利用了所謂參戰的名義，取得了中國的財政、軍隊和一切富源的支配權。一直到大戰和議時節，中國的政府是完全處在安福派領袖支配之下。

而且也是因為安福派同意西伯利亞鐵路經過滿洲的中東鐵路部分歸由日本保護去逐出共黨之故，在後幾乎釀成一件大衝突出來，經華盛頓會議調解，才算把這件衝突無形消滅下來。

中國的參戰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她雖則遣送了不少的華工隊出國，可是她從沒有出過一批軍隊去加入作戰。不過中國的間接幫助，在協約國方面確也是獲益匪淺的。同時之間，許多南方領袖

便在孫逸仙領導之下，到廣東組織政府來反抗安福政府。這南方政府一方面是反抗日本主權的對敵，一方面也是一種民族意識的表示，這種意識是包含着從前反抗滿洲主權而更連帶及於仇視帝國主義的。結果則到休戰時節中，中國對內對外都是弄得杌杌不安。

在大戰開始時節，渥托曼帝國的地位自然是無容疑議。不過在一九〇八年阿勃陀哈密革黜以後，土耳其恢復的希望似乎極有可能者，到了此際，忽又曇花一現的入於朦朧不明的背景裏去。所謂立憲政體真也可笑得很。聯合進步黨簡直踞了迪克推多的職位，舉國上下，則更是消耗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中，最末一次的土保一戰，不過在大戰以前不久才告停止，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幾乎陷入於保加利亞人的手中。

在小亞細亞方面，則因為少年土耳其人硬要同化帝國以內非土耳其份子挑戰的關係，反抗也是一連串的掀動起來。受俄國人鼓勵着的亞美尼亞國民運動固然是很殘忍的被壓服了下來，可是少年土耳其黨人爲了干涉對於土耳其惟一連繫的回教信仰而將帝國的阿刺伯部分割愛了完結。原因是在回回教堂裏的禱告一向是用阿刺伯話和可蘭經文的，他們却提議要用土耳其文來代替，此舉便引起了劇烈的反抗。蘇爾旦回教主的銜頭，名義上雖則是阿刺伯各親王國和被英國佔領靠近四十年代的埃及之主人，實際上他的政治權有限得很，除了阿刺伯半島全部幾個中心以外，各地都

是處在土耳其總督和警衛們的法律秩序之下來奉行故事而已。

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間蘇爾旦和他內閣裏的多數人員都想嚴守中立，但是少年土耳其人卻是講親德的。經過當時土耳其陸軍大臣恩佛巴沙一連串的詭秘運動後，土耳其竟然打起俄國來了。聯合進步黨固然是講親德，而土耳其軍隊則因了久經處在德軍官訓練之下，也早已沈湎在德國的軍事理想中了。

德國人對於土耳其的加入中央軍方面作戰，曾概允了許多條件：保證將土耳其已經淪亡於英國和意國的塞激勒斯同愛琴海裏別的島嶼還給她，土耳其的領土和勢力範圍准她擴充到亞洲，土耳其在埃及得重樹起充分的主權，當時在俄國支配下的高加索全部，包含名貴油田和裏海上的巴庫，黑海上的巴吐姆兩埠在內，概行給與土耳其。

一般土耳其人當然不會全信德國的慷慨他人之慨，但是他們也將計就計，不妨利用德國去發揮大回教的一致意識來開濕托曼土耳其人也佔一部的圖蘭尼民族復興運動的嚆矢，而恩佛巴沙他個人更是夢想着建設一個從蒙古草原到愛琴海和地中海岸包含亞洲的蒙古韃靼人一起在內的大圖蘭尼同盟。

德國則更是在旁推波助瀾，終於將土耳其也決定了加入中央軍的命運裏去——這是俄國所

恐懼而惱怒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看到也有幾層解釋，原來尤其在十九世紀年間，渥托曼政府對於少數基督教徒的態度在多方面都是不表歡迎，終於產生了格爾斯東當日及日後世界上傳說紛紜的「緘默」土耳其人所主動的亞美尼亞慘案來。實際上土耳其人要是任他自由自在，不用宣傳或狂熱去激惹他暴發民族的仇恨，那末他實是一個非常和平而可愛的人民。可是從十九世紀初頁，一直在大加查林繼承者保而一世時代，俄國機關人員看想高加索時節，偏偏用盡心計來挑撥土耳其人同亞美尼亞人間的敵愾。關於亞美尼亞慘殺案大部分的責任，那末俄國外交部是不能辭其咎的。

從大戰開始時節，俄國想佔有君士坦丁堡和韃靼雷斯是公開的祕密，土耳其人便將據報所得關於這事的英俄協定用來作宣傳的資料，去挑起攻擊協約國的感情。不過正式的宣戰要延到一九一四年九月才告實行。

土耳其的參戰卻替英國弄僵了。原因是她不單是被迫得要去保衛她同帝國各埠漫長的交通，而且她同時更得在阿剌伯同美索不達米亞取起攻勢，以便一方面阻攔土德軍隊佔領埃及同蘇彝士運河來割斷她通印度的路，而他方面去抵擋土德軍隊經過底格里斯和幼夫拉底西流域達到波斯灣——那正是迫近印度和最易惠及英國的一點，而且也是密邇英國在西南波斯及取石油主要來源的地方。

結果則英國須得立刻組織兩批遠征軍來對付。第一批以埃及爲根據，在阿倫貝將軍指揮之下來防備蘇彝士運河，經過漢志同敘利亞前進，以佔領到大馬斯寇的鐵路爲目標。至於埃及則因爲中央軍不便從海道進攻，倒也很安穩的在英人手中。

第二批遠征軍在毛特將軍統帶之下，以取得波斯灣同印度聯絡爲根據，以防備土耳其假道摩色耳、報達、貝斯拉而迫近的波斯灣要隘爲目標。這批軍隊幾乎完全是英國在印度的忠誠人民所組織、設備和維持的。

除了這兩批軍隊以外，英國的陸軍部又編制了到韃靼雷斯的遠征軍和佈置了勞民傷財的蓋列波列軍役。蓋列波列一役雖則沒有成功，可是在協約國的眼光看來，也屬不無少補。原因是多立一條戰線多少終可以分散土耳其人的勢力而阻止了他們足以危迫埃及和蘇彝士運河的強烈攻擊。

土耳其在一開頭時候，在她自己前線上講來實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原因是她同時須抵擋的敵人實較任何其他參戰國爲多。在高加索陣線方面那末有俄國軍隊來恐嚇正沈浸在民族主義和心懷離貳的亞美尼亞；在君士坦丁堡方面那末只有協約國管理不善的蓋列波列軍役才給了土耳其人一部分的安全。可是在保加利亞陣線方面，那末土耳其人和新仇敵保加利亞人去做了方麥根生

將軍攻打塞爾維亞的爪牙。

方法根海因將軍在亞洲土耳其同阿刺伯方面動作，率領兩部軍隊；其一以大馬斯寇為根據，來進攻阿倫貝的軍隊；其二則以報達做了大本營。在先，土德軍隊因了他們處在一般不忠誠的土著國家裏面而極感不利，像敘里亞陣線是完全戰在非土耳其人居住的地方。阿里坡和大馬斯寇則又是阿刺伯地區。重要港埠貝羅脫作為京城的李貝奴那末又大半是基督教徒住的，巴勒斯坦那末除了阿刺伯佔優勢外，又有散在各處的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及少數土耳其人居住，漢志鐵路一直到麥地那地方，那末又是大部處在傾向回教主而無與於土耳其的先知後裔麥加長官胡賽手中。

底格里斯和幼夫拉底流域則除了土耳其人和哥志人集中的摩色耳外，都是阿刺伯人住着，他們中泰半是一種遊牧民衆。除了報達、摩色耳和貝斯拉三城的人民親近土耳其外，其他部落都是心懷離貳的。在上述這些城池以外，那末美索不達米亞有幾個中心除了所謂回教聖城以外，他們的民情習俗多半是傾向波斯的，對於大戰的雙方交戰國都是不表什麼同情的。

在其餘各地那末有一般遊牧的貝徒因部落散居各地，他們絕沒有民族上種族上的黏合力量，和一致意識。他們卻同時都受了英國軍和土德軍的利用，結果則美索不達米亞成了兩軍的軍事焦點。大戰初期英軍便佔領了底格里斯河口的貝斯拉，因此便攔住了敵人進攻靠近底格里斯河口英

波石油公司阿貝登商埠的嘗試。不過這次軍役在全體講來進展極慢。美索不達米亞的遠征軍固然以印度做最近的資源根據地，不過就這裏地質和氣候講來，也真是困難異常。記得某次曾有一批英軍在底格里斯河、哥伊兒、阿馬拉地方組成的一條狹狹的半島上中了埋伏，結果則在塘山將軍指揮下的八千英軍經過了長期圍困後，全部被土耳其人俘擄了去。

直到一九一七年春，英軍方才佔領了報達。摩色兒是土耳其人在美索不達米亞領土最後堅守的城池，直到大戰休戰前三日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這天，方才投降，直到休戰後的一星期方才由土耳其在墨陀羅另簽了休戰條約。

在敘里亞地方情形便不同了。土耳其人在那裏除了與李貝奴一大批離忒的基督教民羣和在戰前早已傳佈着的阿刺伯民衆運動的空氣去輯睦外，簡直沒有辦法。

自從遭十五世紀渥托曼克服以來，阿刺伯人民素來是沒有一致意識的。到了十九世紀下半年，年深痛於土耳其的統治時節才顯出了真正的民族運動來。不過當時蘇爾旦阿勃陀哈密的大同敎政策正在盛行，還足以制止了這種傾向。可是這大同敎運動只不過是亞洲人在進化中的一個階段，牠在渥托曼帝國裏的勢力，經少年土耳其人提出所謂渥托曼化的程序後，便受了一次嚴重的打擊。

大戰暴發之際，阿刺伯本部早已組織了阿刺伯國民委員會來對抗聯合進步委員會。在敘里亞和大馬斯寇地方，土耳其人倒也能夠壓制阿刺伯的膨脹，而且因了到麥地那的鐵路在他們支配之下，也足以控制漢志地方。小小的夷門親王國一向是一個土耳其刑事犯上的殖民地，所以也在土耳其重重佔領之下。不過在阿刺伯半島其他各部，那末對於土耳其的蘇爾旦也只不過保持名義上的忠誠，即使不實在敵視，也只好算是中立的。英國方面則因為控制了波斯灣緣故，在半島東岸頗佔優勢，其餘中部阿刺伯幾個君主只不過是部落裏的會長罷了。

此外在渥托曼帝國稍為進化的各省裏固然是沒有相等於阿刺伯的運動，可是那裏却也有一種對土耳其族強烈的仇視和一種純真的獨立的精神。此地正好做反抗土德在神聖之戰中來合一回教世界計畫的原料，也是幫助英國遠征軍在敘里亞軍役裏惟一的目標，所以英國人便利用了這些情況，向阿刺伯挑起了反抗土耳其統治的宣傳。

在民族叛變中，麥加長官胡賽便被舉了領袖。他雖則做恢復阿刺伯帝國而自為首領的迷夢已經多年。可是在先他還是猶豫不決，究竟他同他的兒子阿里、斐薩、阿勃陀拉和瑞特要否加入到協約國的命運中去。

韃靼雷斯一役的失敗並不增加協約國的國威，而且在攻陷控制蘇彝士運河的伯那半島以外，

英軍簡直也沒有什麼進步。經過了土耳其人的急轉直下，才決定了胡賽的加入協約國去作戰，原因是根據協約國領館裏秘密的檔案上說來，在敘里亞的土軍領袖其默耳巴沙確曾爲了攻擊阿拉伯民族運動領袖而一度將當地陷入了恐怖時期。

結果則麥加長官同在埃及的英國高等委員開起談判，由英國代表協約國允許胡賽以某種條件，雖則雙方沒有正式協定簽訂，可是這些談判便貽日後土耳其人攻擊英人破壞信用的口實，即阿刺伯半島迭次生出來的糾紛和迄今尙構成近東政治安定上一大危害；在這些談判方面也是不能辭其咎的。

胡賽與英政府的函牘往還幾乎支持了一年。他爲了希望報答長官政府方面的軍事幫助起見，修了一封書信要求承認將來敘里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全部阿刺伯半島獨立時由阿刺伯做回教主。偏偏英國輕描淡寫道：「在脫離德國人和土耳其人羈絆而得到自由的阿刺伯人裏面，要是沒有中心的組織，在英國是不願和他們來議和的。」埃及的英國高等委員更進一步道：

「除了土耳其人佔優勢的滿雪那和亞力山大力太，以及基督教徒爲主的敘里亞沿岸（高等委

員這標高）以外——凡是承認上述修改而對於我們同一般阿刺伯首領現存條約不表出入者，

我們便接受這些疆界和四至，而且在這些領土部分以內，英國在不妨礙她的協約國（法國）之

下，儘可以自由行動，我敢代表英國政府予以下列保證來回答你的信：承認上述修改者英國便預備去接受和幫助麥加長官所提議的那塊疆界四至所包含的領土以內一般阿剌伯人的獨立。」

這封信更規定將來阿剌伯王國應該受英國的忠告指導，而阿剌伯人更應該承認英國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特殊利益。據我們所知，那末此外也簡直沒有正式的條約簽訂，也沒有固定的結束，不過以後發生的事件那末却也表示出：既然阿剌伯人和協約國間的關係沒有解決，阿剌伯人也只好深信列強方面爲了報答他們的合作起見，當然也會保障而去允許他們獨立的。

可是在實際上這些談判正在磋商之際，協約國內部像俄國、法國和英國之間在一九一五年春彼此訂了不少的協定來瓜分渥托曼帝國。在其間一件協定裏，俄國的要求君士坦丁堡也被允許了。再有一件協定中，更將亞美尼亞同哥志斯坦允許了俄國，安乃托里亞、細亞細亞和敘利亞沿岸則允許了法國。後來意大利要求的分贓也答應了，她在紙面上更取得了小亞細亞直到阿台那和斯滿那的權利。至於英國則取得南部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沿岸的海發和愛高等埠。

英國和法國間有名增補的雪克斯勞孔脫協定，將阿剌伯全部分成爲五色地帶。表面上英國是致函胡賽聲明她確切承認阿剌伯的權利，實際則五色帶中紅色帶與藍色帶則歸入英法勢力範圍，

而櫻色帶的巴勒斯坦則作爲國際地帶。

這些協定在胡賽方面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即是對於全世界也是守口如瓶，從未吐露；直到一九一七年底被共產黨宣佈以後，方才傳流出來。

胡賽他處在閃蘆中，依舊直指望英國滿口允許的。一九一六年春，土耳其人和德國人計畫利用阿刺伯來做在紅海和非洲沿岸行動的根據，愈顯著了。胡賽覺察到這種動作等於去受土耳其的支配，於是便決定了他的命運，投入協約國方面去。

經過了著名大佐勞倫恩從埃及及派出來的一批英國軍官的幫助後，便掀起了阿刺伯的叛亂。在這次叛亂中胡賽第二個兒子斐薩便奉領了一批雜牌軍隊同阿倫貝將軍的部隊取了合作行動。

截至一九一六年底，所有在漢志孤立的土耳其駐兵都被掃除了，麥地那是被圍困了，麥地那和耶路撒冷間的鐵路更是他們取攻勢的中心。這批阿刺伯兵，以輕騎爲主，時常在土耳其左右兩翼方面出奇襲擊。經勞倫恩和同事們巧妙指導下的阿刺伯宣傳後，更將交戰區內阿刺伯部落逐部的收服了下來。

耶路撒冷在一九一七年秋天攻陷以後，在阿刺伯各國更起了熱烈的政治騷動。一九一八年秋天取最後一次攻勢後，又在休戰前一月佔領了大馬斯寇；雖則他們最大的幫助是在政治方面，可是

阿刺伯軍隊的作戰和在軍事上的幫助也真不小。麥加長官將英國之事引爲己任一節終於引起了整個阿刺伯來反抗土耳其。

從大馬斯寇的陷落，於是老大的渥托曼帝國的打倒也可以指日而待。到大戰告終時節，從前土耳其在亞細亞的領土大半淪入敵國之下，像敘里亞、巴勒斯坦、漢志、美索不達米亞、純粹土耳其的細里細亞省，甚至安乃托里亞各部，和君士坦丁堡都被協約國佔據了去。

上面既將參加大戰的亞洲各國大綱地論述一過，我們且再將所謂中立國的也來敘述一番。講到中立的那末只有亞洲西部的波斯和阿富汗兩國。在大戰開始時節，波斯國正有衝突的刺激，志不定，她在官方上是宣佈中立的，可是她終脫不了世界衝突的交戰場合；實際上她在大戰中的損失要較任何中國或日本的交戰國還要厲害。

在一九一四年我們所見到的，那末波斯的外交關係是處在英俄兩勢力範圍之下。她的西疆銜接土耳其，正做了德國機關人員的目的物。這批間諜最想在中亞方面掀起對俄叛亂，至於經過了波斯和阿富汗來攻打英國也是他們惟一的目標。

結果，則一啓覺時俄軍便從高加索侵入北部波斯去抵擋那方面的土耳其人，他方面則煽起住在土波邊疆東部哥志斯坦的阿細里亞基督教徒去反抗土耳其主權。這批俄軍裏更有一小部英軍，

加入協助。

關於最小協約國阿細里亞的全部故事我們並沒有工夫來詳細敘述，這是世界大戰中插入的最可悲的一幕。阿細里亞人他們自認是在賽那克列勃率領着之下，「像豺狼搏羣羊」去打舊太王國而建立尼尼維故國的子孫。不過在現在講來，他們只不過是東方最古基督教徒的一種，他們的宗教是屬於奈斯托林 (Nestorian) 的基督教中的一派，在涅托曼帝國之下他們本來是幾乎享受完全自主的。他們的組織採取家屬制，由一個國王而兼家長的西蒙主人——麥希門——治理着。多數的阿細里亞人雖則住在波斯邊疆烏魯米亞湖周圍，但是一大半的人也同哥志人一起住在土耳其哥志斯坦的東部地方。

俄國人知道他們是可以在高加索出一臂之力的，所以便誘引他們加入協約國而由俄國軍官去組織雜牌軍隊，這些雜牌軍隊在俄軍敗退後依舊在俄人領導之下，對準土耳其人混戰，直到一七年俄軍最後解體為止。即使在這時節，他們還是依舊攻擊土耳其哥志人，直到後來勢頭不支，才漸漸退入波斯領土。在那裏重被敵軍包圍後，全部逃出火坑，才免了盡被屠戮之患。

他們的家長被一個哥志領袖殺害，繼承者只不過是一幼小孩子，經他姑母蘇麥海嫩統率了七萬餘衆，方才達到了當時在英國控制下美索不達米亞邊疆附近的海曼敦地方。可憐他們一路都被

土耳其人和哥志人攻擊着，部衆減少了三分之二，成年子弟都在衝鋒陷陣中被敵人慘殺殆盡。國裏的殘餘人員最後在美索不達米亞邊疆一個營盤裏集合起來，那裏正是當今伊拉克王國的所在地。

在大戰初期，英軍爲便利在美索不達米亞軍事行動和保衛英波油田起見，在波斯灣一帶佔領了幾塊地方。照中央政府講來，他們在先原是求得足以阻擋德赫蘭朝廷裏德國陰謀家的行動本就可以停止的；偏偏英國人正和俄國人一樣，他們老是去干涉波斯的主權，以致一派土德人物在暗中也益發努力活動了起來。

到一九一六年間，朝廷裏的德國勢力弄得炙手可熱，而一批德國機關人員，尤其是華斯墨斯其人的名字，在部落中幾乎無人不知。他們製造了一般強烈的感情出來，弄得波斯簡直也不能不加入中央軍裏去。不過處於高加索邊疆裏海臨近和受俄軍壓迫的北境却不能這樣隨意。要是左袒德國吧，那末德赫蘭即可以立被攻落。在此兩難之際，只有遷都到舊京伊斯法漢來避難的一法。當十二月十四日波斯王正在德赫蘭從土德機關人員控制下的守衛軍護送出亡之際，英俄使臣却趕到宮廷去誘引年青的波斯王愛姆特叫他不要取這種決絕的手腕。

這個當口，英國除了油田以外，英國在南部波斯方面還不肯將別的利益範圍捲入漩渦裏去。所以潘賽雪克斯爵士便奉命帶了一小部印度軍隊到波斯去維持秩序和開通商路。十一月間，他進入

南部波斯希拉茲城，組織了一批有名的南波斯來福槍隊去巡邏道途，維持秩序，對於未經軍事訓練的南方波斯人倒也注入了不少恐懼上帝和英軍的念頭來。

使他最感困難的那末是一輩波斯西部山區裏的部落民衆，原因是他們自有其自己的封建制度，對於中央政府實際上是獨立的。好得就中有的被英人用條件買到了，有的則用武力脅服後暫時也告無事。交通方面則因爲修葺現存商路和新開的伊斯法漢到波希的著名臨支大道而也大有起色。

一九一七年三月，潘賽雪克斯爵士便由德赫蘭政府官方認爲波斯南區和中區憲兵的領袖，他手下的武裝憲兵包含一一〇〇〇波斯人，五〇〇〇部落民衆和一小部印度人組成的生力軍。他們都在英國軍官率領之下。

這種舉動實際上既是等於佔領波斯，對於她的中立是顯見侵犯的；不過英國人也自有他的理由來辯護此舉並不觸犯國際法律，原因是倘使英國人不這麼辦，那末土德軍也會去取這樣舉動的。從那天起，波斯的參戰當然是不再發生問題了。可是在休戰時節世界各國開始分配損益之際，波斯人覺得他們自己處於最不幸的地位。原因是俄國革命以後，在高加索前線的俄國皇家軍隊瓦解以後，波斯西北部的俄軍也掃數退出；可是他們在臨走之際，對於供應需索全不給費，反正在全境

之內造成了一種不能安居的情形下來。

西北部的哥志和土谷部落，他們對於中央政府是獨立的，更是到處虜掠搶劫，沒有底止，於是俄國人撤退以後爲協約國所棄和土耳其及哥志人所迫的阿細里亞人便擁到波斯邊境烏魯米亞湖附近。他們是一種軍國民，轉輾流離，迫於饑餓，早已隨遇而安，隨得而食。波斯人雖則派遣了雜軍和憲兵去攻擊他們，可是在幾次戰爭中，波斯人結果極惡，沒有成效。

至於波斯迤南一直北到伊斯法漢和銜接美索不達米亞的西部幾省則完全絕對處於英國控制之下。

波斯北部情形最是混亂，新共產黨的宣傳更是活動得很。所以英軍在攻落報達以後，遠征軍更輸送到波斯西北部去駐紮來避免俄軍瓦解後土德軍隊的乘機侵入。他們名雖維持秩序，多少自然也是毀壞波斯，不過較之前次沿路專事攻剽劫掠的俄羅斯和土耳其軍隊稍爲好一些吧了。

爲了國內肥沃之區受了軍事騷擾和農業衰落的結果，波斯在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間便陷入了一可怕的饑荒境遇中。關於死亡數目雖則沒有可靠的統計，可是這種慘遇的確是到處皆是，急性異常，就中北部波斯更其厲害。到大戰告終時節，波斯雖則算不來是一個勝利者或失敗者，可是她的國土是被蹂躪了，她的人民是白白地餓死戰死了，那時波斯正在英國佔領之下，她的命運便似乎

全在英人手中。

阿富汗在大戰中卻便宜多了，土耳其對協約國宣戰不久以後，一批德士遠征軍便開到阿京考物而用盡心力逼迫阿富汗加入中央軍方面去作戰。阿富汗的回教徒本有人希望他們在土耳其蘇爾丹兼回教主的一紙宣言後當可加入這次神聖之戰，可是阿富汗因了幾層原因，竟加入了協約國方面。

第一層講來，阿富汗在中亞對抗佔優勢的蒙古韃靼人方面有一種強烈的厄羊血統沈浸着。也同波斯一樣，這根本上民族的不同在歷史上的對抗大圖蘭尼企望早已不止一次。所以在大戰之際，伊蘭和圖蘭尼兩民族間的老敵愾終於劃分了波斯人和阿富汗人的同情心來。阿富汗王海別勃拉可汗是強烈的親英派人物，他每年從英國方面取到津貼金也有多年，而英國人在阿富汗的勢力範圍也早已被俄國承認了的。除此以外，俄國是阿富汗的近鄰，而且也是英國的協約國。

中央軍的間諜既不能經過土耳其侵入波斯，又不能煽動阿富汗人去叛亂來侵犯印度，他們便只好在阿富汗和印度邊境掀起幾次小擾亂來搗蛋。

猶不止此，他們的機關人員更以此爲侵入遠東的道路，所以大戰期中終有一批不畏死的德國間諜闖入其間，有時他們混在部落民衆裏面越過克什米爾向貫通印度的基盤關前進，有時則跨過

帕米爾到中國土耳其斯坦（按即新疆省）和西部各省去，有時則跑到西藏方面，在不丹、尼泊爾同拉達克方面宣傳宣傳，甚至將他們的勢力暗中推入到了西藏禁城裏面。他們足跡所到之地，便燃起了民族上和宗教上的火燄，排外的感情、叛亂的舉動等的餘燼，務求達到利歸中央軍而害歸協約國的目的而後止。關於這些在高原上的德國間諜和協約國反間諜的事跡正是有許多驚心動魄的歷史足供描寫。所以這些中央亞細亞諸國在大戰中雖則沒有直接份頭，可是他們也真同亞洲其餘各地一樣，覺察了同歐洲的密切影響。

所有在歐洲着了火的理想和幻像，在亞洲都也起反作用了。在歐洲前線打過仗的亞洲人更將他們帶歸本地佈起種來。對於西方禮尚和行爲則也加一些不完全的批評，他們終算是看見過歐洲的廬山真面目了。因了大戰情形而在亞洲多方面增加出的交通利器和滋長的工業主義更造出了新的題目而掀起了兩洲所共通的新運動來。不管你願與不願，東方與西方終於交接在一起了。

歐洲方面未嘗沒有胸襟開闊而覺察到休戰以後改善時期的可能，但是他們終於沒有實現出來。亞洲的歐化只不過替亞洲土地上面產生了一塊只經耕鋤而未會播種的田地，正預備人去下種和平或擾亂的種子。在下面我們便要看到協約國方面是怎樣矯枉過正的抄了後一條道路去下種，以至產生了從來所沒有的武裝收穫下來。



第五章 不戰也不和

當一九一八年三月間脫洛斯基和列甯會同德國全權代表預備在波蘭小鎮勃來斯烈父斯克簽訂和約之際，據說脫洛斯基是反對同盟國議和的，他便在兩國代表集合的房間牆壁上題了「不戰也不和」五個字。他的意思是世界上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天存在的話，那末他們與平民的俄國簡直沒有真正和平的可能。但是他這幾個字在別方面看來的確有些先知先覺之處，在凡爾賽離宮壁上這幾個字在任何列強的代表中何嘗不可以也這樣寫去呢。

自從一九一九年六月這天勃洛克道夫倫蘇在惡兆下替德國簽了和約以後，世界和平簡直沒有得到，反正歐亞間因了衝突所損失的生命正也與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的四個凶年中間所損的相埒。這其間的緣故是並不難找的。聯軍的勝利原本是泰半靠了採取自決主義和小國權利得來的，可是他們的議和却依舊建築在老大的帝國主義基礎上面。關於和平的慎思熟慮都被協約國自私利主宰去了。一般人對於千載一時的威爾遜思想既然戳穿了西洋鏡，那末他們的信仰入於叛亂。

和革命真也無所用其奇怪了。

協約國方面的許多秘密條約和協定雖則是因公布而搖動了亞洲對聯軍公正的信仰，可是在一九一九年初期到巴黎的古特涅賽法國外交部參與和議開幕之際，亞洲各國代表的胸中終算還是懷着滿腔熱望。在會中亞洲各國除了敗北的土耳其外，幾乎每國都有代表派出。

中國日本和暹羅也是協約國家，他們派了使臣爲全權代表。印度方面則由印度大臣忙塔高和兩個土著代表出席。波斯和阿富汗也派遣代表來照顧他們的利益。除了這些官方代表以外，各民衆團體方面也派出許多代表要求在協約國最高會議裏旁聽。阿剌伯人方面則由想建設阿剌伯同盟的漢志國王胡塞派遣薩將軍代表出席。亞美尼亞人則提出設立亞美尼亞共和國案。敘利亞人則派了代表要求建設一獨立的敘利亞國。在大戰中幾乎被剷滅的阿細里亞人則也要求自主。此外在世界上所從未聽見到可以分離的民羣也要求承認獨立自主和攤分新領土，或要求早已喪失的舊領土。

在這些言語龐雜和要求紛紜的和會裏，最高會議不單是須得與中央軍解決真正和議條件，並且還得替歐亞許多地方重行畫分起此疆彼界來；關於解決賠款方面那末不單要滿足大協約國的慾望，而且也要滿足替協約國出力的一般小協約國的要求。

最高會議本身則是由取得最後勝利的大協約國所組織的，內部意見正也紛歧異常，最重要的那末更須討論到將以往傳統外交政策和戰爭中產生出來的新企望，像威爾遜總統所提出主義調停過來。美國參戰雖遲，對於戰爭却也舉足重輕，而威爾遜總統堅決的人品終算暫時也多少根據了顯著的事實，將他的主義在全世界裏面安置了下來。

聯合世界上各國來做一個大家庭的各個份子而去消滅將來戰爭的一個國際聯盟的理想，在久已厭戰的人民方面確也是衆望所歸的一種呼籲。不過這在許多鑽營的歐洲政治家講來那末正是一件盜竊權勢的利器，在弱小國家講來却又當牠是取得保護與公理的機關。在第一次戰爭的反作用中，歐亞全境確會有一種純真而出於自願的熱誠去追求牠。當世界上弱小國家接受自決原則而把牠當爲聯盟的係論之際，甚至被征服的人民也視國際聯盟爲他們惟一的救濟，而在亞洲根本的攪動起來。每個人羣得以在他們本族裏面去行使自決主義，原是這新信條的根本原則，不過從世界上奮鬥而猶未得到結果一點看來，確也極難實踐。

第一格既是要處置德國在遠東的領土，則亞洲問題不得不在凡爾賽會議開始時即行提出。威爾遜總統在他國際聯盟計畫裏曾經提議所有中央軍的殖民地連他們所有不同民族或不同宗教人民所住的領土都當做國際聯盟的禁品，而委託先進國用代管地名義來治理。這種制度在國際政

治的理論上講來確是另闢蹊徑的措施；可是在實行上講來因為威爾遜固執的要將盟約作為和約全部之故，這種制度不啻設了一個迷惑的陷阱，把草率的世界便此落入了陷阱之中。

瓜分德國在太平洋裏的領土，則經過慎密的討論後由日本、美國和英國去實行。美國老是不歡喜目觀日本帝國擴充到密邇菲列濱距離的，可是英國在日本依舊是她同盟之下，倒也不便違拗日本的要求。不過在反日感情極烈的澳大利亞洲方面却倒也和美國一樣，雅不願日本的國勢迫近本土。

終於在最後決定澳洲去領了赤道以南的島嶼做代管地；日本則領了北面的代管地，包含軍事根據地和太平洋海底電綫中心的小雅浦島在內。

可是從前德國在中國的領土却不是這樣容易解決了。日本當時依舊佔據了山東省；她在一方面固然不承認她有繼續永遠佔領的心想，而他方面則又固執着這個問題，要由她單獨和中國去解決，原因是她以為中國接受的廿一條要求裏早已承認了她的佔據權了。

威爾遜總統確也替中國主張過公道，可是他終於屈伏在受英國幫助的日本之下，原因是會議裏協約國方面意見太紛歧了，以後也許會得危害到國聯盟約上去，而且他也不敢冒了大不韙去任日本退出會議，所以終於受了法意英三國左袒日本壓力的逼迫而拋棄了中國。

那時美國內部的感情是很講親華的，所以因威爾遜在山東問題方面不能抵抗外來壓力時候，對於國聯盟約所潛伏着敵意已告結晶，並且在美國方面已是首先暴露出來了。可是威爾遜在山東問題固然太軟弱一些，但是他在打倒日本人來建設民族平等原則的一樁決心方面則不但竟惱怒了他所沒有保障的中國，並且將他對亞洲其他各國一樣想去討好的日本也惱怒起來了。

在亞洲人目光看來這簡直是不公平到了極點，甚至爲了參戰而領土上極受便宜的日本人裏面也心懷失望。在中國人講來他們胸中也覺得這事比軍事上的佔領山東還要難受。中國不是情情願願的在大戰中出力幫助過協約國嗎？協約國當此嚴重之際，不是也情情願願接受她的幫助嗎？在印度方面情形也非常苦恨，他們所希望着作爲大戰中出力報酬的自治是很可悲的等於泡影了，終於由甘地認真去掀起抵貨和不合作的運動來反抗。總而言之，那末各到各處：無論民族上、團體上、國家上的一致意識，是益發嚴重了。

更有進者，那末凡爾賽裏俄國並沒有加入在內，所達到的決議似乎終嫌空洞而難垂久遠。至於俄國那末我們上面已經見到，她在共產黨革命之後同和議開始之前七月早已與德國單獨議和了。凡爾賽會議中間協約國依舊固執己見的，以爲俄國的蘇維埃政府終不過幾星期或幾個月的事務。他們對於西伯利亞方面哥爾却克海軍大將所設的反共政府雖則不認牠是全俄政府的代表，倒也

一半與他周旋，於是有關俄國問題的根本解決終於無限期的延擱了。

同時，日本藉口在俄帝國邊境維持秩序起見，將俄國在滿洲的租界警衛起來，而西伯利亞東部份則也被她寫寫意意的佔領了去。中國則也趁了俄國衰落之際，將她的蒙古主權重又申明轉來，而送了一批軍隊去做後盾。至於共產黨人雖則已開始在中亞細亞樹下了他們的主權，而從裏海到太平洋流行的無政府和混亂狀態在世界和平上倒也惹起不什麼大不了的事來。

當時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知道俄國究要在什麼時候或怎樣情形之下才再會在國際政治中去重顯身手，不過我們可以先下一個結論：關於亞洲的事情她遲早終不肯甘休的，而對於和平會議的規定也終有和她格格不入的地方。

對德休戰和簽訂凡爾賽條約中間已有七個多月過去了——在這些時期中協約國方面是舌劍唇槍陰謀鬼詐暗鬥着，在亞洲人目光看來，他們是早已喪失了國威。可是他們紛紛紜紜對於亞洲改造中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却還是一些都沒有解決——這便是從前組成渥托曼帝國諸邦的現狀去怎樣處置了。

在大戰中瓜分土耳其一回事早已由土耳其人和協約國於總休戰前的十一天在墨陀羅地方分別簽訂休戰條約解決。據墨陀羅休戰約看來，所有阿刺伯、敘里亞、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各部在

官方上早已稱作敵人的佔領地。這件事一早在一九一九年間解決一過，便是由每個協約國方面派出一個高等委員，隨帶一部軍隊進入君士坦丁堡。法國人則佔了敘里和土耳其省細里細亞，而英國訂了種種協定，英國的佔領軍則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則佔領了阿台里亞，南安乃托里亞各部和包含羅志在內的幾個愛琴島嶼；希臘則佔領了斯滿那地方。凡爾賽和平會議對於這些協定是沒有直接影響的；這種處置齊渥托曼帝國的領土要直到一九二〇八月才由協約國與土耳其簽字的式微耳條約中討論一過。可是在間接方面那末除了美國以外，凡爾賽條約爲了保全國聯盟約起見，却將約章裏面的委任代管地制度應用到近東方面去了。

在滿腔熱望的國民運動者心裏自然是除非近東解放出來的人民完全獨立決不滿意，不過大多數的人民卻也自以爲不能自立，倒也有承認被人保護之必要。不過像敘里亞和阿刺伯方面那末要是代管者在先不將他們當做供給慾望的工具，那末這種代管計畫倒也不致會被人不歡迎的。

法英兩國解決了各自的佔據地和勢力地帶後，便在這些地帶方面着手去組織合於他們自己政治胃口的行政。關於他們倆從最高會議裏取得的代管地，在疆界上他們時有爭議，直到兩年左右才達到一個雙方合意的協定來。

英國得了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兩代管地，和法國得了敘里亞代管地後，關於當地人民的

願望是不顧到的，巴勒斯坦代管地是英國爲了要去實踐她在大戰時間對猶太人立誓去助他們建設猶太故國而得來的，却因此而激怒了在巴勒斯坦一大部阿剌伯人的感情來。敘里亞的基督教人民則也聲言法國爽了約而不去建立一個敘里亞國。一般希望英國日後去幫他們建設一阿剌伯同盟而在敘里亞一役替英國出力的阿剌伯酋長們現在也覺得是上了協約國的當了。沒有一國是滿足了慾望。而阿剌伯的滿腔熱烈更是等於幻影，苦惱異常。

這樣瓜分在古代國際關係的理論上也許會這樣做去，可是在曾經聽見過威爾遜總統宣言裏頭而也是根據和平的自決原則的人却不是這樣易欺了。

討論怎樣去處置依舊在土耳其支配下的涅托曼帝國的式微耳條約也是同樣的等於幻影。這件條約不單是強迫土耳其人去承認佔領地域已定的處置，並且實際上更要求她去承認小亞細亞本身的分裂。這件條約由協約國起草，所有關係人民都未參加，只好算得一紙具文。舉凡土耳其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剌伯人和少數基督教徒他們都是受約中條款影響的，可是都不曾得到參加談判的許可，簡直沒有嘗試去促這些條款的實行。世界上要再比這件條約還要給人棄如敝屣，再要比這約有更大結果的，恐怕也是絕無而僅有了。

這格和平原本是想一勞永逸去解決土耳其問題的，可是却不料在近東方面反產生了公開的

戰爭——簡直是協約國方面兩個委任統治者的戰爭——新土耳其反抗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在小亞細亞方面詭計的新約固然簽好，可是亞洲各國聯盟的可能核心也因此構成了。

協約國在近東方面不滿人意的解決，足足費了靠近兩年的光陰，所有在這兩年之中，整個亞洲的討論顯出了西方一連串不足為訓的外交方式來。所有這些瓜分渥托曼帝國的協定，對於從前允許與近東人民的條約是完全直接抵觸的。無量數的軒輊、妒忌、惱怒和內訌在戰爭期間一開頭已充滿了宇宙之內，到今則也在亞洲方面流傳起來。迫在目睫的戰機又將歐亞帶入到了從來所沒有那樣密切的路上去。

歐化的步驟本已在過程之中，中途經了一種不自然的扭捩而更其起得快。既學得了歐洲的方法，便懂得了歐洲的動機，相形狎暱之下，有時更會產生侮慢下來。倘使協約國方面果真能夠切實去誠心合作，那末將來亞洲的事情也許可以改個舊觀，但是東方已經發現了歐洲的弱點了。西方的外交政策不再會令人害怕了；爲了英國陰謀而被拒絕在凡爾賽出席的波斯代表也將抵擋寇仁的方式運到本國去實行了；在式微耳吃閉門羹的土耳其也會到洛桑去自謀地步和自行支配了；中國人在巴黎方面所被拒絕的公理那末自南京案件以來對外也加以回敬了；日本在西方被否認與歐洲列強有等量齊觀的那末也開始在東方自謀至尊的地步了。

要是想去知道一些亞洲的新心理，那末我們須得將亞洲各國過去七年間發生的事變聚他們
捕來。這是必定要有個計畫去遵循的，那末就讓我們從地面變化最多的西部亞洲方面先說起吧。



第六章 回教徒的集團

大戰結束以來，一部近東歷史是一部列強方面縱橫捭闔、鬼計多端、誤會重重、荒謬舛誤的歷史。在荷渥托曼帝國方面講來，是一部戰爭頻仍、叛亂叢生、慘殺迭起、民族攻擊民族、宗教攻擊宗教、反動攻擊進步、民族主義夾擊帝國主義的一部歷史。這種發酵的結果便產生了一連串完整而廣播的變化。世界雖大，可是還沒有開始覺察他們的旨趣來。

一九一八年以來，政治變化方面最具體的證據那末要算一九二六年秋間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各國間相互訂立的保安的公約。這項公約正訂於墨陀羅休戰條約締結八年之後，在墨陀羅約中土耳其是悉被瓦解，波斯幾乎成爲英國的保護國，而阿富汗則幾乎又成了英國的藩屬。

這三個國家不單是結了一連串相互的協定，並且也同俄國結了同盟，顯出了造成西亞同盟的第一聲來。在此我們須得牢記：就是蘇維埃共和國同盟實包含歐洲、西亞、俄國間的高加索地方；中亞共和國包含以前的基發、布哈爾、土耳其斯坦諸邦，那裏的人民同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

小部分，在血統與宗教方面都是同源的，所以這張公約的編結，却正是西亞組成一堅固集團的嚆矢。這項結合的重要性完全靠託在參加各國現代計畫的成功與否以爲斷，而土耳其的成敗利鈍，更是舉足重輕。確實的，即使你說亞洲的一大部分是靠託在土耳其人好自爲之的去實驗自治能力，方面也不算言之過甚。

土耳其

歷史上能像土耳其共和國生起一類離奇枝節的實是寥寥無幾。現在土耳其總統兼解放主的凱末耳所享受的名譽和國威也決不是僅僅限於本國以內；你在回教徒地方，凡是教民所在之地，那末凱末耳的名譽沒有不傳遍遐邇而受人的敬愛。在 *Souks of Tunisia*、*阿爾保利亞*、*摩洛哥*、*開義羅*的陳列室、*伊斯發汗*、*加爾各答*、*孟買*和特里等地都可以見到他的照相。甚至在菲列濱的 *Moros*、中國的回教堂，中亞的市場上也都可以見到他的照相來。可是事實上講來，凱末耳這樣的被回教徒愛戴的却正是不久以前取銷三百年多年以來賦予土耳其蘇爾旦以最神聖不可侵犯的主教職位的人。他將土耳其裏面的回回主教的權力已加以限制了，收入也加以改削了，回教學堂也加以廢棄了，可蘭經律法也取銷了，所有教徒的職務也加以限制了。可是他雖則如此舉動，但除了取締回教國裏的

反動份子外，別的他都是悉力做去的。這緣故並不難找，他正是一個在將來去替亞洲人民和種族注入自由的新希望，理想的新模範，和民族主義信仰的新產物。

其餘的近東各地，大部都歸入新阿刺伯各部裏去，却沒有像這土耳其集團那麼幸運了。原因是在此嚴重之際，阿刺伯人裏並沒有發現像凱末耳一類領袖人物。他們政治上社會上和地理上的情形是完全缺少一致意識的。所以阿伯刺國民運動的結果除產生一個回教上的克林威爾——除傑特地方清淨教徒伊奔蘇特蘇爾旦外簡直沒有具體英物產生。蘇特的權力確也從波斯灣擴充到了紅海一帶，即各國人民景仰的先知麥加陵寢所在的中央阿刺伯一條廣闊地帶也在其內。

其餘舊渥托曼帝國所屬的阿刺伯各地則並未經過國際聯盟劃成代管地，而逕由法國和英國治理，享受了一種不可靠的獨立。

目前看來，土耳其的驚人進步和其結果正是在近東方面最顯著的事實。她的獨立之戰，在亞洲歷史上也許會像日俄一戰的生出一個轉機來。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屈服的墨陀羅休戰條約締結後，以前渥托曼帝國的土耳其領土像小亞細亞同塞來斯實際上都由戰勝國瓜分。以前開戰之初，英國所許與俄國的君士坦丁堡則因為帝俄皇室瓦解而爽約了，於是土耳其終於被協約國偷偷摸摸的結了許多協定，將她劃成許多勢力範圍下來。

要將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中間許多瓜分土耳其的公約協定和章程列舉出來，未免着實有些麻煩。土耳其的被人瓦解自然要提出抗議，不過協定終究是定了，抗議由你抗議，瓜分我自爲之實。實際上土耳其人除了逆來順受外，簡直真也沒有辦法。土耳其結此城下之盟，真也是在聲嘶力竭之後。全國的人力早已消耗在六年戰爭之中。要知世界大戰開始之際，正是土耳其同保加利亞爭鬥停止後一年多些光景啊。

土耳其軍隊，設備粗惡，饑饉過半，前線方面又損失了許多性命；君士坦丁堡的生活資料更是驚人。低等階級已鄰於餓殍。在安乃托里亞地方那末德國人在大戰期中已將所有食品盡行捆載而去，供給本軍食用。爲了一九一八年以來少年土耳其黨盲從的結果，弄得渥托曼政府更不得不去同二百萬的亞美尼亞人，二百萬的希臘人，三百萬左右的哥志人，各小部落方面幾十萬阿細里亞人等少數民族去安輯相處。在休戰條約簽訂之際，他們中間大聲疾呼地要求自主和獨立，經了威爾遜總統宣佈的自決原則後更其鼓勵了起來。

土耳其政府對於英法意等混合軍的佔領君士坦丁堡和三國的要求領土簡直無法拒絕。細里細亞則先被英軍佔領，繼由法軍佔據。意大利的軍隊則也駐在南安乃托里亞。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協約國更藉口爲保護少數希臘人起見，許可希臘出兵佔領斯滿那及其附近地帶。這些要求都由君士

坦丁堡孤立無助的內閣勉強允許下來，不過在安乃托里亞確不是這樣。

希臘人的佔領斯滿那委實是一種憎恨協約國的導火線。原來希臘人是土耳其的世仇，他們便是靠近五百年以前被土耳其征服過而從未同化過的皮瑞廷人子孫。在小亞細亞地方希臘人無論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終是少數民族。土耳其人秉承了古代酋長的天性，最是善戰而不善經商，經營權遷全由希臘人代庖。所有銀行商業製造地氈和出口無花果事業都在希臘人手中。西部安乃托里亞的少數農民更時常將他們的無花果同葡萄乾賣與希臘的經紀人。希臘人向不問武事，在戰爭期間，他們都留居家中，愈變愈富，而土耳其人則爲了替帝國拚命而越變越窮。

事實雖然這樣，可是希臘人在大體講來，和土耳其人尙屬很能相處，縱然時有慘殺案件，不過那只是由於中央政府行政方面想信了採取「分治」手段而生出了民族上和宗教上仇視結果所致。可是在大戰以後，希臘人方面正像其他各小國一樣，立刻傳染了民族的情緒。而海倫希臘人則更以爲小亞細亞方面的希臘人是他們同信仰和同血統的同胞，他們已經將西部塞來斯合併。在歐洲方面的土耳其，除了君士坦丁堡外，他們都要想佔有了。雖則他們在歐戰中並沒替協約國出什麼力，可是也想來坐地分贓，而英國則爲了不直接來反抗法國在近東的勢力之故，也樂得將計就計，替希臘人做了後台老闆。

經了當時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主張，希臘便得了佔有斯滿那的許可，可是卒因此而產生了以解放土耳其為歸宿的民族運動來。希臘兵在附近斯滿那徵外各區的暴虐行為，首先激起了安乃托里亞一連串的反抗下來，最劇烈的則有一九一九年五月沙遜地方第三集團軍向協約國挑戰和向中央政府揭竿而起的叛亂。曾在韃靼雷斯一役出名的少年凱末耳軍官使奉命從君士坦丁堡出發來制止叛變。可是他竟同叛軍結成一氣，喚起土耳其民衆共同奮鬥來抵抗外侮，叫起「土耳其人的土耳其」的口號來。

凱末耳的第一步舉措便是同了他們同志羅福貝（曾簽訂墨忒羅休戰條約的土耳其海軍大將）同洛桑條約談判中出名的伊沙巴沙來組織一個救國委員會的革命團體。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委員會在安秩姆集合，七星期後更在仙伏斯詳細會議，宣佈了替本國解放的戰爭，並且在一九二〇年四月於安哥拉地方選舉代表，出席國民會議。新國會立刻通過了有名的土耳其獨立宣言（The Missak Milli）。這紙宣言在安秩姆完成。記得凱末耳黨於安乃托里亞召集選舉中已大受打擊顯出奄奄氣息的渥托曼國會裏則也採取牠作了根本原則。

凱末耳黨的一紙宣言對於協約國不啻是一副挑戰牌，即是君士坦丁堡方面塞爾且手下大臣所被壓迫而訂立的式微耳條約也因此有些動搖了。

式微耳條約對於開天闢地就主張保全土耳其領土的國民公約各條無往而不相抵。觸這張條約而果真實行，那末土耳其在歐洲的東部塞來斯連同渥托曼、齊安得利、拿浦在內都要被割而去，並且除了君士坦丁堡和四周幾哩的領土外，土耳其必至弄得寸土不留而後止。海峽地帶的行政區當然也要與土耳其脫離關係。要是承認了亞美尼亞共和國和斯滿那的主權讓與希臘，那末土耳其的國家一定還要縮小到小亞細亞一小塊地方，決不會再像古時安乃托里亞一樣大小的。

所以當時式微耳條約宣洩出來以後，暹安乃托里亞地方都冒起了反抗的火焰，火星在回教世界裏各地射出，都傾向凱末耳黨一方集合了去。在凱末耳替土耳其獨立奮鬥的三年中間，西部亞細亞回教國家結合的根基也因此打成。阿富汗、波斯和布哈爾都同安哥拉新政府結了條約。印度地方的回印教徒也起來要求回教主職權的獨立。在希克伊耳、塞納西領導下的美索不達米亞叛亂，以及馬來地方的馬潑拉的叛亂，也從非洲一帶來響應凱末耳，替式微耳條約侮辱的教民吐口惡氣。安哥拉竟變成了每個信徒希望之中心。

正在此交點之際，俄國雖則同土耳其是世仇，可是蘇俄竟也捐棄了舊嫌來幫土耳其國民黨的忙。原來當時兩國的目標正復相同，蘇俄政府正也希望所有回教人民去攻擊殖民的國家——尤其是英國——於是雙方便開始了談判，而由安哥拉和莫斯科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簽了條約。同

時之間，兩國合作後，將協約國在原則上承認獨立的亞美尼亞也佔了先着。自從一九一八以來佔據巴托姆和巴庫的英軍也不願到凱末耳黨和共產黨逐漸侵向高加索的足以解決亞美尼亞的運命，而在一九二〇年放棄了特蘭斯高加索。英軍撤去不數月之後，土耳其人便和俄羅斯人攻陷亞美尼亞而將牠瓜分。一九二一年在高斯地方批准的條約中，土耳其人得了高斯而俄國人則得了伊利凡土地去建立了一個蘇維埃亞美尼亞共和國。

小亞細亞方面其餘的亞美尼亞人可是沒有像高加索的同胞那樣待遇了；原因是在叛變初期已有成千的亞美尼亞人被殺，成千的亞美尼亞人在叛亂中逃遁而被荼毒。爲了土耳其當局強迫出亡而死傷的還要多得不可勝數。流離出亡的亞美尼亞人便出奔到同胞最多的細里細亞去。在那裏佔領的法軍簡直也沒有辦法來阻止他們達到敘利亞邊境。他們努力維持秩序的結果，竟起了和凱末耳運動一樣的反抗下來，結果則更使其使他們倍感困難而不能支持。

同時之間，協約國方面覺察到須得有所措施。他們中並沒有將式徹耳條約來強制履行，所以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倫敦地方舉行會議時，起草了一張修正條約，要是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加入集議而並不拒絕接受這建議的修正條約的話，那末斯滿那的主權和支配韃靼雷斯國際委員首席地位以及別的讓與權一定會全行許與土耳其人的。

不過當時英國和歐洲一大部的同情心都是傾向希臘人方面。希臘人加入大戰最遲效，力亦有限，可是她竟忝稱了近東基督教國的保護者，格蘭斯東當日所謂「絨獸土耳其」的宿恨便在熱烈的戰爭宣傳中復活了過來，而恢復古代皮瑞廷帝國的理想則也在英國和歐洲一段神經過敏的熱心者目光裏面炫耀起來，比廉格兒和亞力山大王故土裏面則更其像煞有介事的冒起了一個大海倫的復活念頭，和一個新黃金時代的一線曙光出來。

迪克推多式的委尼瑞陸首相正是這新海倫帝國主義的代表，更其將運動加以推波助瀾。除了他老人家以外，那末勞合喬治的政治手腕也爲了法國反抗心目中應歸英國支配的敘里亞代管地方面的巴勒斯坦和特蘭斯局代尼亞而與委尼瑞陸的懷抱正復一鼻孔出氣。勞合喬治覺得他的公然反抗是難以成就的，在近東方面便利用希臘來抵銷法國的勢力。

也許他不曾先見到俄羅斯凱末耳同盟的危險，也許他不相信法國人和土耳其人會單獨的結約，竟然暗中鼓勵希臘人去拒絕考慮修正式微耳的建議。協約國正在這兒明槍暗鬥，和勞合喬治同樣薩凱雷舉行無結果談判之際，凱末耳黨人正已着手去組織國民軍了。

他們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爲了維持對希臘人戰爭而逐漸擴充的軍隊竟也冒昧地去抵抗一九二一年七月裏希臘方面的總攻擊。他們的俄國同盟則更幫助凱末耳黨人去制止亞美尼亞的叛

軍。

希臘人受了英軍供給的坦克車和毒氣彈後，頃刻從安乃托里亞一直掃蕩到撒哈里亞河岸而迫近到安哥拉地方。可是在那裏一受挫折後頃刻即行潰退。倘使希臘人聰敏一些，那末他們在這場敗北以後早就可以談判議和了。

同時法國人則非但不去幫助希臘的目標，偏偏在細里細亞方面撤兵，並且爲了自利起見，同土耳其人諒解後，便於一九二一年十月裏由法蘭克令蒲伊朗在安哥拉簽了條約。因了這張條約，於是細里細亞便歸入土耳其人之手，而目前土耳其敘里亞的邊疆便這樣規定下來。簽了這張條約以後，英法間的關係會到了緊張狀態。受英國教唆的希臘人和法國幫助的凱末耳黨足足費了六月工夫去預備最後的一決雌雄。

勞合喬治甚至在一九二二年夏間，命令希臘人開到君士坦丁堡，以便與那裏的英國最高委員哈林敦將軍合作後一鼓而攻下君士坦丁堡，可是經法國最高委員貝勒將軍本人守城後，希臘人竟不戰而退。這種英法間的遮眼門法，早已無人不知，要是希臘人不被貝勒準時而動和厲害的行動駭退，那末第二次的歐戰恐怕不難因此釀成了。此外在安乃托里亞苦鬥的希臘人也因了像野鵝般的被逐至君士坦丁堡之故，喪亡了三師人馬。希軍紀律很壞，經過當時伏在退兵地方指揮攻擊的伊斯

巴沙下令攻擊之後，更是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他們便趕向斯滿那總退却。沿路放火燒殺，擄劫姦掠，達於極點，只有土耳其人在亞美尼亞人退出小亞細亞之際所施的殘忍行為差堪比擬。

土耳其人便在九月九日攻落斯滿那，在佔領後的巷戰中，全城被焚，雖經美國、法國、英國、派出船隻將恐怖中的出亡者救了出來，可是人命已喪失得很可驚了。

對於這次斯滿那慘案的責任，從未有過差強人意的決定，雖經聯合委員會派員調查，可是結果並未公佈出來。

對於責任方面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雙方都堅不承認，根據最可靠的證據，那末斯滿那城池什九是亞美尼亞人放火焚燒的，原因是土耳其人固不願自毀其城，而希臘則也因為放火燒城後，非但出城的資料要被剝奪，而人命多加喪失後，對於退走軍隊給養方面亦有不利。在他方面講來，那末亞美尼亞人實際上並未出戰，他們絕不願希臘軍撤退，原因是希臘撤去後，本人便要處於土耳其老怨家手裏去了。

斯滿那陷落以後的一連串事變，便將歐洲丟到了一個嚴重刺激的狀態裏去。希臘的君士坦丁國王是因了軍事計畫失敗而被逼退位了，勞合喬治也不得已辭職了，勝利的凱末耳軍隊便頃刻佔領了忒微耳修正條約中所規定了環繞韃靼雷斯的中立地帶。這件舉動不啻是對協約國下一個直

接的挑戰，其實這正是協約國政府自己不是，要是他們能在近東糾紛初生之際採取了一致行動，那末包含全回教世界人民的戰爭當然可以避免的。此際，凱末耳便做了。「忠實同志的護法者」以前回教主的國威同他比較起來，簡直也不足數了。

於是英國便派出一批尋覓的海軍艦隊到韃靼雷斯；法國則也送出了一小部分軍力前去，不過她表明此舉是不來參加任何攻擊土耳其戰爭的。意大利、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也取了同樣態度。英國雖則未免有損國威，可是到此衆怒難犯之際，也只得同各國一致行動，同意了以後十月九日在牡丹尼亞簽訂的休戰條約。凱末耳則也同意在中立地帶撤兵，設法保護在安乃托里亞的希臘人和少數基督教徒，而以土耳其恢復渥托曼帝國在歐最末一塊東部塞來斯領土和包含斯滿那在內的整個安乃托里亞地方全行讓與安哥拉政府為交換。

牡丹尼亞休戰條約裏更規定一月以內在洛桑地方來召集一個和平大會，在這個會裏，與近東問題有關的各國都得參加。

洛桑會議在十一月廿日開幕，打敗希臘人的伊斯巴沙便代表了土耳其出席。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羅馬尼亞同希臘在會議中都有席位。所有列強中只有俄國一國被拒出席。她的代表只不過參加了規定君士坦丁堡為一個自由口岸，和開放韃靼雷斯供各國進出商務和海軍船隻通航的附加

海峽公約。俄國的被拒便引起外交大臣齊采林對列強提出一個抗議來。後來回想到俄國早已是第一個承認土耳其對君士坦丁堡的權利，承認在歐亞間嚴格上屬於土耳其的領土以及原本她首先主張的開放韃靼雷斯自由環繞黑海各國監督等事實後，齊采林才聲明俄國政府對於西方強國的霸佔俄國或盟國的權利是不得不提出抗議的一句收場話。

俄羅斯同她同盟國烏克蘭和喬其亞實站在土耳其的背後，在會議中同情海峽地帶自由的也佔了首席，所以俄國又依了從前的宣言，聲稱決議中如果沒有她去加入，或沒有議到她的利益的，那末她概行否認。結果則來日方長，糾紛又起。俄國爲了諷示「西方列強」起見，便自己先在東方各國的後方搗亂起來。關於這個政策的發展，我們以後在亞洲參互錯綜的事件裏看得出來。有些人叫她做蘇維埃帝國主義，其實倒不如說「俄國的歐亞投機政策」來得好些。

要想記載二月裏大會決裂的種種爭辯口角和十個星期後大會怎樣重開種種事跡，那是未免過於麻煩，不過條約的簽署終於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廿四日完成了。這洛桑條約便無條件的將安乃托里亞和東部塞來斯恢復給土耳其。這個新共和國在歐洲的領土則限定沿馬里惹河流域爲止。至於土耳其和敘里亞間的疆界則已在對法條約中規定，未加變更。安乃托里亞和伊拉克間的疆界則由國際聯盟決定，成爲問題的摩色耳地方則英國聲言牠是本國美索不達米亞代管地的一部。可是

關於亞美尼亞問題則絕未涉及，實際上因了土耳其作梗，和這問題已在立國的俄領亞美尼亞，和一九一四年及訂約之間亞美尼亞流民成羣出亡之際處置一過，早經蓋棺論定的了。君士坦丁堡則正預備撤兵了，韃靼雷斯則也預備開放給各國商船兵艦通航，土耳其的戰前債務也歸由舊渥托曼帝國各地分攤下來。

所有對於宗教上和民族上的少數人民，土耳其同意保護和予以充分的自由，土耳其同希臘間的人民強迫交換，至少在紙面上也將安乃托里亞純粹變了土耳其化，希臘的海倫化當然只局於中心。土耳其是自由了，比她從前任何各世紀都要來得自由。少數基督徒方面是不再有「不平等條約」了，不再有「保護國」了，不再有「戰債」了。

伊斯巴沙是土耳其首席代表，在通部會議中無往而不表現出他的折衝樽俎的才幹來；他在列強的競爭和嫉妒中相與周旋，直等到達到他的目的而後已。他是利誘辯論兼施，威迫周旋並用，終於弄得他的敵人精疲力盡而後止。最後條約上終於證明土耳其其外交政策取得了光輝的勝利。

這其間的作用較之表面上建設出來的事實都要來得深切。這簡直是東西關係發展的第一步。歐洲國威在此所受的打擊正和日俄一役一樣。法國方面則因為對土耳其早已言和，在經濟利益上固然佔了不少便宜，可是未免終喪失了好一些道德上的威嚴。英國則吃虧最大，她不但直接在幫助

希臘人攻打土耳其人一着方面失敗，並且在阿富汗、波斯、阿剌伯、埃及同她自己帝國的間接關係上也是徒勞而無功。洛桑條約正是趨向解放東方的第一步。

協約國在此緊張之際，便從君士坦丁堡方面撤兵，也許正是爲了覺察到上述這件事實的緣故。自然在土耳其人目光裏看來，那末土耳其人光復舊物正也是第一次目觀的示威運動。著者當時正在君士坦丁堡。在撤兵的前夕，君士坦丁堡裏面英法意三國軍隊正成了羣英之會，而博斯波羅海峽更是佈滿了三國的戰艦。

第二天侵晨，著者信步到準對博斯波羅的蘇爾旦宮 (Dolma Bagiche) 前面方場上，那裏一批協約國將官正在預備歡迎將次進來的土耳其領袖而永遠離開君士坦丁堡。小場上的羣衆雖則駢肩累跡，多得不堪，可是都嚴守秩序，而沉默異常。土耳其人更沒有像他們回教徒和阿剌伯伙伴那般喧嘩和興奮。嚴重而守禮的憲兵便替我們美國高等委員鬆開了一條路，使得我們對於每樣東西都可一目了然。方場上的三面由聯軍兵士駐足着，英國的湯麥軍面對博斯波羅，兩旁則是法國的波勒軍和被法國人所叫的意大利「麥加龍」軍。沿碼頭邊沿的一面是完全空着。碼頭外面正是博斯波羅的河水，照耀在太陽光中，一直綿互到了亞洲土耳其的岸上。

全部羣衆裏面肅然無聲——每個人都是靜心待着。突然之間，我們在遠遠地方聽見一陣不開

慣的軍號聲，一種粗糙而觸耳的音樂繼之最，後便是一陣踏足的聲音。

幾秒鐘後，土耳其第一批軍隊開進了方場，散佈開來，填滿了先前空陣地位。這些土耳其軍隊看起來活像老練之兵，面目薰黑，衣衫襤褸。他們的軍裝並沒有像聯軍那般齊整，都沾滿了過去戰爭中的血和泥了！

土軍駐定後，他們的將官和聯軍軍官相互寒暄致敬，繼則英軍便開拔前進。他們的服色經過土軍陣列而開向河邊，後逐漸消失模糊下來。那裏正停有汽船，預備把他們帶到在中流拋錨的輸送船上去。其次法國兵和意國兵也同樣撤退。土耳其軍則依舊沉靜的目送他們離埠，那裏並沒起一句呼號聲音，沉默不語，正較示威動人多了。撤兵進行極為迅速，在下午很早之際，所有聯軍艦隊都跟在英國戰艦「鐵公爵」號後面緩緩地駛出波斯波羅韃雷斯，望大海鼓浪而去。三天以後，土耳其主力軍便在斯庫台里地方越過了波斯波羅。於是一直從他們登陸靠近老賽拉哥列的底克傑起，到貝拉的哈皮兵房為止，沿路的欣喜聲，慶祝聲連綿不絕。全市都升旗鼓舞，歡聲四震，著名的蓋來太橋畔更牽了少牢來迎接開到的軍隊。這真是永遠不會使人忘記的一天啊！

洛桑條約不久由英法日三國批正，意大利繼之。美國和土耳其從沒有開戰行為，當然用不着簽什麼字。

所以在原則上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和土耳其現狀起變化的，在世界強國裏只有美國一國。不幸的，那末是雖則美國新近對土耳其締結紀錄復樹起外交上和領事上的關係以及一件商業上的協定，不過這些都是純粹臨時性質的，對於包含洛桑條約形式的條約却是還沒有締結過。美國方面這種政治態度固然是無足重輕，可是從行爲上的結果講來，那末不單在土耳其，並且在全部亞洲地方都有些不良影響，終於將東方西方間民族和宗教歧視所造成的鴻溝加闊了一層。

近東方面的和平雖則因了歐洲重大耗費而得到，可是公約中有幾點在許多熟思的人心裏，覺得確也造成了幾點嚴重的失着：第一、俄國人除了關於韃靼雷斯說過幾句話外，對於洛桑條約全未顧問，她當然不能受這約裏條款拘束。第二、聯軍方面並沒有履行諾言，替保加利亞在愛近海方面去爭得一個海口。關於老土耳其和舊阿刺伯領土間的疆界並未理直。而他們所批准了的土希強制交換人民協定簡直是比以前從中亞發動的大移民還要來得廣泛。

土耳其人也許正太忙了一些，顧不得這些失着的地方。他們得到了對外地位以後，立刻開始去整頓國內事情，這也正是一樁偌大工作！

在我們談到凱末耳和他同志在一九二二年以來所成就的事件之際，我們最好將他們在工作着手的原素去察看一下。這次土耳其政府的治理一般幾乎全係土耳其人的民衆，正是歷代以來

第一次，所有以前渥托曼帝國裏頭異族的部份，現在都經割去。小亞細亞的非土耳其人民都被放逐；也有的因為要避免成千同胞被屠殺之苦，而全行流亡。所餘的則因對希臘強制交換協定，也只好離開他往。至於土耳其人民那末連續戰爭已有十二年，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中間的獨立戰爭，更在國內革命中發生，叛黨的領袖都是反抗薩爾丹而目無法紀的人。

在大戰之中，土耳其軍隊更是極倒臺的。做德國人犧牲品，這般德國人將安乃托里亞所有的給養悉數捆載以去，和凱末耳軍隊的武裝窳劣，設備不周，半帶饑饉正是截然不同。關於他們掙扎奮鬥去造成國民軍隊而開到前線去作戰的全部歷史正是罄竹難書。世界上能與安乃托里亞凱末耳軍隊比擬的事情委實是沒有的。記得每個能夠掙一武器的土耳其人都加入了國民軍的行伍，父親與兒子則在一起作戰，有時候母親與兒女也加入共同奮鬥，一般未成丁的孩子也背了來福槍而穿起了裝彈皮帶；鄉間的婦女則去擔任組織補充軍，在沒有充分運輸牲畜的地方，他們更得自動去拖挽沉重的軍火車輛運送到前線濠溝裏去，要是軍火沒有，他們還得自行去製造起來。

戰後二年，當著者僑居於泰羅斯山中一小村時，居停主人是一個很和善的老土耳其農人，他生平替土耳其至少打了三次仗，他顯給著者去看怎樣和他的妻子在爐邊製造彈子，怎樣利用了空火油箱去製造炸彈來替本人組織而歸本人指揮的對法戰爭中一般雜牌軍隊去武裝起來。

土耳其人這種努力，自然要弄得安乃托里亞較前益發貧困。小亞細亞那裏從報達鐵路銜接通安哥拉大路的伊斯吉希里起，一直到愛琴海方面的斯滿那最富庶之區止，也是弄得荒涼異常。在和平恢復以後，廬舍早已都成了坵墟，只有安乃托里亞的南部包含細里細亞和肥沃的愛因坦勃地方那末才算稍免荒蕪。在水果同煙草收成特好的黑海地方那末簡直早已多年沒有人去從事耕種或收穫。土耳其東部方面則在戰爭初期也悉被俄人侵略，在亞美尼亞叛亂中也曾迭次遭過兵燹。他如瑞格羅斯山中自成部落的哥志人在老蘇爾旦時代原本是半獨立了的，對於國民軍的作戰簡直也是鮮有出力。安哥拉所在的地方那末更是幾乎全係沙漠的乾燥高原。那裏的農民雖在年豐也要啼餓，只有他們奇特的山羊和綿羊才出產了美麗的安哥拉羊毛來。

至於從社會和物質的發展上講來，土耳其簡直依舊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而土耳其人自己則更是一種農民兵士和少數大家庭的民族，但是一種下中和官僚階級的遺傳貴族倒也沒有，鄉村的集團生活裏也少有從他們遊牧祖先的部落裏面搬出來的。人民當中至少四分之三是不識字的，交通依舊和中古時代一樣。亞洲土耳其方面只有兩條鐵路——一條是有支線通到斯滿那和安哥拉的報達鐵路，一條是聯絡安秩姆和特蘭斯高加索的短路線。安乃托里亞通境的道路非常貧瘠，只適於騾馬而不適於車輛，農人對於汽車依舊當他 *Satan's Arabus* 看待。小亞細亞方面所有現代建設

的城池，真是寥寥可數。

當一九二三年著者在孔尼亞時候，見到市政方面的電氣工程則因了瑞士公司經營上賬款收不到之故，未在工作。在斯滿那地方則所有公務暫時也未經委任進行。在首都安哥拉裏面那末既沒有電氣，也沒有自來水溝渠制，更沒有現代旅館，可是人民則竟自二萬餘忽增到五萬，居住方面着實起了嚴重問題，所以參加國民會議的代表都得三四個人一起住在磚瓦製造而動搖頻頻的房間裏面。安乃托里亞全境省區行政依舊是在帝制弊政下面訓練出來的老官僚手裏。他們的薪水極其有限；雖經賄賂勒索也無法養廉。

君士坦丁堡確是一個現代的城池了；在此地正也像許多省城一樣，終有一批敏捷進步而浸染強烈民族主義的少年土耳其人，他們相信西方化和採取德謨克拉西的理想正是土耳其再興和執有圖蘭尼人民牛耳的惟一方法。不過這些男婦——其中也有許多婦女，像海列特愛狄勃她曾經在共和國之下幫同組織民衆訓練部；又像索克海嫩她在維也納大學醫科裏也有學位——大半都是上流階級出身的人。

銀行家、商人、工匠、同熟練工人幾乎全係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甚至在行政階級裏面也有許多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份子。他們所未侵入的方面只有軍界，所有土耳其戰爭中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

是完全不加入軍役的。土耳其人進入小亞細亞時原係戰勝者，所以他們依舊以戰勝者自居，利用了皮瑞廷人現成的商業和經濟制度去供應他們物質上的需要；一方面則他們依舊繼續治國、酣戰，正同他們以前跟了渥斯曼首領從中亞草原西向時所做的事業一樣。

所以要從凱末耳和他同志裏去找出一般同締造新土耳其的男婦只是少數。除非我們懂得這一點，否則要去估計或測量他們作業的進步，終是不可能的。至於要從民族上去斷定他們究竟有否行政上的天才，那未免更是太早一些。

在一九二二年底之際，橫亘於土耳其領袖當前的正是開宗明義第一件建設合法政府的問題。偉大的國民議會固然組成了土耳其的實際政府，但蘇爾旦麥美六世仍做了土耳其政府上當然首領。原因是凱末耳黨人關於處置蘇爾旦問題極表慎重，正維土耳其主權執在號稱握回教世界政教首領的回教主掌握，只好將此問題暫行擱置一下了。在他們奮鬥獨立期中是需要其他回教國家的幫助的。要是他們在先就將蘇爾旦罷免，那末他們一定會得受着失了埃及、印度、阿富汗和波斯等地回教徒同情的危險。要知各該地方在生長的民族主義中，對於教主的政治權力和回教在政治上大一統的老思想正是還未革除；不過在土耳其三年民族奮鬥期中，那末亞洲人種方面確也起了一致意識下來。凱末耳倒也變成了回教國家的護法者——他個人則更表現出了打倒西方帝國主義的

惟一勝利。在他戰勝希臘後，他簡直可以爲所欲爲。

十一月一日安哥拉國民議會通過了一條限制蘇爾旦職權的法案，於是政治上的權力便奪了過去。不過回教主的官廳則依舊保留，而回教主則改由國民議會中選舉出來。十八日以後，着末一個蘇爾旦麥美六世便趁了一艘英國戰船出亡到馬爾太去。翌日他的姪子愛名義上的嗣子阿勃陀麥傑便由國民議會宣稱了回教主。此際凱末耳的國威在回教方面早已至高無上，取消個把蘇爾旦職位幾乎易如反掌，只不過受些閒評而已。蘇爾旦終於變了一個無人注目的政治犯變了歐洲方面一半被人忘記的革黜帝王中的一個。當一九二六年他在聖里摩逝世消息傳來之際，在教民方面也只不過引起小小注意吧了。

蘇爾旦罷免以後不到一年工夫，凱末耳便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廿九日普選中舉爲新土耳其民國的總統。

實際上他是一個迪克推多而非總統，原因是土耳其裏只有一個公認的政黨——那就是民衆黨，他老人家便是主席，王黨份子簡直也不敢非議，力既薄弱，怎去抵抗，而一般民主黨則雖在幾方面對於小組織的凱末耳和他的同志自然也有種種傾軋，可是因爲鑒於方在乳臭的共和國的惟一機會只有統一而也不加反對了。要在一向處於東方專制主義和泰半不懂得「民主」兩字一個國家

去建設一個偉大而開明的選舉當然成不了什麼問題。國民議會在未採定憲法之前，先成立了一個國會，這個國會一方面則從事開預備會議，一方面又去開立法會議。一九二四年的春天這個奇特的國會倒也給牠草成了一件憲法。

土耳其的新憲法自然算不來是一個盡美的公文。憲法中主權屬於土耳其人民；由人民中選出來的國民議會則行使了立法同行政兩權。總統由議會中舉出，任期四年，他只有自己選擇內閣的權利。關於司法部分則名義上屬於議會而由獨立法庭行使之。公民滿十八歲後便享有選舉權。最有趣的是：「土耳其（Türki）這個政治上的名稱，包括土耳其民國的公民在內，對於民族上與宗教上並不劃分彼此。凡是生在土耳其的孩子或者土耳其人在異邦生出的孩子，以及父親久住在土耳其而本人希望在廿二歲時變為土耳其的人民；以及根據法律歸化而取得土耳其國籍的人都得算做一個土耳其人。」（第八十八條）

從上所引證的條文和第七十五條的規定看來，那末少數民族問題在理論說來至少終算解決了。七十五款文曰：「無論何人決不能因宗教、學派、儀文、或哲學上信仰的歧異而受滋擾。所有一般宗教信仰只要不去侵犯公共治安，搖動公共禮儀，抵觸社會慣例，違背法律者都得享受自由。」

同時之間，因了強迫交換人民之故，土耳其人很順利的去放逐了少數民族。自一九二三年底到

一九二五年初，土耳其和希臘這格特殊交易經過北極探險家兼國際慈善家南升博士的指使和威尼瑞陸的撫育後終於實行了。對於一九一三年和墨陀羅休戰條約的擾亂中間差不多有五十萬人民被放一點看來，那末這交換人民在近東最重要的問題方面終算是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了。

自一九二二年九月攻陷斯滿那後，足有八十萬以上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從安乃托里亞和二十萬以上從東部塞來斯避難到希臘。結果講來，在十年之中從土耳其、保加利亞和希臘放逐的人終在二百萬左右；這些人出亡以後，廬舍或則被人佔領，或則竟成坵墟，安插上極感困難；加以土耳其和希臘都願有同類的人聚處而終於將交換協定即刻締結下來。

斯滿那慘案以後，規定交換的人數比較不多。惟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則經特別規定五十萬個希臘人從安乃托里亞遞解，而三十五萬個回教徒則由希臘遣送，這事由各該兩國派遣的代表和兩個中立國代表湊足了十一個委員的混合委員會保護實行。

這格交換人民案頗著成效，尤其是在進行之中，生產率比死亡率高，更沒有什麼傳染病等作祟。實際上交換的人民是塞來斯和愛琴海各島的人民，相互移殖總共有三十五萬四千土耳其人，和十七萬七千希臘人。一批著名的救濟組織像國際紅十字會，美國近東救濟會，和土耳其紅半月會暫時確也做了不少工作去幫助避難人士，不過全部工作的負擔，則當然不能不由兩國政府肩荷下來。

要去講出十年以內人口增到二百萬的希臘人怎樣去解決他們難民問題則非在本書範圍以內；不過我們也可以說的，那末他們正在解決這過庶人口之際，土耳其人口問題却正是完全相反。

原來安乃托里亞便是人口不足之地，土耳其民國的人口估計僅有一千三百萬多些，據經濟專家聲言，那末當地簡直足可供應八千萬人口。運輸機關是非常粗糙，所以土耳其移民到安乃托里亞也極感困難。移民之中以農民最多，農民之中尤以種植煙草的為主，可是他們沒有器械、農具、牲畜——原因是全國中最適宜於居戶之處已在希臘人敗退期中蹂躪殆盡，從前富庶之區到現在則幾百哩村莊中，除了火後餘燼外，簡直沒有農居，沒有藏身之所。

土耳其政府便先設了一特別部（後與內政部合併）來解決居住問題，而議會方面則也投票核定一筆款額來建築暫住房屋，供給器械、種子、牲畜與移民。每省內的移民部都有一個本地代表，居住下來的人，一經指定地點後即可向本地局立即要求照撥。在理論上講來他們有權接受相當在從前居於希臘塞來斯、馬基頓時五分之一的財產，和二分之一的土地，要是他們中提出契約的證據，那末他們的書面要求更可由混合委員會存檔歸案，以便俟雙方交換人民終了而書面要求檔案整理就緒後，再行核辦。不過這只是莫須有的一回事吧了。同時這批居住下來的人對移民部一切供應分半年付款被還，到滿十年以上為止。

當一九二五年夏，著者末次在土耳其時，移民部預算每年支出五百萬土耳其列。

（二）約共合二百

五十萬美金，可是收進方面則有一筆額外指撥款子一百五十萬列，這是規定替移民建造新屋應用的。

著者曾訪問過斯滿那和勃羅薩周圍各地，那裏靠近有十萬移民居住着。他們大半住在從前希臘人放棄的舊村落或新團體裏，也有少數人依舊居在帳房或兵營之中。政府建設的小屋倒也很覺切合而舒適，不過因為牲畜和農具奇缺之故，幾乎所有住民只得種植一回煙草和少數蔬菜。

土耳其政府此事雖限於國帑，而成效頗著，不過在新來移居者方面講來，除非他們有大資本和大犧牲，否則依舊終不能在土耳其國土上立足的。至於因為整個的耕耘而經濟上的浪費也是駭人聽聞。在先幾座整個村莊中，有些是完全致力於蠶桑的，有的則從事於葡萄園工作的，也有全村的人民是完全做粗氈工人的。現在都荒廢了——桑村是凋零了，葡萄藤是不滋生了，生產機關都告停頓。熟練工人更是缺少，原因是安乃托里亞的工匠本以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爲主的。這種現象是在土耳其任何各地都可以看得出來。像在細里細亞那裏在人民整批撤退以後，幾乎沒有一個工匠留下來。著者記得在阿殆那的居停主婦，簡直因為所有亞美尼亞錫匠一齊出國後竟沒有方法去找到一個磨咖啡的工人出來工作。

大體講來，從馬基頓和塞來斯來到的移民無論在教育或智能方面確乎較本地土耳其農民高。

明得多。他們既興旺，生活程度自然也格外的高了起來。民族方面，他們都當著者是純粹的海倫人，而從小亞細亞出奔一批流民，則又以爲著者完全是屬於土耳其血統，原因是人民的交換，是根據宗教而不根據種族的。交換終了以後，許多土耳其人都以爲土耳其是一個同類相聚的國家了，在宗教上當然也變成同類的宗教了。但是從波斯波羅外傳來的物質，早已發酵了，新的元素對於土國顯然是別具重大影響。像巴爾幹上的土耳其人一種刻苦獨立的精神，在安乃托里亞人方面已是一向找不到的。

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講來，這交換政策在新土耳其共和國裏確製造出了幾層困難。原因是一批移到希臘去的熟練工人和毡氈工業，也許永遠去而不返，找不到替代人工，不過在他方面看來，安乃托里亞一般昏睡農戶中却也注入了不少的新血液過來。例如在著者訪問的勃羅薩附近幾個新村裏，一批住民居然也能自立學校，自聘教員。考這種流放小亞細亞方面的基督教徒的合理交換工作是在阿勃陀哈密領導下的少年土耳其黨導源出來的；在近東國際方面固然是藉此安定得多，可是土耳其却卒因此而返向亞洲去了；這個當口要是協約國的政策能夠立刻緊隨休戰以後變換一些，也許土耳其可以被人利用來做歐亞間的連索的。

土耳其的將來正在東方。她的中止對歐關係可以在洛桑會議中土耳其代表陰陽怪氣勉強允

許在休戰前已久居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依舊在當地居住方面一點看得出來。所以結果則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民依舊在十萬以上，不過君士坦丁堡的將來却只供後人憑弔了。這是顯而易見的，新土耳其政府正是盡力在縮小當地的商業上的重要性，而移其力於發展到斯滿那同黑海方面。君士坦丁堡將來失了商務或政治上的中心以後，一定會走入僅有一些小商人和舊帝國遺僚的歷史上的故城中去。將來土耳其和俄國間關於此事也許會訂立一個契約，也許由土耳其和沿愛琴海黑海各國訂立公約，由各該有關諸國來把牠連合裁判，都非不可能之事。這種趨勢可以從土耳其共和國的選擇安哥拉做首都，和土耳其勢力傾向巴爾幹方面看得出來。不過土耳其勢力的傾向並非由於領土的取得，而是由於她對於在國際聯盟庇護之下尚未得保障的小協約國去表示一種友誼合作的態度。倘使她將來有一日侵入歐洲的話，那麼她決不是用征略手段而是用政治結合的。

這樣一來，新土耳其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在現在已經很滿人意，並且她在近東的地位也如磐石之固，原因是她的對俄與對波斯阿富汗公約，對伊拉克與敘利亞的條約，對保加利亞與希臘的暫行調停等特殊結合，早已因了洛桑條約立了根基，而鞏固得無以復加了。

自從洛桑條約簽訂以來，橫亘在土耳其國家裏最嚴重的問題純粹是內部問題了。當國民議會

宣佈本會爲土耳其最高主權時，同時宣佈了回教爲國教和宣舉教主的權利。這些安排在表面上很是動聽，可是在實行上却終覺難滿人意。新回教主阿勃陀麥傑在接位以前，對於任何公務是向不去參加的；可是他就職以後，雖則他未嘗被人證明對於安哥拉政府有什麼不忠的行爲，可是對於本人在教門中做一個名譽主腦，倒也有些不大滿意。國民議會的努力減削他的權勢之際，他雖則不甘緘默，而盡力抗議；可是效力全無，也是枉然。

阿勃陀麥傑繼續在他美麗的蘇爾旦宮 (Sulma Borjoh) 裏安享榮華，接見來賓。他每星期參加公共禱告週一次，此外則便無聲無臭了。可是這種態度却不單引起了宗教觀念沒有像回教徒那般強烈的土耳其人的重大忿怒，並且更其引起了印度方面回教徒的憤恚來。他們也像其餘回教國家一樣，簡直情願贊成來撤廢蘇爾旦職位，原因是他們深信這樣一來，土耳其和回教主也許更可從西方優勢裏解放出來，不過他們對於安哥拉橫加干涉教主宗教上的權能和形體上的自由，倒也不大開心。

關於這個問題，所有印度回教徒幾於完全贊成後，寫了一封抗議書，由在歐洲以佔有跑馬著名而在巴黎和麗哇拉時髦府第出入類類的阿蓋克汗做了代表，向安哥拉政府提了出來。他的確是宗教運動的護法者。在印度數年，回教徒看來他簡直是一個神聖的東西。他在敘里亞、伊斯曼伊兒 (Ismail)

maeltes) 教派看來，更其是先知直接繼承者中伊美姆中 (Imams) 的一個後裔。

無論幸與不幸，阿蓋可汗的信原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送出的，可是在未到安哥拉以前，已有幾家土耳其新聞紙把牠刊登出來了。結果則政府以其效力可驚，採取了嚴厲的壓迫手段，君士坦丁堡則先成立了一個獨立法庭，出了傳票，逮捕了八百個人。其中五家土耳其新聞紙的編輯人員也是一起在內，就中一個判了三年監禁，以後經過稍爲減等；其他各人，則充軍罰款有差。

這樁條件據說後來水落石出了，其目的實在陰謀恢復蘇爾旦職位，阿勃陀麥傑固然查得並無蜘蛛馬跡，可是政府終於取了決裂手段，——將回教主加以撤除。

撤去回教主的命令通過後，阿勃陀麥傑和所有皇室中人以及他的侍從人等都被限在廿四小時以內出國。他同皇室中人尙未將個人所有拚擋就緒之際，已被一輛專車壓送向邊境而去。

皇黨的出國並未起甚風波，在君士坦丁堡的人簡直更少有人知道，直到此事傳佈出來，和教主已住到瑞士套列得後方才大衆曉喻。這是安哥拉政府在國內方面所取的第二種重大步驟。自此以後，土耳其的政治和宗教便分了開來；於是所有宗教儀式都受平等保護，而回教徒特別待遇也取消了。回教堂裏最根據虔誠的 Evkaf 制度，則由宗教儀式部支配，而 The Shariah 這部回教法典也由通過的新民法來替代。今日所有神學的學生，也同軍事學校裏的學生一樣的受政府保護。他們已同通

人一樣裝束，並不再行纏頭巾、着長袍了。

安哥拉政府的採取這種步驟，却並不是因為反宗教主義有同佈滿在回教主四周的反動派一樣的危害，實在是由回教僧徒的命令太尾大不掉了一些，像著名的舞蹈回教徒（Semaing Derv's Mevlevi）他們的領袖哲里勃簡直有權力去行使將渥斯曼征服者的寶刀去掛在教主身上的掛刀禮。

除了僧侶以外，那末還有幾個舊式家庭和幾個保守團體，依舊效忠於蘇爾坦——回教主，不過大體講來，取消回教主一事在國外固然引起了劇烈辯論，在國內則確未大驚小怪；可是即使這樣，在回教世界裏確也並沒有像一般不熟悉教主職位和回教新傾向歷史的人所逆料，起什麼偌大霹靂。關於這點，以下再談。總而言之，那末這件問題至少在土耳其裏面確屬沒有重大影響。

最重要的問題是在土耳其和英國爭權的摩色兒疆界問題，這問題在洛桑會議條款中會規定由國際聯盟去解決的。聯盟中便派了一個委員到伊拉克去調查這個糾紛的領土。經過竭力調查後，委員便決定：倘使英國答應保留伊拉克代管地廿五年期限，那末摩色兒便當歸在伊拉克以內。英國便接受了這項判斷。海牙法庭也聲言國聯的判斷是應該遵守的。但是土耳其則雅不願接受此議。交涉幾月，終成懸案。英國和土耳其都是固執己見，不肯放鬆；在英國方面則同意大利結了公約，在萬一的戰爭中出面幫忙，土耳其則也更同俄國作一步更密切的結合來抵制。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

土耳其、英國和伊拉克簽了一張條約，接受國際聯盟會議中所定的疆土，而加以一二小小修正後，此事方才解決。在伊拉克住着的土耳其人都賦予了自願爲伊拉克或土耳其的公民權利，而土耳其人則更取得了若干財政特權，著名的像伊拉克政府劃出摩色兒舊稅收入的百分之十歸與土耳其的協定，以及他們南疆的一張保安條約都是。

同時當土耳其和英國幾乎爲了伊拉克問題醞釀開戰之際，哥志斯坦又起了叛亂，須得土耳其政府去設法解決。關於這樁事件，土耳其政府公然宣佈英國實經預聞。這些三百萬左右的哥志人在今日土耳其民國中原是惟一的非土耳其份子。據人種學家說來，哥志人是起源於厄羊種，也許是從古代蠻子和波斯遺傳下來，而從沒有被土耳其人同化過。他們深居在瑞格羅斯山中，依舊佔據了銜接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的小亞細亞東南地方。靠了善戰的精神和部落的組織，他們在渥托曼帝國之下依舊維持了他們的特殊現狀。他們以“Ahirer”自居——就是享受完全地方自主的意思。歷來渥托曼蘇爾旦們爲了本國民衆黨要內訌叛變之故，樂得讓哥志人去自維現狀，原因是在戰爭中哥志人也可以加入來支持皇室的。像在阿勃陀哈密之下，他們也曾被組成過海米地著名雜牌馬軍。這種僱用兵同俄國薩政府時代的哥薩克騎兵是一樣的。

可是入於共和國以後，他們的現狀變過了。他們也同一樣被選到一個政府裏去和別的土耳其

公民一起分配權利了。這是他們所並未領會或珍重的。在他們原是情願享受蘇爾旦治下自由自在過部落團體裏的封建制度生活的。他們正像地球上所有少數民族一樣，腦海裏也聽見過自主主義也頃刻起了一種「運動」（可是只限於少數領袖）要求一個「獨立」的哥志斯坦了。

在土耳其邊疆以外波斯的哥志人中也有同樣的叛亂，伊拉克領土裏五十萬的哥志人也是吵個不息，原因是他們對於任何賦予他們公民權而分配他們義務的新政府都是仇恨的。先前他們是不懂所謂國界的。他們部落中三分之一都是隨了季候逐水草而遷移，往返於波斯邊境，在那裏正像在新伊拉克疆界裏一樣，他們是並不把牠重視的。至於這些叛亂的直接原因那末是由於哥志人領袖歇克三的想取得信徒去宣佈自己爲回教護法主而喚起了神聖戰爭來。在這一點則沒有成就，可是他終於掀起了一次叛亂。經共和國方面竭了許多國帑和三軍兵力，費時三個足月，才把牠壓平下去。

在土耳其治下的一種人民叛亂恰好予了英國來替伊拉克爭取摩色兒的機會，正同叛亂之中土耳其人虐待邊境上阿細里亞基督教徒一樣，自然這是終遭人憤怒的。

洛桑條約簽訂以後，民衆黨的迪克推多職位可是德高望重了。這民衆黨繼續了一九〇八年產生革命的聯合進步黨的傳統政策。在國民議會裏正像從前土耳其國會一樣，並沒有什麼組織的反

抗；直要到共和國受了外界攻擊以後，黨員裏面方才暴露了紛歧的意見來。在先這些紛歧意見只限於批評內閣，可是在一九二五年大選舉以後，議會終於裂成三派。民衆黨依舊贊成凱末耳和他的同志去做絕對的狄克推多；墨陀羅休戰條約簽字的羅夫倍，攻陷斯滿那的雷發巴沙和許多從前聯合進步黨的信徒則組成了一個民主黨；第三者的人則另也組成了一黨。此外在一般保守主義者方面那末更有許多秘密的騷亂，他們對於政府採取的反宗教政策和掃除舊代習慣傳說都起了極度的惱怒和觸犯。

國民議會內的意見紛歧固然是繼續增高，可是在國家方面，却也不起什麼反射作用。土耳其民衆對於代議政治國家的強大權力從沒有起什麼一些些概念，這正像他們以前對於「民主」兩字不懂得是什麼意思一樣。記得著者一九二三——二四年冬季在安乃托里亞共和國宣佈後不久之際，常有一般農民相問：「常經許多人談及的這位“Tundhouriet El'Endi”（民主先生）究竟是誰，他是否就是相當凱末耳的國務大臣呢？」

政治完全操在少數人之手，而反抗派正也是這樣。黨爭都起於一批明白擁護凱末耳所制定的狄克推多職，和一批歡喜擴充這寡人政治的人。所以這只算得是派的戰爭而不能說是黨的戰爭。派鬥之極，則以前幾個聯合進步黨黨員竟定下了一個弄巧成拙的暗殺總統計畫下來，結果則事洩而

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判斷處決了十三個著名土耳其人。在發現這格陰謀以後，獨立法庭便對反對黨黨員提出控告，無數的代表、前大臣、和六個將軍都在內。就中曾經歷平過亞美尼亞叛亂的加秩加拉貝加巴沙也在內。有些較爲見機的被控者，那末已早於事先動身到了歐洲。

這樣一來，反對黨正中土耳其人所愛說的「鎔解」一個口頭禪了。記得在一九二六年初期，反對黨是原與政府合作，加秩加拉貝加巴沙也被舉了國民會議主席，而獨立法庭也經解散過的。不過在政府方面則却依舊像大戰中英國的「度拉」法案爲了保國起見，而宣佈了戒嚴政策。

當這些黨爭予政府以考慮機會時，四月裏並沒有像表面上那般嚴重，實際上雖有傾翻狄克推多職位，而也無所用其恐懼。要是凱末耳在日的話，狄克推多是決不會打倒的。土耳其人何嘗不因爲政府硬要改革而悲傷惱怒，何嘗不因了政府對宗教的態度和不顧到舊式禮俗而觸犯忿恨，不過無論他們怎樣的憤慨，只要一想到度誠擁戴的凱末耳，那末又舊嫌盡釋了。任何反對黨除非肯去蹈了動搖自己地位和共和國傾覆的危險，那末總統是終不會被人打倒的。土耳其對於代議政治的認識現在還是尙非其時的。確的，國會主義究竟能否撤廢一種開明專制也是尙屬疑問啊。即使像現在的歐洲吧，一批增加的狄克推多簡直對於政治上的德謨克拉西已取了一種挑戰形勢。

內部改造是安哥拉政府在過去三年中最努力的事業，雖則迭次失敗，舛誤橫生，可是就總額成

續看來，確乎可驚；不過西方各國裏的人民對於這點都不大注意，而只看到政府誥令裏變化出來的事迹。殊不知這種誥令都半是失之感情用事，擲揄頗仍，而有時也許是原本會滋生事端的。

世界上任何各國發生激烈騷動的命命恐怕都是比不上土耳其取消紅帽子爲國帽一事了。這令一出，各地風波頻起，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各大城市的帽子店更發生了空前的聯合來。當局更又下令取消政府機關方面終時侍候咖啡去浪費光陰的習俗，政府官吏都須穿着西裝，而且強迫他們採取姓氏來代替老式混亂名字，和略改父名爲名的名字。

婦女則在新憲法下面同男子享受同等權利了。在政府服務的婦女則更受強逼廢除面幕，對於鄉間婦女也盡力使她們去效法——在守舊各省中，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久以前脫蘭皮重的市政廳更通過了一條章程，強迫婦女拋棄「裹」(The Veil) 袴。這件事幾乎弄得市政分裂下來……終於脫蘭皮重的太太們依舊穿了裹袴！在他方面看來，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現代城市中的婦人那末比較進化多了。著者最不會忘記的那末是在一九二五年夏間君士坦丁堡爲了慈善事業起見，竟公然開了一個競賽大會，去選擇那一位女性的一副玉腿最爲美麗！

國民議會更革除了舊回教歷而採用了太陽歷法，規定所有回教齋期月份的起始則由天文台制定，而不再信從教堂中欽天監於發見新月便算齋期的報告了。

此外尚有許多可喜的章程，像檢驗疫病，撲滅瘧疾，以及其他有關公衆衛生的事業都是。議會更規定條例：所有將婚人民受了指定的體格測驗以後，檢定醫師更要在對舉行嫁娶的男女左腕加上一個印誌爲記。

關於刺激國家復興方面的努力，也真下了不少。所有商務進行，那末須以土耳其文語出之，教徒禱告亦須用土耳其文出之。一時外商因了他們的書記須用土耳其人之故，在先很爲受窘，而所有外國學堂和教育機關也規定須將土耳其文包括在課程以內。所有爭執的結果終於將幾個外國機關强行停辦下來。一批猶太學校有一次也是因了被命令禁用法文言語來做訓示之故，大爲受窘，偏偏要強他們去講希伯蘭話，殊不知這話極其難講，甚至除了老師宿儒以外，君士坦丁堡中猶太人恐怕幾乎沒有一個是會講希伯蘭俗話的！

在君士坦丁堡上岸的遊歷者更被強迫去任用官廳供給的引導去指導一切。記得有一次住在君士坦丁堡著者的一個美國朋友，因爲她指點剛在地中海巡洋艦隊登陸的幾個朋友，被官廳認她爲沒有執照的引導，遂爾加以逮捕！

還嚴厲一些，那末更有政府方面的限制貿易，和關於讓與權的態度等，這其間的守舊態度真是開倒車到於極點。其實這也有兩層原因：第一，是由於凱末耳黨領袖們在解放和革命計畫大告成功

而後邁爾夜郎自大起來，第二是恐怕外人幫忙後，難免不牽入政治陰謀，而重行努力造起外國的優勢來。

結果則議會裏便造起了關稅障壁，幾乎把輸入的許多外國製造貨品盡行禁止，而且關稅章程又是常常任意的改變。記得有一次君士坦丁堡正在裝貨之際，因為當局決議，所有領港要用土耳其公民之故，停止裝貨。殊不知沒有一個土耳其人是有資格去取得領港執照的！農業機械在土耳其極屬需要，原因是土耳其須得靠了農業出產才可增加國富，當地放款銀行雖經組織，但因資本不足，不便多多放款，而政府方面則誠恐流進外資，又躊躇着去借外債。

正因此故，所以在發展市政、開拓鐵路和國家富源幾項中比較只有少數讓與權給予外商。多年前蘇爾旦阿勃陀哈密非正式賦予美國海軍與將齊斯套的渥托曼美國拓殖公司讓與權，倒終算在一九二二年底經安哥拉政府簽署了。更有一批加拿大美國資本家則擔任去敷設從黑海到地中海的亞力山大里太灣通到安乃托里亞地方的鐵路網，此外礦務和石油上也有許多權利出讓。豈知加拿大和美國資本家方面關於這些利益爭執不均，工作也不依規定時間去進行，結果則讓與都被剝奪了去。

經這回事件以後，於是安哥拉較前更其謹慎了。據宣佈所示，那末政府本身決定行使隨時收買

權，將著名的報達鐵路連同銜接君士坦丁堡與安哥拉的安乃托里亞支線在內一起備價買回。關於土耳其的鐵路系統亦決定完全由土耳其支配發展。自此以後，土政府更改了方針，關於築路開港等重要契約，招攬瑞士和比利時商人去承造。去年（一九二六年）土耳其對外貿易也稍有進展，而從美國銀行團商借二千萬美金的鐵路敷設款也在原則上同意了。

財政方面，土耳其固然異常窘迫，可是她的根基未搖。金本位在戰爭期內也維持不疲，新共和國時代懸而未付的紙幣只不過在七千萬元以下。內債是早已解決一過，而渥托曼帝國的戰前外債則也在洛桑條約中規定分配攤付，土耳其只擔任了總額十分之六；可是政府方面同債權國（主要的是法國）依舊斷斷論論，希望七折八扣的解決債務。

在共和國制定下的教育計畫則更不願訓練教育的缺少，和允撥民衆訓練部預算費的支絀，還行規定了民衆普及教育下來。雖則草創初就，可是成績倒也看實驚人。目今已有一個在外國的土耳其委員正在研究歐洲教育制度，而民衆訓練部則更僱用了一個比國專家來做顧問。

倘使土耳其人能夠多用幾個歐洲幫手，那末他們無疑的一定可以進步得更其快些。但是就西方一般考察者看來，安哥拉政府無所不知的態度也未免太嫌自滿了一些；也許這種自負神氣却是自衛之道哩。終之土耳其之須去忍受困窮，鞏固內政，正也同被治於一個開明的狄克推多下面的

解放憲法一樣。在土耳其講來，國內的安穩確乎比金錢鐵路或實業都要笨得着重，原因是在土耳其的將來正是靠託在一批雅不照犧牲了國家特性而又要使本國西方化的安哥拉袖領方面，即如她結交的一般整個亞洲集團也正是這樣屬望於她。

通常西方人都以為亞洲人在大體講來是缺乏行政天才，豈知土耳其正代表亞洲去證明了這個謬妄——要比這一批揚言或否認她的確有能力這樣做去一節還要笨拙的人，真是絕無僅有了。任何不偏不倚的觀察者在此須得記着：土耳其既經有了一個好的經始，所以他們的確是有去做回教集團首領的餘裕了。

波斯

在著者目見講來，波斯在大戰以後，簡直是處於一種被征服國的地位。在那裏固然沒有去建造一個波斯保護國後可以將英帝國領土一直擴充到阿拉拉峯和高加索山的寇仁一類的慾望。不過事實上英國軍隊確是控制了北部波斯，分隊則更駐節在邊外特爾斯裏海地方，在英軍官統治下的南部波斯來福槍隊則也在南部維持秩序。愛姆特沙王不過是一個軟弱而嬉戲的孩子，簡直擔任不了什麼國政。人民間因大戰後農商瘡痍未復，弄得貧困異常，而波斯國會和領袖政治者則更是異常

的冰炭不合，所有政府機關無往而不是糾纏擾亂，腐敗不堪，能像土耳其一樣去建設陵駕一切反抗外勢的民衆運動則委實沒有。

此際倘使英國將這事推到凡爾賽和會身上，那末她定會得達到一種將波斯當做國際聯盟代管地的協定；可是寇仁的帝國主義計畫并不高興去受些干涉之嫌，只不過將加入會議的波斯代表輕輕的拒絕了旁聽。他方面則由潘賽可克斯爵士在德赫蘭代表英國起草了著名的英波條約，實際上這約是由首相伏薩克陀愛羅、外交大臣斐羅茲親王和徵拉姆愛陀羅簽署的。這張條約簽署以後，這三位大臣接受了五十萬圓以上的賄賂，「三三三」的均分了去。

波斯人雖則善良易與，而一向不注意外勢的厲害，可是却終於因了休戰後世界早已發生了自覺性的刺激而不肯安綏起來。更有進者，那末一種吸收波斯去做英帝國一部的整毒嘗試，在進行上決不就此安逸的。終久在世界方面也起了一層反對的風潮，而美國則更向英國提出了嚴重的諜文。從英國外交政策看來，這正像從前在小亞細亞幫助希臘的失敗一樣，並且（雖則程度有限）也像在土耳其一樣，生了一樁民族刺激運動。

國民黨人受民衆同情的都怕被英國人逮捕，而逃到伊拉克聖域方面而去，分散的騷擾到處皆是，尤其是處在波斯式羅賓漢的密柴庫亦可汗的西北各省地方，那邊著名的「強蓋列斯」（山林居民）

則更演出普遍的紛擾。

暗中方面，則甚至在一九二〇年初期共產黨的宣傳已是異常活動，有一批波斯人已經覺到了利用俄國來打倒英國的可能。原因是英國在一九一九年底從特蘭斯高加索的巴庫同巴托姆地方撤兵之際，國威早已喪失，撤兵舉動終於在中東方面顯出了弱點下來。我們前面早已看到，撤兵以後的結果則土耳其立刻解決了亞美尼亞問題，而凱末耳黨同莫斯科的諒解也因此結了不解之緣。

波斯政治家的治國手腕固然不見得出色，可是他們却是鑒貌辨色而高瞻遠矚的外交家。當英國集中她的反共力量去幫助波蘭人，和在莫斯科作戰的俄皇黨之際，蘇維埃外交部正也在替一個亞洲帝國打樁子了。

一九二〇年夏，俄國の間諜早已向波斯政府商議一切，而非正式的波斯使臣則也已經駐在莫斯科了。蘇維埃報紙更捧了密柴庫亦可汗去做波斯的解放者。六月中旬，更有一小部蘇維埃兵力派到波斯屬裏海岸旁恩捷黎地方，名雖是去保護蘇俄已得的漁權，實則是在攻擊英國的御用政府。在北部波斯的英軍則爲了遵照英國外交部訓令，拋棄了特蘭斯高加索上的緩衝國，更因倫敦表決的關係，把兵撤到麗熙，做到了實際撤兵的第一步；此舉在波斯裏頭却證明了英國的懦弱，而愈加傾向到俄國方面。

可是此際英國對於德赫蘭內閣的壓力倒也不肯放鬆；不過對於波斯政府已付過兩年以上的津貼則突然在一九二〇年夏間割除了，同時英波石油公司更在激起民黨忿怒環境之下，硬把波斯油田的專利權取了去。

在過去二十五年左右之中，石油的臭味籠罩了東方列強許多政治上的陰謀鬼計，尤其是英國方面，爲了波斯油田的戰略關係，在大戰中出動了美索不達米亞一役和以後的保護伊拉克一舉。關於爭奪亞洲石油正是罄作難書，而英波石油公司則在波斯事件上至今還可以舉足重輕。爲瞭解波斯政治起見，不妨將公司的經過約略敘述一番。

第一次取得開拓波斯油權的是一九〇一年一個遠騰高錫的英國人威廉大西。他早料到石油有充分去代替石炭做燃料的一天。到一九〇八年這樁企業終於組成了英波石油公司，於是石油價值實現之期愈近，不幾年後，英國海軍船隻都用燃油機器來替代用煤；於是政府本身在這“A.P.”（The Anglo-Persian）方面也墊了不少款子，來路方面自然是也換得了好一批的股本。

根據一九二一年八月奧斯汀張伯倫爵士向下院的報告，則英政府已佔有公司裏三分之二普通股，和十分之一的優先股票。普通股票方面每股有兩紙投票權，而優先股則每五股有一紙投票權。公司油權是到一九六〇年滿期，波斯政府則接受純益的百分之十六作爲應得之餘利，至於石油

存在的塔捷斯坦地方是屬於拔克底黎親王的，則也規定了若干餘利作爲報酬。關於「英波」範圍那末可以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公司年會中當時告老的主席查理格林威爵士對董事方面的一件報告中可以看出來。

那時，這「A.P.」共有油管七百哩，精煉所九處，鐵道一百六十四哩，汽船三百三十艘，股銀分出九百五十萬鎊，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共分了一千九百萬鎊。一九二四年出產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二百十六噸，僱用人員都五萬。

這公司在波斯灣頭有兩個海口：一個在謨罕，主腦部就在這裏，此地也是一個近代繁華的行政中心；一個是在阿倍騰，油槽船在此地裝貨，而從內地運來的管子則在此地卸貨；汽船則在波斯惟一通航的加倫河航行，此河流入謨罕，正是密邇油地之所。這些汽船也是由公司經營的。至於公司在內地的居留地都完全自行維持，有他們自己的團練和市政。

這是一個驚人的組織——在任何懦弱的政府上都可以顯示出來，尤其是因了公司所在的拔克底黎一向是尾大不掉的。

這般拔克底黎人泰半是漂泊的，分成兩個部落，由伊爾開尼和伊爾貝其統治，他們通常由治人的家屬裏選舉出來，雖則奉沙王（波斯王 穆沙）君權，而實際則却是獨立的。英人爲了黨同「凱

凡甯〔親王〕之故，儘可予取予求，並不向德赫蘭告准。他們公司主腦部所在謨罕，默拉酋長也是同樣情形。

從大戰以來，「石油」的確已到了一個新的地位。波斯東北哥爾賽省裏的油田，有時曾出名得和拔克底黎一樣豐富。那裏油權在戰前便淪入俄國。這樁要求通稱哥斯坦里亞讓與權，曾賣給英波公司。當公司要求曼傑列斯批准之際，在首都爆發的民族思想終於將英國庇護的內閣打倒。伏薩克伊特脫拉見機行事，先遁歐洲，可是他的閣員方面則因了欠見機一些，都被捉將官裏去。

於是一個混合內閣便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得勢後，想了個執其兩端而攻其中的政策，一方面允許英人將英波條約在新選出的曼傑列斯提出，而他方面則又與俄國商訂條約。英國的政策終於牽入旋渦，而北部波斯則陷入共黨之手。此舉也許是想行使壓力到德赫蘭政府身上，也許是倫敦方面對特爾斯高加索的政策已經變更。無論孰是孰非，波斯人非特不去懇求英國幫忙，簡直表示了一種料不到的活動出來。波斯軍隊由舊俄薩政府軍官指揮後，竟逐走了佔據麥瑞特蘭省的共黨軍隊而打敗了受紅黨保護的密柴庫亦可汗。

不過波斯攻打蘇俄烏茲貝疆共和國所取的嘗試卻不是這樣樂觀。原因是對蘇俄的休戰條約不久即告締結，在戰爭中很出力的有似加拿大馬警的一批憲兵也由大佐里薩可汗等一批少年軍

官改組爲哥薩克了。他們堅決地反對任用英國軍官來訓練波斯軍隊，附和他們的倒也很多。

同時英國人也覺到他們的中東政策是顯然必須去經過一番劇烈的改革了。這張老條約是終不能硬逼波斯人去答應的。

伶俐的波斯外交家却並不恐懼共黨的危害，原因是他們曾經目視毗鄰凱末爾黨是利用俄人來攻擊式微耳條約的，尤其是攻擊英國了。他們從一九一九年的阿富汗同英國戰爭中也目擊了一件足以啓迪的實事，原因是在戰爭中英國在軍事上雖則勝利，在道德上却屬慘敗。爲了內部地位的急迫，終於不由英國不去接待愛米耳來當他對手看待而結了同盟，要知道英國在大戰整理期中，也和歐洲其他各國一樣，早已頹唐得不堪了！

一九二〇年度英國爲了撤退軍隊和在和平立足點上改造實業之際，國內不滿足和不安定的狀態正達到了高潮時代。經濟困難和社會紛亂更是相伴而來。共產黨和獨立的工黨在他辱罵政府的演說詞中更使聽者動容。此際倘使沒有勞合喬治的失業救濟和別的立法，以及他的撤回預備在俄國設法打倒共黨專制的軍隊去撫慰工黨，那末英國一定會掀起一次真正革命或是一種革命企圖的。更有進者，那末爲了要應付以前錯誤的行爲起見，英國在亞洲的整個政策便完全改頭換面一過，結果則她在波斯已失的國威果真也挽回了不少。

年青的愛姆特沙王遊歷英國時受了英王喬治對待遇後，在一九二〇年六月歸國。他能得到這步田地，那末他一定有幾個伶俐而不肯馬馬虎虎觀察國政的老成臣襄助着的。所以因此而潘賽哥克斯爵士也爲公衆感情而離開了波斯。他的繼承者諾曼用了共產主義的鬼怪去恐嚇波斯人時，也得不到比他更好一些的結果。一九二一年春間揭示撤退所有在波斯英軍的佈告終算平靜過去。於是居內閣主腦而北方大封建親王的賽賈達阿瑞便同鄉鄰土耳其和阿富汗諒解起來。當英軍出動之際，他更老實不客氣的同俄國進行談判。

里薩可汗同他的軍官在先只不過改革了哥薩克軍隊，可是現在鑒於政府太軟弱太腐敗而不足以做他們後盾的關係，便逐漸的組成一種民族運動團體，推舉了德赫蘭解放新聞報，Reza主筆賽顏謝益定做了主腦。一九二一年二月廿一日駐在凱芝文地方愛因薩特將軍下的一支哥薩克軍隊便由里薩可汗統率開到德赫蘭，去推翻了無抵抗的內閣，舉謝益定組織政府主腦，里薩可汗本人則做了軍隊裏的總司令，宣佈了「薩達塞卜」的稱號。

不久里薩可汗顯然做了波斯事實上的君王。在他最初兩年狄克推多時代，他表面上將政府交與一批隨心躡步的首相手裏，而他本人則做了軍機大臣，悉心去造成一部得力軍隊實行去壓平利用政府騷擾來反抗中央權力的一批部落社會的封建領袖們。一九二三年十月，他的權力已炙手可

熱，便自行做了首相；二月以後，波王終於帶了侍從同個人財產裝了十輛汽車過大馬斯寇向歐洲而去。他的出國在衆人看來只不過一個狼狽的出亡吧了。

在這政變和里薩可汗的僭竊首相位置中間，波斯裏的事情進行得非常之快。

謝益定政府是不能再行支持了，原因是他既制定了一種財產稅去向富庶的地主去剝削，又被人嫌疑了親英的傾向；更不知就裏的與軍界中人鬧起意見來，結果則終於自行失卻了里薩可汗的靠山。

除了削平反抗部落外，里薩可汗對於國際行政方面也有許多問題去染指一下。波斯第一個扼要問題當然是財政的改革。國庫既已空虛，賦稅又復凌亂，波斯有史以來簡直從沒有過一番預算。政府機關都指定了一種稅收和其他進款來應用；而他們的化費則全沒有一些些的賬目；有之亦只不過一種一時之計而腐敗不堪的出納賬；所以要找出人不知鬼不覺的化去偌大款子究由誰來負責，實是不可能的一回事。

可是里薩可汗目前正在燃眉之急，要錢去維持他的軍隊和巡邏道途的阿尼（Amirieh）團練的當口。不過波斯改造的基本問題目前是在內部秩序的整頓。所以里薩可汗的第一步計畫便是去分配全國各種間接賦稅的征收和開支，第二步則開始去請外國的理財專家來改組全國的財政。這

種改組便要估量到英俄條約身上；要是英國對於波斯的要求是小心而乖巧一些，那末以英國在波
利益之大，當然會委任一個英國人來理財的。

英國人在波斯的利益簡直無與比倫。除了執有英波公司以外，他們在波斯灣頭佔了一大部的
出入口貿易，以及波斯皇家銀行和二十所支行，渥托曼皇家銀行、印度歐洲電報系統和其他一批公
私企業。此外，英國更可要求南部波斯的海關稅收方面去做她對波斯政府債款的保證。最後她還有
別種不確定的要求——但是多少也有些根據的——原因是在英國優勢時代，行政費上她確也墊
付過不少鉅額款子。

當一九二一年間她取得了摩根希斯套的業務來供同樣目標之時，波斯竟會掉頭到美國方面，
經了美國立法部的介紹後，里薩可汗的信使密柴胡省可汗阿里便邀了從前當過部裏經濟顧問的
密爾斯保博士和密氏自揀的人員來整理波斯財政。密博士同政府的合同是任期三年，可是當他同
一行人員在一九二二年到達就任之際，竟有幾個人妄想他們是一定要戀棧到合同期滿才肯出走。
英俄兩國的仇視美國則和波斯其他各團體也不相上下。他們於是勢必至先在紛亂之中立起秩序，
結果則理財之效竟等於零——這原本是決非容易的一樁工作。

他們的能得成就，決不僅僅由於負使命人員的能幹和不偏不倚和不含政治作用，也是有賴於

里薩可汗的果敢與強毅。在此須得記牢的，那末密爾斯保博士和他手下人員並不像通常人所想，有什麼獨攬大權的念頭，他們的使命也不含什麼特殊的作用；對美國的立法部更沒有什麼官方關係，他們的薪水也直接從波斯政府支取，而且他們的舉動也都得向財政大臣或國會方面先請訓過的。

密爾斯保博士的第一步便在支配政府的收入。此舉足足費了一年工夫，才將財政權統一集中下來。不過軍費方面，則約定月撥總額七十五萬元給與軍機部；關於軍費方面雖經密博士努力綜核，可是效果終於沒有。關於這個問題的不能副政府之望終還是他盛德之累。

不過關於別個部份他却成就多了，波斯在一九二三年曾實驗立過一張預算表，表中短絀不過百分之五。在一九二五——二六年的年杪那末竟有盈餘了。波斯國裏這種特殊進展並不是由於國庫制度方面有什麼特別改革，完全是由於收支方面有嚴密的監督。

關於財政部的人員則由一個文官行政部統馭，雖不能盡將腐敗官僚全行淘汰，但至少終也可以減去若干冗員；而密博士則更堅決要求應付未付的債務一概照撥，結果則不但觸起了各個大地主的控訴，並且引起了勞師動衆去攻擊一批不肯付稅或不允許政府在他們領土以內征稅的一批封建領袖。

里薩對於這種建議是素來不惜以武力去做後盾的，靠了他新組的軍隊，他終是馬到成功。實際上這末一隻使他僭越狄克推多的棋子是完全這個美國財務部替他偶然激發而成的。在沙王的領土中以受英國庇護的謨罕默拉會長算是最有權力，英波石油公司的大本營便是在他的領土以內，即他鉅額財產的一部分也是由積貯英國津貼而來。在以前戰爭日子，倍斯拉當做英國遠征軍的目的地時，他終被認做強梗異常，須得用恐嚇、賄賂和奉承等手段去輪流對付的。

當一九二四年初期，著者在謨罕默拉時，這會長同中央政府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原因是他對於美國財務部要求應付未付的稅銀足有一千二百萬元，分文未付。在這年秋間，他便誘引強有力的拔克底黎和鄰近喀什噶部落去和他聯合來向中央政府進攻。

里薩可汗便決定了先下手為強的計策，在他訓練完美四萬精兵裏，抽調二萬人馬開拔到拔克底黎去示威，拔克底黎不禁一駭，終於自動地甘拜下風，而謨罕默拉的會長也在希拉茲打了屈服的電報給里薩。可是里薩得寸進尺，竟趁了一般砲艦上溯到波斯灣頭會長的首府。在那邊他不但親自接手了不臣藩屬的降禮，並且押解了會長和他一個兒子回到德赫蘭去作質。

一九二四和一九二五年底中間，這波斯的新迪克推多終算將內政收平了。他既鞏固了國庫，又訓練了一批優越的憲兵，更給予了波斯以許多物質上的興旺。他夢想的將權力建築在憲政根基上，

也是無足奇怪。關於這方面嘗試，那末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當他信徒受了唆使後，在努力去取消王政而宣佈共和國主張看得出來。所惜的是波斯人民還未到接受西方德謨克拉式政府的時

候。

每人都曉得撤銷個把沙王原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在勢力依舊膨大的僧侶階級方面，他們是擁戴沙王爲政教之主的，對於王政的取消，頗示反對；不過在愛姆特沙王出國之際，倒也沒有人將他攝政的弟弟來實授君位，經了里薩後台老闆軍閥的示威，終於由曼傑列斯的宣佈革斥愛姆特沙王而委任了里薩可汗爲暫時的波斯君主。

於是一種憲法會議便召集了，頃刻間都奉命去投票保留帝制而以里薩爲沙王。一九二六年四月廿五日，里薩可汗便做了里薩沙王，採取了波斯中的古代名字帕里末 (Pahlavi) 做新王朝的稱號。這個稱號是在他當軍機大臣運動通過撤消所有稱號一條法律而代以家族名字當兒揀出來的。就里薩可汗本部屬民講來，這多少是可以肯定一些——原來他們都是既沒有名字而又沒有稱號的。關於他的出身少有人知道，許多記載都說他是由波斯西北部麥瑞特蘭小農戶中一個體面人家出身。他曾被雇在德赫蘭一所外國公使館裏充當過衛兵，在哥薩克憲兵中也服務了好多年，他的頭角便在那裏露了出來。

當著者在一九二四年夏間遇見他時，便覺察到他具有東方所不常有的特性。像他們在美國所說，他是「硬漢」。有人覺到他是鮮猶豫、少幻想、俱無滄雄心、抱果敢決斷、固執剛愎而明察秋毫、無動於情而鐵石心肝的人。究竟他會得因功高身危、自墮陷落，尚須將來再定。至少他已將波斯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使她回復到歷史上重要的地位上去。

波斯從她在歐洲交叉絕頂的地位看來，確是一個天然堡壘。通境是一塊大高原，周圍是高山脈環着，只有同疆界平行的流域和各地極易扼守的關隘才稍稍把他們斷連了一些。只有南面傾向俾路支斯坦和北面趨望裏海地方那末才算低窪而斜落到海平線上。全國約有一千一百萬人口，大半是文盲，在社會上的地位只不過比田奴好得一些。他們一部是厄羊血統，一部和土耳其人同其血統，稍爲滲雜一些阿剌伯的血統。直到最近，他們中三分之二依舊處在封建的首領以下。

波斯大半城市若不築在裏面，則位在中央高原邊沿之上。他們中間簡直算不來一個城市；雖則許多城市都有電燈，而德赫蘭也有電車，可是簡直沒有一個城子是有近代溝渠系統、工廠、或甚至一個差強人意的學校系統的。雖則許多鐵路已在計畫，可是整個波斯現在只不過有一條往來太勃列茲和俄邊傑而佛廿二哩長的鐵路。直到大戰期間，那裏只不過有一條俄國人造的連絡德赫蘭經過開茲文通到裏海邊恩捷兒的一條汽車道，遊歷旅行是全靠了三四匹馬拖的四輪驛車馬車或是騎

了馬來行走的。

英國人也從灣上的勃羅造了一條商道，路通到伊斯法漢，此路在大戰初年竣工，在佔領期間他們更敷設了從南波斯到德赫蘭和凱茲文到美索不達米亞邊疆（那裏有報達鐵路的一端將此路連接到伊拉克的首都去）一條完全軍用道路系統。

波斯的天然富源是從未正式的開發過。除了她的油田以外，號稱豐富的礦產簡直從未加以開闢。舉凡銅、煤、鉛、錳和鎳無不應有盡有，但是沒有人知道究竟蘊藏多少。正維如此，波斯委實也是屬於許多「遺忘」國家中的一個，她那礦產只不過經了古代元始方法的開採，在蠻人侵入期間已失却了加緊的工作；在人們發現美洲，開採無盡藏的伊爾陀拉陀之際，那裏的開礦還是置若罔聞。再後一些南非洲和西伯利亞也宣告了開礦企業的地段之際，而波斯還是利棄於地；直到最近，小亞細亞和中亞細亞老礦依舊沒有多大出力去測量牠們的豐富。不過無論如何，波斯只要交通便捷一些，那末開發礦產是不成問題的。

在機製東西未曾流入以前，波斯的手藝工人在東方是最出名的，可是在過去十年中西方的輸入品竟替代了本地的美術技藝，而可怕的侵入過來。大戰一來更將全部絲織工業完全毀壞。爲了缺少灌溉制度以致多少波斯可耕的地方愈來愈少，不過有許多沙漠土地，那末也可以使之改良生產。

的。近來許多大地主都採用了新式機械；在一九二六年間，波斯已買了三百多曳引車，不過大半農耕依舊是用元始方法去做的。至於在遊牧民羣中間，那末牧羊是他們的擅長，所以稱爲波斯惟一富源的氈毯工業倒也有發展的希望。不過波斯國是一個自供自足的國家，要是交通一便，那末出口貿易一定有比較現在還要有展開的希望。

波斯的富源固豐，可是多在少數人之手，教育真也是這樣。一般教育階級是有他們數百年以來的文化背境的。當整個歐洲爲蘇菲(Sufi)的玄之又玄和形而上學陷入黑暗時代之際，只有他們方才保存而力行了古代希臘哲學家的傳說，並且也在回教壓迫之下抱殘守缺的秉承了自由的思想 and 哲學。

所以波斯文學的變爲阿剌伯和土耳其作家的圭臬，和波斯美術之在中東的發揚光大，真是由來久矣。他們的文化是非常優妙而能深入，特殊而有生氣，同牠一經接觸的人是無有不被着深刻影響的。波斯人在智力方面確乎是出人頭地的了。

不過波斯人在過去和現在確比較的缺少了些強毅，所以終不免有些屈伏在外人支配的勢力之下。他們在智力方面固然超人，可是在物質方面未免也欠缺一些，終則他們一方面屈服於人，而另一方面則同化了人。

不過這種老心理作用已證明是很迅速的失却了。從大戰以來波斯早已感受了不安定的寒熱症，影響是更及於全世界。羣衆雖患了這病，可是還不會懂得牠的意思，不過終也因此而引起了舊理想和舊標準等典章文物的修改來。

波斯方面教育的渴望是非常厲害的，甚至一般遊牧民衆和農村人民也開始去讀書和寫字。里薩可汗爲了學殖荒落而採取了普及教育制；教會學校較前特別的興盛起來。德赫蘭有一個本地大學，政府則更派遣成百的青年學生出洋去遊學。波斯真也學了土耳其的榜樣而渴望着西方化去促進本國的目標和她新的民族主義了。

在我們正講過的時期之中，波斯的外交關係也經過了與內政不相上下的驚人進化。一九二一年政變數星期後，謝益廷政府便宣佈了對蘇維埃俄羅斯締結的條約。此約在討論之際，正是波斯同蘇維埃烏茲貝疆共和國名義上入於戰事狀態之中。

俄國人在對波條約中除了在裏海的漁權留待再商外，所有從前一切要求概行拋棄。關於漁權問題在共產黨侵入北部波斯時候曾受過一筆重大損失，由俄國允許加以賠償，不久以後，沙王在六月開國會之際，他不但排斥了一九一九年的對英條約，並且除了對蘇俄條約之外，又宣佈對土耳其和阿富汗的協商。這三個回教國家簡直結成了一個中東三角同盟，這其間的重要性比之土耳其的

戰勝西方和洛桑條約的締結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也許有人想起來英國處於這種環境之下，會得放棄在波地位，但她確並不如此。在一九二六年底，英國的利益依舊保好，而英國的國威確乎也恢復不少。這是完全因為英國能見機行事，順風轉舵的關係。

所以當英波條約顯然壽終正寢之際，原議潘賽哥克斯便經辭退而由諾曼去庖代。不久又由潘賽洛蘭爵士替代了。此際的外交大臣寇仁爲了對波斯的原來計畫挫敗以後，將所有英國在波斯方面參加各事一律撤去。不過外交的關係是依舊敷衍下去，英國商業利益依舊保護下去。英國真是一向待時而動的。有一樁事體確是一定的——那便是政府無論何時有權實行任何改造政策時終會得找英國合作的。所以潘賽洛蘭爵士便靜以觀變，無不三思而後去行。有一時他雖也幫助謾罕默拉去反抗政府，但當一九二五年夏季里薩可汗的地位顯出安穩得不成問題之際，潘賽却又做了他莫逆的朋友，和私人的顧問。雖則像北方油權問題尚在擱淺之中，可是這種友誼却依舊繼續了下去。

在一個時期美國的辛克蘭石油公司好像取得北方讓與權去同俄政府合作了，於是新求賽的標準石油公司也靠了英波公司的泰山，加入競爭，直到一九二七年春間，終於雙方都不會得到最後勝利。

英國國威能在波斯的突然增高完全是由於她是抵抗俄國優勢的對手。所以在大戰期中這兩個競爭國相互間對波斯間的關係比較在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定以前還要深刻了一些。

俄國在北部波斯方面依舊有她優越的利益，實際上所有供給德赫蘭和北方各城的貨品都由俄國輸來。至於俄國人在波斯經濟系統的重要性，那末可以在一九二七年春波斯內閣辭職方面看得出來。內閣的辭職完全是爲了牠不會公佈英波石油公司酌定中關於北部波斯讓與權的函牘和失敗了締結一樁對俄國的商約。俄國爲了報復起見，便從一九二五年起，將輸入俄國的波斯貨物禁止進口，結果則北部波斯確是吃了不少的虧。

英國的利益則在南部波斯佔優勢，在這方面倒也佔了不少便宜；不過無論英國或是俄國，要是一個中變得過於作威作福或貪得無厭之際，那末對手一個便可對她加以箝制。

政治上講來波爾希維主義和共產原則在波斯人民方面並不深入人心，雖則在一九〇六年頒布憲法時政黨的發展已經開始，可是前進得並不迅速。波斯人口中靠近一半是逐水草而遷移的遊牧部落，他們還是沒有跑出封建過程。餘一半是農民。在城市裏面，那末有一小部中等階級，中間便是小數依舊是貴族的智識份子同一批權力相等的迷信教徒份子。

政黨幾乎全由這着末三種份子組織而成。保守派居了大多數。他們所支配的選舉團便是一輩

食客寄生蟲，和封建的門下士之流。中庸派通常由社會上極負聲望的智識階級組成。民主派則以自由黨人物爲最多，可是他們組織並不完善，依舊沒有權力去攻擊僧侶和貴族。社會派只限於城市之中，以學生和低中級的人物組成，他們正和其他各國一樣的代表了同樣的趨勢和運動，奏着從工黨以到共黨的全音階來。所有一些極端派則更組了鬼計多端的秘密委員會，取了種種怪難聽的名字，像什麼「懲戒委員會」「黑手委員會」或「鐵手……」「列或」「鋼手」「列等」。

可是國會則不過分了兩黨：大眾和反對兩黨。一個內閣的奔潰，終是由於被對手方的一種結合或聯盟而打倒的。凡是被強迫辭職的大臣，依例便自動的停止去做國會的會員。

波斯人對於政治的訓練固然缺乏，可是在外交方面却也可以截長補短。直到現在，他終有兩種利器來抵抗任何外來勢力：——一個是美國財務部，在經濟糾紛時，常用之爲緩衝機關；一個是他們對土耳其和阿富汗的友誼。聯合以後，這三個國家便控制了所有銜接地中海各國和亞洲的通衢，甚至於經伊拉克和波斯灣以到印度的通路。倘是經了土耳其和波斯，那末也會弄得不太平起來，而阿富汗則更控制了從俄國和中亞到印度的另一個鎖鑰。直到現在，雖因了宗教的軒輊，尙足以爲三國間整部諒解的障礙，不過因了回教徒方面近來將先知罕謨默德的遺訓加以一番不拘於狹義的解釋後，這種出入之點倒也不足爲重輕了。

土耳其阿富汗和波斯在民族和文化方面本來是有幾點親和力的。在每個國家裏面，蒙古韃靼血統浸沈得很是濃厚。波斯在歷世紀以來，對於阿富汗和土耳其兩個的文化，曾努力種下了不少的影響。每個方面都會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取得了不易得的獨立，而展開了一種強毅的民族主義出來。他們三者結成一個同類集團後，在亞洲政治上確是一種不可侮的勢力。

在最後分析講來，他們三個的利益是決定傾向俄國而不趨到任何其他列強的原因是她們的帝國主義在紅色旗幟的世界主義之下並不開頭露面，所以他們終是相信她，以為蘇俄是同類而并不是歐洲的一部。他們個別間的諒解因了口說和力行而信任蘇俄後……終於將亞洲的一部歸到了歐化方面。

阿富汗

阿富汗是一個最爾小國，在著者想來恐怕這樣小的國家也許有人在亞洲地圖上指出她確切的所在地來；要是我們碰巧忘卻了她包括土耳其和波斯組成已經不可輕視的亞洲三角同盟中的第三者，那末我們對於她的政治上的重要性也許會漠視了的。要知她真是從地中海到中國一個回教尖劈形上的頂點。

在阿富汗的地勢講來，她簡直做了一個緩衝的國家，對印度方面則有興都庫什山脈來隔離，對中國土耳其斯坦（按即新疆）則有中國帕米爾高峯來隔離，對俾路支斯坦和波斯則有比較低一些的山脈來隔離。全國是分裂成一批綿亘不絕的深谷，大半東西平行而做成了一連串的障壁，存心侵入的人固然不易闖進，可是本地居民間的交通却也因此而感到不便。鎮居於這些山谷的便是在過去年間漂泊着的各種民族，他們深閉固拒，對於隔壁鄰邦常視同陌路一般，甚至還要做他們的仇敵。

大半的阿富汗人是起源於厄羊種；有些是塞米族，號稱都自沙耳（Saul）孫子阿富汗那（Aghana）的後嗣，依舊稱他們自己是「以色列的孩子」（Children of Israel）。他們中間也滲雜有圖蘭尼血統的部落，像土谷曼族，烏茲別克族，和亞洲俄羅斯及土耳其回教徒的嫡堂弟兄塔輯克族等都是。

過了五關便可以通到印度，就中基盤關因了歷來演過可驚可愕的景象更是天下聞名。經過阿富汗的河便是從土耳其斯坦流來的渥查河，下流名叫阿母台列河，亞歷山大便取道於此而統率他的軍隊去征服印度的。

差不多中亞方面每個民族裏都更番在阿富汗佔過優勢。十六世紀克服印度的莫兀兒王朝也

是在此地產生。有一個時代，阿富汗一向處在波斯的主權之下，在過去二百年間，才由本地王朝掘起治理。歐洲人一向因了阿富汗的地勢孤立，四周重圍的關係，除了偶有幾個不怕死的遊歷家和探險家以外，從來侵入阿富汗過。在十九世紀以前，惟一同她有接觸的歐洲國家，那末只是俄國，曾在十七世紀派了兩個使臣到過巴爾克和考拔耳。此後則俄國和阿富汗間委實沒有什麼信使往還。

直到俄國中亞侵略政策定當後，才與阿富汗結了友誼。由外交部的考慮後，才送一個常川駐劄的使臣前去。一八七八年駐劄在考拔耳的斯都爾夫將軍便與阿米阿里可汗成了莫逆之交。這種友誼終於犧牲了後者的王位，原因是英國鑒於本國在阿富汗的國威的危險，便侵入其地，打敗了阿米的軍力而強迫他逃到他的山中部落裏去，可憐的阿米便這樣的潦倒而死。

英國爲了阿富汗入於本國勢力範圍足以維持印度北疆的和平與安全起見，同阿富汗人屢次以干戈相見。自從南部阿富汗組成印度莫兀兒帝國一部以來，只不過兩百年的光陰，因此阿富汗人終是自以爲在北部印度有合法的利益。所以阿富汗的變到一個英國保護國，直要經過好許多戰爭、談判、陰謀、暗計，才算被英人威迫、利誘、哄騙、和賄買下來。英國爲了維持強項的阿富汗而死亡的人命、耗費的精力、演出的誤會、化去的金錢，在一部英國歷史中真是佔了最是不償失也最是悲劇的一頁。

偏是俄國的計畫焦點也是在攫取一條通到印度的陸路捷徑而想氣吞阿富汗下來，結果則英俄的競爭頃刻到了極度的緊張。一八八六和一八九五兩年中的「不加干涉」協定不過解決了問題中一部分。到後來爭執集中在波斯以後，這個問題方才由格蘭勳爵和俄國欽差使臣依斯福斯基在一九〇七年中的英俄協定中解決下來。在協定中承認了阿富汗和西藏在英國的勢力範圍以內，這兩塊地方做了英俄在中亞的緩衝地帶，而波斯的勢力範圍則由雙方均分下來。這張協定差不多維持到歐戰終結為止，大戰以後則中亞的情形便覺得勢異而事殊了。

阿孟烏拉自從他的父親海皮布拉（爲了親英嫌疑）被人行刺以後，便在一九一九年登了王位。此際阿富汗反英份子中間早已夢想了好久的獨立。用一句卑鄙一些的話，英國在亞洲咬去的許多草也早已嚼個不盡。例如英國佔領軍簡直已佔了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君士坦丁堡、波斯、特蘭斯凱斯比亞和高加索，偏是英國軍事使臣還想伸入到土耳其斯坦裏去。

此際英國既須盡保障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的安慰和治理的工作，對於一批在敘利亞一役裏出力攻打土耳其人的阿刺伯人又不得不去履行一些允許的條件。印度則更爲了滿腔牢騷，在在足以爆發叛變，而英國國內一批納稅的人都吵着去減削軍事預算，海外勢力的呼聲和國內問題的叢生更是強有力的相伴而來。俄國吧，則依舊在內亂激痛之中，更是使人無所恐懼。阿孟烏拉使

抓住了這千載難得的機會。他第一次舉動便老實不客氣先同印度政府開起仗來。結果則却出了他意料之外。北方各省的回教徒固不在他宣佈神聖之戰後起來響應——一半是由於他們中的領袖正被英人按期的逮捕了——而阿富汗在基盤關和靠近俾路支斯坦到印度地方的兵力也是被擊而退。英國人則爲了在阿富汗領土以內不便發展之故，倒也樂得將計就計，保持了暫時的和平，便在四個月戰爭以後，派了一介使臣到考拔耳去談判條約。

同時阿孟烏拉却又極狡猾的去款待了一個蘇俄使臣，不過爲了這個野心勃勃的阿富汗君主對雙方都不大信任之故，布爾希維克黨和英人暫時都不曾得到去締結一紙條約。他老人家却先同土耳其的凱末耳政府和鄰近的波斯締結了同盟。

對於這些強國的條約到一九二一年才經簽署完畢，而亨利陀勃爵士終算也在這年代表了英王在考拔耳簽了一張盟約，承認阿富汗是一個獨立國家。此外則約中在完全平等原則上建設了雙方的外交關係。

幾乎在同時之間，這阿富汗政府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也批准了對莫斯科的條約，根據了雙方承認的原則而規定了互駐外交使臣。此際的俄阿條約除了可以從英國取得好意和避免滋生事端外，也沒有什麼特色地方。不過在阿富汗方面講來，則以蘇俄克爾特蘭斯高加索，大部土耳其斯坦以及

在基發布哈爾等回教國家裏建設共和國等日長炎炎的勢頭，倒也樂得同蘇維埃復了友誼關係。在他方面則阿孟烏拉目擊了「這隻野貓要想跳的方向」正也不願自討苦吃啊。

在俄阿條約裏面阿富汗是須得承認基發和布哈爾任何格式政府的，可是阿孟烏拉暗中却依舊幫助了土耳其斯坦和布哈爾的反動運動。這格運動通稱拔斯麥叛變，是土耳其戰前聯合進步首領中恩佛巴沙一批大圖蘭尼熱心家所主動。這樣一來，俄阿關係很是緊張，考拔耳的俄國無線電臺也被攻擊，俄國大使蘇利茲也離阿了，不過當阿孟烏拉發覺這格拔斯麥運動失敗之際，却又順風轉舵和俄國恢復了友誼關係。不多幾年前，俄國航空家自塔什干飛到考拔耳之後，阿富汗政府更定了一批俄國飛機而決意雇用蘇俄指導家去替她建築空軍了。

不過俄阿間的商業關係在目前雖很友誼，而兩國間的同盟意思則終於難產。自然俄國的希望阿富汗去「蘇維埃化」當然不成問題，看來她在這方面的目標倒也似乎有些成就的可能性的。

俄國是阿富汗貿易的適當出口，蜿蜒在邊疆的渾查河是天然的交通機關。所有阿富汗的主要城市除了考拔耳外，都在山脈以北，靠近俄國邊疆一帶，這些山脈便把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和阿富汗本部分了開來。在這些阿富汗、土耳其斯坦的城子裏面，便有一批氈毯、皮革、羊毛、土絲、和乾菓等商品輸到俄國。輸入的則有石油、糖、工具、農器、同製成品等。

抑有進者，這部阿富汗地方的人口和靠近的俄國土耳其斯坦的人是同種，自然這些居民是親俄的了。並且他們較之考拔耳的阿富汗人也是和平性過之而獨立性不及。後者是非常俱有民族性的，不要說帝國主義化了；他們倘使除了獨立以外有所希冀，那末他們正是在希望恢復從前統治過的俾路支斯坦和加拉支的一部，聯合北印度的回教徒去重復到莫兀兒的光榮時代。

阿孟烏拉便是這樣的狂於這個念頭，他的野心簡直是想組織一個西亞聯盟，只要看他自命回教主一點便可見到他的懷抱；他爲人到也聰敏，先從努力使本國現代化着手。他對於一種使得阿富汗保守着中古化的封建制度也着實剷除了一些。一批部落上的會長則也逐漸的由地方政府去取而庖代。十個大臣的內閣和一百個議員的議會也着手預備去建設一個近代的立憲王國了。阿孟烏拉本人爲了除舊布新起見，也在一九二六年廢去了從前愛米耳的舊尊號而宣佈了阿富汗國王的新稱號。他受過很好的英國教育，所以他很切心想替全國立出一個學校系統下來。自從他登了大位以後，更派了成百的青年阿富汗人出洋到英法日本等去遊學。考拔耳地方現在有一所現代的大學和一所專門學校，教育則除了伸入到鄉村以外，更普及到山中部落的遊牧民羣裏去。在愛米耳所設的五十左右的學堂裏，有三所是爲女子設的；這三所學堂受國母的保護，由留法研究法國女學的外交大臣夫人去管理。

不久以前阿富汗除了現有八種新聞紙外，在考拔耳又新添了一種婦女週刊，名叫「女權」(Power of Women)。供給新教育系統師資的一所師範學校也設立了，替阿富汗去編訂民法的一所律師委員會也委任了。國王對阿富汗的實業更是盡力獎勵得無微不至，雖則他採取了歐洲服裝去做正式制服，可是他的「英國式絨布」(English Tweeds)和大衣都是本國紡織剪裁和製造的。

考拔耳彷彿是一個歐洲城市了。官廳建築都取了英印格式，都有廣闊的通道、公園和官廳，一般大臣的邸第裏也有電梯和電燈。各部方面更僱用許多的外國顧問以就諮議，一般教徒也第一次得到了在國內常駐的許可，軍隊則也聘了俄土專家按照新式制度去訓練。平時兵力在五六十萬左右，戰時可抽到一百多萬。不久以前更有一所法國科學組合得到了在阿富汗進行考古學工作探討的允許。

阿富汗正像土耳其和波斯一樣，國內也處在積極現代化的過程中。她的撤廢封建制度則是和一八六八年的日本同其地位。有些政府詔令在國家和人民方面確也呈了異樣的光茫。像國王本人編定的禮俗制度更是一種迷惑而奇特的契約。在通部文字裏面無往而不反射出他的嚴守純粹清淨教義，不肯苟且了事，和適應本國需要的真認識出來。

在整頓國內事中，則先之以嚴懲一般偷漏繳稅的商人，終之以誥誡一批關務官吏不要忘卻了

無往而不在的阿拉，其有不遵回教至尊而利令智昏者，都得加以撤職處分。

國王爲了要去減少他心目中以爲足以削弱國民道德的奢侈品的進口起見，將所有商品都照他本人估價計算，賦以重稅，不過對於一批阿富汗足以自造的東西則也同樣科了重稅，例如煙草、紙牌、乾酪、牛奶、乳油、徵稅百分之二百；人造花、脂粉、歐洲地毯、鏡子、木梳、玩具、人造珠、糖果、領帶、絲襪衫以及沐浴用具，征百分之百；布疋征百分之五十；五金類薄片征百分之五；外匯百分之一有五；至於可蘭經及註釋、兵器及軍火，那末都是免稅放行的。

所以阿富汗也像其餘亞洲一樣，正立在一所新時代的發軔之點。國內二十五萬方哩確的領土和一千萬自豪、強毅、嚴肅而獨立的人民，其勢倒也未可小視；中亞列強未嘗不認識這點，所以考拔耳確是成了一個東方政治上重要的中心了。

在考拔耳地方列甯和謨罕默德的鬥法也許會判個勝負出來，原因是國王阿孟烏拉在今日人們想來同納傑的伊本蘇特 (Ibn Saoud of Nejd) 追求回教護法主的權利正是一樣的。

經濟上講來，阿富汗在將來的重要自是不待再述。雖則未經廣大的地質調查，可是阿富汗的鉛、煤、銅等礦產，河流中含金的沙土，各地石油的徵候，以及許多寶石的蘊藏都已所在皆是；國內又有重要的森林、果園，和已經很有可觀的一種皮茸、皮貨、駝毛、羊毛、土絲、和氈毯工業。阿富汗人又是善于戀

遷而遠出經商的人民。除了緬甸和印度一批興旺的阿富汗商人以外，舉凡澳洲、新西蘭、南非州以及其他許多地方都有他們的踪跡。

倘使這個亞洲三角同盟的確翕然無間：不因蘇俄宣傳的力量而動搖，不因彼此跟從個別領袖的舊觀念而分裂，不因過涉理想注重理想的趨勢而依舊能夠保持本來個性，那末未來的亞洲國際聯盟倒正可以事半功倍了。





第七章 阿刺伯的交流

叙利亞

世界史上講到阿刺伯在各國大戰中的事變并不是可喜的一頁。要找出比休戰條約後號稱敵軍佔領區的阿刺伯半島還要發見到威爾遜主義的虛偽和軟弱的地方，以及爲求和平不得和平而甚至反弄得混雜不堪而問題叢叢者恐怕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

我們上面早已見到：凡爾賽條約爲了採用國際聯盟約章上的代管地制度而將舊渥托曼帝國部分領土爭端都規避得不去理會。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凡爾賽條約批准以後，代管地便分配給了英法兩國。阿拉伯半島裏的三塊代管地則規入了所謂「甲」種代管地的一類，意思是牠們的委託由代管國治理，只限於一定的期間，到了這些代管區內成就穩固政府時候便算終了。根據聯盟約章第廿二條末了一句，那末代管國的選擇是要根據於各地人民的志願的。不過這一欸從未實行過，雖

則像在敘利亞也有一個美國委員會去調查過當地人民的志願，可是牠的結果是靠不住的。舉凡民族自決主義的騷擾、宣傳、渲染，弄得這所調查委員會除了不成問題的李貝奴基督教徒要求得到完全獨立外，委實沒有一些結果。在協約國行政院中規定代管地的聖里摩會議只不過實行了一連串英法間三年來秘密外交談判的決議。英國則接受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的代管地，而法國則接受了敘利亞和李貝奴代管地。同時之間英法更達到一個協定：就是關於美索不達米亞的石油蘊藏方面，法國爲了不在北部美索不達米亞去提出任何要求的關係，給了她這些油田出產額中百分之廿五的報酬。我們在後便要見到土耳其和英國間爲了石油所在地的摩色兒領土而鬧得一天星斗者都是受了這張協定的牽線。泛言之，英國得到直接控制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真算達到她主要目的了。

美索不達米亞不單做了英國希望中包含波斯和阿富汗也在內的控制通到印度的代管地的連索，並且也是支配了大半供給英國海軍的波斯油田的要道。要是再將英國希望中的美索不達米亞摩色兒地方也歸入的話，那末底格里斯和幼夫拉底全部流域直到天然疆界而也是軍事保衛的瑞格羅斯山脈爲止，都要入於英國控制之下了。

英國着重巴勒斯坦有兩層理由：第一是她在一九一七年的貝爾福宣言中原擔保去幫同建設

一個猶太故國的。不過以猶太民族主義份子在帝國勢力之大，那末帝國倒也不能再像允許了阿刺伯而又貪言的這樣容易。第二則要是英國放棄了埃及一部或全部的控制，那末巴勒斯坦便要算是貫穿蘇彝士運河的惟一根據地了。

法國固執着去要求敘利亞代管地的原因一半是神經過敏的。原來自從十字軍時代，當法國建設耶路撒冷的基督帝國同得里波里和安的克王國時候，法國在敘利亞的勢力一向是炙手可熱的，即如李貝奴地方佔優勢的基督教人口名雖是涅托曼帝國的一部，實則幾乎自十七世中葉起直到大戰爆發之際都在法國保護之下享受地方自主，而許多的法國學校和教士更在全境內深深的貫輸了高耳（Gallic）的文化和心靈。此外則法國各界方面之將巴勒斯坦當做她名正言順的勢力範圍者也早已是公開的事實，不過終於因了種種考慮使她拋棄了這些要求。像聖里摩石油協定便是其中之一，而英國承認她有權將北部敘利亞天然出口的土耳其細里細亞省包含在她勢力範圍之內也是原因之一。

英法間繼續的協定，更將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兩代管地邊界加了一些修改，彼此的居間地帶也因了政治上的發展而經削除，目前法國在敘利亞的代管地分成阿里坡、大馬司寇、李貝奴和阿勞茲四地。至於細里細亞則因一九二一年的法土條約的規定而還給土耳其了。美索不達米亞現在

通稱伊拉克，她的疆界也因了對土條約中由土耳其放棄摩色兒而解決。巴勒斯坦則地位依舊。不過除了伊拉克以外，那末代管地在工作方面都不能算是差強人意。凡事的立意是未嘗都不可以贊美的，可是實行方面終嫌太做作了一些。所以任你代管國的立意是好得無以復加，可是終於不能生出滿足或穩定的結果出來。

要去知道爲什麼代管地會弄得這樣糟糕，那末我們須得將人民在休戰以來的希望、企圖、幻想以及一般民族上宗教上出入之點去試行揭露一下。我們已經見到所有少數民族和阿刺伯人自己所派到和會裏去的代表都不大受人欽待。雖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英法宣言同意去建設主權在土著自由選擇的國民政府和行政管理，可是在英國講來，牠先不能而也是不願去保守她輔助建設一個阿刺伯國家的初衷。

休戰以後，英法間的關係曾經極度的疏通過來，原因是英國一批政治家又在順風轉舵，要將他們對麥加長官胡賽父子戰時的誓約和對法種種協定言歸於好了。記得愛米爾斐薩所得到英國的幫助便是他們立他去做包敘利內地在內的所謂大馬司寇王國的君主。這件事是靠不住的，原因這樣一來，法國佔領地勢必至要縮到李貝奴和沿海一狹條地方爲止。所以當一九二〇年七月法國人和斐薩政府在大馬司寇關係呈了緊張而法國有出而干涉之勢時，英國人只是作癡作蠢，任他

們的被保護者在戈拉將軍兵力之下逐出大馬司寇。於是法國終於得到了聖里摩最高會議中委任給她的大小一色無二的代管地。

於是戈拉將軍任了軍事總督，而法國人則着手去實行一連串的行政實驗；可是不幸得很，他們實驗的結果固然尚未得到，而實驗的成績在他們保護區內的政治上依舊沒得到一些穩定程度。他們的煩悶先在緊接休戰後，敘利亞國民委員會中的李貝奴基督教徒吵着要求去建設共和國開始，隨後是敘利亞和大馬司寇的阿刺伯人希望將當地包括在已經許可的阿刺伯同盟之內。山脈之區的部落民衆則也堅決要求着地方自主，所以不單是社會上和文化上有偌大的糾紛，即是各個間的民族上和宗教上也是此異彼殊，格格不入。這其參差，在土耳其統治之下本來是始終沒有夢想到去同化過，而現在法國人時代確不用了一種純粹人爲的方法來把他們混籠統去做成一個邦國了。

他們倒也聰敏，發見到立個把中央政府尙屬不成問題。所以在戈拉將軍之下爲了便於行政管理起見便劃分了五個自治區——計皮蓬當首府的大李貝奴、大馬司寇、阿里坡、阿勞茲和包括向大馬司寇南延隣接巴勒斯坦邊疆的特羅西的哈倫領土。在每塊新區域以內都任了當地的官吏，而由法國顧問監督之。廿年以後，戈拉將軍於是就將這五區組成了一個敘利亞聯邦。哈倫和大李貝奴則

許其自主，大馬司寇阿里坡和阿勞茲則有他們個別的區行政院與法國顧問輔助的本地總督並存。聯邦議會裏每區都有代表。不過這只是一個紙上計畫，基督教徒的李貝奴和邪教徒的特羅西兩地首先拒絕了參加敘利亞聯邦。

同時之間，敘利亞內部的事情簡直也不是在幫助法國人盡力去設立一個穩個的政府。在大戰中間，敘利亞人民的遭遇真是難以形容。當協約國軍隊第一次佔領敘利亞時，他們發見的景象真是酸鼻。成千的人已是死了，而成千的人在皮羅脫也是奄奄待斃。全國之內早已因了傑默耳巴沙率領下的土軍在敘利亞的四年恐怖時期中弄得血流標杆。無論何地都不太平——荏符是遍地皆是，官吏則有的逃亡，有的也沒有權力行使厥責；商業則凋敝異常，農業則衰落不堪。總之是全國都呈了毀滅的景象。只有政治的騷擾確在此支離滅裂的狀態中依舊興旺異常。

當法國軍事當局採取急動步驟去恢復秩序和政府機關以及美國近東救濟會去實施拯災工作時候，許多智識階級的敘利亞人對他們這種態度在先依舊是惱怒異常。

戈拉將軍本是一介武夫，他部下去治理代管地的人也都是些軍旅之輩，他們對於聯盟約章裏的代管地宣言寓意始終未嘗有所注意。在他們看來，敘利亞只不過是一塊佔領土地，任人去完全屈服和統治的。他們對於怎樣去變化土著的氣質何曾有所注意。一批派出去治理各地的剛毅木訥的

官吏到死也不會見到敘利亞是一個具有古代文明的國家。他們待遇敘利亞人全本是同對付蘇旦和剛果的土著手段一樣。

也許是戈拉將軍不曾看到基督教徒佔了全人口中只不過四分之一多一些，他竟爲了遵守法國傳統政策去討好少數基督教徒起見，給了他們一個大而無當的李貝奴自治區。這自治區將敘利亞中要城大馬斯寇的海口皮羅也完全割了去。

還不止此，戈拉又將得里波里海口歸入了阿勞茲區，於是阿里坡又失却了一個原來的海口。幾乎在同時之間，法國政府又爲了對土耳其和好以後在細里細亞撤了兵。阿里坡是大部南土耳其的市鎮所在地，便因此而更失却了在戰前渥托曼帝國中興旺都市的地位。所以戈拉將軍爲了便利行政而造下來的自治區是沒有一區有足夠資源可以去自行維持的。

一九二三年間，裕達大度的惠蓋將軍繼了戈拉之位。他首先立定了一個和好政策，爲了滿足阿刺伯人起見，設了一個敘利亞共和國，包含從阿里坡同大馬司寇在內，只不過受法國高等委員和代表的節制而已。這個安排才銷滅了以前敘利亞聯邦。而法國則以代管國的地位監督着從大馬斯寇爲首都的敘利亞回教區，大李貝奴基督教共和國，阿勞茲自治區，和允許由會長制下去籌自治的傑勃耳特羅西等地。

這些行政劃分便是將來在海西米共和國計畫上去構成敘利亞聯邦的根基，至於聯邦的關係則也照瑞士的行政區一樣。以惠蓋的深得民望，雖不能將敘利亞問題去真正解決，倒也還可以順手做去。偏偏他被繼承白里安的社會黨赫里歐內閣召了回去，而他的高等委員地位也便由撒黎將軍去接任了。

撒黎是一個路德教徒，也有人說他是一個自由思想家，絕端反教士而絕對反抗任何教徒有教會政治的人。他對於大李貝奴有投票權的摩羅尼族，天主教徒，希臘教徒，以及其他宗教門徒，一律反對。——這在一個宗教信仰即欲左右政治信仰的國家裏面委實是一個嚴重問題。

後來大李貝奴事情越弄越僵，終於國會便由撒黎將軍下令解散，於是無論教士與非教士都請求法國內閣去罷免撒黎，民族意識如火如荼的燃燒起來，許多基督教徒，敘利亞人，甚至和鄰居回教徒呵成一氣去攻擊法人。

此際使得法國加一些煩惱的，那末更有特羅西部落民衆的嚴重叛亂。在表面上看來，這椿叛亂顯然是完全爲了不良政治所使，而激起亂子的導火線更是幼稚得匪夷所思——只不過爲了雙狸奴的問題。事實是這樣的：

一九二五年春，一個法國軍官叫卡別黎大佐暫署傑勃耳特羅西總督之職，本營設在蘇伊達，這

樣一來，部落民衆便不能自行選擇他們本地酋長。

卡別黎也是著者已經諷言過的軍官中的一個。他非但一些都不懂得怎樣去應付人民的風俗習慣和傳說，反而常常的去觸犯他們。後來大佐的夫人不見了她所極心愛的一隻貓，卡別黎便下令在限定時間以內倘使狸奴不返原主，則全部人口都要受罰款的處分。狸奴是終未曾找到，罰款也終於沒有付過，卡別黎卻被一個舉出的代表要求他辭職而請撒黎將軍來。

撒黎死要維持法國國威，強迫特羅西人去慰留卡別黎；他們果真能夠這樣做去，卡別黎確乎也要關任。偏偏撒黎顧不到當地人民的脾氣和已傳染了從里夫到南海羣島普遍的不安定病症。

特羅西人一向另成一羣，與敘利亞其他人民迥不相侔。歷世紀以來，他們住在大馬斯寇迤南山區地帶；在土耳其政治時代他們一向在酋長統治之下自營獨立，有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度他們外界不易見到的古代禮拜形式。當法國人第一次佔領敘利亞之際，他們既不心愛阿剌伯人，也不傾誠基督教徒，便自動的投在法國保護之下。法國協定允許他們去完全地方自治，關於外界事情那末才由一個軍車總督去代表應付。一直到撒黎這種失着舉動時節，事情還是很順利的過去，而特羅西人倒也很是安分守己。此番撒黎的拒絕要求，不管推翻了一羣黃蜂之窠。一批特羅西部落民衆在索而敦阿脫拉希領導之下竟蠢起圍困了蘇伊達的少數法國戍兵。直到兩個月以後方才解圍。這次叛亂，

官方雖則在一九二七年宣告平靜，可是警人的騷動依舊乘隙而起。

一九二五年夏季，著者正在敘利亞。有一天，我從大馬斯寇遠足到地拉，那裏是法國進攻特羅西人之處：正是大馬司寇和麥地那中間鐵路的一點，這條鐵路是蘇爾旦阿勃陀哈密造來去運載到麥加去的香客的。

從大馬斯寇邁南不數哩許，這條鐵路便進到一個荒涼不毛的蘭傑山谷裏。就中一部分在過去年間曾被死火山的一股溶石壓平。溶石層堆積深可多呎，因了風雨沙土的作用，龜裂而成了山脊和山谷。在這些天然的隱藏之所裏面，整團的士兵儘可埋伏下來。在這些地方後面，正是傑勃耳特羅西崎嶇高峯割成的狹谷和峽道。這種地勢，在戰事上真是數一數二的野戰之所。耳目靈通的爆炸飛機也不能把噶聚在蘭傑和傑勃耳特羅西隘道預備襲擊法軍的遊勇所在偵探出來。

特羅西人的叛亂多少是由其他許多人民公開幫助的，偏偏撒黎將軍對於所有在敘利亞各個政治上或民族上的組織又是異常隔膜，甚至一般李貝奴基督教徒也向他反噬了。他這種笨拙舉動的結果至少給予基督教徒和阿剌伯民族運動者中間以一個局部的諒解。此外則如大馬司寇以東荒壤裏的一批貝徒因會長也響應了特羅西人的行動。加之局面不安定，而商業凋零的結果，城中景象益發淒慘而蕭條，於是一批不逞之徒更其在回教徒營伍所在地得了一個僭竊的立足點。此際廿

令將軍知道要是驅他步卒去謀巷戰，那未必至死亡枕藉而後止，所以他便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廿日決定去總攻擊回教營伍的計畫。

總攻擊爆發之際，死亡和受傷的人不知凡幾。沿「縱線」(Street Called Straight)街道號稱東方著名市場的火車站和盛稱「伊耳亞當」(El Adam)之室的美麗博物院完全付之一炬。結果則大馬斯寇的望族強迫地去繳付罰款四萬埃及鎊，繳出來福槍五萬枝與法人，服從戒嚴令十五年。全境之內到處騷然。從大馬司寇越敘利亞沙漠以到報達的汽車道雖有巡路憲兵，可是都被貝徒因人暗中狙擊，結果則法國兵只好取道了特蘭斯局代尼亞上從阿孟出發的比較安全的道路。可是這批特羅西人老是聲東擊西的用散兵線混戰。

一批援軍是開到敘利亞了，幾月之內，軍事情形因法國費了不少人力財力，頓時有了把握了，可是政治局勢則依舊沒有解決。法國在五年代管期內雖曾經委任了軍事總督去統治，而敘利亞騷擾的情形則依舊與一九二〇年的情形一色無二。所有一般敘利亞聯邦計畫，在實行上委實沒有一個是證明到可以通行的。一般輿論都因轟炸大馬司寇而憤激起來，當地人民更普遍的要求法國去拋却敘利亞代管地，所以這種代管地雖則可因軍事力量去壓平一切，可是這樣一來，無論對於法國或是敘利亞終不見得會有什麼好處的。

要是允許特羅西人去佔上手吧，那末未免有損國威，並且對於當時摩洛哥方面法國對付阿勃陀耳克令統率的里夫叛亂和她那亞洲領土裏起的廣泛民族運動和騷擾不安等事變也許更會生出致命的反動下來。好在當地高等委員的人選並沒有繼續任用武夫的理由，所以當時法國外相白里安便決定去委任一個文官來替代。

法國上議院裏的議員裘維耳也是法國加入國際聯盟的代表。他對於殖民地行政很有經驗，便由政府派去解決這個問題。在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二六年五月逗留在敘利亞期間之內，他對於法政府和李貝奴間起的糾葛確也整理了不少，對於大馬司寇的阿刺伯人也和好了許多。在不喪失法國國威的可能範圍以內，他更大赦了參加叛亂的人民，而一方面也儘量的去恢復秩序和治安。

他也接受了敘利亞聯邦的計畫。這件計畫在後來文官彭索任內更加了一番盡善的改革。白里安便根據了彭索的紹介，在一九二七年宣佈了採用一個決定的計劃從事去解決敘利亞問題。他宣言說：去建設一個自治行政的敘利亞聯邦正是法國的本意，聯邦的維繫正可由安全的契約和相互的保證去連接起來。關於他們中間的運用，那末當然要由法國以代管國的資格去仲裁。至於包含這些規定的條約，那末和英政府對伊拉克訂的當然要差不多的。同時之間，內部秩序全經恢復，特羅西

首領和高等委員間爲了諒解起見，進行了一切談判，於是叛亂才算有效的壓平。

法國（以敘利亞代管國的資格）同土耳其、巴勒斯坦、特爾斯局代尼亞間，同曾將中央阿刺伯王國擴充到敘利亞東疆的納傑瓦哈比君主伊本蘇特間也結了種種條約。在這些條約之內，不單立定了此疆彼界，並且也規定了敘利亞得鄰國間的商務和別種交通關係。這樣一來，敘利亞的情形終算安定了些；不過穩固兩字那末在這個世界上終於談不到，并且目前代管地的人爲的政治疆界也終不是久遠之計。

敘利亞一向說來是西部亞洲內陸出海的碼頭。北部敘利亞的海口正做了北部美索不達米亞和陀羅山邁南土耳其的天然出口。李貝奴則也是大馬司寇豐富沙漠田和大李貝奴肥沃山谷的埠頭。反李貝奴山上削壁的斜坡，除了出產世界上最鮮美的葡萄以外，更有不利於造林的專噬小樹的山羊。當地天氣是非常可愛，真是有筆難描。終之這裏真像全部敘利亞一樣，是最適宜於遊歷之所。不過李貝奴嶽嶽山地是不足以去自給自足的，如果要爲了基督敎徒起見去把牠別成一區，那末在整個敘利亞方面講來也終是彼盈此絀，吃牠的虧。

從敘利亞的得里波里到巴勒斯坦的海發有一條二百基羅邁當左右的鐵路。這正是用來聯絡倫敦巴黎和開義羅的唯一連索——在此我們又碰到了煩腦的新泉原，那正是巴勒斯坦問題。

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兩方面許多從事民族運動之人，一向聲言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是二而一的。所以他們便組織了本營在開羅的著名敘巴委員會，想着手去謀獨立而成一個包含巴勒斯坦在內的一個大敘利亞國。

委員會的首領便是所謂「愛米爾洛脫發拉」(Emir Lotfallah)其人。他是一個蘭文腰纏百萬的富翁，這個稱號是他在多年前周濟麥加長官窘迫時的報酬，他在敘利亞事件中沒有一件不去參加，簡直是想要去做敘利亞國的首領。不過無論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應該合一的理由怎樣的確切不移，在法國和英國方面終於不肯放這件事去過門，即使說法國在報紙和國會上都贊成拋却她的代管地，也不見得即此會滿英國之意，只不過使意大利快心吧了。

不去顧到敘利亞沿岸有經濟合一性一節，對於激起民族騷擾情形方面是不能辭其咎的。偏是關於這方面的情形，又是沒有見到補偏救弊的辦法。

復次所要關心的便是亞美尼亞問題了。當法軍一九二〇年在細里細亞爲了對土耳其協定而撤兵之際，他們不單不去保護當地的少數基督教徒，反而由凱末耳黨去橫加蹂躪，結果則一批亞美尼亞難民越過了土耳其邊疆直到細里細亞和愛脫勃沼澤地帶，全部人口直衝進了敘利亞爲止。截至一九二五年著者在敘利亞之際，已有十二萬五千左右的亞美尼亞難民住在敘利亞疆土上面，危

害當地，誠匪淺鮮。

法國政府的對付手段偏偏又是用了對付土著的模稜手段，簡直是欠缺了一些政策。亞美尼亞難民則被允許了在沿各大城市邊徼寄棲着。截至一九二五年阿里坡靠近至少住有四萬五千，大馬司寇靠近一萬五千，皮勒脫附近三萬。他們都選了合意的廢木、破囊、帆布、木箱之類，自建廬舍。在阿里坡地方，那末他們中便流寓在灑托曼執政時代已告經始而半竣工的公共建築所裏。他們全部都是污穢異常，半露菜色，疾病相染；更其使得形勢惡劣的那末便是政治騷擾了。他們既見憎於回教徒，又厭惡於耶教徒。倘使他們能得居留在鄉村集團裏面那末未嘗不是有爲的公民，偏偏他們揚言恐被阿刺伯回教徒虐殺而拒絕了法國軍官所供給他們的耕地。

實際上說來，他們都是天生的商人和工匠，比較猶太人的勤儉、敏捷、見機、真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他們也甯願獨善其身，而不肯失却本性。著者曾到過難民收容所去視察一過，那裏有所謂小小商店者只不過是一條通草蓆子和一升破囊似的躲身之所。亞美尼亞人便這樣的兌換錢幣，儼然經商。看來倒也許會得變成富庶銀行的兩人。此外則有的只不過是一些天曉得的五顏六色的竹頭木屑，可是倒也頗具一些興旺雜貨攤的規模。逐漸逐漸的他們便這樣從貧困和污穢的泥濘中振拔起來，而竟然搶過了當地商人和工匠之前，擺去失業土著名分的工作而自行安插了。

他們能否變得富庶姑且弗論，不過他們却都是一批熱心的民族運動者，關於他們所認為自己的國事着實不肯放鬆。以著者目觀，那末阿里坡的亞美尼亞民羣簡直是在著者腦中三十六個「忠厚階級」(Benefolent Societies)中算得是最好的。一級了。他們中間掀起的衝突只有紐約和舊金山方面唐人街歷史最煩惱時代中的唐人之戰才算超過了他們。

這種民羣住在像敘利亞的國境裏面，究屬危險份子。你如不信，那末把亞美尼亞人來批評一下便可思過半了。原來他們遭際之慘，自然難以形容，可不單在敘利亞，即是各地上他們的恩人都可以覺察到亞美尼亞人是非常的老奸巨滑而缺少了感激性的。土耳其的慘殺亞美尼亞人正也許有些咎由自取了。再有一件可以記到的，那末要是少數亞美尼亞人任他們佔了上風以後，他們一定會慘殺別人的。這在近東方面並不是一個土耳其的，或是亞美尼亞的，或是哥志的，或是阿刺伯的問題，簡直是風俗人情相等的人們所煽動出來的民族上和宗教上的仇視問題。法國人雖用公民看待了亞美尼亞人，但是他們能否同化尙屬疑問。老實說吧，他們在敘利亞方面除了去加添困窮遭遇和不滿意外，委實沒有甚麼別的效力。

敘利亞人中最惱怒法國代管行政部的那末是牠的釀成當地財政破產了。原來法軍在佔領以後，便制定了一種敘利亞銀幣來連同法郎一起流通，去替代了以前土耳其和埃及的法定幣制。

自然有些敘利亞富翁依舊去積蓄老錢幣，但是大半商人都被迫在交易中去使用新幣，所以自從法國的法郎跌價以後，許多人多因此破產。失業是到處皆是，商業也受嚴重的影響，而農業則也受了特羅西叛亂和種種不安情形而衰落下來。

恐怕這并不是法國的罪過，也許是由於她的不幸。她在敘利亞的預算老是一個軍事的而不是籌備發展本地的預算。就發展講來，例如縱然人爲的疆界制定得不無缺憾，可是幼夫拉底河上流灌溉改進以後，敘利亞的富源一定會大有起色，而那上流地域一定會化爲一偌大的穀倉，並且水利充盈以終，那邊公認爲質地最好的棉花也可以生產出來。幼夫拉底河水經過建築適當的堵水堤以後，一定可以供給比較敘利亞還要大一些國家的電光、電力和灌溉的。

最大的錯誤恐怕要算是法國人的努力去建設一個民主式的政府了。英國人在伊拉克的情形也正復相同，可是他們却因爲制定了一個立憲王國倒很可差強人意。原來經當日的歐洲開始疑惑了德謨克拉西的政治理想而經較近實驗成功的結果以後，政體都傾向到了狄克推多制或王國方面。所以爲敘利亞計，倒不如對法國人結了協定後去建設一個以大馬司寇爲首都的立憲王國的好。此舉雖則未免有拂李貝奴基督教徒本意，但是敘利亞能得接近穩固的機會，終是非此莫屬的。

再不然，那末代管地由法國移交於意大利也是一個解決辦法。意大利人口過剩當然也要個犯

出口，倘使法意間達到協定，那末他們在北非洲的利益衝突一定會輯睦下來；但是就法國將代管地屈服給英國的不易看來，那末此舉終足以證明不會實現的了。原來任何列強中正是誰都不情願將阿刺伯代管地交給國際去共管的。

威爾遜的理想顯見得是失敗了。民族主義終久不會給予阿刺伯人所願望的東西的，非得他們在西方專制以下學得了些乖巧，再不然有個把領袖去下一番强有力的刺激，將人民鍛煉而混合起來，像凱末耳之於土耳其人民，那末倒也有統一運動之望。要是有此一日，那末真又要起一回不可思議的事了。除此以外要想將傑勃沙麥的貝徒因人，敘利亞和伊拉克裏的阿刺伯人，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以及李貝奴的基督教徒去組成一個穩固的聯邦，真是非區區人力所易做到的事。

猶太故土

爲了地理上的位置關係，在討論敘利亞代管地以後，我們便要講到巴勒斯坦。上面已經說過法國對於巴勒斯坦無論在地理上或政治上都將牠當做敘利亞的一部。爲了應付戰時上的需要起見，法國人才勉從了一九一七年的貝爾福宣言。不過在以後對英國人周旋之中一直到一九二〇年四月代管地委任之際，法國人終是將巴勒斯坦當做奇貨可居而同英國暗暗然去爭論勢力範圍的。

巴勒斯坦自從被瓦倫貝將軍統率遠征軍佔領以來，一向行使軍事行政，直到聖里摩會議以後才換了一個文官行政。巴勒斯坦的代管地在兩年後由國際聯盟中規定爲了遵從一九一七年的貝爾福宣言，這塊代管地得以在行政部內再立一個行政部。這一點是與敘里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代管地不同的。代管地第四條說道：

爲促進建設猶太故國和巴勒斯坦猶太人口利益起見，得以設立一個目的專在與英國行政部謀協商和合作的猶太機關去執行經濟社會和其他事業等工作。

第十一條又道：

在非直接企圖的範圍之內，這個行政部得以在公正和平等的條款上面和猶太機關協力去建設或進行任何公共工作、業務、工程和發展境內任何天然富源的措施。

此外代管國更可以自由去擴充或限制代管地範圍到局旦河之東，通稱局旦尼亞地方和邁南到中央阿刺伯納傑王國爲限的進行工作的權柄。按這塊領土在先原是英國高等委員統治的，在一九二一年間方才於英國保護之下立了一個小小王國，國君便是大戰中幫助英人掀起阿刺伯叛亂的麥加長官胡賽的兒子愛米爾阿勃陀拉。

巴勒斯坦的英國高等委員是罕堡賽茂耳勳爵。他是一個猶太人——他自然同猶太民族運動

者多少有些偏袒念頭。不過就他統治中所實施的困苦而鄭重的工作看來，那末他確是大公無私的。他所統治的正是一個靠近六十萬的阿剌伯教民，七萬三千左右基督教徒，和八萬三千內外猶太人的國家。

他不單是要去控制和監督這批人民，並且還要促進和鼓勵一批無數的猶太人的移入。猶太人在代管地條件之下是有權力和特權來被當做一個集團看待的，所以在他是既得去使阻力越少越好的責成其事，而同時却又不由他不去保障阿剌伯人口的權利和特權。

在著者未述巴勒斯坦最近事情以前，我們且先將產生貝爾福宣言的猶太民族運動的環境來講講。猶太民族主義之為精神運動，那末實產生在猶太國家黑暗時代而被羅馬皇帝海得令消滅到無形無踪的時候。國家雖亡，可是幾世紀來巴勒斯坦偶然終還有復活故國的興奮，而按季的香客依舊是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聖城裏去進香。巴勒斯坦於是便成了猶太民族紀念和希望的焦點。正維因了這個魔法公式，他們才維持了精神上和國民上的統一。

以巴勒斯坦為解決西方各國反塞米族主義所釀成問題的理想最先在一八八〇年所謂俄國撲革拉時代 (Pogrom Era) 開始而爭執辯論起來。當時一小部俄國的猶太人便開始緩緩地移入進來。時則有一個奧大利猶太人叫塞陀赫，土耳其人者，促醒一般猶太人而去找尋——簡直是去建

設一個故國，以便去滿足他們國民上和精神上的企望。近代猶太民族運動便由此濫觴。在先猶太人對猶太民族主義自然不能一致，即是到了今日那末在具有猶太思想人中猶太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也不過寥寥無幾。但是這批少數之衆勢力倒也不小，竟在大戰中從英國政府方面取得了去輔助猶太人建設故國的允許。

雖則有許多負聲望的猶太人中意了南非洲或別的比較富庶之區，可是最後因了精神上也是偏見上的緣故，終於選了巴勒斯坦去做猶太故國。這個猶太民族組合在一八九七年正式成立，大戰以前牠已經和濕托曼政府試驗談判，要求在巴勒斯坦爲舉事之所，而一大批移民則更因了羅企耳特男爵慷慨的鼓勵而從此開始了殖民。

這個故國在猶太民族主義者看來實是猶太文化和猶太理想的薈萃之區，而也是將來猶太復興的中心。不過他們心目中對於此地之爲猶太人而尤其是在東部歐洲被仇視而遭虐待的猶太人的避難之所是矢口不認的。爲了要去取得這塊故國的所有權起見，便聲言他們爲了希望在巴勒斯坦建設的文化得有永久安全起見，一個國際保障是少不得的。

這便是取得貝爾福宣言的猶太民族執行部的理由。不過在許多有勢力的猶太人裏面却都相信以色列的教義是純粹精神上的，至於肉體方面那末每個猶太人寄棲在認他有合法公民的居留

國中已經算數，不必另起爐灶的。

在組織巴勒斯坦行政部工作方面，罕堡賽茂耳勳爵便由一所顧問理事會來幫同進行。這所理事會有廿個人員，半數在行政部幕僚中選出，半數則推舉了四個回教徒，三個基督教徒和三僧猶太教徒。一九二二年間，巴勒斯坦的憲法草案經英國國會採擇了下來。英國高等委員做了執行委員的主席，凡屬影響本邦政府的事宜也得向他去請求最後表決。他是由一個行政院和一個廿二個人的立法院隔輔施政。在這廿二個人中十二個由巴勒斯坦人民選出，其餘十個則由高等委員委任。這一個憲法草案中更定了一個訴訟手續，根據曼傑耳法典（*Mejelle*）而定了民事法庭的司法制度。講到曼傑耳法典那末是土耳其革命以來全部帝國中有回教猶太教及基督教法庭做補充的改革。邁的新澀托曼法典。此外英語阿刺伯語和希伯蘭語三種則做了正式言語。

不過截至現在，這部憲法因了阿刺伯份子拒絕參加選舉而從未實施。結果則巴勒斯坦有效的政府便終於不得安置下來，雖經一再鼓勵，可是政治上一連串的緊張狀態終是依舊繼續下去，原來要想在聖地中去找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或甚至去總算出社會和經濟變項的淨結果等都是一樁非輕容易的事。所以然者，也許這是由於一個匪夷所思的複雜環境所使的。

著者在上面已經說過，英國在大戰以後爲了軍事關係覺察到控制巴勒斯坦是帝國所不可成

缺的。再有一節，那末他又是保證去建設猶太故國的。不過在他方面講來，英國國庫一空如洗，委實也沒有餘力去統治這個代管地，偏偏巴勒斯坦又是一個極貧之區。人口一向是七零八落，沒有棲所，所有一些財源那末早爲了大戰而耗費個淨盡，成千畝的可耕地土早已弄得不堪耒耜，除非有了溝渠或灌溉，那末才可以將數千畝土地來化爲良田。交通則因缺少良好道路而也弄得非常呆滯，經商則因鮮有港口而懋遷乏術。除了海發和傑發的公開停泊所外，簡直沒有一些港埠。凡此種種是猶太民族組合所須得發展的。并且除了這些以外簡直也談不到其他發展了。所以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間爲大戰所阻的猶太移民便重又開始起來，而世界各地的猶太民族機關則也開始去募捐鉅額款子去籌猶太殖民和農工上的發展。

從英國的保障目的和需要上看來，那末國際聯盟方面在巴勒斯坦代管地最後形式上去下一種對於猶太人一種特殊狀態的規定是當然不可避免的事了。在政治經驗講來，這自然是陷阱疊疊而危機重重的；但是在協約國最高行政院裏爭論而得到的英國心目中看來，這種行險僥倖也是隨機應變中的手段。

猶太民族運動執行部在吉希大佐盡善指導之下誠爲意料所及的，開始去實行了本來計畫。不過一批移進的猶太人對於行政部是不納租稅的。所以他們在安居後須得自行去規畫福利設施，學

校系統和衛生業務。爲了計畫中一部大掃除近東各國所受累的疾病起見，猶太民族運動者更將許多沮淤窪地污水放個乾盡。凡是他們從阿剌伯人所買來的地方，他們都給予公平的代價，這些地方什九早已經過數百年的荒廢了。猶太民族執行部更會同巴勒斯坦行政部合作去築了許多哩數的道路以便移民。爲了電化巴勒斯坦起見，從局旦河流去採取發光和興業原動力的一個與敦堡大計畫也由一般猶太資本家去經營了。

到一九二五年間罕堡賽茂耳勳爵從高等委員告老之際，因了猶太人努力的結果，巴勒斯坦預算上收項超過了支項一百萬元，而準備基金則更在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了。

正爲了這種情形，農民的納稅也可以減少了。單就猶太人方面流入資財說，已超過了三萬五千萬元，大半都是用在建設方面。法律和秩序是制定了，本地民軍和警察是編制了，閭閻是非常安堵，所以除了二百五十個湯麥分隊兵去保衛高等委員和他僚屬外，所有英軍都經調了回去。總結一句，那末所有巴勒斯坦全部人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發展，都因猶太民族運動組合的工作而突飛猛進了。

可是在阿剌伯人和猶太人中間依舊是有格格不入的地方，虧得有個英國行政部在中間才做了個緩衝。不過直到貝爾福宣言以後，中間的裂痕更是越來越大了。這批信奉回教的猶太教徒，他們遠古以來早已到了巴勒斯坦地方。雖則他們多少被隣居回教徒侮辱，可是大致倒還相安無事。無論

他們中間或是在猶太民族運動當初已經來居留的人中間終不會富庶得有像在大馬司寇和別地方遭阿刺伯人仇視和嫉妒的程度。到了貝爾福宣言當兒才給予了想去建設一種阿刺伯國家的阿刺伯民族運動者一記重重刺激。

巴勒斯坦代管地一經委任英國統治之後，彼巴委員會便在開義羅大本營開始努力想把巴勒斯坦劃進了敘利亞疆界之內；而在巴勒斯坦當地那末也有一所混合回教耶教委員會來反抗猶太故國的建設，將他們神聖的巴勒斯坦地方也加以褻瀆。早在一九二〇年間，耶路撒冷的騷擾便已爆發出來。在騷擾之中，猶太商店都被剝劫，人命也傷了好幾個。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間，一個阿刺伯巴勒斯坦會議便在海發開會，要求代議政治只准阿刺伯人參加；幾星期後反猶太騷動在全國更是風起雲湧。在傑發的騷動最爲厲害，傷亡者足有三百多人。

於是便有一所委員會被任命了去調查產生這些騷動的原因。委員會從雙方調查得到充分證據以後，才知道這樁案件實要歸咎到猶太民族黨中極端派方面的惡感評論做了始作俑者。因此弄得阿刺伯人深信猶太民族黨這個團體簡直是想在巴勒斯坦去建設一個純粹猶太人執政的國家了。

更不幸的那末這事的影響因了許多移入居民中有些過於黨同伐異，攻擊殊教而更其尖刻

化起來。他們在佔有阿刺伯市鎮以後，儼然以主人翁自居對於阿刺伯人的風俗人情無往而不相抵觸。

頃刻之間因了曾太學校同機關經費遠超過了英國在阿刺伯學校和機關內所助的區區借款而起了妒忌。揚言阿刺伯人的利益都被猶太居留民雀巢鳩佔了。——不過這句話雖出之於大眾之口而沒有確鑿證據的。

據著者表面上的考察，那末猶太民族主義者聲言他們爲殖民而佔的地土確是多年荒廢，未加耕耘的土地，以多半長於城市的猶太人去殖民到這些未加開闢的地方也是吃盡苦楚的事。根本上的錯誤實是在於英國行政部過於重視猶太民族執行部，而對於阿刺伯人則却並不給予他們自己去組織同樣執行部的機會。罕堡賽茂兒勳爵未嘗不會有鑒及此，所以當一九二四年他回英國的時候，他便同一般阿刺伯領袖們合作去建設這樣一個團體。

猶太人聽了同他們經代管地承認過的猶太民族執行部有勢均力敵的新執行委員會宣佈以後，便發出一陣反對的聲浪，表示異議。終則一九二五年四月來到耶路撒冷去建立華麗猶太大學的貝爾福勳爵爲了演說中聲言沒有猶太人的努力則巴勒斯坦便永遠不會發展她自己農工實業一語而也遭受阿刺伯人同樣的侮辱。後來有一遭他訪問大馬司寇的時節，一個反猶太騷動更給他當

場出彩的爆發起來。所以巴勒斯坦爲了恐怕猶太政治佔優勢起見，老是有反猶太的案件勃發出來。英國撥勒胃元帥繼罕堡賽茂耳而來，他完全蕭規曹隨，對於行政部不加一些極端的改變。巴勒斯坦物質上的興盛則確乎年增一年，不過七年的狂飆行政對於地方自治上確是不見得有更進一步過。

要總結出巴勒斯坦目前政治上癥結所在，那末切莫忘却了外界影響實有左右這個局面的可能。根據許多明證，那末法國的舉動實是在替英國代管地做搗蛋的工作——敘巴委員會對於法英行政部正是雙方暗送秋波而使他們兩敗俱傷。社會上不安定的暗潮更促進了布爾希維克主義離間的宣傳，巴勒斯坦的將來正是沒有人可以預言出來的。

伊拉克

我們現在要講到在多方面已俱備真正國家狀態，實際上已走到撤廢代管地制而國際聯盟也可以承認的康莊大道的美索不達米亞了。在休戰以後，美索不達米亞是處在削平底格里斯和幼夫拉底流域全境以到摩色兒以北山嶺之地的毛特將軍所統率的遠征軍手中。美索不達米亞的大部這樣在英國控制之下者一年有奇，而軍事當局之餘，則更有印度部指導下的文官行政來隔輔着，這

是與敘利亞不同之處。

去請求印度政府幫忙也是實逼處此，原因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所有的軍官中多是土耳其人，他們同了一批敗退的軍隊在後方很是鬧個不歇。

美索不達米亞的狀態既然非得和平解決不爲功，所以一種根據土耳其老制度的臨時政府便應時產生下來。以印度法律爲體而渥托曼法典爲用的特殊法典便也編訂而成。不過這是完全鑒於美索不達米亞的阿刺伯人口一向在本國政府上從未有所顧問的一個臨時權宜行政計畫。

但是阿刺伯的民族運動則甚至在大戰以前早已傳佈到了美索不達米亞，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包含允許阿刺伯人自決的英法宣言更激起了一向缺少一致意識和領袖人才的民族運動份子的熱烈希望。偏偏繼續的發展終於將美索不達米亞代管地委任給了英國，此舉不啻予民族主義者以一記苛刻的打擊。從雪克斯壁孔同別的英法協定看來，那末美索不達米亞的將來早是蓋棺論定，不過他們對於希望中的阿刺伯聯邦的無實現可能一節終是有些不到黃河心不死之概。

其實他們在美索不達米亞能否有所舉動，實屬疑問之事。這一點在一九一八——一九年冬季英國政府舉行的人民志願測驗的結果已明白的顯示出來。在測驗上看來正是徒喚奈何，原因是大多數民衆之間連組成任何一種輿論的力量都沒有，其他可知。不過一種無謂的擾亂則在全國確是

到處吵個不息。

美索不達米亞大部的人口是由貝徒因部落民衆、牧羊人、底格里斯和幼夫拉底沿流住於沼澤之人，以及美索不達米亞對波斯和土耳其間縱貫南北分界山上的哥志人等組織而成。他們在渥托曼蘇爾旦時代一向處於會長部落組織之下，享受了一半獨立。大致講來，甚至在會長們自己本身碰到比鄰近部落關係稍為大一點的問題便會一籌莫展的。

市鎮人民則又因宗教的出入，鴻溝極深。美索不達米亞的人口都是回教徒，可是也分成希亞（*Shi'a*）和昇尼（*Sunni*）兩宗。後者的教徒都想擁戴麥加長官做主，而前者則絕端反對昇尼主人而大致情願由一個英國行政部來管理的。數量上他們只不過是佔了少數，但是在渥托曼帝國時代他們倒也一向是煩悶之源。希亞和昇尼的歧點在第七世紀已經發生，那時前者贊成一個世襲的回教主職位，由先知子塔阿里的後裔去繼承，而後者則要求回教主應由教民中選舉出來。

爲了殉教的阿里同他兒子胡賽以及阿里最後三個直接的「以曼」（*Imams*）後裔都埋葬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關係，在希亞回教徒所尊敬上講來，只算是僅亞於麥加聖城了。納傑夫、堪布拉、撒馬拉、同加希米四個希亞神龕每年依舊有成千的香客去膜拜。在渥托曼帝國時代，他們終是做了沙場偶語的中心地點，尤其是在波斯勢力之下，原來波斯是一個正式布亞回教國家的關係呵。

華索不達米亞許多的猶太人和東方各宗的基督教徒也都贊成一個英國行政部。原因是那時甚至連一個只消在少數人口表示擁戴即可的本地王子都找不出來。

美索不達米亞看來終於不能自謀解救的了。英國以戰勝國的關係，當然不由她不去給予人民以一種政府來替代他們已經毀壞了的土耳其行政。政治上的不安定情形既是如此，那末從保留位置在波斯而靠近波斯灣沿岸英波石油公司的倍斯拉（正在波斯灣頭）說，英國真也有設立一種政府的必要。並且寇仁勳爵所替印度外做緩衝而內兼防衛的一連串英國保護地計畫之中，美索不達米亞也正是其一。凡此種種在伊拉克制定測驗之前早已承認其為必要，此際只不過裨諸實驗而已。

於是英國便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從協約國最高行政院裏請求而取得了美索不達米亞的代管地後，她憑藉了英法間在聖里摩會議中對於雙方石油利益早經妥洽的關係，更將在報達以北摩色兒區的臨時政權也抓了過來。

這塊新代管地受了基督教洗禮後，取名伊拉克，在本地人民中早已大衆曉諭，在民族運動組合裏則更被採擇了去叫 "And al Iraq" 的名字。包含愛米爾斐薩部下軍隊的美索不達米亞軍官在內。潘賽哥克斯則任了高等委員。

當他在十月一日到報達時，他發見的情形是非常混亂而不滿。自從佔領以來部落民衆裏常有

零星的叛亂——有時爲了厭惡一種管理而激起，有時則爲了聖城裏希亞教會政治的狂熱而掀起，有時則又爲了希望立刻去建設一種阿刺伯國的民族主義者所挑起。結果則終如火如荼地產生了一連串的部落叛變。英國雖只費了五月光陰把亂削平，可是英軍的損失也已屬不貲了。市鎮裏面偏又是燃燒着不滿足的火炬。在此維谷之際，高等委員莫不由他不去擔任一種困難絕頂的工作。但是他倒也應付裕如，他先組織了一個包含每個阿刺伯人有一個英國顧問的行政院，繼則再從此院中重行去整頓內部行政，終則再替國內去揀選一個君主出來。

倘使此際伊拉克的民族運動中智識階級是允許有自由挑選的話，那末他們一定會把報達民族運動首領三顏塔列勃推舉出來；不過他是公開的反英派，此外則便要算同法國人絕交而在大馬司寇王國中被逐出來的愛米爾斐薩了。姑無論英國政府有否允許別種條件，他們當然也要擁戴個把按理享有王國的人出來點綴點綴，他們選出的那末正是曾在大戰中物質上竭力幫過英國的斐薩了。原來伊拉克正是他們可以任意處置的國家。結果則臨時行政院便行起權力下來，把三顏塔列勃則發配到錫蘭，而斐薩則被遞到報達來。經過了英國人操縱選舉後，他的票數竟超過所有其他候補者的票數。斐薩更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廿三日這樣做了伊拉克合法的國王。

正維因了這樁高壓伊拉克行動的結果，多事之秋便由此而起。所有惱怒斐薩當選的法國人等

的英國仇家便利用這一點，在帝國全部中乘隙而動，挑撥起反英的情感出來。

在伊拉克地方，國王斐薩到處是由不冷不熱的人民接待着。他在國中簡直是個陌生客，他那麥加長官的頭銜一向是伊拉克裏希亞偉人世仇，說他只是英國人的工具，不過這反對派中沒有統一的力量同他作對，只好任他依靠英國泰山，反正英國人總是當地軍事上的主人翁。

伊拉克既有了國君，第二步是組織政府，便開了國會大選，通稱曼傑列斯的新立法會議便在一九二二年召集而草成了一紙憲法，在兩年後採行。一九二四年六月批准了的對英條約同一件新的選舉法案也由曼傑列斯結構而簽字了。對英條約上規定：此約到伊拉克加入國際聯盟時廢止，或則在對土耳其和約批准四年以後為止，無論其孰從孰違，都要受下列規定：

英國得以「忠告和并不歧視她國家主權的幫助」供給伊拉克，而伊拉克則爲了「促進國際和財政義務以及英皇利益」的事宜起見，接受這種忠告。伊拉克的領土不能用任何方法去出脫，代管地主要規定當由一批討論意志自由、集合權利、商業均等、和維持外人現狀等的條款而給予保障，英國則須得儘量用善意去設法將伊拉克加入國際聯盟。其餘補充協定則規定英國得以供給顧問十五年，貸借行政費與伊政府，在需要之內儘量維持她的兵力，直到一九二八年為止，以及訓練和組織新伊拉克軍隊等權。

關於批准這件條約和附帶協定在伊拉克會起了好一些的反抗。此約批准之後，著者適在報達據聞條約之得以通過，完全因了在一九二四年七月繼潘賽哥克斯勳爵後任的亨利大勃勳爵裝腔去拚搶一切，帶同全部行政大員和所部兵力預備出境的威脅而逼成功的，不過真正的通過原因也許是因爲即使在民族主義運動者中性急的人，也覺察到要是沒有英國的合作和幫助，那末他們是永遠不會達到將摩色兒去劃在伊拉克疆界以內的希望的。

我們上面已經見到，土耳其在大戰事變中爲了爭論摩色兒主權時，即在洛桑會議中要是土耳其人和英國人雙方都不肯退讓由一個聯合委員會去仲裁，那末早已便要決裂下來了。這個委員會截至條約批准以前不過幾星期的一九二四年六月中還是沒有達到一個協定，於是懸案便交到國聯行政院去解決。慨自美索不達米亞代管地委任後，所有英國政府以及伊拉克人民方面的形勢無不迭經變化。寇仁的帝國主義計畫是拋棄了，受英國幫助去打土耳其人的希臘是慘敗了，英國是被逼在特蘭斯高加索和波斯撤兵了，甚至承認阿富汗完全獨立的和約也締結了。

(註) 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有兩個機關：曰議會 (Parliament) 係國聯立法部；曰理事會 (Council) 係國聯行政

部——即行政院。實際上議會僅等件食，全由理事會操縱。

伊拉克這塊代管地會費了英國不少的人力和金錢，所以英國國內輿論都主張拋棄美索不達

來亞管理權而乘機把牠流到利益和英國相反的手中去。他們以爲摩色兒誠然是蘊藏寶貴油田，但是英國索性拋棄了伊拉克去和土耳其行交易也許是更爲便利些的。所以那時要是伊拉克人不去批准條約的話，那末一般輿論一定會逼迫英政府去拋棄伊拉克的。

國王斐薩那時正逡巡在自由黨和國民黨中間。無論他個人傾向何方，他的地位終是左右爲難的。當年夏季著者在報達謁見他時，覺得他非常可愛，但却也給著者看出了他爲什麼不能成就像凱末爾的地方。他是永不會去做一樁大事業的領袖的——原因是任何人都可以覺察他的個人膽敢固屬不差，不過他在國家大政上却沒有把握。

條約一經通過，於是英國便熱烈的去替伊拉克做奪回摩色兒的工作。不過此際局面有些兩樣，那便是當國聯行政院將摩色兒判給伊拉克時，規定英國與伊拉克的關係，應如條約所載，展期二十年。我們上面已經見到，土耳其對於這樁決議雖經海牙法庭宣佈有效，終有些不願接受此議。直到英國在地中海政治舞台做了一番牽線戲，從墨索里尼取得決裂時意國即便攻打安乃托里亞的允許以後，土耳其人才算俯首無言。最後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土耳其和英國便達到了一個協定：前者允許拋棄所有在摩色兒一切要求，完全根據了國聯委員會規定，劃定了土伊疆界。這項協定終算將兩國間關係才密切了二十五年。

在這椿決議到期以前的兩年，真是替伊拉克去試驗的年份。沿邊一帶的騷擾很是嚴重。時過境遷，土耳其人重又恐嚇了伊拉克的邊疆。在他們自己方面，那末爲做出更可怕的示威運動去攻擊伊拉克起見，他們在一個時間壓平了哥志人的叛亂，在叛亂之中伊拉克邊疆方面的哥志人也是同樣的參加搗蛋。土耳其軍士在平亂之際，將哥志斯坦上依舊居留的亞細里亞基督教徒村莊攻剽劫掠，無所不至，這批基督教徒便狼狽饑饉的越過邊疆，將土耳其虐待的流血故事也帶了過去。

這些基督教徒便同休戰後早已在伊拉克成千的亞細里亞人呵成一氣。在伊拉克的亞細里亞人則更爲了自決主義的潮流所染，堅決地要求地方自治，弄得伊拉克政府大感棘手。

在前一章中著者曾講到英國人爲了他們替協約國出力而全軍覆沒的關係，在伊拉克給了他們臨時庇護之所。當一九二四年著者在摩色兒時候曾會見他們的女首領蘇麥海嫩。她是一個受過英國教育的人，在民衆狼狽退出祖國之際是由她統率團結的。聽她那建設亞細里亞國家去繼承尼維古國的誇口，真是令人無限淒涼——所謂古國者，現在只不過一堆亂石和先知羅納神龜所在的一個阿刺伯小村落吧了。

摩色兒之足以發展伊拉克的經濟，正同控制了蘇旦之足以保證埃及興旺一樣。講到摩色兒地城，那末除了靠近波斯灣頭沮洳之區的主要出產棗子以外，更是伊拉克惟一可以不假人力灌溉而

足以生產五穀的地方，所以那裏較之全國任何其他各區，終是逐水草遷移的遊牧民羣少些，而居留下來的耕耘人口多些。抑有進者，那末此地也是伊拉克一部地方水量供給的來源。

美索不達米亞全部流域是都由底格里斯和幼夫拉底兩條河流灌溉的，前者發源在伊拉克邊疆正北土耳其的瑞格羅斯山，橫貫全境後在貝斯拉口注入波斯灣。幼夫拉底也發源在土耳其，流過北部敘利亞後注入底格里斯河。兩河合流後構成了偉大的水利。許多世紀以前蘇曼利亞、却爾地亞、亞細亞、同巴比倫尼亞帝國時代因了一個著名的灌溉制度，便使埃田樂園享了世界上最肥沃地方的名望。直到東方連年入寇，尤其是在鐵木蘭的蹂躪過程中，才將這些灌溉運河全行毀壞，結果伊拉克徒剩了一片荒土。

較近年間土耳其政府覺悟到要使美索不達米亞成爲地球上的樂園，那末終非有水利不爲功。底格里斯在涅托曼統治時代已建築大印地亞堵水堤，所以灌溉已是大規模的開始了。這所堤壩在大戰中毀壞了一部，後來在英國統治之下，重又修葺一過，現在出產米穀棉花的數千畝土地，都是靠牠灌溉的。伊拉克所以要佔領摩色耳，其寓意正是在幫同英國去實施這種灌溉計畫。此外則構成伊拉克、土耳其中間天然障礙的瑞格羅斯山也劃歸伊拉克管理，不管更予了她一個磐石形的軍事堡壘。

從這些事件講來，那末因佔領摩色兒而起的政治問題似不該再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了。不過土耳其對於距離報達迤南六十哩以外地方的領土要求確是一椿糾紛的有力泉源。摩色兒去開了伊土爭論而說，那末既不能說屬於土耳其，也不能說屬於阿刺伯。這塊地土有哥志人四十五萬，阿刺伯人約十八萬六千，土耳其人六萬六千，所以只好說大致是屬於哥志人的。至於基督教徒，那末除了在哥志人叛亂之際，逃難到來的不算外，以前已經居留的約摸也在六萬以上。

不過因了國內日盛一日的興旺，而政治的糾紛機會確也漸次減少，即是一向爲爭論焦點出產油井的摩色兒地方也進步得很快。所惜者是油井的價值依舊成爲問題，所以非得在此有一個廣泛的開拓計畫，那末便沒有人能估定到將來的地步。土耳其在新協定之下得向報達政府去抽石油產額的百分之十，這便是伊拉克和英國間所規定的新條約。英國代管期則限期爲二十五年，這是國聯行政院將摩色兒土地歸給伊拉克決議中所規定的。

姑不論這些產油地方在將來發展中有怎樣財富，所可斷言者摩色兒倘使被控制伊拉克水利的政府佔領，那末對於那個政府的興盛和穩固方面終是大有裨益的。像伊拉克地方已經因了英國行政部的努力，物質上的進展已減少了不少的政治糾紛，要知道英國行政部真有一種膠合和黏結的特性，這在敘利亞方面的法國人是獨付闕如的。

英國人自從佔領以後，便在報達波斯灣間造了一條鐵路，這條路北進則通到距摩色兒四十八哩的地方，迤東則幾乎展到波斯邊疆，將堪庫克肥沃的生產穀物區域同首府連接了下來。廣大領土的灌溉已經誘引了許多逐水草遷徙的遊牧部落去居留下來，即是全國的可耕地也因此鉅量的增加起來。在英國人保護之下所促進的交通和盡善的教育制度，幾乎也在地方支配之下完全繼續下去。目前正開始產生出一種政治上的一致意識出來；若從伊拉克同鄰邦納傑王國在一九二六年締結的條約看來，那末一個阿刺伯聯邦恐怕倒也有產出的預兆。

伊拉克人對於行政方面確有難能之處。像一九二四年以後三年正是騷動以後商旅還是裹足不敢跑出城市的當兒，可是通到地中海的沙漠汽車路已經由本地軍官指揮下的本地騎巡隊去擔任巡邏；到一九二六年底從倫敦經報達到加拉支和印度更見到有商用飛機行駛了。

當年十一月英國高等委員亨利大勃勤爵在國聯永久代管委員會中報告伊拉克的英國施政中聲言：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伊政府中英國高等官吏已從四七三人減到一〇四人，僚屬從五三〇人減到一〇〇人，六年前的印度屬員也從二二〇〇人減到六〇〇人。

不久以後伊拉克一定會成功環球週遊的所在。有此一朝，那末要比古代人類文明淵源的美索不達米亞還要勝過的國家也要算得寥寥無幾了：烏耳、吃雪、貼西風、巴比倫、尼尼維、同教、聖城——都

是瞭然在望；甚至還有傳說上稱爲沙特拉克馬希阿克和阿倍伊古代爆發火爐的堪庫克（Furnace）——不過現在都已成了荒烟灰燼，舊土之下也許正在凝結石炭了。報達和倍斯拉現在也有出租汽車、影戲院、鄉村俱樂部、和電燈之類的摩登城市了。

不過講到伊拉克時間須得牢記一樁重要事情——那便是她既不左袒也不攻擊代管地制度。是了。因了她的深閉固拒，所以伊拉克比較其他代管地發生的問題終要來得少一些。最有趣的那末她的安靜同興旺完全是由於不懂民族自決主義的原則所使。不過要是沒有摩色兒和她一部分哥志和一部耶教人口，那末伊拉克也許不會有這種有望的狀態的。

有一日若不幸而國際的錯綜事情有劇烈變化，那末英國不單要去保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并且更得在阿刺伯半島上其他小國方面去保留充分的勢力，以便去阻擋不利於她政治利益的結合，像輓近以來，便不由她不去應付阿刺伯上一種新勢力——那便是大戰以來大狄克推多中最少有人知道然而也是最出類拔萃的納傑蘇爾旦伊本蘇特領導下的瓦哈比復活運動了。



第八章 阿刺伯沙漠

非要到大戰爆發，那末阿刺伯半島南部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性終是被人忽視的。沿紅海、波斯灣同印度，那末有許多小回教國家佔據着，就中漢志、阿西夷門、高威四國則是承認土耳其上國地位的。四個之中尤以漢志算最爲重要，原因是那邊有麥加同麥地那兩個聖城，而統治的又是號稱先知萬世一系而惟一有世襲統治麥加權利的麥加大長官胡賽伊本阿里其人。

全世界的回教徒對於漢志向極重視，因爲聖地的必須永遠執在回教徒掌握之中，正是回教的根本教義。要像土耳其的蘇爾旦，他是教主，並且在回教上又兼有政教的權力，那末他當然可以去治理漢志而間接及於麥加，所以如果渥托曼蘇爾旦能一日維持他們權力的話，那末任他們一日去抓住教主職位的權利也不會生什麼問題的。

阿刺伯小國中不承認土耳其上國地位的，那末只有多少處在英國支配下的幾個小國。原英國在紅海口亞丁所佔有的一塊小小領土，早已靠近一百多年了。波斯灣上除了伊耳海薩一個外，他如

渥門同脫羅希耳小小國王也都是處在英國保護之下。

不過國中內部那末依舊好似一本火漆封固的書。只有寥寥幾個教徒同旅客，才到過瓦哈比亞人要隘而也是納傑首府的黎雅特去過。講到黎雅特，那末正是十八世紀中一個執納傑許多部落會長牛耳而叫謨罕默德伊本阿勃伊耳瓦哈比其人，他在回教中是別樹一幟的。瓦哈比亞人是屬於最嚴刻最剛愎一類的清教徒。他們對於謨罕默德說法的純粹唯一上帝國主義所產生出來一種禮拜儀式侮蔑得當做崇拜偶像一樣，他們遵守可蘭經的教訓是很簡單而鉛版的，既不飲酒也不吸煙，更拒絕了金玉其外的裝飾；他們的信仰確是很具備刺戟最早回教首領們烈火焰焰的熱誠主義的。

到十九世紀初葉，他們權力極其膨脹，便將麥加聖城佔領下來；後來被土谷曼埃及一陣打來，才又退回沙漠，所以直到大戰年間，世界上對於局在內陸王國的瓦哈比亞人是少有聽見的了。

講到納傑高原的地勢：一方面則從沿波斯灣的各國上起，伸展到漢志邊界，他方面從向未拓殖過的南部阿刺伯沙漠起，蔓延到敘里亞沙漠的邊際，牠多少終是具有廣大平原，一方塔供牧畜，而地方可產嘉禾的肥沃區域。當地有五六百萬的居民，大半是遊牧民族；除了可以算得城市的黎雅特外，簡直沒有半個城市。在這座從南到北，縱貫全境的山脈之中，委實也沒有人去想到裏面究竟有些什麼富源蘊藏。

當大戰爆發之際，著名的蘇爾旦阿勃陀耳阿彼伊本蘇特爲了要恢復瓦哈比運動起見，開始去集權中央。他在大戰中並沒有左袒一方的理由，原因是他除了想在大戰中乘機發展他的權力以外，他對於土耳其的蘇爾旦是既不效忠也不愛戴的，所以英國在少佐聖約翰斐列倍調查中央阿刺伯的情形後，便給予他一筆津貼去叫他中立。這樣一來，他們麥加長官胡賽這個協約國便也可以太平無事了。

伊本蘇特便利用了英國的金錢去擴充他的軍隊。在大戰進行之際，他更進行了幾次秘密戰爭，結果則他除了克服傑勃耳沙麥部落、海耳同傑夫的肥沃沙漠良田以外，更得到了接近波斯灣伊耳海薩會長的矢誠，不過他對於漢志則却是遵守對英約定，始終未加侵犯。

我們在大戰中已經見到許多的發展：在麥加長官則怎樣去幫助英人，他的兒子斐薩在著名大佐勞倫恩指導之下則又怎樣去掀起阿刺伯的叛亂，長官家屬則因了胡賽做了漢志國王，他的兒子阿勃陀拉做了特蘭斯局代尼亞國王，而斐薩做了伊拉克國王又是怎樣的報酬。

漢志王國版圖的微乎其微，固然出了胡賽意料之外，即英國人的初衷也未嘗這樣想到。他本來是夢想去做一個大聯邦的盟主的，不過從大戰期間英法依舊想去保留他們勢力範圍代管地的委任統治，和大馬司寇短命王國的瓦解看來，那末他的希望是終成泡影的了。

不過這也不能責怪到英國人身上去，即使他們情願對胡賽去履行條件，那末要他去統一一批勢均力敵而爭權奪利的貝徒因阿刺伯人是他所做不到的。他年已耳順，心更猶豫，除了狡滑見機有餘外，真正力量是不足的，只是出落得一副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的脾氣吧了。所以他委實也只好即此而止，英國人的由他去保留一些小朝廷已是覺得客氣多多了。

不過一到土耳其不願接受式微耳條約和勞合喬治御用的希臘佔領軍，以及凱末耳黨人運動達到嚴重之際，胡賽的新機會便到了。萬一取消回教主的職位——在凱末耳黨人反教政策看來，這是有可能性的——那末胡賽正是合法的候補人選。回教世界裏面一向主張在宗教立足點上來改革教主職位，倘使教主改革後依舊可做宗教主腦，那末捨一向號稱在聖城中抱殘守缺而又是職權在握的麥加長官外又將誰屬呢？

胡賽自己對此確是蓄志已久，他便欣欣然接受了英國人的提議。當回教主阿勃陀耳麥傑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被土耳其大國民會議革職時候，胡賽便由他自己的屬民和漢志、巴勒斯坦、敘利、伊拉克、特蘭斯局代尼亞等擁戴而做了教主，可見他多少終算是被他勢力下的幾省幫助着的。至於英國則在先也是儘力慫恿的，所以當其他處在英國人勢力下的回教國蓬起抗議胡賽的僭竊教主尊號時候，弄得先前擁護他的人都因了英國實力而高呼上當不止，原來全世界的回教徒對於要

受英國羽翼而不能設法來使聖城獨立的教主是永遠不願接受的。所以除非他們對於教主職位改變念頭，否則人選終是非獨立元首不行的，到今這個問題依舊沒有解決，那只看教主依舊虛懸其位就可知了。

胡賽一方面既見棄於英人，他方面又失却了許多回教徒的擁戴，照理是應該怎樣去謹慎的了，他却偏偏依然故我，有一次麥加和麥地那的香客因了在聖城裏面受人欺詐，待遇惡劣之故，怨讟政治不良和勸人錢財的控告，雪片似的向他奏本，胡賽却依舊充耳不聞。不滿稅政的人中要算得瓦哈比黨人最厲害，他們對於世風不古，人心敗壞，以及褻瀆回教初衷等的崇拜偶像早已痛心疾首。

伊本蘇特則因了英國停止給他津貼，更是躍躍欲試的想乘機組織十字軍來解放聖地。一九二四年夏間，他便藉口麥加稅政，興師進攻胡賽，結果則便攻克了漢志。

麥加也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三日落。胡賽在數月後不由他不去退位，乘了英國戰艦亡命到塞潑拉斯。一九二七年初他便一命嗚呼。他的嗣君阿里長子，便替父報仇，進攻瓦哈比黨人，可是終於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也落了個妻大納降的敗耗，直退到銜接他那受英人保護的弟弟阿勃陀拉極北的一狹條地方爲止。結果則還是被迫退位而搭了英國輪船出奔倍斯拉去。

瓦哈比黨人既做了麥加和麥地那的主人，於是便照了他們清淨教的教義將內政澈底改革一

過。所有香烟店以及剝削香客的純粹商業牟利機關都請他們關門大吉；國王胡賽的一所宮殿則以六百塊錢賣給了一個商人。許多回教神龕也經剷除。凡是他們以為有崇拜偶像的都掃個精光。伊本蘇特便做了事實上的漢志主人翁。他一登大位以後，即頒布了一道王命宣誥，開首便是：「漢志黎民——其尊朕爲王！」

也許有人會想英國一定會得採取積極行動去阻止伊本蘇特達到漢志，但她却並不如此。原因是愛米耳阿里固然僅得到一些些的幫助去進攻瓦哈比黨人，而納傑的蘇爾旦却正也不急急於去進剿仇人胡賽兒子的特蘭斯局代尼亞和伊拉克啊。

伊本蘇特的兒子兼儲君愛米耳斐薩便做了麥加總督，進香也恢復了。誠然，在狂熱的瓦哈比黨人同別的回教徒多少表示反對；但不久在一九二六年麥加舉行的大回教同盟終算通過了章程去保護香客們的安全和健康了。同年麥加又開了一次會議討論教主職位問題；這些且待以下講到回教勢力對國聯政治關係時再說。總之，教主職位的組織問題終得再行延擱一下，目前是沒有解決之望的。

同時伊本蘇特依舊算是阿刺伯政治上空前的人才。除了他十字軍化的部落民衆，他却也做出了印許多敘利亞、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三地上人才一齊聯合起來而做不到的進一步的統一阿

刺伯下來。憑了他新近對這些國家的同盟，他替一個可能性的阿刺伯同盟終算打了個樁子。他的確不愧是在紅海和波斯灣上都有出口的中央阿刺伯的實際主人翁了。

近來他因了同阿西耳的伊曼伊特里西同盟關係而權力更形龐大；以他對英國人的諒解，則他倒也決非胡賽這一種苟延殘喘之流可比。他不是一個青年，他的權力幾乎是完全築在他個人人格上面，他所領導的瓦哈比運動還沒有去和徒享金錢榮華身體安適和生活程度狂瀾而弱不禁風的勢力去接觸試驗過。

沙漠的貝徒因族同他市鎮上的弟兄們以及較為進化的代管地政府同實際上中央和南部阿刺伯等中古國家終有偌大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伊本蘇特所締結的一連串同盟除了便利政治外，沒有什麼可靠之處；反過來說，這些代管地的國家正也決不是有權這麼隨便去自由訂約者，不過目前講來，則伊本蘇特終算受了英國人的幫忙將阿刺伯啞謎的吉光片羽，湊成了一幅整張的丹青。從丹青上看來，牠正是用了遠抖遠轉的方法，依舊倍襯到一個阿刺伯同盟路上去。

關於阿刺伯各邦的將來究竟會強盛得去做成一個集團與否真也沒有人敢斷定。所有阿刺伯各國裏固然有好一些的宣傳傾向到土耳其去接近；而他方面則也有一種大塞米族運動傾向到對埃及的密切關係方面。姑無論這半島上將來怎樣發展，內中有一樁事情是一定不易的：那便是發

展教育增進交通以及一種先於集團政治結合的阿刺伯各邦間的經濟情況的穩定——這倒決不是一年或一日之力所可以成就的工作。



第九章 增場裏的印度

一九二九年這一年正是特許憲法須得根據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案的規定修改之期，英國國會和印度人民正不由他們不去商量一個整理他們相互間關係的計畫。換言之，印度現存政府制度到期即須得自動停止，無論籌備印度為自治殖民地或則即此永遠將印度割愛，成敗利鈍，都正在此一舉。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那末非大部分去解決其他許多東西衝突的問題不為功。

目前亞洲方面正有一種理想同實際抵觸的文明。在印度方面，那末因為智識階級同西方文化接觸已久而抵觸得更加顯著。以比較亞洲任何其他人民對一個歐洲國家維繫都要深刻得像印度而論，倘使她還不能去和英國暫時保個小康，那末眼見得西方文明與倫理確是不足以去做東方和西方調和的媒介了。

因了這層緣故，大戰以來印度發生的事變同土耳其、中國和中亞細亞發生的驚人事變，正是一樣地重要。確然的，去追溯發展印度的潛勢力只消去追溯根本上掀起亞洲種種運動便可熟思過半。

尤其是民族衝突上在歐亞間的關係更是可以舉足重輕。

在印度，正像在別許多國裏一樣，民族上有色人種的分界綫因了凡爾賽和會的決議是非常深刻而擴大。

印度代表辛哈勳爵和別加尼的馬罕拉傑，無論他們怎樣相信印度的解放，終是非同英國合作不可，可是他們人民間終是自己覺得在國際聯盟中雖則也有他們一席地位，不過印度同自治殖民地還是不相並肩，他們對於在英領非洲各地內印度人爲甚麼要被拒絕公民權利，終也找不到解釋出來。他們既目覩波斯代表在大會中吃了閉門之羹，也目擊了日本提出要求的民族平等主義的失敗。這正是印度在大戰中效忠英國的報酬，也正是一本正經拚了命去接威爾遜福音後的報酬！

我們上面已經見到，印度的國民黨領袖爲了愛斯葵先生允許的條件在一九一七年猶不結出菓子而是怎樣的起了懷疑，而日增月盛的政治糾紛則又是使得英國在一九一八年怎樣的去派印度大臣愛溫忙塔高同當時的總督哲姆福勳爵去就地磋商後，草了一紙報告，去做新政的根據。

忙塔高哲姆福報告的結果便在一九一九議會中通過了一條印度新政府案，規定起草了一紙特許憲法，以推行十年爲期，這便是所謂兩重制 (Dyarchy) 了。在要去懂得這個新政的性質以前，我們須得先去明瞭在怎樣情形之下才使印度產生了這個兩重制下來。

(註)兩重制或譯歐亞制，即是不完全自治的意思。

這個忙塔高哲姆福改革案在英國守舊份子和印度古板板而頭腦冬烘烘的行政官吏看來，是非常的不表信仰的。結果則休戰以後，當印度廣佈的糾紛和悲憤爲了響應俄德革命運動和大戰中普遍的頹唐情狀而擴大之際，這批守舊份子更堅執而要求到了實施軍事戒嚴政策去壓制叛變和刑事上的陰謀。凡此種種都規定在通稱魯拉法案 (Rowlatt Acts) 的兩紙議案裏面。

這些法案的實施正在印度對於十四條大綱和人民權利搖曳着的信仰中起最後一線希望之際，對於信仰威爾遜主義的印度國民黨不管下了一個迎頭痛擊。於是一九一九年二月的立法會議上便嚴重的要求收回魯拉法案；一經政府拒絕後，甘地孕育着的不合作運動便發生下來，在印度方面雖則不免失敗，可是因牠喚起有色人種一致意識來反抗白哲人種之故，在全世界確是起了重大的影響。

不合作主義完全支配了印度國民黨的心靈，因此數年之間印度的政治史太半是甘地運動的歷史。自治與抵貨久已是戰前印度國民黨的口號。他們因了甘地在一九一九年春宣佈四月六日爲了反抗魯拉法案的不合作日而更受着了一番簇新的意味。倘使要去推敵他怎樣會採取不合作主義——老實說來，政府之當牠「不堪接觸」正如上流印度階級社會制度上分出最下等的巴里亞

級一樣——那末我們非得先去知道一些甘地的歷史不可。

甘地是老式家庭出身而信奉正教的印教徒，他在先非但並不反對西方制度，并且反而對牠是很表同情的。他受過英國教育，在他青年時代，他很相信西方文明，在後才屏棄的。說也奇怪，他的第一次政治活動，原是同英人合作去攻擊波耳戰爭中特蘭斯窪共和國的。當南非開闢而供給殖民以後，許多的印度農民和工人居住在英國領地的，逐漸蔓延到波耳共和國去。他們在那邊受到的待遇很惡劣，於是英人始則劇烈的抗議，繼則掀起一九〇〇年波耳之役。

在開戰之際，甘地很有一些私產，便同英軍在特蘭斯窪設備了一所印度野戰病院。不過當和平恢復後，隱伏着的有色種的鴻溝又在南非顯了出來。英人正同荷蘭殖民者一樣，開始要求定出立法去限制印度移民。已經居留的印度人則也得不到完全的公民權利。甘地此際便熱心得很的抄了他們的老文章。爲了想激起英國對於民族歧視的公論起見，他便在南非實行組織了消極反抗計畫，以餓肚罷工和羣衆示威做主要利器。在戰爭以前，他的努力也有部分的成效。多年後他回到印度，對於西方唯物主義恨如切齒，對於民族上的不平等也是惱怒異常。不過此際他對於英國還未到完全不信任的地步。他目覩了純粹物質文明的德帝國主義後，還相信着助英攻德也是替印度自謀其利，而也是替全人類去謀福利的計畫。他是一個托爾斯泰式的和平主義者，所以當他個人覺得厭戰之際，

巴不得對德之戰有個結局；不過他到大戰結束時候還是效忠於英國的。正同許多同胞一樣，他相信印度一定會有權利去同英國別些自治殖民地處於同等地位；也像世界上別些理想者一樣，他以為這次戰爭也是在於去打倒軍國主義和惡貫滿盈的暴虐政府的。

不過一到從塔高哲姆報告允許改革的前夕醒過來時，政府却通過了他所疾首蹙額的壓迫法案，終於使甘地反抗了起來！他走遍印度去宣傳不合作主義，竟得到了成千信徒的宣誓遵守。此際印度到處情形都很惡劣，有些地方則癘疾疫死和災荒饑饉爆發開來；回教徒則也因了英國進攻土耳其人而劇烈反英，正是一個偉大民族運動的時機到了成熟之候了。不合作運動傳佈得像野火一般，不過不幸得很，要是他不去參加一切，那末不合作運動終是免不了流入他個人痛心的暴烈行動，這在他個人也許是早已先見的。

果然，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特里地方起了騷擾了，孟買的混亂繼之，最後則旁遮普更演出廣佈的革命來。雖經甘地苦口婆心的反對，而紛擾煩亂依舊是繼續下去。蘭霍的人口則羣起逐出了英人而自去做了城中三天的主人翁。雪克族聖城姆黎薩地方更被暴徒毀壞了一切市建築物 and 鐵路車站，不過不久就被英軍肅清。偏偏出事後派去的蒂耳將軍決定抄了姆黎薩老文章，想威脅旁遮普全都去屈伏下來。在他到達的一天，聽到了求列華拉堡圍中有違背他命令的公衆集會正私行鬧着，

他便統帶一分隊兵士圍困了六千多徒手的民衆，老實不客氣而一些不警告的對準了人叢中開起鎗來。據歸耳自己聲言，他同他的步卒向驚惶失措的羣衆開火後，直到了軍火幾乎罄盡才告停止。這樁慘案正是可怕，男婦在狹窄的出口擁擠逃命，老幼雜處，離外圍牆既高，來福槍又是近在咫尺打靶般的射來，正是逃也枉然。總計斃命者三百七十九個人，受傷者一萬二千人。凡此無辜，歸耳將軍簡直一些多不加拯救。後來歸耳又對姆黎薩下了一道逼迫命令：凡是要走過一條他未到以前一個英國女人曾被暴徒侮辱的街道時，須得兩手兩脚的爬將過去。這條命令據說是一個高等盎格羅撒克遜人想出來的。一年以後，西伯利亞伯力方面一個日本指揮官也發出了一條同樣的命令，正可謂無獨有偶了。

這樁事情看起來固然難以盡信，不過歸耳將軍的行動確乎是受上級人員慫恿的，所以英政府雖有官方調查的結果，送了一封嚴厲譴責的緊急公文到印度政府，他只是官樣文章，對於印度擴大得甚至及於亞洲的憤懣潮流是並沒多大安慰的。姆黎薩案件終於是現世紀以來白哲強國在亞洲做出來的種族衝突仇視中首屈一指的慘案了。

姆黎薩事變激起了普遍的恐怖以後，印度緩進人物也喫驚了。列尼格羅賽說得好：「當全國正在等候盎格羅撒克遜政治家對於全世界宣佈的原則去運用時候，印度發見她自己的待遇正同德

國待遇比利時一樣，而姆黎薩也是當之洛文而無遜色。

在自由黨倍納傑領導下的印度國民聯邦理事會正也同新近死過的鐵拉克教育出來的極端派抗議得一樣劇烈，十二月間在姆黎薩召集的印度國民會議便接受了一所特別調查委員會會員的報告，想去嚴懲慘殺案件。甘地則鑒於他手下同志在消極抵抗上有些失檢，而也更加前熱心去喚起不合作主義。鄉間人民爲了響應他的教訓起見，都不願再去服從任何格式的政府官吏，甚至反抗到接種牛痘，以及所有衛生業務像拒疾疫避天花等事，所以往往鬧出悲劇的結果下來。在城市裏面，則不合作主義由接連的罷工表示出來，結果則許多實業固然受了牽制，而所有各部市政和公共業務也爲之停頓。

同時印度七千萬左右的回教徒雖則同印度教徒是世仇，但是因了感覺到民族歧視和惱怒英國惡劣待遇，執掌政教的回教主所在地的土耳其也同不合作主義者取了一致行動起來。

當一九一九年年底，全印度痛心姆黎薩事件，同政府方面失之已遲的譴責羅耳將軍壓迫旁遮普革命之際，包含塔高哲姆福改革案的印度政府法案便變爲一條新法律了。一九二〇年春間的總選舉便是這格法案下的第一聲，而新憲法則也因了一九二一年二月間王公會議，印度立法會議和行政會議所組織的全印度立法幹部在特里召集大會而充分地實行了。

這種代議政治在印度試行是並非第一遭的事情。省議會裏在大戰以前因了摩里銘托改革案也推行過部分的選舉制。新印度政府法案只不過參酌了地方代議人員以及各個省方和全印立法議會方面情形儘量去增加些投票權而已，不過牠也是限於有不動產人方面，草莽之輩是沒有份的。在第一次總選舉中，有六百萬多的名字登記下來——代表了麻打拉薩及聯合省、孟加爾及中央省組成的英領印度人口十四分之一——只代表了全印總面積的三分之二。不過在此須得記着：實際上，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依舊在一般王公手裏。他們多少還享受些自治，有他們自己的制度和朝廷，對於英國的管理原則是時常大為抵觸的。

此外則七百個土酋也足以影響全印利益；好在印度總督已足以周旋他們，土酋間所享受的地方自主也有條約和章程限制而不勞費心，一批印度王公則在帝國戰事議會中和凡爾賽和會中也有他們自己的代表；新近他們在國聯年會中也有個代表出席參加。

根據了一九一九年的特許憲法，則他們在特里地方也有一所王公會議和全印立法會議並存，所以對印度的關係也頗見密切，自然討論到全印共同福利上他們只不過佔了一小小集議團體。

講到結果，那末這兩重制的新制度雖則替英領印度籌備了大部分的自主，可是還不會及於國中第三者方面。所以與要求自治有關的國民騷動、全印政治活動，以及別些更加革命性的運動便對

準英領印度挑撥起來。此外則在土酋人民之中對於盎格羅撒克遜族的種族不平等也是仇視着的。

當我們提起印度的兩重制時，意思只限於一九一九年年英領印度法案籌劃的新政而言。所謂兩重制者便是以其有兩重性質而言。例如一省之內既有一個省長去對總督負責，而總督則再去對英國國會負責。省長有他自選的行政院。這所議會專以治理一般維持法律秩序像司法和公安制度的某種政府屬員所謂「特任人員」(Reserved)而設。至於其他一應管理教育、實業、衛生、農業、收入、賦稅等公務人員，那末移交由本地大臣組成的一所議會去擔任督理，向省立法部去負責。立法部的權力便是在統馭這批「移交」屬員以及理論上亦歸於統轄的某種「特任」部分。但是——只消此一舉——省長受了總督和英國會最後核准後，便有權去取消立法部的原議，反而全印立法部倒偏偏沒有這種權柄的原因。是牠的機關中印度人員雖多，但是兩重制並未實行到總督的行政院身上。所以全印立法部通過的立法依舊受總督的否決，正像省方幹部所通過的立法要受省長的限制一樣，而所謂全印和省方立法部的範圍，是更因了劃分某者做中央人員，某者做省方人員而被嚴格限制的。

英國對於印度政府也有改變之處。印度大臣原是國會和總督的居間人，他現在是受白宮裏頭的印度樞密院襄助而支配。印度部則不再去做土酋和英皇間溝通業務了。他們現在也有一個高等

委員做官方代表，正像各自治殖民地上的高等委員一樣。

倘使忙塔高哲姆福改革案裏包含的原則無論在印度和英國都認為不妥當，那末這正是印度充分預備立憲政府去取得自治殖民地地位的反證。

可是兩方面對於這兩重制的實際工作都表不滿，原因是各方面看來對於這種制度都不能完全合作，反而給予「互相推諉」者以無上機會。例如一種控制一種「移交」屬員的大臣，說是農業吧，他可以將重要灌溉計畫的未能實行諉之於省長的減削公款，而供給「特任」屬員去增添像一種較大公安警力的緣故。

話雖這樣講，兩重制在有些地方的成績確也驚人。不過在別方面說來也實在不足為訓，像孟加拉地方因了總督的核准，兩重制即被省長延擱不辦，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才算恢復過來。所以無論如何，這只算得是一種試驗性質的制度，非得到加以根本改變或在一九二九年特許憲法滿期修改時取消不為功。

我們須得注意的那末即是在近年以來印度心理和印度政治方面所起的變化。雖則他們并不產生可驚可愕的事件下來，可是他們確乎深刻異常，不但改變了印度，並且也改變了亞洲許多地方的地位。在驟然一看，要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印度參互錯綜的內政去求出其所以然的緣故固然匪輕

容易，不過要是我們將近來事變仔細去推敲一番，確也可以分到下列幾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我們已經約略講到，是從塔高哲姆報告起，到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印立法會議中間的醞釀騷擾時期；在這期中見到甘地主義的興起，當做政治運動的不合作主義的組成；印度政府失着的高壓手段依舊不高興去根據了戰事期內實際情形而修改一下戰前的帝國主義——在英國方面老是不肯將印度認為合法的自治殖民地地位要求給與印度。

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的三年，在這期中見到第一次立法會議在新憲法下生存，也見到甘地政治計畫的衰微和最後的瓦解。

當全印和省方立法幹部舉行第一次選舉時節，不合作主義者受了甘地訓示，不去投票。只不過其中有選舉權的半數才實際去出席投票。全印立法會議也有別些黨人參加，他們雖則意見各別，不過多數是贊助新憲法的。在牠存在的三年之中，雖則周圍和外界的政潮頻仍，可是牠依舊從容不迫的制定了許多避免爭論和着手建設的法律下來。各省方議會裏也取了同一步驟，只不過有一點出入——那便是這并不附屬全印立法部的新兩重制度，往往要阻礙他們的活動，尤其是關係財政方面了。

同時中央政府實施了好許多印度政府法案規定下來的改革，那些改革雖則並不是由新憲法

規定下來，不過倘使印度預備在十年以內自治的話，那末這些改革確也是很可舉足重輕的。改革聲中，公安局經過了完全的改組——這正是政府方面大權獨攬的行政機械。在先像全印文官部所有高級人員都由英國官吏充任的，所以印度國民議會中最早懷恨着的便是文官部裏沒有印度人加入。

雖則愛斯葵在大戰中保障印度人民的宣言已在局部改革和許多適宜條件上實現出來，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的印度政府法案通過之際，印度人仍絲毫無權，依然故我，直到一九一九年法案之後，在文官部裏才確定了印度人員按百分之三十三的比率任用。到一九三〇年間比率又增到百分之四十八，而行政部裏各個機關中的人員也取了印度化的步驟。在進行兩重制的省政府中，對於「移交」各部裏面也有印度大員監督着，而好一批的印度議員也廁身在總督的行政院裏了。最有趣的那末是印度化的軍隊也小心翼翼的開始了。

這方面政府固然是很起勁的介紹這些改革，而印度立法幹部多少也弄一些成績出來之際，他方面甘地和他的同志倒也並不懈怠。民黨裏歡喜挑戰的首領鐵拉克是在一九二〇年春死了，於是他許多門徒又改入了甘地之門。多方面看來，甘地是最惱怒英國統治的。他的個性對印教徒心靈上起了劇烈的變卦。辯羅蘇 (M. Groussset) 說得好：「印度是信教的，正好像審美的希臘，尚法的羅馬和

崇實的盎格羅撒克遜族一樣。」甘地惟一的本領便是先將民族主義去變成宗教化，然後再把牠同印度最虔誠的宗教傳說鬧揚得一樣天經地義。他便這樣的得了人們的景從。

當他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宣佈抵制英國制度和英國貨物來做取得自治的方法時，他對人民揚言：倘使他們服從他的命令，那末在一年之內即可自由。於是成千的人加入了學生隊伍，學生們則用了英國棉花去做鉅大烟火，圍住了出賣英貨的市場，拋棄了所有英國衣服而去穿着自己織成的土布。

同時之間，甘地也幫了印度的回教徒去反抗式微耳條約，經他數月來的佈道以後，歸真返樸到印度「黃金時代」的幻像，竟在維達斯山中謳歌了起來，而反抗西方「魔鬼文明」的力量也深入了許多印度人心。不過這些情形是靠不住的。人性終是人性，罷工和示威等消極反抗的結果，終於不免要流入暴動的形勢，果然不久便嚴重了。

當黎定勳爵繼哲姆福就任總督時候，甚至連甘地本人都約束不住的騷擾，擴大得成爲了羣衆行動。虧得黎定勳想的手段高明，才將不合作主義者分散下來。他先邀請甘地到西姆拉參加一所會議，對他和平主義和政治信條極表同情，繼則便遊說甘地發出一通佈告，去懲戒暴動，回教徒首領默罕、默德和沙凱阿里則也取同樣步驟。

黎定勳符這種舉動的直接結果便產生了他預先料到的國民黨集團的分化。回教國民黨同甘地的結合只不過是一樁政治企圖，講到和平是在回教主義裏所一向找不出來的。他們的惱怒英國統治，初非有愛於印度行政，只不過爲了教主職位同大殺以來種族歧視的悲劇問題才懷仇恨之念吧了。自經莫兀兒克服以來，他們原是回教徒的世仇。正因了這一點同仇敵愾，所以雖則他們有時也反抗英人統治，可是終幫助英人去進攻印度回教徒的。

在先，印度的回教徒是很熱望去和英國文化和英國制度同化的，第一個現代回教徒賽顏阿姆特設立的阿里加回教大學便是取法英國榜樣。有一次據說校中足可以抽出四師人馬。所以這是很有益於英人的。土耳其同印度回教徒從無密切結合，直到大回教運動興起時節，印度的回教軍隊依舊還是替英人矢忠的。在大戰中拚命。至於他們的矢誠教主職位，則是完全因爲民族不平等而激起的。

甘地同黎定會商停止不合作運動以後，印度的回教徒覺察到此舉未免有乖本旨，所以他們同回教徒間勉強的結合便決裂下來。阿里弟兄頃刻也大呼上了圈套了。回教徒便走他們自己的路，在他們一再騷擾中，回教徒生命財產的損失正也不亞於英國人，最後謨拉堡海岸馬潑拉族的叛亂首先進攻英人，結果則在回教徒人口中也慘殺了不少人命。這樁叛亂被英軍撲滅以後才告寢寧。

阿里備則爲了掀起印度兵叛變被判監禁兩年。在他們釋放之際，回教裏的情形早已根本起了變化。洛桑條約是已經自動的改正了土耳其的錯誤了；教主職位問題也完全起了變卦了；他們認爲替教主捧場的安哥拉政府則竟然革教主的命了；一致吶喊去反抗英帝國主義的埃及回教徒也趨入了獨立之路了。

可見他們的計畫是非得大大的變更不爲功。自從那時起，雖則因了惱怒白哲人種佔優勢而有時也取同樣反動，不過回教徒與印教徒在印度方面確是從不再有一致行動。總之在回教徒說來，印度的回教徒傾向大亞洲運動和普遍反動去進攻西方，確是比之幫助印度的國民運動要密切一些。在印度人說來，不合作運動和牠繼承的自治黨的根本原則確是深刻的種在老印度的心坎之中。

馬潑拉叛變引起了同從前在旁遮普叛亂一樣的高壓手段，所以甘地也終於食言了對黎定的允諾，在一九二一年底宣佈拒絕威爾斯親王到印。當親王於十一月十七日在孟買登陸之際，城市裏各街中騷擾紛起，雖經壓平，可是人命也損失不貲了。在阿刺哈伯和加爾各答，那末雖則不會見到騷動，但是各條街道都冷落異常，家家閉門，委實沒有半個印教徒或回教徒出現去歡迎這未來的印度王帝。

因了英國人公開幫助希臘人在安乃托里亞進攻凱末耳黨土耳其人而形勢更其險惡，斯滿那

陷落後，所派到捷靛雷斯的一批英國艦隊更是受人敵視。同時因了帝國會議裏印度代表斯里那代薩脫里爭不到南非洲和從前通稱英領東菲的良雅殖民地（Malaya）方面印度人同等的市民權利和公平待遇的關係，而民族的仇恨越發激起得如火如茶。

甘地則也牽入了騷擾潮流的漩渦之中，這顯然是溢出了他原來所向不合作主義者限定的活動範圍了，他雖則苦口婆心請求他的同志去心平氣和也是徒然。他所祈禱着的將東方精神主義去戰勝西方物質主義的「出世力量」（Quill Force）却變化到成爲他所不能克制的「入世力量」（Earth Force）了。黎定勳爵見勢不好，便打電報給當時首相勞合喬治，叫他不要去向教主職位去挑戰。這個電報被印度大臣忙塔高公開一過，雖則他因此而被黜去位，可是印度回教徒中緩和派却因此不去同極端派取一致步驟了。

黎定勳爵的才幹既不能中和甘地特殊個性，而甘地被印度民衆的崇拜又是異常熱烈，那末看來是非得去採取更加嚴厲一些的手段去對銷他的勢力不爲功了。結果則甘地便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被逮而判罰監禁六年，因了精神不佳，他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五日便經釋放出來。於是他老人家又恢復了不合作主義的領袖地位。但是此際他的政治領導地位却已與前不同——精神上他在印度固然依舊足以主宰一切，但是他所制定的運動却在他監禁期內起了根本的變化了。誠然，因了

他請求以後在他逮捕到判罪中間並沒有一些暴動爆發出來羣衆對他個人的矢誠依舊沒有動搖。不過他們終覺得不合作運動是失敗了——原因是牠並沒有像甘地所說在一年之內給與他們自治。

黨裏頭比較心靈尖銳而實事求是的人裏面，覺察到非得參用西方之矛來攻西方之盾不爲功，而孟加爾省內甘地的代理人達斯，同印度著名律師尼羅也開始去想出了採取搗蛋方法去替代以不合作爲取得印度獨立的惟一方法下來。他們在數年以前是得了印度殖民地地位即可心滿意足的。不過因了時過境遷後，他們慾望愈大，竟以爲白哲人是非得逐出印度不可，甚至非要逐出亞洲不可了。

(註)採取搗蛋政策 (To act as a *Boycott*) 即是他們雖加入立法會議而並不參預一般工作，專以搗蛋政策爲妨害議案進行的手段。

在甘地禁錮期內新方法便推展開來，而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集的印度國民會議便允可而取銷了。往年秋季內主張拒絕加入省方全印立法幹部選舉，於是從前不合作主義黨人都改組爲自治派去參加一切選舉。他們在省議會裏取得了多數議席，尤其是在孟加爾中央省和孟買方面。他們在全印立法議會中佔據了九十分之四十一的議席，所以當甘地出獄之際，他發見到民黨政策的實際指

揮確乎過了他的手了。他便在一九二四年底國民會議中正式辭去領袖地位，他在會中曾有一片很長的演說，承認不合作運動的失敗而不足以爲政治的利器。他隨後便完全脫離政治活動。於是印度民黨運動中便起了另一番景象。這種景象原從宗教發軔，進展到一個非常能幹而有效的政治反抗。

印度當代史的第三個時期便可以包括在從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全印議會開始到一九二七年第三次全印議會召集的過程中，在這個時期以內，英印間的關係還有進一步的變化。

正像不合作運動在新憲法宣佈初三年間籠罩了印度別些政爭一樣，達斯的自治黨是佔了一九二四年以到一九二六年秋選舉之前中間政治舞台的中心；此際甘地主義是丟在一角了，不合作運動裏的幹練人員是在自治黨掌握了，於是自治黨便在全印和省方立法部裏開始了搗蛋的計畫。雖則達斯同他信徒以議會戰略爲攔阻憲法進行來做逼迫英國同意印度自治的惟一有力方法，可是他方面至少終是間接的以輿論給予了一般極端派人物。要知道這批人物中大半是屬於或是和共產國際的印度幹部親和的。

在塔什干設立的共產宣傳學校裏自從一九二〇年來，一向是在訓練印度機關人員，並且在皮那和特里地方也設有支部，據報後者在十八月後共得到九萬一千個印度黨員，每年支付出款足有十二萬鎊。這批印度共黨同極端民黨是取一致步驟去遵守莫斯科發來訓令的，自治黨首領當然也

不時受了他們活動的好處。

在一九二二年底發出的「Polit Bureau」秘密通告品中，據共產國際的首領嚴正的說來，那末印度是不在「預備」行共產主義中的，可是印度國民黨終以爲共產騷擾是一個有用的同盟。他們這個態度，正是土耳其國民黨開始掙扎獨立時是一樣的。

當一九二〇年著者在莫斯科時，曾碰見傑默耳巴沙。他是想去把布爾希維克黨和凱末耳土耳其的同盟去幹一下的。著者曉得他是貴族學校的一個守舊派，便問他倘使同波斯結盟後不怕布爾希維克的宣傳嗎。他的回答倒也有趣：「唉，太太，你家到了火燒之際，你難道再會去盤問幫你滅火人的心術嗎？」

姑無論深藏的原因怎樣，自治黨的議會搗蛋政策終是不免訴諸暴動的。在孟加爾地方他們因了拒絕票決預算，任命大臣，或通過省議會的必要立法案件等，便懸宕了兩重制的實行，騷擾所及，則也不由省長不去從總督方面取到了一道特殊法令，去採取早爲黎定勳爵所拋棄了的魯拉法案裏批准過的高壓手段。據一九二四年政府委任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說，自治黨雖從中作梗，可是許多省裏進行的改革大致依舊很有可觀。根本上的困難只是在兩重制下不能去節制財政問題吧了。照例議會先得通過預算，大員們隨即向議會負責，收受了他們名下「移交」部分的應得入款，而省長同他

們的行政院則在某種省方應得入款在交由院中審查時，再將各項用度減削或分配一下。

這樣一來，結果生了許多阻力，甚至在不加入達斯搗蛋政策的緩和派人物也向省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要求財權完全自主了。

所以這末了一次全印立法部的國會史，正是在盡力去阻礙行政措施，直要到政府同意修改憲法，允許印度財文完全獨立為止。

原則上講來，印度要求去支配印度入款的充分理由是不能加以否認的，帝國政府將印度入款去向別方面擴張（尤其是在印度軍備方面）自然給予了自治黨一個指摘英國不公平的實例。老實說，印度軍備除了替帝國擴充武力外，簡直也出了印度需要範圍。所以碰到帝國其他部分偶有騷擾之際，印度軍隊終是用來去平亂的。這批國中納稅人民供養着的印軍直到近來一向終是由英人統帶。至於訓練富庶階級青年印人去充當差使的學校是沒有的，惟一的印度軍官也只是沒有軍符和少數陸起來的低級軍官吧了。

這種情形終算因了印度政府法案採取印度化政策的關係，不單在軍隊方面，而且在文官等公務人員方面，我們也見到任用印度人的比率確是增加了，一所皇家軍事學院是在印度設立了，畢業出來的學生也可加入聖哈斯脫了，印軍官則也不歸總督而受英王委任了，一個建設印度國防兵力

的計畫也因慘澹經營而實施了。即印度大臣下的省方各部分，頃刻之間也幾乎充滿了印度僱員。

但是要達到這樣變化正也感到許多困難，即是願意同英人在政府中去竭力的自治派中也得渡過一些難關。他們本來是要除了驅出英國官憲以外簡直沒有辦法餘地的。所以自治黨份子支配着的全印立法部碰到指撥以行政爲目標的款項時，終是養成一個否決的習慣，直要到了「無法」(Certified)才止——那便是說非得由總督宣言有效而硬把他們去做政府的工具不止。

達斯指揮着自治黨的議會搗蛋政策足有一年，倒也頗著成效。在一九二五年初，黎定勳爵回到英國去和印度大臣盤更海勳爵商量一切提議在倫敦開一個圓桌會議，邀請達斯、甘地和印度各黨首領人物一起參加去修改憲法。當黎定勳爵表明本國政府去採取這個步驟時，自治黨的態度却起了一層印度黨政一向未有的變化。

在孟加爾省議會開幕之際，達斯一鳴驚人，宣佈說：印度獨立不能獨靠自治黨的，他的意思是說，除非印度先將內部各種黨同伐異份子聯合下來，那末印度終於不會真正自治的。可是在他方面他也聲言自治黨終得去存在英帝國心目中，引了自治殖民地的榜樣。他更着手去草就了自治黨和英政府合作的大綱條件，以爲暴動固是不足爲訓，革命也不見得會將自由帶來，不過政府則也得去收回高壓手段的成命，宣佈一次政治大赦，廢除大權獨攬，承認印度有權自主，而確切設法去允許這

種自主才行。一朝這些條件能得確切保障履行，那末自治黨便停止搗蛋政策和英國統治者去携手。倘使達斯和黎定能夠同意採取一種和好同合作的政策去誘引印度大臣表示一致，那末將來前程正是未可限量。不幸這些實驗力量正在接近之際，達斯忽在一九二五年六月突然逝世，他的良法美意也就此連帶壽終正寢。那時他正當加爾各答的市長，他的葬禮簡直引起了城市中從來所未見的盛況，所有各黨人員都一致參加來追悼這個印度空前的首領。靈柩一直昇到開列廟的火葬場爲止，他的遺體便根據了印教禮節舉行火葬，那時甘地正是主要的執紼人員。

達斯的爲人在東方性靈上說來真是奇怪，一方面固然表現是西方教育的模範，一方面却也顯示出與西方教育的牴牾。誠然，他是向議會制度去挑戰，但他也用了議會手段去打倒兩重制。他更能夠用了不費本錢的雄辯來發揮深奧的理想；不過他雖是左右一樁政治集會的老手，他倒也不見得能夠去抵抗實際困難。他的始願是想將村落來做改行政的單位而做政治集合的根據。印度在他之下一定會得變成一個自治村落集團的聯邦的。所惜者是他不會顧到對於世界經濟制度和政治集團去決裂的困難，而過於相信了內部即有產生和平與統一的可能。

實在的，印度可以說得表現一些一致意識的只不過是一極暫的時期，甚至在甘地現身說法的親柔和有難同當的意義去攻擊普遍公仇的「白晝」人專制當兒也難以說到有此一致意識。大戰

中不景氣所釀成的饑饉和災殃與一九一九年的傳染病固然產生了甘地的運動。不過繼續各年中物質上的發展以後，羣衆又重複墮入了相互傾軋之路，印度政治上的敵對黨人又扳起面孔去回復到原來的黨派了。

我們已經講到印教徒與回教徒首領決裂以後，隨即有不合作運動的失敗及自治黨的組成，同時更有別些黨派黨同伐異的在活動着。但他們決非是在努力去救濟印度的，例如有所謂和合黨者，那末是贊成同英國統治去充分合作的，有所謂獨立黨者，那末態度較為和緩，有所謂正派印度教徒者；那末是反對甘地和自治黨人開放階級制度的。臨了則所謂「不可接觸」的階級人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結合，想從政治上去打開一條出路。

許多團體裏都有一種以回教徒領頭的強烈的趨勢，尤其是在旁遮普地方，在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印度人中，回教徒佔了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他們都在立法幹部裏贊成地方代議制。這一點是決不爲印教徒所喜的。此外則有土會份子佔了全印四分之一弱。他們的會長都是英國藩屬，有他們條約上保障好了的權利和權力，他們的政府也是專制而非立憲的，並且也都是一致矢志英王的。他們對於認爲毀壞英領印度的思想是不贊成的。雖以繼長增高的自治運動也不能絲毫去削弱他們的勢力。更有進者，他們中間大半數都不在預備什麼部分自治的，所以他們中間的騷擾，除了產生政

治混亂外也沒有什麼價值了。

據英國說來，那末是口口聲聲把他們利益同他們自己印度屬民一樣的。上面所說，並不是指點本地王公或他們部下人民對於英人有什麼特別好感，也不是說他們不覺得反西方的普遍潮流和民族感情；不過他們只知道誰待他好便傾向誰方。所以結果則印度同英領印度的議會騷擾是完全絕緣了的。

達斯亡過以後，印度黨政較前更是紛歧。一九二五年底召集的國民會議因了一個婦人——撒洛及尼奈陀——監督而尤其衆目昭彰；更奇特者，那末即是英藉安倍三夫人其人，因了伊出錢建設印度共和政體去顛覆一九一九年法案下設立的兩重制之故，弄得在民黨各界裏更加掀起騷動下來。

正在我們講到的這個時期之中，騷擾是到處皆是，不過政府機關確是沒有顯出像守舊的頑固派和急進的國民黨所預示的土崩瓦解現象。總結一句，那末事情尙稱平穩，並且在多方面看來也很有發展。在大戰不景氣而與抵貨中損失不貲的商業也逐漸回復到通常狀況；雖則就進口同土貨稅說來，政府一向是只記着帝國而忽略了印度的利益，可是一種適度而足以促進印度工業的保護關稅也在自治派中制定出來了。

各省之間一種比較廣泛的初步誥令也經佈告下來。最重要的那末算是誥令全印農事方面去從事現代農作方法了。

凡此舉措，都減少了對自治黨人物的同情。所以在一九二六年選舉之際，他們失掉了好一些的根本。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全印議會召集之際，自治黨員簡直不再佔省議會裏的多數了——即是在自治主義壁壘森嚴的孟加爾也是如此。他們所保留控制着的，那末只有麻打拉斯一省。所以自治黨人雖則依舊想拘泥着鴉蛋政策，不過要是他們沒有其他一黨來幫助，那末失敗是無容疑義的了。

在一九二七年初葉，一般情形更顯得政府和民黨確是很能諒解。軍隊的印度化也有長足的進展——一格建設同澳國軍艦一樣的海軍法案也向英國介紹了下來，預算方面的收項超過了支付；最重要的進步中那末要算是印度政府和南菲律賓的解決一樁久成懸案的爭論了。解決此案以後，南菲方面的印度人在有條件之下也有公民的權利，對於不符條件的印度人，那末另規定了遣歸故國的辦法。從各方面看來，在印度黨政上未必會有什麼驚人變化的了，並且在一九二九年新憲法到期修改中間，也不見得有什麼好方法足以介紹到議會裏去了，所以要去猜度將來如何，那末未免也過於魯莽一些。總之，照目前看來，印度確也有達到充分自治殖民地地位的可能；事變進展以後，也許在一個限定期限內更會有完全自治之望。不過即使各個政黨充分合作去處理英領印度政府像加拿

大澳洲同新西蘭政府吧，那末在印度方面也正有許多困難的地方。我們只消仔細一看那末印度的社會和政治地圖正好比一件針腳帶着五顏六色，布釘打得七零八落的一件「百家衣」(Joseph's coat)。

印度全人口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中約有百分之七十三是大小不等的農人，他們散處在印度全部——土酋和英領印度裏面。教育吧，雖則在最進步的英領印度省裏也伸入得微乎其微，原因是英國的教育政策一向只是在製造一小部高等教育的人才去做政客生涯，——所以印度成了政客多而專門人員缺少的現象。從鄉村進到城市裏去的印度人在受過西方教育以後往往向餬口的政治生涯去鑽營，再也不同鄉村去接觸。結果則鄉農階級中目不識丁而愚魯椎鈍的人多得不可勝數，而他們的農耕方法却又是異常的不經濟。

多數的鄉愿之輩，都泥古着老印度教的信仰，對於許多有害的動物都視為神聖一般，像牛糞是甚至不能當做肥料的，動輒毀壞收成的猴子也是不可侵犯的。階級區別在大城市裏稍為寬些，可是在鄉村裏則區別得極其嚴格，要是我們停下來數一數印度裏面粗枝大葉的二千五百個階級，那末我們在各小團體裏碰到幾個階級正也無容奇怪了。

復次，講到鄉村裏的地方生涯，那末數百年以來依舊這樣。鄉村社會組合同鄉村政府在最小限

度以內實際上終算是自主的——這正是發展印度唯一的元素。倘使牠能再進一步發揚光大起來，那末未始不是一個印度國家的核心。鄉村不論是在土酋或是在英領印度裏面，本能上是完全一樣，雖則軒輊很大，可是村落裏的印教徒和回教徒多少倒也有他們共同之點。他們的利益多少終算是相合的。每個農民階級的印度人所希望只不過兩樁事體——好的道路和低的租稅。

當數年前甘地的不合作主義傳佈到田間像野火蔓延的時候，印度農民的勢力着實未可輕視；到後不合作主義終於失敗者那末完全是因為農民覺察到牠不能給予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之故。可是甘地同達斯得到了一個教訓後，終算因了他們在大戰中出力的有一百萬左右同志還未氣餒，對於政府——姑無論其為英國統治或其他政府——終可以馬到成功的去挑戰的。

在他們中間發酵的布爾希維克主義的酵母更給予了他們一副利器。用了這副利器他們便可以像以前老式時代的教訓去同威權來周旋一下。一個蘇維埃印度也許會跌出英帝國而把本土弄得清一色下來，不過那却並不即可以算得獨立——也許只不過是管轄權的搖身一變而由英國變到俄國吧了。

回教徒組成一個顯著的單位，在牠自己疆界裏面倒也非常德謨克拉西化，不過牠是藐視印度人口的。回教徒雖則僅有七千萬，可是他們的毅力倒也很可以截長補短；著者在前面已經說過，他們

的努力是傾向大亞細亞而不是趨向印度國民政治的。他們大部分集中在旁遮普地方。

人口較少一些的那末有帕西族，總數在十萬以下。帕西族是出名的拜火教徒。他們是在國君信仰回教以後從波斯逐出來的；以他們帶一種厄羊族的舉止行為看來（厄羊族早已同印度別種民族元素

滲雜）那末他們的淵源密接歐洲人較密接印度任何其他居民來得深一些。他們是最善於經商和熟諳行政的人，智力上他們足可比擬印教徒中的教育階級，政治上則他們對任何方面都是大致不分左右祖的。

雪克族也有自己的一種宗教和政治運動，也組成一個顯著的集團，像少數印度佛教徒一樣；他們中間有其他各種份子，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大家勢均力敵，誰都不足以去同化誰的。

除此以外，那末印度在十年以來佔全人口百分之十的工人也顯然別成了一級。大戰以後工業化像加速度過程的進展起來。目前印度麻棉工業大半操在印人手中，增加得着實可觀。英印棉織廠的競爭引起了印人異常憤恚而攻擊英國起來。英國雖則用盡心計去保護本國棉花，可是出品終於不能同印度土產棉花紡成的棉織品一樣價廉。所以英政府往往要反對印度的保護政策，甚至向土產棉花去徵收一種國產稅以示抵制。甘地抵貨和採用土布的主張對於孟買一般印度廠主或二萬五千個職工方面終非對症發藥。要回復到簡單生活也正匪輕容易，原因是印度實業界裏的工人已

有類似西方國家的工會，效能固然淺薄，可是對於國際的親和力倒也未見有甚兩樣，而對於共產國際右派“Profintern”的紅色工會更是互通聲氣的。

復次，印度基督教徒大半是一般所謂不可接觸的巴里亞族，他們那階級之卑下甚至甘地達斯和其他印教徒首領也不能夠將牠打破下來。這樣看來，他們反而不及基督教與工會所成就的功績了。

上面列舉的集團類皆別樹一幟，他們的不能互相同化正像土會、王家殖民地、和組成印度帝國各省府的不相同化一樣。在這些事實之下，除非有外界壓力，否則印度在一定時期以內和正則狀況之下簡直也難以構成一種統一或密接的結合。她那孤立的地位，特殊的文化，獨特的宗教，即使她能夠臻於內部統一，那末在她同任何別個亞洲集團結合起來之際，終會有些格格不入。可是印度却又是非常重要而難以容她去倣獨家村的。

無論倫理上、戰略上、和政治上，印度終是有關亞洲將來的份子。可是到了今日，足以統一印度人民中間參互錯綜的壓力和威勢還是付之闕如。倘使英印中間的罅隙再深一些，那末印度便要落到俄國權威裏去，否則便像一批人想像被吸收到在日本權威下的遠東集團裏去。



第十章 印度的堡壘

緬甸

緬甸固然亦在印度政府管理之下，但她是不能併在印度政治周道一起算的。軍略上她是構成印度陸上防護緩衝國之一；人種上、政治上、地理上，她同鄰近孟加爾之不相及正同粉筆與乾酪一樣，所以她須得另立一節來討論一下。她的包含在印度帝國以內無非是圖行政上的便利。

緬甸在西方出名是完全靠了羅雅吉潑令的才能，他的名望正同仰光流到曼大來的伊洛瓦底江河行地一樣的不朽。現在有成千的人也許永遠不會知道緬甸的歷史，但是惡魔姬伯皇后蘇必雅拉這個名字是決不會令人遺忘的。

姬伯國王是治理緬甸三百五十年中的末了一個昏王。緬甸雖則獨立，可是因了阿薩密山野部落、北方西藏邊氓、和南方暹羅曠武國王一向要來侵陵危害，正也有些靠不大住。緬甸最富天然利源。

英國覬覦緬甸在十八世紀開始，後來因東印度公司要去保護孟加爾來避免緬邊部落侵陵關係，所以在緬利益便也逐漸地膨脹起來。

緬甸在十九世紀中葉被征服了一部，再三十年後，英帝國主義忽夢想了七海 (Seven Seas) 之念，七海中印度洋正是英國的地中海，緬甸當然不免也要一氣併入。所以一直從一八八五年克服姬伯到他退位以後，緬甸便變成了英國行省，而由印度政府統治。好在她的政治史比較得稍為安靜一些，還得和印度各省共策前進。她裏面有一個立法議會，處在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案管轄之下，倒也很進步得向地方自治的過程中走去。國裏也有一個夢想獨立的國民黨同印度國民黨取一致行動，不過大多數緬甸人終是不大去理會印度人的。就他們耽於逸樂和隱忍不發的習性說來，那末他們對於種族和宗教都不一致的孟加拉鄉鄰終是柄鑿了的。

大致說來，緬甸人是屬於一種導原中國人、西藏人、越南人和暹羅人的大族之一，聚處在亞洲一角之上。他們中許多社會制度，尤其是他們的一種鄉村政治，正同中國人一樣，而他們的婦女却并不像印度婦女那般離羣索居。他們的宗教則是佛教的一種。除了帝國主義的需要而把他們劃在印度帝國裏面外，政治上是有什麼假借可言的。要是亞洲這部地方領土有重要整理，那末他們一定無容疑惑的會附入一個東方集團裏去的。不過就目前計畫看來，那末在地圖上可以一望而知。緬甸之

所以重要完全是在英國的商業侵略方面，不過最近却因了中國情形倒也受驚不淺。要是可以說得的話，那末緬甸正是侵入久已貪婪着的長江流域的後戶。同時她的財寶正又是英國的源頭，請看看北部緬甸的金礦、寶石礦、和油田吧，正是重要的經濟母財。

(註) 薛福成嘗言：「長江上源爲小金沙江最上之源，由藏入滇距邊甚近，洋關即謂之揚子江，我若遂分大金沙江之利，尙可使彼離邊稍遠，萬一仍守故界，則彼窺知江源，伊爾或輕圖行船，徑入長江以爭通商之利。」徑入長江以爭通商一語，于英國如見其肺肝然，其詳可參攷拙著雲南問題頁七。

西藏

西藏是印度和中國土耳其斯坦（即新疆）間的緩衝國，她之對英帝國關係正同蒙古對蘇維埃帝國主義一樣。西藏和新疆從前都是中國帝國的殖民地，可是因了中朝把他們來做帝國藩屬和種種刻薄寡恩的關係，已經告了脫離。蒙古是西伯利亞的前哨，西藏則是英領印度的守衛。兩者之間則中國土耳其斯坦橫互着——依舊是一個無人之境，名義上則由中國控制，實際上有俄國牽線，而英國則也乘隙鼠竊狗偷的幹一下。

英國控制西藏是并不去改變她政治外貌的，這是與俄國支配蒙古不同之處。英國所採取的政

策完全是在儘量使西藏人孤立，避免外勢的侵入，一切保存他們的古代政治。西藏是亞洲遺落下來惟一神權政治國家。從十七世紀後半頁起一直到往年滿清時止，政教首領達賴喇嘛一向是中朝一個藩屬。種族宗教的黏結——原來西藏人本是蒙古人，而他們的宗教則是佛教中的一支——便將他投入了東方強鄰裏去。

駐在達賴喇嘛首府拉薩的一個中國大臣則維持了對北京一種似斷非斷的關係，駐在沿四川邊徼而銜接西藏驛道的中國總督雖則處在背後，終算實際上保持了中央的權力。

西藏的對外關係原由中國負責的，因了中國不能去約束西藏在印度邊疆的啓釐，於是便引起了英國干涉藏事的發端。經英國抗議的結果，於是便締結所謂中英條約，規定了邊疆治安和商業特權。不幸在種種環境之下，這一件條約簡直不曾履行。中國人和西藏人對於英國想從印度開闢經西藏以到西部中國顯而易見的商業侵略正是一樣的疑懼。同時之間，在中亞細亞的迅速膨漲而弄得英國政治家輾轉反覆得不能成眠的俄國也開始去覬覦西藏。偏是達賴喇嘛是劇烈親俄人物，他受了俄國鼓勵後，竟同英國挑戰而阻止了任何藏印間的溝通。有一次，爲了遵守達賴喇嘛命令之故，一路到專爲印商開闢亞東商埠，竟築成了一所圍牆，隊商出入，全被西藏衛兵擋駕退回。

一九〇四年英國人爲了想不到圓滿辦法的關係，便乘了俄國同日本在遠東轉轍之際，在榮赫

鵬大佐率領之下，統了一批遠征軍侵入了西藏。時則達賴出亡中華，榮赫鵬大佐便同了除掉幾個堅忍探險家以外，以前從無歐洲人足跡的外藏拉薩首府裏的西藏議會簽了一紙條約。根據了這張條約，那末藏印自由貿易是規定了，而達賴喇嘛的領土完整也保障了。在這些談判之中，中國也有代表，她隨後除了另行批准這張拉薩條約外，更在一九〇七年簽了一張中英新約。在新約之內規定英俄各不干涉藏政，雙方都承認中國在藏宗主權。自然英國在那裏的特殊利益終於讓渡了過去的。

對俄對英的關係固然整理了一過，可是西藏內部依舊未定，並且弄得愈趨愈惡，江河日下。中國人同西藏人之間一向終是有一些阻力，尤其在邊鄙之區，那裏的省方總督什九是暴虐腐敗而專利到了極點。在外藏方面那末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又是異常的暗鬥，不過中國發酵着的革命開始滋長以後，西藏方面也有一種相當憤恚去反抗構成宗教政治的喇嘛僧。

(註) 西藏僅有前後之分而無內外之別。有之自西姆拉會議始。會議非正式草約中將西藏分爲內藏外藏二部。內藏包有麥斯
巴塘，直接歸中國統治，外藏別爲一省，包有昌都，設獨立政府。其詳可參攷拙著西藏問題頁二二九。

在後十年中，西藏一方面既困於內訌，他方面則又想去反抗中國權威。在多數西藏反華的糾紛之中，英國終是硬行出頭，老是一半出於客氣，一半出於固執的要求中國不得進兵到印度邊疆，所以達賴被逼出亡之際，他便以英領印度當做了護符之地。不過在兩年亡命後，因了戰亂中突起變化，

他老人家於是又在一九一二年重行據了大權，再一年後西藏竟對華宣佈獨立了。

這樁獨立宣佈後，在北京中起了一度混雜的感覺。在一方面則西藏是中國五族之一，在五色旗上也有一份，所以政府正也不便把她拋棄。在他方面則北京內政實屬過於混亂，中國建設問題過於吃重，簡直也沒有空閒工夫去考慮藩邦。終於中藏英三方經過一連串長期會議以後，才算由三方代表達到一件協定，將西藏分爲兩部：東部稱做內藏，直接由中國統治，西部包括拉薩及班禪喇嘛首府日喀則，則當做自治的外藏。這樣協定之外，更規定了去恢復英藏的商業關係；不過因了拉薩同北京爭執的界址問題，中國終於不肯簽字下來。截至今日，中藏關係還是不大圓滿，雙方邊徼上終有一種騷擾的狀態。到一九一九年間，這個問題終算因了英國人居間調停，正要到解決的當口了；可是正在一樁協定快要簽字之際，中國政府和輿論因了他們本國在凡爾賽會議中受了協約國不公平的待遇的惡氣，尤其是關於山東問題，所以他們便決計不高興再行輕舉妄動來犧牲別塊領土了。

約四年後，據說英國曾經一度壓迫中國政府而取到了關於西藏十二條要求的默認。

英國除了要來同中國人聯合參加礦業發展外，她在印度間又要求了外加的鐵路敷設權，造一所外國郵務局和經營實業企圖等類。所有以前英國和拉薩的條約義務完全追認一過；中國政府不能自由任免大臣；所有以行政爲目的之借款則須同英國機關商量，不過中國在後也可設法拔還欠

欸的。所有英國在藏一切舉動她完全不能干涉，兩造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則任何一造都不得進兵到達賴喇嘛國境。不過最重要的規定那末要算是除了英國以外，所有西藏的特權和讓與權概不允許與任何其他國家的一節了。

偏是因了中國後來的糟糕，弄得這些協定竟有些不生效力了。原來自從那時起，中央政府爲了求生存之故，無論內政外交都鬧得一天星斗，簡直也沒有餘力去顧到西藏的關係。於是英國便成了西藏和外界關係上惟一居間人物，以她勢力之龐大，西藏簡直做了她實際的保護國。

爲了嚴格遵守協定中文字起見，西藏領土委實變得神聖不可侵犯，所有各色外國人等連英國國藉在內一概不能侵入西藏。常有從印度到拉薩迷途失道的旅客，不單是要瞞過西藏，並且也要躲過英國當局才得通過。至於中國邊疆方面則因了處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倒也足以去攔住從那裏闖進的人物。

英國當局終是不放鬆的去執住西藏政治命脈的，所以她把政治中歧途之歧矯正過來後，社會政治、同宗教等現代思想也傳到了這個「世界屋頂」裏去了。民族自決主義也早已在歡迎英國替他們取得自主的青年西藏國民黨懸何之口裏播送出來了。這批青年人物現正到英國去求西方教育，是惟一對抗反動僧侶潛勢力的自由黨人物。

拉薩和印度政府間的關係則由駐在西藏邊境加托克的一個英國政治官員指導，他正不啻是一個外交代表。他有一個助手在江孜，達賴喇嘛也有一個代表駐紮着在那邊。近來江孜和拉薩間已敷設有一條電報綫了。

新式西藏軍隊都穿着英國製的哈噠呢軍裝。軍隊的縱馬馳騁，操練紀律都很有精采，來復鎗則由拉薩英國式的製造局中供給，兵隊則時常分批開拔到江孜，由英國軍官去訓練。拉薩現在已有一所電話系統，一所承印紙幣的造幣廠，一所電力廠和一所將西藏重要城市同外界連絡的郵便局。一批閣員大臣也攝行了西方各國國務總理的職務，而一所通稱藏都的國會則襄助了達賴喇嘛去治理國政。寥寥幾所俗家學校則也開了普及教育的嚆矢。在此以前，所謂學問者只不過完全限於僧侶和幾個大家庭出身的子弟才送到寺院裏（這恐怕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去求得一些初步教育。

可是西藏雖則經過這許多刷新，除了幾個倖運兒得以侵入外，她依舊是躲避得不肯與外界接觸。地形上她是一塊廣大高原，平均高度終在一萬呎以上，內中有一批河流灌溉着，其中像伊洛瓦底、長江、同布拉馬普達刺，在他們下游都成了極大的內陸河流。

大麥是在西藏可以滋生的惟一穀物，關於家畜，犂牛及綿羊的牧地很多，所以羊毛和皮革是主要的出口貨。礦產則雖然號稱豐富，而依舊未曾開發。有些金礦截至現在也只不過用了最原始的沖

積方法開採；鐵礦也存在得很多；而油田則雖未嘗探得確切所在，在某種地區內也許正有得蘊藏着的。

西藏人是一種精壯而強項的人民，人口約在七百萬左右；恐怕他們中一半都是遊牧和部落的集團，其餘一半則住在村落團體裏面。不過部落規律不見得通行，所以他們全靠了反抗進步而擁地自肥的封建貴族和喇嘛去過活。——這種狀態在西藏人稍為進步一些，而傾向到建設現代國家道路去後，一定還得發生一件平均地權問題的。

目前看來，英國在西藏似乎很佔優勢，而她的政治進化確乎也是沿了英國顧問人員所指示的道路中去；不過在以前俄國薩政府時代猛力的俄國的宣傳至今雖則時移事異，可是目前俄國共黨國際殿後的外交部活動確也未容忽視。西藏人和俄國人中間更有强有力的同情連鎖着，而俄國人懂得他們的天性又是遠非英國人所能望其項背。講到這種連鎖，正是有史以來沿革已久的了。

在西藏正像在蒙古一樣，著者親自在那裏覺到存在有一種從北方求解放的普遍信仰。當地人民都相信北方國家裏有一個救世主，總有一天一定還領導他們在拉薩去設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將中國變成喇教化而復辟到了帝國，然後中國和西藏兩方才有一個和平興旺的新局面。偏是布爾希維克黨人老實不客氣的利用了這種讖言後，竟將救世主也者的信仰搖身一變而去傳佈列甯的

福音了。

英俄的角逐只不過是亞洲文化上衝突的一面，可是也在許多許多戰地上接戰了。目前則角逐已集中在中國方面，不過我們却不要忽視了牠正也傾向到印度方面，當然西藏也是其中之一，姑無論英國是否即此淘汰，西藏人終是徘徊在中俄十字路口。所以結果則任她孤立，不管她文化和原始的發展都告落後，西藏終是亞洲進化中一個重要份子。

馬來聯邦與新加坡

新加坡離開加爾各答六百哩海程，可是她却可以說得和印度正是不能分離的。原來馬來各邦歸入英國管轄後，正做了印度東方防衛線的最後一節，正好像西那半島同漢志控制了蘇彝士運河後便做了西方防衛線的最前一節一樣。萬一新加坡落入外人之手，那末給她構成一個海軍根據地而實行軍事封鎖後，產米不足的印度勢必至要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她的危害真是誠匪淺鮮。此外則新加坡之所以重要更可以在她處於英國和太平洋領土的中心地位看得出來。她並且正是歐洲和遠東海航的樞輳，在許多母國的英國人和殖民地的英國人心目中看來，她正是英日同盟唯一的代替品。

因此種種原因，新加坡和領土作長舌形通稱馬來聯邦的內地，雖則在大陸事情方面只不過佔了消極的一份子，可是在目前亞洲倒也不容你小視可了她。

馬來半島只不過在北端連絡亞洲接觸了小小暹羅王國，所以在地名字看來，與其說是屬於亞洲，那末毋甯說是屬於馬來細亞的妥當。只不過因了當麻刺甲海峽才算和蘇門答臘成了一輩之隔，她的人民在三百五十萬左右，就中中國僑民佔了七十五萬。本地人通稱馬來人是一種回教人民，同海島的馬來細亞人很是接近。他們牛性懶惰，優哉游哉，全沒有一些政治或組織的力量，可是為人倒也勇敢忠誠而善於悍戰。在古代時候，他們雖則因了海盜出沒，談不到安全，可是倒也着實享受了一些榮華生活。太平洋中最早商人覬覦麻刺甲海峽也正爲此。

馬來半島這個尖頭最早被葡萄牙人佔據，荷蘭人繼之，最後才落入了英人之手。英國人之得手完全要感謝她那在東方建造帝國遠瞻高瞻的斯坦雷雷菲爾士。他在一八一九年的條約中，便從本地傑虎蘇爾旦君王手中取得了新加坡的地位。越五年，英國更以蘇門答臘島上面領土從荷蘭交換到了包括摩鹿加在內通稱海峽殖民地的一羣殖民地了。

那時節，新加坡因了她正是進攻危害英國對華商業一批馬來海盜的根據地，地位已經非常扼要，所以不久以後，她的重要性便在全帝國防衛計畫中經大衆承認了。爲了想求完全安穩起見，英

國在十九世紀末廿五年中便開始在半島上定了安邦定國之計，結果則在十二年以內便造成了馬來聯邦。每個聯邦都保留了自己的蘇爾旦，他再對海峽殖民地的總督去矢誠，由一個常駐將軍和總督委任的機要秘書輔助國政。每邦有一所本地行政院，可以通過純粹本土的法律和預算，不過他如郵政、電報、農業、造林和禮俗各項行政則完全是聯邦化的。

除了聯邦以外，還有一批處在英國保護下的本地藩王。每藩都有牠自己的本地獨立政府。不過島上面各地雖有這種種情形，牠終是完全在英國支配下的。從行政眼光上看來，英國人的成績却是着實驚人，歷代以來土邦間的弱肉強食是和平了，騷擾之後也見到秩序了，衛生狀況和交通機關也經改進了。除了一千哩左右鐵路和同數道路外，英人更敷設了完全的電報和郵便制度。

此外英國在半島上更興辦了兩大名貴實業——其一是用巴西法去產橡皮，由女皇維多利亞在一八七六年責成寇園(Kew Gardens)去實施，其二是開闢內地的錫礦，也由英國集資經營。

新加坡自從肇基以來便成了世界上的一個重要港埠。你要是想去知道一些牠的大小，那末牠的船塢可容船舶廿萬噸，每天裝煤率為五千噸，供給燃料油也同此數。

從這些統計看來，牠在世界商務上的重要性當可思過半。不過我們想着的新加坡却不在此點，影響亞洲將來的也不在這點。所令人注意者那末牠正是像直布羅陀、韃靼雷斯、蘇彝士和巴拿馬一

樣，執了世界軍事的牛耳，任何一國要是佔據了新加坡後，那末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中便可以儘他爲所欲爲了。

正是爲了這層理由，英國便在一九二三年間，雖則不在文字上，可是至少在精神上違背了華盛頓會議而決定在新加坡建設一個惟一無二的海軍根據地。要討論到華府會議同牠的結果，那末便得一考日本中國和其他在太平洋有關列強的關係。至於講到新加坡，那末很是簡單，這所會議是由哈定總統在一九二一年爲了想去解決大戰以來發生的太平洋問題而起。至於從列強中間取得交換保證以便得到國際安全而不去擴充海軍軍備一節也正是這次會議目的之一。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英國、日本和美國便在華盛頓同意在太平洋某種區域以內不再去建造軍事根據地。號稱爲遠東直布羅陀的香港也包括在這區域以內。不過在那時間其他參加的列強却不曾料想到英國偏會在限定區域以外去建造一個即使不過而也不至不及的海軍根據地的。所以當一九二六年經始的新加坡防禦工程，在英國工黨內閣時代骨酪暫時構成以後，英國竟以爲非有此一個根據地不可的了。

從新加坡防衛的決議一端看來，那末足以證明爲解決最重要國際問題而召集的華會是全本靠不住的。這是很顯而易見的，直接行動後惟一足以構成危害英國去控制新加坡的國家只是日

本。所以在一九二一年英日同盟滿期以後，因了種種原因（待後再述）不能續盟的關係，英國掩耳盜鈴的通過了新加坡的防禦法案。而日本則也有對俄交好和她的在華宣傳等事，這正是參加華會的大平洋各國所夢想不到的。

要是我們去提一提上述法案在國會辯論中英國報界的贊助此議，那倒也是很有趣的一回事。他們可以綜括說來：日本是過庶了，而人口則依舊在迅速地增加；在荷屬印度、婆羅州、英領馬來細亞羣島以及澳大利那面都有成千方哩的土地足供殖民。英國是直接要去擔負保衛她殖民地而反抗日本的可能侵入的；倫理上她又是依了共和國的不成文法，須得去保衛澳大利亞。此外因了荷屬島嶼逼近她自己的領土的關係，萬一荷蘭人和日本人在東印度啓釁時，正也不由她不去干涉一下。除非她控制了新加坡，否則她終不能履行這些義務。而印度民衆勢必至也不能任他們自由自在的去從越南和暹羅仰給食米了。

日本是太平洋上惟一的強國，那末正像一班陪審官聽了充分辨論理由後一樣，當然也要替日本去辯護，她確實也有去控制一下這樣靠近她島國的一個重要關鍵的必要，不過日本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也正是匪輕容易。算了吧我們也，不容再去提及她了。

同時之間，馬來半島上正有別些更危及英國勢力的陰謀詭計存着。其一便是布爾希維克主義，

在荷屬東印度的人民中已經牢不可破，而且正要傳染到馬來聯邦去了。萬一蘇門答臘一樁共黨革命成功，那末英國便不由她不去採取積極手段去保衛她在馬來細亞的利益。這樣一來，勢必至釀成許多國際糾紛。其次就是中國的勢力了。

中國內部雖則騷擾，可是在海外商業侵略的場合確是取了聯合戰線。中國的移民問題不單構成了馬來半島上一個嚴重的行政問題，在越南也正復如此。這是在後我們可以看到的。統計新加坡靠近五十萬居民中，中國人佔了三分之二。所有埠內販貨制度和商業權利幾乎全在他們掌握之中。此外則馬來聯邦錫礦工人是中國人，佔領許多名貴土地的是中國人，一大半經營本地銀行生意的也是中國人，黃種潮流便是這樣溫和而堅忍的向前推進了。有一天中國人把內部弄得穩定一些後，他們現成利器也許會比武裝兵力還要來得危害西方至高無上的權力的！

（註）華人流寓馬來始於五百年前，最初僑居之地爲檳鹿加，其後來者皆係閩粵桂三省及海南島之人。據一九二一年統計，華人總數爲一百十七萬七千，其後陸續擴增，至一九二七年已達一百四十萬。目前當在二百萬之譜。華人在馬來者勤勤懇懇，勇往直前，舉凡馬來錫礦工人各市鎮商中書記皆以華人居多數。即較小各鎮之店鋪亦盡爲華人所有。他如各村中及每一十字路口之雜貨鋪及橡皮店亦都由華人經營。當地之所謂馬來人及印度人者，類皆不能任事，或濫竽充數而已。英國人對之雖畏且忌，然亦無可奈何。



第十一章 印度支那半島

從地理上和人種上看來，越南和暹羅簡直也分不開來。他們倆合攏後在亞洲東南角上構成了一個下垂的半島，要是將馬來各邦加入後，那便生龍活現的會像一個長梨形的點子。流過他們倆中間的湄公河則做了公共的出口，而從西藏和西部中國蔓延下來的山脈則把他們分成了縱形的條子。

越南半島的人民大致屬於同一的血統，主要的是蒙古種，此外則滲雜了一些土著的特來維亞血統。特來維亞族據說是印度最先一批的居民，爲了厄羊族和蒙古人的南遷，才把他們逐出了亞洲。他們宗教以佛教爲主，深深的感受了中國文明的影響，所以中國文明正做了他們文化的根基。在過去年間雖則時常立起本地王朝來聲言自立，可是他們一向是做了中國的封建藩邦，原來他們雖與華同人其淵源，可是數百年以來國民性早已發展得有些與中國人異樣了。所惜者他們在政治方面正太缺少了些一致意識。當地主要的三個王國便是安南、東浦塞和暹羅三國。

暹羅

暹羅佔了半島一半有奇的地方，是印度支那集團裏算得到今惟一獨立的國家。她的獨立一半是靠了號稱亞洲短小精悍的暹羅人的毅力和勇敢，一半也是靠了他們國家的地位。原來暹羅正是印度外亞、緬甸和法領越南中間一個激蕩得聚精會神的一塊中立土地。

當前世紀中葉法國人第一次在交趾支那立定一塊立脚領土的時候，暹羅的外藩東蒲塞便和她分了開來。偏是不爭氣的東蒲塞人一向和暹羅人去交惡爭鬪，結果終是自討苦吃。不過他們吃虧以後倒也學了以前同他們地位相同的一般人的榜樣——那正是去找一個就近歐洲強國的保護了。他們首向法國去伸怨，法國人見來得正好，便遣了一個使臣到東蒲塞去，東蒲塞當即決定入了法國保護之下。法國第二步便順手去把緬羅和安南王國爭奪不勻的老搗這塊肉骨頭也抓了過來，去做了一個法國保護國。暹羅人則終於給法國海軍在他們首府盤谷一次示威，而喋若寒蟬的在一八九三年簽了城下之盟，拋棄了在老搗的權利。

要是法國不在緬甸附近作祟，暹羅鏗而不舍的努力也許會綿綿無盡期的繼續下去。偏偏暹羅會做了英法談判的目的。不過她終算僥倖，因了英法間從一八九六到一九〇四年中間的協定，保障

了她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誠然，暹羅多少也像一九〇七年英俄協定的影響去分割波斯商業而被劃定了商業勢力範圍，不過暹羅倒也因此而受用不淺。

他們很乖巧的效法日本人用西方之矛去攻西方之盾的方法，着手把他們行政管理方法也歐化一番，卒因此而保留了去支配他們自己天然利源的權柄。一九〇九年間他們爲了放棄了與本土犬牙相錯的馬來諸邦的主權，從英國交換到了在暹領事裁判權和一部分治外法權拋棄，馬來各邦便這樣歸英國保護了。

一九一七年間，暹羅步武中國之後，向憲國宣戰，並且出動了一小批遠征軍隊，開拔向法國而去。大戰以後，各個歐洲國家因了再沒有保留治外法權的必要，便同暹羅結約，把這些權利撤廢。指望在一九二八年告成的暹羅新法典正也足以去保護外僑而有餘了。

正像目前許多治理得盡善盡美的國家一樣，暹羅也是處在開明專制之下。暹羅之能夠完全改革時成爲現代化，那末要歸功於在英國受過教育的先王雷麥六世的灼知先見和遠大目光。舉凡普及教育制度的樹立，驗疫種痘和保障公共衛生的籌設，以及盤谷的裝設自來水，法治的一應現代化，正是一九二〇年駕崩的雷麥許多改革中的幾件榜樣。他的儲君也很能克紹箕裘，一秉成策去進行。暹羅在沙拉蘭崗地方有她自己的大學，設在一九一七年間，那面有洛克番基金設立專來研

究鈎頭虫病的實驗室。這種鈎頭虫病的危害印度支那正像瘧毒的危害西部亞細亞一樣。暹羅軍隊戰時兵力都四十萬，是爲了強迫軍役徵過來的，正是現代世界上最簇新制度之一。大戰以後不久暹羅也設備有一起很著成效的飛行業務，對於已過環游世界名宿腦克力夫勳爵着實給予了一個很深的影響。

據他說來：「暹羅有五所飛機場，廿五所登落地。在頓芒地方有飛機一百十五架，飛行人員都六百五十名。」據別些目光同樣敏銳的歐洲觀察者說來，那末也批評暹羅人中確乎有「列子御風」(Flying Sense)的氣概。——這是在多數東方人所獨付闕如的。記着吧，這般暹羅人更有航空郵政哩！全國的交通則因了道途良好，鐵路網敷設也是非常敏捷。

暹羅是一個產米最富的國家，而她的可耕面積更是因了灌溉而繼長增加。在一九一九年間因了她作爲貨幣制度標準銀行升高，正同世界上其餘各國一樣，也感受了大戰中不景氣的苦痛；不過最近以來，她已興旺得多了。

暹羅的潛移默化有很多地方同廿五年以前日本的進化一樣。他們的維新本國既不會喪失古代文化，也沒有拋棄宗教禮俗。所以你要是見到日本在暹勢力之大，正也無容驚奇。例如軍隊中的教官是日本人，政府各機關的顧問是日本人，新近對暹羅締結條約而享有最惠國待遇的也是日本人。

越南

目前處在法國保護之下通稱越南（印度支那）骨脊的安南王國，在古時間原是半島上最強盛的國家。她的最厲害的強敵便是暹羅和柬埔寨，這兩個各有一種卓越而個別的藝術和文化。這三個國家除了老是互以兵戎相見外，同東京人、交趾支那人、老撾人以及半島土著遺民木伊族（Moïa）等種種越南人也是爭鬭個不息。

在早世紀殖民膨脹時代，一批歐洲的帝國創造者老是徘徊在「印度珊瑚海岸」或則熱望擄取中國財富而去抓住中國商業，所以對於越南也不去措意。湊巧在十八世紀中間法國人正被逼迫而拋棄了在印度的利益，加之他們在本國革命與第一次帝國的風暴急雨各年中，在歐洲方面又告多事，所以法國人便開始打量把越南去做一個商業根據地，以便作為問鼎遠東的根據。

在前世紀中葉年間，他們在交趾支那已經立定貿易地區和天主教堂；一八五八年間，法國政府更是藉口本國教徒遭受虐待，出動了一批遠征軍去進攻安南王國。在三年以內，他們便取了交趾支那西貢一埠安南主人翁的地位。後此十年間，法國的略侵便是這樣繼續下去。安南人對於法人的侵凌雖則步步抵抗，可是卵石不敵，終於在一八七四年訂了城下之盟，將交趾支那的管理權納降下來。

時法國的商人又侵入到東京北部省份，不過他們在這些年間的政策還是有些顧此失彼。原來正像在十八世紀一樣，他們在歐洲方面正又弄得精疲力盡。因了英法一役的失敗，而拿破崙三世是打倒了，偏是地方自治與共和國的建設在中間又鬧個不息，弄得法國簡直也沒有餘力可以去顧到殖民政策了。原法國勢力的伸展完全是靠了一批百折不屈的牧師、探險家、同官僚們領導着的一半帶宗教色彩，一半為商業化的冒險工作開其先河。他們的行動完全是自己努力奮鬥，政府委實也沒有多大的財政和軍事來做他們的後盾。

無論你對他們的手段去下怎樣批評，這小批為本國去戰勝困難而替本國在東方去取得立腳點的法國人確是帝國主義時代中別開生面的一派。所缺者，此際確不會有羅雅吉潑令其人更添推波助瀾，所以法國人直要到本世紀的初葉才算大功告成。

同時之間，他們用了時則鬆懈、時則緊張的一鬆一緊的手段去佔了越南好多地方。不過在東京的法國商人和教徒却也吃了黑旗兵不少的虧。結果則他們因了一連串的事變以後，便有一八八四年一批遠征軍開拔到安南首府順化，簡直脅迫政府去用武力來和東京人士周旋了。那時節條約締結後，安南便淪為法國的保護國，由一個法國常備將軍去監督一切，所有東京行政權便這樣轉入了法國掌握。不過東京在後此七年之間，簡直也不會完全降服，所以法國人同時也更得向帶有貌合神

離主權的中國去要求承認他們的權利。

二十年前，他們將柬埔寨小小王國的保護權也抓到了手，顯然是想助東去進攻暹羅了。不過法國此際對於這些領土的行政方面還沒有統一的計畫，更因了岡巒起伏而界於越南同暹羅中間高原上的老撾居民出頭抵抗的關係，全國之內簡直沒有安定。直要到一八九三年對暹羅協定了邊界，將暹羅同老撾的此疆彼界規定一過後，國內才算趨入了安定之途。一八九九年老撾也歸法國保護，於是越南才算在行政上完成了分治的作用。

至於越南在殖民政治下的實際組織，那末是由一八九一年就任的統督雷賽起始，所有增加稅賦、興辦道途、鐵路、港埠、船塢，以及一應預防傳染和增進公共衛生等利國的設施都是由他肇基的。

他將最高行政院的組織也改進一過，對於保護國內的土皇帝則也導他們入了沾沾自喜的自尊現狀中去，絕了他們俾望各地常荷將軍去恩賜特別權利的念頭。這樣一來，總督的行政便歸到集權中央了。而頃刻之間，越南的統治權也歸海軍部，而商務部再後則歸入了殖民局去執行。

此際法國的膨脹已逼近了英國在緬甸的禁菓，只不過暹羅一地才把她同孟加爾灣做了一衣之隔，正好像弱小的馬來各邦供給了到新加坡和摩鹿加海峽的津樑一樣。到了此際，英法利益間最好是去維持一個緩衝國來免衝突，所以雙方政府便在一八九六年締結了一張公約來保障暹羅獨

立，八年後又結了一張協定，於是英法的鴻溝也更加清楚了。

同時法國在越南的統治權也變到更加盡善盡美，把本地官吏也張羅了進來。法國交趾支那殖民地中本地代表也可以參加殖民會議，而在法國議院裏面則更有一個代表出席。法國保護下的安南和柬埔寨兩個王國，則有他們自己的本地會議和本地治理幹部，只不過是受法國官吏節制而已。東京則由一個法國常駐將軍統治，他由包含兩個本地貴族的十五人組織的行政會襄助施政。老撾則由本地官吏去行地方自治，也由法國監察員稽查施行，監察員則再行呈文對常駐上司去報告一切。

越南是在可能範圍以內到處都有本地官吏加進。所有純粹地方事務，那末概行運用本地政治手續去解決一切，不過純粹法國化的一種完善的聯邦行政制度則是依舊加在上面的。

此其結果，則一方面既然可以爲了保存各地本地的制度而遏制了國民的一致意識，而他方面又可以替各種不同份子去建立了一個相互溝通的場合，真是一舉兩得的事。

不過因了威爾遜總統宣佈的民族自決主義和經過共產黨煽惑得火熱以後，越南方面確也滋長了一件猛烈的獨立運動。在越南方面正像其他東方各國一樣，西方教育一經傳播以後，民族主義便因了東方人民中惱怒着的民族歧視而加速度的滋長起來。不過因了法國人對於有色人種的分

界線並不像盎格羅撒克遜劃得這樣分明，所以民族主義在越南也並不像亞洲其他各地這般猛烈。——不過倒不能說是沒有，經乖巧的鼓動者去同民衆攪擾後，牠也許即會擴大開來的。

看來越南還不曾脫離共黨國際耳濡目染的宣傳，所以無論國民黨心中想着去有怎樣的政府，終難免不給俄國去利用一番。一九二五年新總督社會黨華蘭納氏到越南履新，因了他在大會中暗示着法國人的使命是在替這塊半島去謀獨立的關係，簡直更是好比撥翻了一羣黃蜂之窠，——至少聽講者在他言詞裏作如是觀感。後來因了法政府頃刻抵賴去否認這個使命後，便產生了騷動、示威、罷課和別些煩擾，尤其是在安南地方更加猛烈。結果則縱騎四出，許多的國民黨監禁的監禁，充軍的充軍。在一樁罷課案中，有一個騷動者誇口說過一句話，足以代表安南國民黨的態度。他說：「政府能否任意從越南同盟中逐出我們一個胞澤尚屬疑問；他要是找吧，給他一個到莫斯科去大吉！」

不過騷動雖是這樣，而越南物質上的興旺却是依舊蒸蒸日上。所有學校制度的推廣，本地大學的設立，以及在可能範圍內盡量將行政權歸入本地人掌握的政策却也產生了好一批比較政治上開明的階級。除了國境內遙遠之區的本地空氣依舊未曾攪擾外，所有一切的一切都給近代的發展變過本來面目了。在一九二五年間，越南的商務總額爲四、二、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牠的出超共六、七、六、〇、〇、〇、〇、〇法郎。

最不幸的那末享受這些利益的人却並不是本地越南人。除了好一些法國行家的商業利益外，所有半島上的全部貿易幾乎完全操在中國人之手。實際上簡直沒有安南商人——除了本地生產者和外國買客外，終是中國人做了交易媒介。居世界上第二位的越南米產，以及胡椒、柚木等實業完全都由中國人專利。朝龍城裏二十萬左右居民中，華人佔了八分之七。在隣接中國雲南省的東京，那末因了土人同中國人起了接觸同化作用，幾乎完全失却了固有國性；而所有越南鄉野田間則因了華人處於放債和銀行家的地位，勢力更是炙手可熱。

日本在越南半島的宣傳既不亞於中國的商業侵略，也不弱於布爾希維克主義傾人家國的宣傳；雖則牠比較任何一方來得高明，可是危害歐洲的勢力也正匪淺鮮。照了日俄戰後不久著名的兒玉計劃（Kotama Plan）看來，那末日本將來的發展簡直要把荷領東印度、英領婆羅洲、菲列賓羣島、越南半島全部，新加坡以及海峽殖民地都要囊括在日本勢力範圍以內。好得當時安南人倒也乖巧，目覩了高麗制於日本命運後，竟老老實實起了討厭之心，甯可去同法國保護者來講信修睦了。

不過貼近在大戰前後各年中間，亞洲民族主義的參互錯綜正也完全起了變化。因了西方存了民族仇視的念頭，亞洲方面便在民族上和宗教上起了一種構成集團的趨勢。目前遠東這種趨勢正在結晶到以日本做政治領導的一種黃種集團的觀念上面。這種觀念在通部越南各種不同狀態上

面都可以看得出來。半島上惟一算得自由一些的暹羅國家和日本的接近更是明顯的實例。我們有機會時，再要將牠在其他黃種人民中的進展來追溯一下，現且按下不提。

即使在否認日本有這種領導資格的人中，那末也有想組織一種遠東聯邦的念頭。在提議之中，竟然印度也要歸入聯邦之內。在過去數年間，這個念頭確乎也有很大的發展。所以只消有一個領袖在此，那末這樁念頭由懸想的空論變到廣佈的運動正是易如反掌。一個印教徒作家說得好：「我們東方人是一柄四根骨子組成的大扇子，——中國、日本、越南和印度。有一天我們大家切望着的一個東方人崛起來強盛得足以攬到這柄扇子而去用一只巨靈之掌來揮舞的時候，正也好給西方去出彩一番。」



第十二章 俄國回到亞洲

曠觀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上所發生的變化，那末恐怕再也不會得有像俄國回到亞洲所生的變化這般重要而充滿前程無量的可能性了。正因了要回復到大蒙古征路的時代，也因了她那韃靼血液吶喊的激蕩，俄國終于背心朝了歐洲，把面龐向了東方，產生這件完全變化俄亞問題外觀的開倒車。直接原因固然要歸到革命身上，但俄國革命却並不是其間惟一的原因。

我們在先已經見到，遠在大戰以前，俄國在亞洲早已立定了非任何其他歐洲列強所能及的腳跟，爲了要找迫不及待的不冰港埠去做帝國商務和貿易的出口起見，她便預先將亞洲北半部殖民而居留下來，對於中國則也老實不客氣的取了挑戰的政策。爲了民族自覺性把她向南驅使，她幾乎侵入了印度的門口。

她那西侵的力量多少終是做作出來的。根本上她同東方人民則却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原因是她同先遭蒙古韃靼蹂躪後即退出的西方國家不同。俄國却一向是這些侵略者安居下來的地方，

他們居留既久，便同原來斯拉夫人口起了同化作用。所以直到大彼得時代，莫斯科公國與其說是歐洲化，那末毋甯說是亞洲化的貼切。就俄羅斯老歌詞看來，「開一扇窗子」遙望歐洲的固然正是彼得其人，不過在他最後遺囑看來，那末他是喚起國民去征服印度的。俄國一起廢了三百多年的努力才算在波羅的海攪到了一個出口。以她那吃力不討好的戰事、鬼計、陰謀等看來，那末她的取得波蘭也真有些得不償失。此外則她在巴爾幹上的努力也完全是拚命得來的代價。她本來是想藉此去覬覦君士坦丁堡、小亞細亞、阿剌伯和通印度的海路的，偏是她在歐洲的膨脹竟會在她領土內出落了些波蘭族、芬蘭族和其他波羅的海人民等難以同化和心懷携貳的份子下來。並且他們的領土比之俄國在亞洲的屬地也是天差地遠，只不過稍爲有些天然富源吧了。如果你想去在他們之外去膨脹吧，那末西歐列強正可要對你不起。

（註）俄羅斯版圖雖廣，而海口則獨付闕如，蓋一閉塞于大陸之國也。故至彼得大帝時即曰：「吾之志在海而不在陸。」惟其在海也，故當其在位時即連年與瑞士作戰，而略取其在波羅的海東岸之領地。既而即于芬蘭灣頭立聖彼得堡新都，以爲俯瞰歐洲之門戶。其詳可參攷拙著滿蒙問題八二頁。

在世界大戰中威爾遜總統所宣示的民族自決主義，對於處在俄國控制下的歐洲屬民也同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樣，所有她那邊徼各國的分化運動，在先是因了俄國是協約國之一，被德國去鼓

舞激蕩起來，在後却又因了歐洲列強想把布爾希維克主義一直驅逐到更西地方，便又去幫同這格分化運動去推廣開來。

蘇維埃共和國簡直發現自己是被關在敵人的鐵圈裏面了。芬蘭吧，則同了伊索尼亞和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共和國去把接近波羅的海津梁關閉了下來；立陶宛和波蘭吧，則又割斷了她進入中歐的路徑，包括烏克蘭和黑海區的黑土地帶吧，那末依舊處在王黨之手，窩瓦河以東各省吧，那末又是省自爲政，每省都有一個政府。新俄要是想去生存的話，正不由她不去另行打量一條出路了。

正爲了自謀生存的天性所激發，布爾希維克黨人開宗明義便先把他們的國都從彼得格勒遷到了莫斯科。這顯而易見是表明他們將來的途徑確已放棄了大彼得的歐洲首府，而改易到了替俄國開亞洲帝國嚆矢宜萬魔王 (Ivan the Terrible) 的京城了。

頃刻之間，他們這種爲天性所驅使的行動使在一件固定的政策上暴露出來。西伯利亞和南部俄羅斯對他們的重要性正比己失的西方各省要緊得多。要是當地永遠處在反革命之手，那末俄國終無穩定政府之可言。更有進者，那末要是沒有了西伯利亞、烏克蘭、頓河流域、同高加索，那末俄國主要原料委實可以被剝削殆盡——麥糖、皮革、煤、鐵和煤油，所以結果則俄國對西方邊疆純粹取了保守政策，以便盡力去把南部俄羅斯和西伯利亞各省重行整頓而鞏固起來。

在一九一九年開頭幾個月內，協約國正在凡爾賽討論議和條款，開得一天星斗之際，波爾希維克人却已開始去整頓內部了。他們對於受波羅的各省所指導而泰半受西方列強所資助的政府，首先回敬了一個打倒的嘗試；其次則他們打敗了佔有俄國東南部的王黨軍隊，佔領了頓茲煤礦，開始進攻烏克蘭方面，但尼根將軍反革命的軍隊也很是順手。在夏季中一度侵入窩瓦河以外，而想從西伯利亞北進的海軍提督高爾却克所部兵力也被他們阻止了。

其明年，正是一九二〇年，克里米亞上面雷格耳將軍的兵力是打倒了，對波羅的海鄰國的條約也締結了，於是內戰便告了澄清；不過他們之對波蘭一戰却未免也有些有違布爾希維克黨首領們不以兵力向西歐挑戰的本旨。

實際上說來，那末對波蘭戰爭似乎完全是爲了英法兩國末了一次干涉俄國一舉所慫恿而成。不過在軍事上說來，那末這次戰爭也沒有着落，原因是當紅軍在著名的屠凱契夫斯基將軍統率之下，幾乎要直搗華沙之際，原是滿望共產宣傳可以在波蘭產生一格蘇維埃革命下來的，但是孤軍深入，也是兵家之忌。結果則在波蘭的紅色機關人員終於失敗，好得此際英法國內工黨份子都要求他們政府不去干涉俄國，這才把莫斯科和華沙弓在弦上的戰機放弛開來，而結了一紙雙方滿意的和平條約。

俄國在西方邊疆既免了後顧之憂，于是她便可以安妥穩穩的致其全力到已經進步得很有可觀的亞洲方面。關於她這種進展我們在後還要追溯一下，目前則爲了要知道俄國的歐羅細亞帝國特殊發展起見，我們須得先來把蘇維埃共和國的初期狀況來敘述一下。蘇俄政府第一次大政方針是在頒布一道庶民權利證書(Bill of Rights)式的命令承認自決主義，這其間的規定都參合在一九一八年七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第一次憲法裏面。

共黨A. B. C.名著在全世界語言上都有相當的翻譯，牠的計畫可以從下面一節表示出來：「國家自決權利包括完全分治的權利而言……殖民地的解放以及幫助殖民運動去攻擊帝國主義都是……蘇維埃共和國則應該先從聯邦入手。」除了這幾點外，共黨國際又着重在所有全人類的權利均等，取消攻擊任何人民或邦國的一切額外法律。

蘇維埃領袖們對於俄國這樁計畫正也不肯放鬆，對於開始去有條不紊的將以前薩政府時代成就得有限的事業也完全做了出來——對於帝國疆界以內的本地語言和本地份子也一概來者不拒。

在初起時節，甚至一個國民委員會也構成蘇俄行政十六個部分中的一部。不過在共黨內并不包含許多國籍份子。統計有一個猶太部，一個代表俄國西方各省波蘭人口的波蘭部，一個白俄部和

一個保衛銘斯克同烏克蘭方面斯拉夫人利益的烏克蘭部。他們都操一種同類而異音的言語，都有同大俄羅斯人大同小異的文化。德國靠近撒拉托夫的殖民地，因了在大查林時代已另成一體，所以像韃靼人同窩瓦河上其他回教民羣一樣，在這所國民委員會裏也有代表參加。每個集團都允許去有牠自己的學校和報紙，並且多少也許牠去有地方自主的形式。

總之，俄國革命在一方面將以前組成帝俄的份子瓦解下來，他方面却又把他們團結在一個互表同情的新結合裏去。

蘇俄宣佈這種拉攏民族計畫之際，湊巧正是休戰以後亞洲人心目中對威爾遜主義失却信仰，而在式微耳條約簽字當口完全喪失幻想以後。一九二〇年夏季，俄國外交委員齊吉林對著者說得好：「蘇俄已將威爾遜總統丟下的自決主義拾起來了。」

的確的，凡是當時在莫斯科的人都會相信到世界全體人類正也同此主張。莫斯科在地理上雖則離歐洲而孤立，不過倒也可以說得是地球上最大同的城市了。「不滿政府人們的國際」(International of Malcontents)則也集中在克里林，這所國際大半是由亞洲人組織而成。

一個阿富汗代表則在此開了一年以後屈伏英國而締結的預備會議。傑默耳巴沙則在此替蘇俄同凱末耳黨土耳其間去談判締結了同盟。波斯國民黨則在此要求俄國去幫同逐出北部波斯的

英國人，印度回教徒首領則正像英國人所吞不下的著名倍拉凱居拉一樣，也同了印度國民黨羅害在此央求俄國人幫助在印度去產生一回革命。即是在莫斯科的中國和高麗的革命黨人也釋却舊嫌而向資本帝國主義去同仇敵愾了。

在那時節，他們是否共產黨是並不放在心上的。不過民族主義則確也因了斯塔林（國民委員會由他組成）齊吉林和蘇俄東方外交部部長伏斯甯斯基等的設計而鼓勵起來了。

這輩人所領導着的放僻邪侈對於蘇俄軍事計畫倒也很有幫助，竟然不廢一兵一卒而將亞洲領土擴充得比較帝俄時代還要廣大。誠然，她在歐洲確乎也喪失了好許多領土，不過在亞洲方面所未會恢復的領土只不過是割讓與土耳其的特蘭斯高加索中的加斯一地，然而即此一地已在其他各地上加倍的償還了。

在這個紅色新共和國覺到靠近老家尚未安穩之前（甚至在內戰以前歐俄的反革命運動也不由她不去設法逐出），四周環境正也不由她不向亞洲去取個攻勢。蘇維埃首領們的精神完全分散在三個不同的出路上面——特蘭斯高加索、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蘇俄的生存正也完全靠在他們的調解息爭和重行建設上面。

特蘭斯高加索的人民國藉異常複雜，他們中大部是回教徒，沒有一個是斯拉夫族；他們各有各

的特殊國性。因了俄國殖民政策上種族共和的關係，也一起加入了帝國版圖。這種政策一方面固然足以多得力量的來原，不過弱點也是免不掉的。所以當革命產生之際，他們也自然而然的像世界上其餘弱小民族一樣，爲了自決主義而奮鬥，頃刻便宣佈獨立而組成了喬治亞、阿善倍疆和亞美尼亞三個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

同時之間，所有俄國南部克里米亞和高加索上包括頓河和古板哥薩克人在內的無數小集團。在帝俄時代他們多少原是享有一些地方自治的，現在則更立起了自己的獨立政府下來。所借者，他們都是一個一個的被威脅、利誘、征服而做成了蘇維埃的一種自治區域或共和國，不過特爾斯高加索共和國那末終算維持了一種名雖靠不住而終算是自立的生存。

以鐵弗利爲首府而以黑海上巴托姆爲海口的喬治亞國是三國中最大而組織最完備的國家。她的人民以基督教徒最多，對於俄國文化浸潤得很是濃厚；他們也像所有山中居民一樣，是非常冒險、勇敢，並且也很酷愛個人自由的。阿善倍疆在經濟上正是喬治亞國的補充物，地位在劃分裏海和黑海中間的特爾斯高加索東部地方，不曾做了通到亞洲去的津梁，她石油蘊藏最富，所有俄國的煤油都向她仰給，即是外國資本家對此也有一份頭在內。阿善倍疆首府巴庫同喬治亞的巴托姆間裝有管子一根，煤油便可這樣從黑海出口。她的人民以韃靼血統爲主，在未入俄國勢力範圍以前，則是

分隸波斯和渥托曼帝國的。

亞美尼亞共和國生存最促，經歷也最可憐。就原來組織上說，她包括通稱俄羅斯亞美尼亞的老地方在內；不過就和會中出現的亞美尼亞民黨首領的請求，那末原是想把土耳其和波斯亞美尼亞也來當他們祖產的。一九二〇年四月間紙面上他們確也取得了好一部土耳其亞美尼亞地方，並且也從協約國允許代他們去請國聯來做護符了。換言之，即是做一個代管地後由國聯委託協約國中的一個去統治。此外則最高協約國行政院對於喬治亞和阿善倍疆的獨立也是承認過的。

不過協約國除了承認以外，對於掙扎中的特蘭斯高加索共和國委實也算即此而止。協約國在先都負責去保障亞美尼亞的存在，可是在後則誰也都不願意去取這個阿善倍疆的代管地。英國雖經阿善倍疆政府的請求一度出動了一小批遠征兵力到巴庫，可是在一九一九年底即便重又撤了回去。喬治亞國的請求借款和別種幫助也不見得有人睬她。特蘭斯高加索是終於失望了，被協約國口惠而實不至的拋棄了。在此情況之下，却正便宜了蘇俄宣傳。可憐這三個幼稚共和國在尙未學步之際，竟被替他們行耶教洗禮的列強丟開了。

講到特蘭斯高加索的拋棄，那末完全要歸罪到英法兩方意見齟齬，尤其是在一九二〇年初期，雙方惡感是非常緊張；不過其他協約國只顧自己而淡漠外事，也不能脫卸責任。一九二〇年這一年

在大戰中有份的國家看來，正是整頓不暇、德性敗壞、而社會不安的一個流年。所以布爾希維克主義的萌芽先則在各地萌動，繼則竟到處傳染下來了。在許多列強想來，以為任牠去唱一齣獨腳戲吧，也許會始終奔騰在俄國的圈子以內，否則英國在亞洲這部分的利益正是非同小可。她怎肯只爲了遏止法國在近東的計畫去站在希臘人背來進攻土耳其人。再不然，她也怎肯就此把足以做緩衝國來阻擋蘇俄侵入波斯的特蘭斯高加索來放手呢？

在法國人講來，那末法國所以鬼計多端，的要將英國引到別方面去，也許她是正恐怕英國要去控制巴庫油田的原故。姑無論其是否如此，協約國的政策終算將特蘭斯高加索弱小人民的國家敷衍一過後即便任他們去自投生路了。

阿善倍疆那面有一種親俄感情的強烈潮流，所以也首先屈服在布爾希維克政變之下。爲了國內共黨首領做內應之故，巴庫幾乎是完全無抵抗的被蘇俄兵力陷落下來。國內經了一度紅色恐怖威稜以後，所有反對黨完全肅清。蘇俄政府之取得阿善倍疆只不過費了極其有限的人力和金錢，巴庫却便這樣唾手而入了他們掌握了。記得貼近在巴庫未經陷落以前，俄國的石油供給簡直消耗殘盡，在莫斯科地方甚至官用汽車也因為通用平常煤油而不時的毀壞，至于石油公賣則更算是違法的事。

喬治亞國雖則抵抗了一番，不過直到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因了內部共黨請求以後，蘇俄兵力隨即開拔到鐵弗利。這批國內共黨原是早已從莫斯科去取給用款和宣傳資料以便去釀成一種蘇維埃革命的。

亞美尼亞的命運最蹇。式微耳條約所允許給她的領土老是紙上談兵，延不實行，反正她終是處在俄國人和土耳其人壓迫之下。當安乃托里亞的凱末耳黨人向協約國的和議條件進攻之際，他們第一次出動便首先把土耳其亞美尼亞佔領，隨後則再侵入到了俄羅斯亞美尼亞領土。在一九二一年間，凱末耳黨人與布爾希維克黨人締結了一件同盟。於是土耳其亞美尼亞則給與了安哥拉政府。布爾希維克黨人則態度漂亮得多了。俄國人是一向以保障民族自決主義和弱小民族的權利自任的，終算寬洪大量的在「拯救」了俄羅斯亞美尼亞以後立了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來，將伊利凡做了首府。

他們比較只不過費了一些些的精力和物質，果然在三年多一些光景，除了喬治亞和亞美尼亞一部分領土讓與土耳其外，所有在特蘭斯高加索喪失的土地都經恢復過來了。所謂特蘭斯蘇維埃共和國者在後便變成了一個蘇維埃聯邦，而一部分蘇維埃社會共和國的同盟關係則也經一九二三年莫斯科開的全俄蘇維埃會議審定了。自此以後，特蘭斯高加索雖時有零星的叛變，著名的像一

九二四年喬治亞地方的叛變，不過她此際已是蘇維埃帝國中整個的一部，正像從前是羅曼諾夫帝國時代的一部一樣。

俄國革命以後，所有中央亞細亞的事變與特爾斯高加索方面發生的截然不同，而且把中亞重行吸收到赤俄裏去的一個問題也呈了異樣的色彩。原來俄國革命的消息在中亞方面並不會產生出同高加索上面同樣的結果下來，民族情感在那裏簡直並未存在。至于一種建設小共和國的運動，那末更是絕無而僅有的了。

居住在靠近波斯邊疆圖蘭尼亞野蠻部落同特爾斯凱斯比亞上吉爾吉思廣大地域的人民，以游牧民族爲主，他們一向保留了一大半的地方自治，對於中央政府終是格格不入。俄國裏面發生的變化，對於他們影響至少，只是在緊接布爾希維克革命以後，那末他們倒也四出剗切，過了一番响馬生涯。沿鐵路線和裏海七零八落的城市裏的少數俄國人民在先原是效忠于克倫斯基主動的德謨克拉西革命的，不過逐部逐部的終是因了種種方法——陰謀、宣傳和恐怖——都淪入了蘇維埃支配之下。

在半帶西伯利亞，半帶中亞細亞色彩的仙米帕拉廷斯克和仙米列廷斯克等省裏的情形也正復相同，那面只有幾塊哥薩克殖民地和沿主要商道上七零八落的市鎮，算將游牧或一半安居的蒙

古韃靼部落所住的草原、沙漠、和山脈大地段劃斷了開來。

在土耳其斯坦和銜接佛干那同撒馬兒罕等省份方面，那末革命的消息却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果。土耳其斯坦是棉織工業的中心，在大戰前幾年的生產已大有可觀。首府塔什干是一個俄國城子，那面俄僑靠近在七十五萬左右，內中有些俄人因了把本地主人的土地鳩佔以後，簡直儼然是擁地自肥的主人翁了。此外則塔什干和其他少數中心地方也住有一批俄國的農民和工人階級。俄人以外，那末本地人約八百萬，多半是回教徒沿襲了十五世紀集中在撒馬兒罕地方勃興的古代蒙古韃靼文化。

基發同布哈爾的海納族 (*Khanates*)，他們的本地首領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已經處在俄國保護之下，而組成了俄國其他中亞領土的一部。這兩塊地方都是非常肥沃，並且都有重要本地實業。他們人民在人種和文化上都是與撒馬兒罕的居民相關連的。布哈爾與基發對於鐵木蘭帝國權力的遺跡和盛況更是保存了不少，對於俄國的統治老是不表滿意；以前土耳其內部大圖蘭集團的夢想，便是想去重建這個鐵木蘭帝國的。

(註) 布哈爾在遜清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內附，為中國藩屬之一，聲教所及，即基發亦歸德化。後晉為俄國所併。考俄國之併吞中亞細亞各地，其事蹟至繁，拙著中國邊疆中第四章曾列有俄國侵略中亞大事表一頁可供參攷。

緊接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薩王被黜以後塔什干和其他中亞的俄國城市方面也組織了革命委員會，幾乎全體同意去建設新德謨克拉西政治了；不過在十一月布爾希維克革命以後，他們對於共黨迪克推多制是矢口不認的。所以蘇維埃政府便傾其全力來進攻這些俄國的反革命集團。新近組織的紅軍則即刻出動了分隊兵士，開拔到土耳其斯坦和特蘭斯凱斯比亞去同他們以武力來周旋。不過在同時之間，蘇俄却又另用了一副手段去對付本地土著。蘇維埃宣傳人員和機關人員則先混進了部落集團裏面，對這批依舊處在一半族長制一半封建制社會狀態的土著則廢除了薩政府時代的帝國主義而把新民族自決主義去灌輸了一番。告訴他們在蘇維埃政府之下依舊都可以去獨立自治，保存他們的原有風俗制度，並且允許他們每個都可以有一個代表加入莫斯科的國民委員會。

對於基發和布哈爾的國君，那末蘇維埃政府允許了充分的承認和實際的獨立。這種遊說便到處向萌着民族主義的中亞人民來播送開來。在先原想去反抗布爾希維克黨人的俄國德謨克拉西份子也竟然逐漸的消滅了下來。塔什干在一度短短的恐怖統治以後，完全淪入了蘇維埃的掌握！牠的工業是國家化了，而她也變成蘇維埃共和國中整個的一部。布哈爾和基發不管你願與不願，終也得去默認蘇維埃的統治了。各種不同的部落都被鼓勵着去組織自治的共和國，他們的國名說

來嘍哩咕嚕，真是怪難聽的。

在莫斯科的東方研究院裏面，共黨宣傳人員更是耐着心思去攻讀各部落的方言，將其黨誥合翻成原文去灌輸布利亞人、吉爾吉思人、卡耳麥克人、土谷曼人、烏茲別克人和其他一小批中亞人民。在這其間課堂裏訓練出來的機關人員，更是爬山越嶺、跋涉草原，僕僕風塵的侵入了亞洲的中心，去佈說人民的解放之道。原來俄國簡直是起勁地去實行征服亞洲庶民了——至少看起來是這樣吧。

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在塔什干和撒馬兒罕舉行的會議裏，經外交委員會中東方部的庇護以後，結果則便建設了解放東方的同盟會。此後的每次反帝國主義運動也都由牠孕育出來。摩洛哥地方阿勃陀耳克林的叛變，敘利亞的特羅西叛亂，中國的紛亂煩擾，以及東印度的共黨叛亂等的運動，背後都由牠在做後台老闆。最乖巧的那末要算布爾希維克黨人的利用少年土耳其黨所激起而在戰前德國所孕育的大圖蘭尼亞騷擾來自圖其利了。至于撒馬兒罕會議則只不過是替一九二〇年九月間在巴庫舉行東方人民大會開一次預備會議而已。

大會中約有代表二千名，代表了三十七個不同國籍，而內中婦女倒也佔了五十名。當時任共黨國際主席的格里哥爾齊諾維夫和卡耳雷達克則是俄國的全權代表。他們率同了別個俄國人同一個美國共黨叫約翰里特的幾個外國代表搭了一列標名「克雷斯約伏斯篤克」——紅色東方的

專車離了莫斯科而去。專車上渲染了一條紅色，兩邊則繪了各種東方人民打倒他們國外壓迫者和國內暴君的樣子。這列專車的出發，正像一柄紅的火把，確是要使全部亞洲去赤化的象徵。會議中間俄國司儀專使更是非常周旋中節。席間因了着重在民族自決觀念，而不去過分注重共產理論之故，倒也很取得與會代表的同情。在被仇視和被壓迫的人們看來，蘇維埃俄羅斯簡直照耀得同東方的護符一樣了。豈知這正是一樁大大的遮眼法，原來在此開會之際，俄國裏面的共黨迪克推多却正在將反對人員橫加壓迫，甚至替革命出力而同過患難的社會黨人員也被捉將官裏去。更有進者，那末俄國正在計畫去毀壞基發獨立的步驟呢！

一九二〇年夏間，基發一個很負盛名的可汗奉蘇維埃政府之命召到莫斯科去。他到達的時間，正是第三共產國際開會的當口。

他同手下扈從在莫斯科紅街地方台上就坐去會觀那邊廂列甯同脫洛斯基以及其餘人民委員檢閱紅軍同平民工人大會會操中所表現出來一副珠光寶氣的圖畫，正令著者永遠也不會忘記。看吧，他們穿的是錦繡滿身的土耳其式長袍，上面筆挺挺的綴了金銀寶飾，佩了彎曲曲的偃月之刀，龐大的頭巾上則也豎起了珍珠冠飾，他們同大教堂的幸福尖頂（Blessed Baril）正是同其榮耀，原來在教堂的尖頂上和他們身上更有蘇俄飛行人員把共產小印刷品以及伶俐的紅色小旗飛舞下

因了蘇俄這層改絃更張，于是一連串的内戰和政變，則只佔了膨脹的歷史過程中極暫的時間，可是終於層出不窮的表演出來了。當然這批布爾希維克黨人是爲了想從亞洲共產福音中進一步而掀起世界革命的念頭激動了起來，不過他們這驚人的成績却也是受了以前俄人專向亞洲侵略的老心理所驅使。我們在此並沒有空閒工夫去追溯這種蘇維埃化的進步，不過在中亞細亞内戰戲文上面内中別有穿插的一幕，倒也決不是只限于地方性的——那正是倍斯麥黨的叛變了。

倍斯麥黨人 (Basmachi) 是布哈爾、佛干那、同土耳其斯坦裏面組織出來的一種不滿現政府人的集團，内幕正有些像保加利亞的人民自理會一樣，他們由現世紀的特出人才恩佛巴沙其人組織而領導着。恩佛是一個土耳其人——正是產生土耳其參加大戰的親德派中的一個。他同了在敘利亞抵抗阿倫貝將軍著名的土軍統領傑默耳巴沙和一個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塔拉倍兩個少年土耳其黨合作後，在大戰中簡直左右了土耳其的政治。

休戰以後，他們在國內不能立足，于是都逃出了君士坦丁堡。塔拉倍到了柏林，在一九一九年被人行刺而死。傑默耳和恩佛則同凱末耳取了一致步調而向安乃托里亞方面的協約軍進攻。據各方面言之鑿鑿的消息說來，那末凱末耳也曾一度想拋棄了他後來所取的土耳其勢力，只消限于在亞洲土耳其的疆界而止的政策，而贊成了去建立一個大圖蘭尼亞帝國的計畫。照計畫看來，那末土

其特蘭斯高加索、特蘭斯凱斯比亞、基發、布哈爾、土耳其斯坦、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的一部都在版圖之內。再將這塊版圖劃成三份，凱末耳則做了西部的迪克推多，傑默耳則取了波斯北部，美索不達米亞和高加索，恩佛則取了中亞細亞。後來因了傑默耳、巴沙在鐵弗利被刺，於是三人中便弱了一個。偏是恩佛和凱末耳又是意氣用事的合不上來。凱末耳對於恩佛說得栩栩如生而夢寐系之的征服中亞細亞計畫正有些聽不進耳，他老人家只是一味的去訓練一支國民軍隊去把希臘人逐出安乃托里亞。他的成績很是一鳴驚人，終於布爾希維克黨人也討好去做了他們後盾來進攻西方列強，終則他們同他的談判便由傑默耳先在一九二〇年于莫斯科締結了一紙俄土條約。

同時之間，他們誠恐土耳其人叫他們上當，也許反正會去同歐洲結約起見，便把恩佛留在內裏。這樣一來，他們至少可以利用恩佛去抵制凱末耳了。恩佛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心中正也有些不耐煩起來。他於是開始在高加索想陰謀去進攻凱末耳，偏偏會被布爾希維克黨人拆穿而召他到莫斯科去。他見勢頭不佳，便一溜煙到了阿富汗去竭力奉承了在中亞政治上着實有些名望的愛末耳母親撒拉局耳基發了老婦。靠了號稱阿富汗加查林女皇的撒拉局耳基發了的泰山，於是恩佛便同了一小批迷信大圖蘭尼亞的人居在倍斯麥黨人之首，宣佈了土耳其斯坦的獨立。蘇俄方面則也出動了一分隊紅軍來抵擋恩佛。恩佛不料到起事後羣衆並不響應，於是只好向莫斯科政府去矢誠，偏偏

又遭了拒絕。他于是索性拚命一戰來圖出路。不料在一次以少勝多的勝仗以後，他终于在布哈爾附近凡耳勃禽地方吃了敗仗。在他逃向阿富汗邊疆之際，又被蘇俄軍隊迎頭痛剿，結果則他混身被機關槍彈掃射得七穿八洞而亡。

恩佛既死，于是大圖蘭尼亞帝國的迷夢也真就此壽終正寢，不過牠的回憶依舊未滅，老是在亞洲逡巡着。據說他的墳墓現在已變了人們巡禮之所，而紀念他人格的禮拜儀式也正在發動了。布哈爾虔誠而愚昧的回教徒都相信他正像拔拔羅薩一樣的神通廣大，有一日他一定再會回過頭來替回教來豎起得勝之旗的。這椿倍斯麥叛亂正是中亞細亞最後一次反革命運動。同時之間，我們又見到布爾希維克黨人向東望到西伯利亞去推展開來，直到一九二二年底，那末俄國在太平洋上的老疆界又重行樹立下來了。

要是我們想去知道西伯利亞怎樣在極短時間之失而復得一回事，那末我們須得將大戰結束以前的紛煩時代約略追溯一下。原來此際我們正可以見到在協約國方面出動了一批遠征軍到西伯利亞去幫助捷克斯洛伐克人去得一條出路，而他方面則更幫助了海軍提督高爾却克的反革命軍隊去俾戰。

當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之際，西伯利亞正是進入了到了前程無量的地位。交通則因了添築了幾

條支線同西伯利亞大鐵道聯絡而很見發展。所有大河道中間則客貨輪船也是到處鼓浪前進，歐洲、俄羅斯、中國和滿洲間則陸路貿易也是非常興旺。渥姆斯克、赤塔及海參崴等主要都市則也是進步得日新月異。所有東北部、西伯利亞以及斜到北極方面地域內的豐富利源也有新興的開礦企業去開始打量開採。甚至從歐洲出發環繞北極角而穿過加拉海以到北部、西伯利亞的一條海道也有人談及開闢了。偏是戰神忽然降臨，終於將許多發展計畫弄得煙消雲散。

西伯利亞對於俄國軍隊方面也輸將了自己名下應攤的份額，不過在地形上她同所有前線完全是隔離了的。留居老家的西伯利亞人所惟一見到的大戰情形，只是一批潮流般的戰時俘虜。德國俘虜則被禁在內帳之中，而匈牙利、奧大利、波蘭以及即是現在捷克斯洛伐克地方和奧大利亞地方的俘虜，則因了他們始終未嘗對中央軍表過同情，完全是硬被驅入作戰的關係，所以也允許他們去享受充分的自由。

在一個限定地段內，也許可他們去任意閒逛；不過他們中好一批人則須得在鐵路、農田和工廠中從事工作，去製造軍士的革履、衣服、罐頭貨品，以及別種給養品的。經了俄國機關人員的鼓舞以後，他們便把含有本國國民性色彩和半政治性質的集團組織起來，希望有一日他們獲得自由後也可在疆場效命去進攻中央軍。原來此際威爾遜總統揭曉的民族自決主義早已到處廣佈，在奧匈心懷

失望人民的耳朵中則更是聽得爛熟了。卒因此而也不期然而然的把中歐裏沸熱着的紊亂社會而更其弄得如火如荼。復次，講講俄國發配到西伯利亞的流犯。

當霹靂一聲的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尼古拉斯二世退位的消息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新聞傳到西伯利亞流犯耳膜以後，他們更是欣喜欲狂。他們本是被判逐出本國而居在非人生活地方的犯人，現在居然也得以生還鄉井。而成千暨禁在沿黑龍江罪犯居留地和市鎮上牢獄裏的犯人更是把西行到俄國去的火車塞得滿坑滿谷，都是興高彩烈的相信着耶穌再行降生的千禧年正是臨在目前了。

不過本地西伯利亞人對於這些消息却非常鎮靜，原來他們正像處在草莽初開國中的人民一樣，爲了要求生存，而正日日在同自然奮鬥，委實也沒有餘暇去顧到政治。即是對於克倫斯基要瓜分農民土地的佈告也不在他們心上，原因是西伯利亞的大地主正是屈指可數，並且居留民都從政府方面受有相當田畝的，正無着急的必要。

他們一向用村治 (Village Dumas)，自治得很有成效，對於中央政治也不去多加顧問。當地只不過有寥寥無幾的城市工廠，所以簡直也沒有工業階級，結果則倒也一致很高興的想去看一個新時代的降臨。在不屈不撓的德謨克拉克西化的西伯利亞人民方面也委實沒有什麼絲毫階級戰鬥

和階級苦惱的份子存在。除了在帝制時代一批官僚中滋長着的一種貪官污吏的慶諾文納克階級 (Chinovnik class) 以外，那末王政的黜廢，在西伯利亞方面都是表示滿意的。甚至駐防的衛戍士兵也大半渲染了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從他們許多將軍的毫無才幹和利令知昏的烏煙瘴氣中起了些衆醉獨醒之念。

直到布爾希維克黨政變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第二次革命後，西伯利亞人士才著手很安靜的去組織德謨克拉西化的瑞姆斯伏 (Zemstvo) 會議同克倫斯基政府去合作。實際上在許多遙遠地方，那末隔了多月以後還是不曾知道當地會起過革命。布爾希維克黨人第一次爭權的結果，那末便是一批溫和而德謨克拉西化的份子從俄羅斯總退出到西伯利亞，他們便在當地開始去組織反布爾希維克活動的中心。

一九一八年初期，烏拉爾邊鄙上的烏發五個人員的軍政府組了一所臨時政府，首府渥姆斯克則頃刻變成了一所德謨克拉西份子的中心。要是軍政府能夠採取一種堅定政策而努力去鞏固在西伯利亞勢力的話，那末一個全西伯利亞政府是一定可以樹立下來的。偏是他們一開頭便把目光注意到了西方。他們惟一目的是只想把西伯利亞來做個打倒俄國內部布爾希維克統治根據。對於西伯利亞人民簡直忘却了去一同合作。不過實際上當地足以組織真正輿論中心也太缺少了一些。

並且俄國內部的變卦離開當地足有數千哩之遙；要保證西伯利亞人民去揭竿而起，來做出任何犧牲去推翻莫斯科的新政府也正是憂乎其難。很久以後，著者記得在一九二二年途次西伯利亞時，在農民中簡直有這樣「我們所擔任的這部工作究竟是什麼？他們在中央方面不知究竟有什麼一種政府？」問人的話。

除了路程的遙遠以外，那末就消息的混沌，交通的缺乏，以及散在四方的少數俄國人口同享有地方自治的各種人民（西伯利亞有五十九種國民）各點一起看來，縱令軍政府受着了所有俄國份子的幫助，也不見得即可成事。更有進者，那末當地依舊有了一批的舊官僚、軍官、同出亡王黨人員，他們也着實佔了一部分反動的潛勢力。他們也像德謨克拉西黨人一樣，希望把西伯利亞去做進攻布爾希維克黨人的根據地——不過他們的目標則是顯然在恢復王政的。

涅姆斯克的軍政府開始去組織一所臨時政府了。先前由人民選舉出來的瑞姆斯伏會議此際便選出了參加到西伯利亞鄉土自治會（Siberian Territorial Duma）去的代表。新政府裏的軍事則由一所以海軍提督高爾却克爲首的舊帝俄軍官集團去指揮，高爾却克則更統馭了零零碎碎湊集捕來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組織的一支生力軍，關於他們的故事在前面「亞洲與世界大戰」一章中已經講過了。提督高爾却克和將軍狄脫黎在一九一八年春第一次進攻布爾希維克黨人一役中的

目標是在援救王室出險，原來那時節的王室在先則被禁在托勃耳斯克，在後則蒙塵到了伊卡脫令堡。我們都記憶得很好，伊卡脫令堡的蘇維埃原是向莫斯科負責去生擒王室的，可是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進，竟下駭人聽聞的命令，將薩皇、薩后、儲王以及四個女兒一起就地正法以後，竟弄得全世界都震動起來。

等到西伯利亞軍隊趕到伊卡脫令堡，却已經來遲一脚了。他們雖則也一度進展到窩瓦河畔，不過因了禍起蕭牆，布黨宣傳，以及在勃來斯烈文斯克和議以後見到不能再行假道俄國來進攻德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心懷失望，終於功虧一簣而不能直搗黃龍。在一九一八年夏，捷軍則更是公然叛變而開始東向去投奔協約國了。

高爾却克雖命途多蹇，荆棘叢生，逼得他的部衆在秋季敗退下來；可是他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冬季去把軍隊整頓一過後，聲勢果然又頃刻浩大起來，推翻了首尾兩端的軍政府，直截了當的宣佈自己做了西伯利亞的太上皇帝。

我們上面已經見到，協約國的走入西伯利亞漩渦在先原是想幫助俄國人去向德國人取攻勢，繼則設法想把捷克斯洛伐克人救了出險的。他們將西伯利亞鐵路和牠向西一直要到渥姆斯克地方的支線。不過他們在西伯利亞方面則確是一向沒有樹立政府過。直到一九一九年春間，他們才算

承認了提督高爾却克的地位于是一所聯合委員會也被派到渥姆斯克去幫助提督進行攻擊布爾希維克黨人了。

所惜者無論在全西伯利亞政府方面或協約國方面都沒有統一的計劃和行動。高爾却克爲人固然精明能幹，但大事方面他却一任同德謨克拉西化的西伯利亞感情離貳的一批反動的王黨官僚去支配。至於聯合委員會吧，那末也是被嫉妒暗鬥，弄得支離滅裂，列強中簡直沒有兩個代表是抱有同樣目標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想幫助高爾却克的，可是談判方法上那末諾克斯將軍和金尼將軍老是合不攏來。此外則美國人是最留意去幫助救援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而日本人却別有用心，想把整個東部西伯利亞佔領下來。至於日本最後的目標那末更是老想利用協約國紛亂煩擾，自顧不暇之際，去做出足以藉口在佔領地帶維持秩序而達到永遠不撤兵的舉動的。

所以他們在表面上幫助高爾却克之外，更事事掣肘，不許他去支配貝加爾湖以東的地方。他的方法是在沿海省同特蘭斯貝里加亞去逐個的接濟各種「政府」講到這批政府的首領，那末什九是土匪和行險僥倖之徒，赤俄人也有，白俄人也有。

種種陰謀鬼計早已把新政府弄得不可收拾，偏偏高爾却克又在爬登高位以後，還是木驥驥的去拘捕監禁軍政府中的人員。經了王黨顧問們的慫恿以後，對於自由黨份子也仇視起來了。結果則

庸人自擾，不由他不去正式承認特蘭斯貝加利亞方面日本傀儡謝米諾夫所樹立的反動政府。他雖則在一九一九年夏掀起最後反抗，可是失敗是早已注定的了。

此後他部下人員關於軍事行動的不統一，也正同聯合委員會一樣。嫉妒和腐敗在在的暴露了出來；日本人則更是從中搗蛋，結果則軍士是快快不滿，他們的道德紀律也被紅色宣傳攻破，而政府裏的社會黨和德謨克拉西黨份子也是彼此離間開來。

布爾希維克黨人對於這些虛實早已探聽詳盡，所以當紅軍實行進攻高爾却克兵力之際，首先受了目標統一教訓的好處，牠的旗開得勝，也着實爲了這一點。高爾却克吧，則弄得一敗塗地，渥姆斯克終於在十一月間被紅軍佔領下來。

於是高爾却克的殘餘軍隊便分向伊爾庫次克和貝加爾湖亂竄。從渥姆斯克敗北下來的部隊更是狼狽不堪。一批驚惶失措而頹唐亂竄的亂軍更是和平民爭先恐後的向火車中擁去，而軍官們對於拒不讓坐的平民則老實不客氣的任意鎗殺。鐵路人員即使不向布爾希維克黨人表同情，那末至少是同高爾却克所排斥的德謨克拉西黨和社會黨同情的，所以他們竟然拒絕去行駛機車。結果斯終由半狂的軍官和官吏去自動開車了結。

高爾却克本想在伊爾庫次克再行召集部卒去做最後孤注一擲的，可是時已來不及了。當他臨

陣圍逃之際，終於爲一部紅軍分隊追襲捕去，當即於一九二〇年一月鎗斃在一所火車站月台之上。自後西部西伯利亞的現狀便不成問題了。東向一直到貝加爾湖地方也都在布爾希維克黨人掌握。他們當即着手派出了幹練的組織人員在軍事控制之下去組織暫時革命的蘇維埃制，以便一個永遠行政立定後再行交代。

征服西伯利亞一回事只不過費了一度極短的時間，這其原因並非由於布黨人員的力量足以取勝，實在是由於他們對手方的敵人太懦弱了一些。蘇維埃財政雖同懸罄，可是對於修復西伯利亞鐵道和恢復對俄交通倒也頗著成績。到一九二〇年四月底從渥姆斯克到莫斯科靠近二千哩九日程的火車也開始每星期行駛兩趟了。

可是西伯利亞的狀況，尤其是在沿西伯利亞鐵道一帶，因了那面的白黨紅黨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摧殘毀壞，情形弄得非常腐敗；食糧是非常恐慌，像糖和茶等奢侈品那更是幾乎沒有聽見了。政治上講來，那末內中雖則只有少數人民同蘇維埃政府表同情，不過那面倒也沒有組織什麼反對黨來敵對紅黨，所以紅黨正也不急于即刻去將積極變化介紹下來。他們甚至反去同別些革命黨人結了一紙暫時停戰條約，所以只不過在幾星期以內，他們已穩穩的坐上了馬鞍。他們此後却要再向東方作進一步的觀戰了。

總計他們將整個西伯利亞重行聯合而鞏固的時間只費了二年多一些工夫。到了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海參崴投降紅軍之後，布爾希維克黨人便重又做了一直從烏拉耳通到日本海的主人翁了——這幾乎是完全無抵抗的。但是在我們講到紅軍不費多大力量來取得勝利方法之前，我們須得先將協約國怎樣不知不覺的反在遠東去促進布爾希維克黨人目標的情形來敘述一番。關於釀成高爾却克潰敗原因，那末他們中間的齟齬意見和不統一的行動實屬難辭其咎。照理他們對於一種干涉要則便應該實行，否則便索性不管大吉——可是他們竟然模稜兩可，依違其間。不過協約國裏面經過大戰以後，瘡痕未復，簡直也難以顧到他們在西伯利亞的政策。這一點是也得原諒他們的。英國則爲了戰事既告結束，失業又起恐慌，而以和平爲根基的整頓實業又是異常的煩擾，結果則老是被嚴重的勞工問題驚惶着。法國吧，正也感受了同樣的苦楚。意大利則比較他們倆的經濟更是恐慌得可怕，緊張之極，則一九二〇年無結果的革命發生了，而由汎繁黨取得了迪克推多的地位。美國吧，則因了戰爭的結果同所有歐洲的參和鋪綜關係，也是正像疲於奔命。姑無論這些原因如何，協約國在西伯利亞正像在俄國一樣，因了干涉無效的緣故終於逃不了原想避免的結果。那便是反促進了西伯利亞而替布黨去開了方便之門了。

一九二〇年間，西部西伯利亞的情形正已將次穩定，可是在貝加爾湖以東，情形之紛煩正也難

以形容所有協約國軍隊除了日本之外，在當年初間早已撤盡了。日本人的責難原是在警衛貝加爾湖以東西伯利亞鐵路一帶，直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撤盡為止的，豈知同時他們却專門繼續在遠東掀起沒有秩序的政策下來。

日本遠征軍經了橫一遭，豎一番的藉口後，竟從一九一八年原定額八千名軍隊開拔起，一直在西伯利亞加到了八萬名以上。內中有幾個分隊兵士都駐紮在西伯利亞鐵道沿綫，弄得捷克斯洛伐克人的退却非但難保安全，反弄得行動阻礙。所以捷克斯洛伐克兵團和日本人往往因此發生流血の格鬥，而日本人傀儡紅白黨首領的擾亂更是弄得他們在長途退却中疲於應付。

特蘭斯貝加利亞是處在日本金元接濟的謝米諾夫獨夫統治之下。至若其餘東部西伯利亞，像黑龍江區同海參崴做首府的沿海省則全被日軍佔領；他們時而這個，時而那個的老是收起一批反動的「紙上」政府。這批政府脩起修滅，正是有同朝露。中間簡直沒有一個是真正以民意爲前提的。所以東部西伯利亞這種政治思想，說是反動是夠不上的，倒不如說革命的要妥當一些。

一九一八年間，一批早先歡迎革命而像其餘西伯利亞一樣組織瑞姆斯伏議會的居民對於全俄軍政府原是極表熱誠的。不過這軍政府已經被人打倒了，而高爾却克個人則又因了改變後忙於去攻擊紅軍，也沒有工夫去想到在遙遠的黑龍江和貝加爾等省去組織衆望所歸的政府。

無論如何，要想在有意把事情弄得糟糕的日本嚴密監督之下去組織一個政府來恢復秩序自由，或是從高爾却克所委託的一輩幾乎都是日本接濟的反革命地方首領去成大事，都是戛乎其難。結果則老是處在一個接連內戰狀態之下。這般人民在羽毛豐盛以後，正同高爾却克政府和外國干涉一樣，起了著名的巴地山運動——正是向外人支配下的反動首領進攻的一種發自天性的叛亂。高爾却克打倒以後，許多巴地山黨人都受了布爾希維克黨人實際的接濟。這批布黨人物使這樣的用盡了陰謀和宣傳而開始侵入到貝加爾湖以東的領土上去。這批布黨人物在很多地方都被歡迎得當做國中救世主一般，都以為只有將當地整個的劃入蘇俄版圖以內才可免掉日本併吞的危害。

一九二〇年三月西部特蘭斯貝加里亞的人民經了布爾希維克黨人強有力的幫助後，便叛亂而向他們的暴君謝米諾夫進攻。此際日本人覺察到他們的干涉勢必至要釀成對俄戰爭了，於是便放棄了謝米諾夫去任他自投生路。謝米諾夫不得已搭了一架飛機逃到蒙古。這樁叛亂因了日本把黑龍江和沿海省占在掌握，才算不曾蔓延開來。不過日本在戰領地內老是一味依賴了高壓手段去維持他們的權威。要是去列舉他們所採取的方法，那未免書不勝書，但是內中有一樁引起國際糾紛的例子，著者請先來敘次一下。

一九二〇年春，日本乘紅黨裏的巴地山集團趨近廟街附郊之際，故意引起紅黨去屠殺在一九一八年以來衛戍不周全的數百個本國人民。肇事以後，他們不單是藉口佔據了漁業中心的廟街以及迫近富藏金礦和森林鬱積的黑龍江河流，并且更佔領了他們在樸資茅斯條約中從俄國取到的庫頁島南半部後，更貪婪着庫頁島北半部地方。

他們揚言在同將來一個俄羅斯政府要素鉅額賠款的請求問題未解決之前，是非佔領廟街和庫頁不行的。實則——著者在後還要盡量顯示出來——他們委實也沒有再行放棄庫頁的決心。在軍閥中間，那末非特庫頁，甚至更想計畫去把沿海省阿穆爾區也一起併吞下來。

同時之間，特爾斯貝加里亞方面謝米諾夫的舊都赤塔地方則組成了一個共和政府，命名遠東共和國。新政府表面對蘇俄完全獨立，而代表西伯利亞政治的，可是在一開頭便只不過做了促進布爾希維黨人目標的工具。

就那時看來，任何的列強簡直也都不像即會得去承認蘇俄。所以在東部邊疆去立一個冒名共和國去做緩衝，正可以早一些取到承認；以蘇俄的歐洲邊疆上被列強截斷的關係，那末這個共和國更可以用來當做一扇商品輸出輸入和對外界交通的門戶。蘇維埃政府最是鑒貌辨色，對於每個地方執行幹部方面至少終要委任個把共黨機關人員去做機械，靠了這副機械以後，等到無論何時裏

面成熟之際，一個布爾希維克政變即便唾手產生下來。

逐漸逐漸的黑龍江省和沿海省裏面經了蘇維埃宣傳浸潤以後，便開始發覺得到了成熟之候了。於是日本要想在這些地方去維持立足地正也越發感覺困難了。即是他們所樹立的反動政府中也是沒有一個享着長壽的。

在伯力地方，那末經巴地山黨人和日本軍人窮兇極惡的格鬥之後，無數的婦孺都是慘被殺戮。記得在日本佔領時代，所有俄國平民碰到一個日本軍人的當兒，都得跪倒下來侍候，否則便要處死！日軍打敗哥薩克首領凱耳密可夫而佔領伯力以後，將伯力同海參崴間的鐵路全行拆毀，將車站和橋樑橫加摧殘；對於村落則縱火劫掠，對於人民則蹂躪慘殺。

日本在此逞凶之際，遠東共和國裏的東方紅軍已經很完備的組織一過，而蘇俄則也正在鐵基待時，靜候發動。赤塔政府則已將大半特蘭斯貝加里亞裏的秩序恢復過來，並且也逐漸的想把牠的權力東向，擴充到黑龍江省和沿海省去，可是實際上則也是由於列強像美國等以為存在個把遠東共和國正可以去抵制一下日本，原因是此際世界上一批強國實在過於忙碌着瓜分大戰贓物，爭攬利益範圍，應付內政不暇，所以也覺察到非得有些舉動去遏止一下太平洋上日本自命不凡的雄心是不行的。

我們都知道正維因了這一種緊張關係，才有哈定總統代表美國去召集太平洋有關列強來開一次大會的舉動。

大會於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期在華盛頓開幕，當初是并不包括佔領西伯利亞問題的；可是美國方面因了聽到日本種種高壓手段的報告後，輿論是非常激昂，終於由其他列強要求日本去確切承認在最早可能時間之內從東部西伯利亞撤兵，並且對於久已失却軍事控制必要的西伯利亞鐵道支線中東鐵路的護路兵士也要求一律退却。

日本則正因了國內也有好許多人反抗繼續去佔領鄰土，倒也樂得順風收帆，應允了這些要求。並且日本要去併吞東部西伯利亞正也是不見得這樣容易，要日本做蝕本生意去維持一連串不穩固而失民望的反革命政府，正也是同樣靠不住的。所以俄國在什麼時候足以強盛得把假面具放下來，而直截痛快的去恢復她的領土，也正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除此以外，那末遲早終有別些強國要來硬出頭去反對佔領西伯利亞大陸的。

一九二二年九月，除了北部庫頁島有一批遠征軍依舊駐留去等到日本人所要賠償廟街問題的懸案解決後再撤外，所有黑龍江區日軍完全退出而交還了遠東共和國。再隔幾星期後，沿海省和海參崴也經放棄。於是末一個反動——狄脫黎將軍的軍事狄克推多制——政府也使失了崑山。

狄脫黎原從高爾却克潰敗軍隊裏逃亡出來，轉輾流離，才亡命到了海參崴地方。在那邊他便將從前在東部西伯利亞逐期嘯聚的各種反革命軍隊的餘燼重整旗鼓，經了一格軍事改變後，他老人家便連爾把大權獨攬了下來。他那領導着的一批白俄十字軍的故事，更是在西伯利亞革命中一齣滑稽的穿插戲。

記得在他擁權之際，著者也正是海參崴地方略可數的外國人中的一個。他的軍隊泰半由遠東的下流人民所組織而成，完全是傲僻躁急、過橋抽板的一批不經事的遊勇。像這一批軍隊簡直也是腐敗得無以復加了。他的手下疆吏和行政官僚吧，又多是賄賂公行、腐敗不堪的慶諾文納克階級出身的人。狄脫黎個人吧，則又是一個作非非想、具宗教迷、而生性好動的混合人品，同他們正是一丘之貉。在他想來，神聖俄國是一件不可侵犯的東西，該得從大道不道推翻王室而殺戮君王的紅俄份子手中去光復過來的。他迷信着以爲只消嘯聚一小部勢力在農民中宣佈一次神聖戰爭來掀起宗教熱誠的狂瀾後，當可以誘他們跟從而去直搗莫斯科。記得有一次他對著者這樣說過：「只要人民信仰上帝一定會做出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出來！」

在日本人離開以後的數星期，狄脫黎便同了一小部虔誠而幻想的牧師們開始去做白俄十字軍的祈禱，一批無法無天的遊勇軍隊則也跟隨他們之後，以表景仰。看來他們對於沿海省裏農民之

得不到幫助正是不消說得。原來這批農民正也開始在盼望布爾希維克黨人來臨，巴不得即將當地層出不窮的變化給他個壽終正寢。

遠東共和國的軍隊經幾個集團的紅軍做後盾後，便出動來進攻狄脫黎的兵士，狄軍路經三五小接觸後，只不過是兩星期工夫，已經完全潰退。終於狄脫黎不由他不去放棄海參威而任他無抵抗的投降下去。他老人家則遠走高飛的逃到了日本。於是紅軍便凱旋進城了。

再幾天以後，時機又告成熟了，遠東共和國便由國民會議裏大權在握的共黨份子用和平的合法手續決議取消其存在，於是這部分西伯利亞地方也變成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中的一個的一部。

不久以後，全部西伯利亞都重行組織一過，行政區域則完全根據以前省的分界劃分下來，各有地方的蘇維埃制，再由各個蘇維埃選舉代表參加蘇維埃的全俄行政會。諾伏尼古拉伊佛斯克則做了當地的行政中心。爲了遵照革命初起時所採取的與國民有關的沾名政策起見，西伯利亞內非俄國民羣則也允許去組織自治的共和國，或自治的區域，一起併合在蘇維埃聯邦以內。從來未曾嚴格經過社會主義化和革命化的西伯利亞竟然也硬挺挺的蘇維埃化起來了。

布爾希維克黨人在這塊大地方的成功并非由於有什麼出奇制勝的宣傳工夫或軍事勢力，實

在是由於協約國的柔弱參商和那日本帝國的貪婪才掀起他們的一致意識出來，否則就是決計不有這樣容易的。總之西伯利亞的驅入蘇維埃掌握是由於外勢的壓迫，正同以前俄國經過外勢壓迫而裏頭的布爾希維克黨人反而弄得鞏固起來一樣。

因了惱怒協約國的拋棄俄國，反而弄得蘇維埃的統治多得了幾個助手來幫同逐出反革命的人物，這是真出乎意料之外的。除此以外，那末暗中還有一種比較這些更其來得深刻的衝動——那正是亞洲的吶喊。再則在共黨假面具之後，還有斯拉夫族的特性——是屬於亞洲化而不屬於歐洲化的。

布爾希維克黨人既經恢復俄國在亞洲歷史上的邊疆，於是便逐漸的爲了希望得到更密切的組織起見，將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修改一過。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第一次蘇維埃國民會議在莫斯科開會，便起草了一紙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項憲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而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起實行。關於外交、國防、工商、針，則由蘇維埃社會黨部其

教和文化則由完全地方自治分轄。

召集一次各聯邦共和國蘇維埃會議，閉會期內則授權與加入會議的三

數根據職業選擇

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幹部

員組成的一所國民理事會成的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由此看來，中央執
塔一個尖頂，也是實際統治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幹部。原來蘇維埃的代
些代表領土較大的一些的一批裏去。中央執行委員會有權去編訂或通過法律也不
組織蘇維埃聯邦內閣的十六個委員，更有權去選舉委員會裏的主席，他便是蘇維埃國家真正
的大總統。

至於高等法院裏的推事和 G.P.U. 的主角——就是所謂政府的政治部，則實際上是聯邦裏
從事秘密業務和反間諜的組合，也是從前號稱赤家 (Cheka) 的著名特殊委員會的替身。

從原來組織上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包含四個聯邦共和國，十五個自治共和國，和代
表各種少數國民集團的十五個自治省。到一九二四年之際，牠的組織有些略略修改了，六個聯邦共
和國中在亞洲俄羅斯的特蘭斯高加索、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克曼斯坦三國則現同四散在西伯利亞
和中亞細亞的自治共和國和自治省去組織了蘇維埃聯邦。

在中亞的烏茲別克和土克曼兩個共和國則是根據了人種界線從特蘭斯高加索分出一區
和基發同布哈爾故國樹立的。布爾希維克黨人在這種方面的絕頂詭譎正同他們在各到各處所暴

露出來的一樣。蘇維埃宣傳大半是集中在教育方面，烏茲別克斯坦有教育機關八六八所，學生六四、三六三名。紅色茶館到處都是，目的無非在茶餘閒談中傳佈共產宣傳的中心。塔什干有一所政府印刷局，用了中亞各種方言承印共黨 ABC 書籍。著者也目見過一本，專為烏茲別克斯坦用的。這裏正有一點滑稽的舛誤，原來手民竟用了一面法國三色旗來表示一個「旗」字！

可是雖則宣傳得一天星斗，共產主義依舊不見多大進步。在他方面看來，布爾希維克主義似乎正進入了一樁亞洲化的過程，而俄國共黨神秘的帝國主義也正改絃更張的趨向到根據在社會利益的一件新國民情感中去。這般布爾希維克黨人在宣佈了民族自決權利而將帝國收集權中央之效以後，便又喚起各種組成帝國的人民把牠保衛起來，一齊去抵擋外方面的帝國主義。這樣一來，亞洲俄羅斯和歐洲俄羅斯簡直被他們鞏固得成為大一統的「歐羅細亞」(Eurasia 按即兼有歐洲和亞洲的意思)了。所以即使你去說蘇維埃聯邦黏合得絕非帝俄所能望其項背者，也不算得言之過甚。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倏忽現象只不過是進化時代中的一個階段吧了。

我們既將俄國恢復亞洲帝國的步驟敘次一過，可是切莫要忽略了地向遠東方面歷史上目標進步的表演——那便是從中國尋求暖熱的出口和支配中國貿易。

一早在一九二一年間，蘇維埃的侵略已在蒙古開始了。憑了俄國人的幫助，從蒙古自治以來辛

辛辛苦苦成就的蒙古保護國却因了大戰之中和革命之後，俄國外交政策全部頹敗的關係，正也弄得不成了樣子。講到布爾希維克黨的領袖們，那末正是因了忙於去整頓俄國本部起見，雖則也未嘗不想到高爾基打倒後，所有王黨份子已經逐出西部西伯利亞，難免不將蒙古去做反革命活動的根據，可是他們的注意力則一時終難於集中到蒙古方面。

當謝米諾夫的赤塔政府在一九二〇年春推翻以後，他的殘餘軍隊便由一個舊俄軍官恩琴斯敦男爵重行組織起來。那時外蒙已在一九一九年爲中國人所光復，庫倫首府被陷和蒙古活佛被禁之際，他便將部衆幫同蒙古人去驅逐這批中國人。

以發狂男爵著稱的恩琴斯敦堡在重佔庫倫而將華人逐得向南亂竄後（在潰退時華人之葬身在大戈壁沙漠者足有一萬之譜）便實施了一件白色恐怖，較黃色恐怖真要厲害得多了！所有俄人、蒙人或華人，凡是有赤化嫌疑者概行凌遲處死。猶太人正也不在例外。記得恩琴的主要劊子手是一個叫齊貝樂夫其人。據他誇口說來，那末是有二百以上的人都由他親自動手絞死。當一年後著者在庫倫時，人們都說他爲了拳不離手起見，專以殺狗來做練習課程。

在斯敦堡佔領期內，對於蒙古人和他們的前途一些也不去留意，反而在羽毛豐盛後把庫倫做了根據地，向西伯利亞邊疆出發去進攻布爾希維克黨人。一任驚惶失措的蒙古人盡量的自動聚集，

去立出政府模樣的規模來。他在一九二一年夏失敗被擄，終於被諾伏尼古拉伊佛斯克一所軍事法庭下了大辟之刑。據說布爾希維克黨人很佩服他的軍事本領，曾叫他在投降和處死中任擇其一。他竟視死如歸，引頸就戮；雖則他罪不容誅，可是他這種臨死不屈的精神也足多了。同時紅軍中一批遠征軍隊便越過蒙邊分堵斯敦堡殘餘兵力，一小部分隊甚至一直追蹤到了庫倫。

紅軍指揮官於是便幫助了蒙人去恢復秩序，建設了一所人民的革命政府，名義上由活佛統治，實際上則由俄國控制。頃刻間便有一個領事代表派到庫倫，做了政府中的顧問。他正是活佛的後台老板。曾幾何時，幾於每個部分裏都充滿了蘇維埃指導和顧問。一九二四年春活佛圓寂以後，共和黨和社會黨份子更把選舉繼承活佛的制度也打破了。

第二步是很容易的了。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初期，蒙古便因了對俄的密切得無以復加的關係，變成了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牠再一步進化也許會就此正式的併入了蘇維埃聯邦之內的。

庫倫的名字經改爲「烏郎巴陀魯」(Ulan Bator)意即紅色有勇(Red Heroism)按由蒙譯「烏郎」爲紅色，巴陀魯爲有勇，是爲外蒙赤化之鐵證。世襲政教親王和高級政府官吏組成的貴族議會則也變成了一個紅色蘇維埃。訓練蒙軍的也是蘇維埃軍官。所有在蒙古投資企業的外商概行強迫出境，而境內的經濟發展則完全移入了蘇維埃的掌握。這種行爲顯然是抵觸了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替下文議

到遠東時討論）中外蒙古被認為中華民國一部的規定。

蒙古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實是俄國一向以來膠合外蒙古的空前成績，這種舉動正也顯得回布黨別許多的成就一樣，是帝俄向亞洲膨脹計畫的一部。佔領蒙古在她做一個亞洲強國資格上講來極形重要。目前布爾希維克黨人更有經濟發展的龐大計畫。從中國北部的張家口起造一條經蒙古以到西伯利亞邊境的鐵路也在此計畫之內。

外蒙邊徼遙遠之區像阿爾泰山邊沿的烏梁海則也被俄人攫去併入蘇俄聯邦之內。他們在鄰接西伯利亞、蒙古以及他們烏茲別克斯坦聯邦共和國的中國土耳其斯坦（即新疆）方面也有大規模的擴大宣傳。

要是中國土耳其斯坦不幸也被他們用了對付蒙古的手段從中國抓了過去，那末便可以去開通同柏林到報達鐵路結果一樣野心勃勃的一個計畫的新出路。要是從蒙古西到中國土耳其斯坦的一條鐵路落在友邦之手，那末不啻從陸路上打通到長江流域，俄國便可以有問鼎中國西部財源的資格了。

（註）新疆地勢居中國屏藩之要衝，當輪廓之外或得之足以有爲，失之足以資敵。左宗棠嘗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更

可爲得新疆之著者矣。其詳可參攷拙著新疆問題自序篇。

俄國對於侵入滿洲却又另起爐灶了。原來構成滿洲的三省一向是抵擋布爾希維克主義政治侵入的強有力的障礙地。所以然者，那末要歸到滿洲狄克推多張作霖的力量和日本那種炙手可熱的潛勢力的功效。可是話雖這樣講，俄國現政府在那面依舊有重要利益存在，經了種種困難以後，所有革命中喪失的根據終於恢復了過來。

滿洲將來的大有事於東亞那末正誰也不能否認。從第一層說來，你要是按圖一看，你便可以見到滿洲與東部西伯利亞犬牙相接，實際上牠同一八六〇年由中國割與俄國的阿穆爾省和沿海省構成的大塊土地是一氣呵成的。牠因了長城的阻隔，從未包括在中國本部以內。從淵源上說來，牠是入主中華的滿清故土，牠那三省行政則是由北京派去的一個總督統治着的。

關於現世紀開頭十年間，牠怎樣的會得去做了俄國和日本爭不勻的肉骨頭，以及因此而怎樣引起列強宣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種種動人聽聞的名詞來做競爭中國貿易護符的事實，我們都已經知道了。關於日俄怎樣去爭得領土立足地，我們在先也已經追溯一過了。不過我們在未曾再進一步講去之前，須得先將大戰結束期間他們倆的地位來講一下。

在一九一八年間，俄國顯然是不在滿洲圈子裏賽跑的。布爾希維克政府激於一時社會主義的理想，在一九一七年抓住了大權後，在原則上更宣言放棄所有以前帝俄的領土和治外法權的特權。

在理論上援引過來，那末經過滿洲通到海參崴去的中東鐵路和鐵路沿線地帶包含構成小小俄化城市的哈爾濱方面的行政大本營當然也得一起歸還中國，並且中東鐵路南延到長春而銜接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的長春一段支線，當然也要包括在內。

不過他宣言的當兒，正是俄國赤手空拳，絲毫未曾抓得中東鐵路與任何發生問題上的領土之際。這條中東路原是向俄政府借資敷設的，俄亞銀行執管的，此際則由半俄半華的老理事以及美國人斯蒂芬大佐爲首的協約國專門委員會幫辦經營，而由日本去擔任了軍事護路事宜。日本人一向虎視眈眈，從不肯表示過放棄統馭此路。直要到協約國政府給了他一些壓力，像美國的嚴重抗議才算沒法的撤兵。

俄國吧，也直要到抓住海參崴以後才有向滿洲去伸進一手的餘地。再進一步，則當然又要回顧到中國了。當時中東路的現狀老是這樣混沌者數年，直到一九二四年在北京訂了中俄協定和後此的一件奉俄協定才算解決下來。在這些協定中，原則上都規定這條鐵路純粹是商業性質，不能把牠去別圖利用的，可是實際上對於中東路的租借期限從八十年減到六十年（按東省鐵路合同規定本路以八十年爲限），並且實際上中東路也是依舊歸俄人控制。不過同時俄國人很是謹慎，盡力的不使中國去「丟臉」(Losing Face)所以理論上鐵路地帶的民政、財務和軍務等地方主權都交由中國人

去執掌七處行政委員會中，中國人做主席的也佔了三處。——關於財務委員會，那末是由一個華人和一個俄人去輪流監督的。

這樁新政的第一件結果是由俄國新會辦將以前對南滿鐵路聯運所有北滿貨物而以大連爲出口的一紙合同取消，——以海參崴替代。西伯利亞鐵路的運費則也減低了百分之五十。凡足以促進中俄陸路貿易的都是優待得無微不至。一九二六年間一件大規模的商業示威宣傳，更以蘇維埃外交委員會的庇護在東鐵大本營的哈爾濱舉行起來，美其名曰「俄國遠東展覽會」云。

你要是按圖一看，那末便可以顯出此舉對日本的重要性了。除非她自動放棄在滿一大半的商業上和政治上的勢力，否則她便得和俄國去從事友誼合作，再不然，便索性自行敷鐵路和俄國去競爭滿洲內地的富源。

根據中俄協定的條款，那末俄國是理論上承認蒙古獨立的，她關於帝俄在中國所締結的治外法權特權，以及領土立足地等條約，原是宣佈概行放棄的；她名下的庚子賠款也經聲請去用在教育工作上面，像多年前的美國一樣；所有前俄在華的教堂產業也移交給與中國去作爲增進社會或教育目的之用途。此外則協定中更規定去恢復兩國間充分的外交關係。

俄國經一再遷延而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復交訂約，簡直是她外交的勝利，原因是在中國裏面

正有許多份子攻擊這一種的協定。即是孫逸仙和南方政府那末在一九二四年也爲了北京這項協定而提出抗議。更有進者，那末無論關於蒙古獨立說得怎樣動聽，蒙古人的蘇維埃化終是一件無容爲諱的事實。所惜者是中國人太失着了一些，不曾見到他們在協定方面可以得到的利益是只有內部輯睦的結果。

更有進者，關於中俄交涉期間北京使團的態度，我們固然難以全知，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那末在有些列強之中，像那有中東鐵路股東俄亞銀行股票大半的法國，和誠恐紅色危害長江利益的英國，都是努力壓迫着中國外交部去反對這樁協定的。即是比較關係不大直接一些的美國，她的不滿中俄妥洽正也不亞於別的國家。

在不經事的人想來，那末日本的不滿意中俄接近一定是不消說得，原因是中俄妥洽，她在滿的利益多少終有些軒輊。但是從隨後發展的情形看來，不要說別的，甚至她有沒有去懲息締結這樁協定正也是有些令人懷疑的，原因是日本雖則經了許多難關和挫折，雖則俄國在滿的利益大有影響於她，雖則因了蘇維埃陰謀將所有日本在華實業上和礦業上的企圖煽起勞動問題而喪失了日本的利益，可是她自己在不到一年以後，——一九二五年一月廿日——確也對俄締結了一件條約了。

這樁條約中並沒有阻攔俄國勢力去執管北部庫頁島的條款，所以我們正也不必多來提及；反

而他們多方面的衝突，却因此而得到了一個完全諒解了。

日俄妥洽的結果，於是便成立了一所資本金三千萬日金的公司。這公司由後藤男爵和井上子爵經營去開發東部西伯利亞和從事種稻工作。在旨趣書中看來，公司惟一目的在取得日俄間的密切合作，并且蘇維埃政府也是有權去共享獨佔權的。計畫中更預備派遣九萬名日本工人前往開墾林礦漁田各種事宜。

在中國輓近的事變看來，照理是中國國民和革命份子方面對於蘇俄的信用一定要喪失，而同北京也有決裂的樣子，可是實際的結果却還是未曾產生下來，即是對於東京方面也并未決裂。所以在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中，只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來，那便是日俄的手段縱然各別，可是正在向一種共通的目標——從亞洲逐出英國——去工作，而雙方敵對行為則也中止了。

中國在這樁衝突中究竟傾向何方，正也未可逆視，——恐怕連中國人自己也正復茫然；不過在所有遠東的騷擾中，目前正現出一種雖則朦朧暗昧而却是可以目視的一種思想，那末正是以一個黃種人民堅固集團來做亞洲聯邦的一部了。在這個集團之中，俄國所做到的歐羅細亞帝國即使不是優勢的一部，倒也是非同小可的一部。惟有這一層理想才可將引起日俄在太平洋海岸衝突的一幕避免過去。



第十三章 遠東的三角形

自從大戰以來，全世界的目光都已集中到了遠東方面。也許沒有一處地方會再像遠東方面那樣的發見到威爾遜政策的慘敗結果——也許沒有一處地方會再像遠東方面那樣因一九一四年以來的大戰而產生了更重要的間接結果下來。

在大戰中放任開來的衝突思想、勢力和運動之中，東方正像法國著名歷史家格羅賽（Grosjean）的比擬處在同十九世紀歐洲一樣變化的過程之中——「由老大之國渡到少年之邦」他也許再會更進一步的原因。這些國家裏面的民族集團上正顯出了團結的象徵。在明眼人看來，恐怕再也不有比這種象徵還要顯著的地方了。——中國、日本和弱小的高麗雖則軒輊出入，互相仇視，可是多少終做了一格政治上不規則的三角形。在感覺到民族統一必要之際，也許這三個基點便會去構成一個蒙古族集團的。

中國目前正在處在數千年以來一個循環不絕的分解時間之中。這種分解作用，既好比臨產婦

的分娩之痛，就好比大戰前後高速度生長的民族自決念頭所造成的那種急轉直下的趨勢。無論怎樣說法，中國目前的這種內擾委實也阻止了她去參加一樁大蒙古族運動的可能。

日本則在種種行動上倒是很能盡力求和歐洲一致。她的政治家則更是大模大樣的端坐在國際聯盟行政院上而高談闊論起世界和平和海軍軍縮問題。他們是顯得十分誠懇的情願去幫歐洲列強的忙來恢復中國「秩序」的。不過她同中國倒也并没失掉親善。這是從日本方面屢次設法想同中國去取一致步驟進攻西方看得出來的。高麗吧，是談不到政治的地方，不過在觀察日本新政策發展過後的人看來，那末高麗同日本間的關係終算已經是趨向盡善盡美的變化中去了。

從具有一種特殊規模的日本說來，那末日本確是有資格可以替蒙古族來向國際上說幾句話的國家。他同英美鼎足而三的控制了太平洋，即在東亞將來的操縱方面她也是佔了一些優勢，足以去同俄國來頡頏一下。因了這些原因，日本所發生一連串的事情，以及她那外交政策的發展，雖則沒有像中國最近事變的神出鬼沒，可是倒真也有些未可小觀，所以我們在討論遠東三角形之際，不妨先從日本這一隻角來入手。

日本

當一九一九年日本出席凡爾賽和會的代表榮歸東京時候，心中一定會沾沾自喜，躊躇滿志的。協約國理事會是給他們參加了，關於中歐戰敗國家的命運他們也是有權相提並論，仲裁一切而加以支配了。因為搗了英國人同盟的招牌，他們更不啻是勞合喬治的掌上之珠，山東是做了他們組上魚肉了，所有在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德國領土也一起給他們大嚼了，臨了還要請他們在設立國聯的盟約上去劃一個押。

可是同時日本人之不能在最高會議中通過民族平等的原則倒也真有些像受他們深深欺侮的中國人一樣的奚落——不管你威爾遜十四條綱領和勞合喬治的甘言巧語怎樣動聽，他們終是在美國和澳洲吃了一頓閉門之羹。

轉過來說，他們代表一回到了一個雖屬蕞爾彈丸之區，而終算團結緊要、國庫充實、貿易驚人、海軍列前茅等三陸軍也不亞於人的國家後，多少也可自慰一些了。在這種環境之下，那末日本軍閥之所以得勢，帝國主義之所以發酵，正也可以思過半了。他們並沒有從歐洲帶回來足以解釋這樁民族為甚麼要不平等的理由，所以他們在和會中地位怎樣忽又喪失起來的一節終是同本國人講不清楚的。

無怪在德謨克拉西化的高橋伯爵手裏的內閣終於不能實際上去壓足以為非力求膨脹不可

的舉國一致的慾望——這一種信仰終於惹了大戰初起以來所起的事變而成立。同時因了她那外交政策進化的關係，國內自一九一四年以來的變化便也從此發生。

大戰正發生在費了廿五年多一些光景，把日本弄得現代化的明治天皇死過兩年以後。記得明治晚年鄉村中不能餬口的人民都蜂湧到城市中去，虧得此時有大規模的興辦實業計畫，才算把這一個已趨嚴重的形勢解決下來。原來從十九世紀日本對外交觸以來，那孳生不絕的人口，爲了想多享用近代生活起見，簡直是要把農民階級擠出田野，而專把當地去做開拓實業計劃的地段。原料及食糧則以爲不妨從國外運輸進來。至於日本所以一開頭便要去立足到滿洲方面，那末是由於滿洲礦產豐稔，財源充盈，所有原料和市場儘可予取予求，正中了她那開拓實業的下懷。高麗的到手，那末更供給了她趨向中國大陸和多多益善的開拓機會；不過高麗地方正同日本一樣，山林礪礪，耕地只不過五分之一，礦產和原料不見得特別充盈，而人口則反而是稠密得不堪了。

所以不多幾何時，日本便打量到中國食之不盡的米，鋼鐵工業所需的煤，豐富的石油以及她本身棉織品銷路的尾閘了。日本覬覦山東煤炭礦權，正是她參加世界大戰惟一的決心。她一開首便搶德國人所佔有的膠州，那末我們已是見到的了。在四年戰爭中間，日本的工業確有驚人的進步，而商運航業的發展也同實業相並而進。

則做了移盾。

這裏所謂軍閥派并非是構成一種分化政治的黨派。日本的黨派政治正在一個進化的過程中，正同本身在多方面顯出古代封建制度和現代秩序間調和的憲法一樣。從階級選舉或天皇委任出來的國會和貴族，以及有限制選舉中選舉出來的下議院，便算推行了黨政。在封建時代，大權向是由氏族中彼此遞嬗的，至於控制內外政策而左右議會的元老，也是由氏族中出身。所以即使現在日本中提及任何政黨時，終可以聽到「不差，某某正是一個——出身的人」就是指點薩摩、長洲、德川和肥前中的一個。至於海陸軍的軍官以及泰半政府官僚，那末都是歷代以來向有軍事精神的武士道老階級藩族出身的人。他們蓄成一氣後，便構成了一個軍事寡頭政治，對於政治上尙未成熟的日本人民着實有些影響。德謨克拉西的滋長和全民政治的覺醒雖則也足以去搖動他們的影響，不過一直到如今，藩族影響依舊是「我自爲之」的存在着。

軍閥的心目中以爲只有武力才可以使日本去永久霸持她所攫到的市場。他們更相信國中最迫切的需要只是向亞洲大陸去擴充領土來滿足慾望。

世界大戰末了幾個月份中，聯軍之佔領東部西伯利亞正給予了他們在大地上以一個取得立腳的機會。誠然，他們也未始不覺得這塊土地確是不便殖民，不過他們一想到當地天然財源的充盈，

那末倒也不以為意了。烏蘇里亞區煤礦蘊藏最富，瀕黑龍江一帶同支流地方則鉛、銀、金等礦物亦很豐盈；名貴的漁業是更不容說了。單就沿海看的森林一項，那末木材已是足夠驚人，除了因於一九〇五年樸資茅斯條約所割與日本一半的庫頁島外，那末餘贖在俄國的一半，石油是非常豐富。這些石油經日本人到手以後，其他正也不必染指的了。照石油替代煤炭去應付海軍兵艦燃料的需要激增上說，那末日本只支配了世界石油供給的百分之二，正是微乎其微！

我們在先已經見到：日本在西伯利亞的遠征軍怎樣的一再藉口增兵，在協約各國都撤兵後，日軍怎樣的停留不去；爲了想繼續佔領，而日軍是怎樣鬼計多端的延長了東部西伯利亞內的擾亂，臨了則國內外的壓力又是怎樣的去逼追軍閥，弄得一場空的去改變了對付西伯利亞的政策。此後我們得閒時便要講到日本對於中國的手段又是怎樣的變化了。

記得在一九一九年間，日本大半的輿論是幫助軍閥黨派的，他們認定能夠去保障大戰中雄飛猛進的實業的原料和市場是只有膨脹帝國主義才有生路。西伯利亞、滿洲和山東那末正是大規模去經營整個東亞的根基。

日本人口過庶也是向外膨脹上次要的原因，不過實際上說來，那末在她所認為足以開拓商業的地區以內，足以適合她去殖民的地方也真是寥寥無幾。

除非當地氣候是適合他們的環境，否則日本人老是不能向外去殖民的，在不產米或是產米不容易的國家上，他們是已經不願去居留的了。所以西伯利亞本也是不成問題的，山東吧，那末人口已經非常稠密，滿洲吧，冬季的天氣又是異常的凜冽，思前顧後，那末他們終是甯願終老鄉里。於此可見他們雖則也是島國，胸襟究竟不像英國那樣開闊了。

日本的工業化已經從農田上吸收了兩百多萬人民過去，要是她保證得有原料和市場的來源以及足夠去供養鄉村人民和勞働中人糧食的話，那末工業方面還可再多吸收一些人口過去。所以暫時講來，移民問題却是遠不像市場和原料等經濟問題那般迫切。

協約國看穿了日本的需要正在這點，他們也不願把事情弄得急轉直下後，反而會替東京軍閥去爲虎附翼的（這批軍閥甚至在一九一九年也在公開講到用軍事方法侵略西伯利亞和蒙古）。所以便也決定去允許日本保留山東的利權，等到她對中國決定了交還時間與方式時再說。但是我們須得記着：正也是因了這個決定，便弄得中國代表退出了和會，並且因此而中日間爲廿一條要求而造成的罅隙也更其深了。不過要是美國和英國能夠不去拒絕討論日本移民澳洲和美國否認民族平等原則的話，那末所謂遠東三角問題者老早便要不成問題了。

日本同西方的關係本來是比較以前接近的了，可是却又因民族的軒輊將日本人的聲價貶落

以後，弄得日本和西方間又添出了一重障礙。正像關一扇窗子一樣，透明是固然透明的，可是終於可望而不可即。正爲了這層原因，於是反而去替日本立定了傾向到別些蒙古族的新政策——目前在表現出來——的根基。

所以在一九一九年春間，日本便先向凡爾賽反動而去幫助一批軍閥。日本議會裏頭對於實行設施大海軍計劃的議案也通過了。同時這批軍閥也依舊去繼續他們的侵略西伯利亞的計劃，他們簡直是想造成亂子後藉口去併吞的。朝野上下對於這些計劃也極表贊助，甚至胸襟開闊的高橋伯爵在組閣以後也情情願願爲了當時愛國的熱烈而自動悄然下台。侵略和殖民的政策也更進一步伸入滿洲。日本人更在滿洲取得了迪克推多張作霖的幫助。即她在中國的勢力也因爲一直控制了到一九二〇年打倒爲止的中國安福派，而非炙手可熱，其後則更是詭計多端了。

凡爾賽會中民族輻輳的第一樁最重要的結果，那末正是滋長了一種怨恨美國的憤懣，但是對方面太平洋海岸上的美國聯邦受了澳洲和加拿大西部各省中一致恐懼「黃禍」的人民來做後盾以後，也着實回敬了一些日本人的公憤。

所以日本和美國間的阻力一時委實弄得非常緊張。看起來兩國間正像要捲入一樁不可避免的戰爭漩渦了。在這當兒，英國帝國議會裏的自治殖民地簡直硬要求英國不要將一九二一年到期

的對日同盟再去續盟。當時首相勞合喬治爲了轉圜起見，便提議由英日接受參加當時美國國務卿休士提議，而由哈定總統發起的一格會議，去正式討論海軍軍縮問題。這樣一來，也許凡爾賽和會裏脫筭的各節可以拍緊，而對日的戰爭也許可以避免。

參加大會的邀請，對於日本正是來得正好，原因是國中雖則反抗美國，可是軍閥派確已經失去了好一些的勢力。對西伯利亞的軍事侵略終究是不會成功。當地佔領軍的行爲並沒有設法去消滅俄國人的仇恨，即如像日本人同混亂的政治簡直也不像是對西伯利亞天然財源去做商業上的侵入或開拓。老實說來，對於佔領地內要是沒有確切去解決現狀的計劃，那末大規模的發展終是談不到的。美國吧，早已表示了對於佔領任何俄國一塊領土都是不表同意，而甯願懸案到俄國成立政府再說的。——確然的，美國國務部對於這個目標官面上一向是一致的。蘇俄吧，此際也愈趨愈強，并且也愈向愈東了。怎麼——自由黨這樣問——日本人偏偏還要不知趣的得不償失的在西伯利亞維持偌大軍力呢？而一般日本人則雖然他們的帝國主義非常濃厚，對於權威向惟馬首是瞻者，此際心理也這樣的想到了。

更有進者，那末大戰中膨脹的氣泡也已經戳穿了。正像所豫料的一樣，在大戰中將對外貿易任其所之的歐洲交戰國家也重行回到他們以前的市場裏去了。日本對南美、東印度和印度的貿易也

開始跌落了。一九一九年稻米歉收，更釀成了食米的恐慌；於是結果則米價抬高，騷擾和示威隨之而起；失業問題也異常吃重，大戰中普遍的不景氣現象也在商界中呈露了出來。戰爭期間捆載的溢利是減縮了，賦稅是加高了，生活程度也抬高了。所以日本政府雖則國內恐慌，弄得狼狽不堪，只消關於解決太平洋問題後能夠使她軍事豫算安全減少，給她一個面子去撤兵西伯利亞，那末她正是歡迎之不暇。

所以日本對於美國的請帖馬上接受下來，馬上參加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幕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閉幕的華盛頓會議。大會惟一目的原本是在達到各個列強海軍軍力問題協定的，不過去解決太平洋利益有關各國的嚴重問題，那末大家也都知道牠是主要目的之一。

關於海軍問題終算由英美日法意等國簽定了一紙協定，每國的主力戰艦規定加以限制，而美日三國的海軍軍力，那末更限定了五·五·三的比例。并且這三國中任何一方都得去保證對造在太平洋上領土的完整——關於這件協定，法國也加入一份。英美則爲了表示善意起見，在夏威夷以西，或香港以北都同意不去建築任何堡壘工程。

這樁條約通稱四國公約。在日本人對英日同盟比較起來，不啻是麵包皮的對麵包塊。英國吧，正也作如是觀，以爲這張公約終沒有像以前同盟那般滿意，原因是有了這張英日同盟，那末不單英國

在大戰中對太平洋領土上可以安安心心讓日本去箝制俄國對滿洲的陰謀，即對於將來同新俄或中國有所交涉時也以爲是可以有恃無恐的。

不過在大英帝國中却不能任你母國一人來自主張。一般自治殖民地尤其是在大戰以後早已羽毛豐盛。殖民地中各有他們自己的愛護地方觀念，也有他們與英國迥不相伴的地方政策。縱然四國公約將遠東的戰爭恐懼移了開去，不過在牠整理太平洋問題看來正也不容樂觀。實際說來，牠在這方面所討論到的問題，距算得上真正接觸和說得上已經回答的問題正着實遠哩。

參加列強方面除了英美法日四巨頭外，還有中國、意大利、比利時、和葡萄牙等；可是對相關的西伯利亞和俄國領土等一切問題，除了彈幾句原則上保全俄國領土的老調兒外，委實也不會使出什麼新花樣來。并且對於英國佔據優勢的西藏，中俄衝突焦點的蒙古，日本老想獨霸的滿洲等重要問題，在議題中也更是守口如瓶，默不一聲。

他們偏是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國。日本說起來很漂亮，只消她在膠濟鐵路上的利益得能在未經中國按期備價贖回以前有所確切保障後，即刻可以從山東撤兵的。

中國因了列強方面不肯直截痛快去主張公道，所以對於這一點交還山東問題也生不出什麼銘感下來。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中國的事情變化得非常迅速。各地方的政治雖則依舊混亂不堪，可

是對於中國參加大戰的徒勞無酬一節却終於記在心頭，抹不開去；並且歐洲式的教育廣佈以後，也只不過多去促進了民族歧視的念頭。中國參加華會的代表未始不知道北京政府早已抵押給與條約各國，所以索性獅子大開口的提出取消治外法權，回復關稅自主，自行支配郵政，以及交還租借地等要求。誠然，他們對於這些要求只不過得到了一些敷衍的回答，可是倒也被他們設法弄到海關向上修改的確切保障，以及去召集會議來討論海關稅率 and 治外法權等的諾言。凡此種種都是包含在九國公約以內的。

日本一方面則揚言除了庫頁島北半部外，她一定儘先從西伯利亞撤兵，原因是她一方面因要服從國內外的公論，他方面則國內政治家也覺察到西伯利亞是不宜於投資的地方，所以最後她便對蘇維埃建設的遠東共和國去公開談判了。這些談判雖則時而着手，時而決裂的遷延了四年工夫，可是截至一九二五年一月，倒也料不到會有日俄同盟的締結，這真算得日本外交政策進化中的重要階段，而事實方面則確乎也見到日本「寬宏大量」的從東部西伯利亞撤兵了！

可是日本國內對於華會有特殊銘感的簡直也沒有一人。誠然華會的結果一方面雖則減輕了日本的財政負擔，可是他方面因了海軍軍縮而使得船塢中停止工作以後，在工人中也增加了好一些失業的苦痛。日本參加華會首席代表海軍大臣加藤則因了同意海縮問題，在許多日本人心目中

看來都以爲他是將日本利益販賣於西方列強。

不過話雖這樣講，他從華會回到本國以後，終於榮膺了首相之任，原來日本對於國際政治的流向是有特殊感覺而不可捉摸的。此際也覺察到軍事帝國主義已是過時貨了，所以她的政治家現在也迎頭想趕去完成大戰期間經濟整頓的工作，外交政策也經改絃更張而着重在向經濟和商業方面去擴充了。

一九二二年著者在日本時，經濟問題正是內政的惟一口號。政府方面對於所有靡費概行節流；議會預算也限到小無可小的指數。大規模反對服用奢華和高抬市價的宣傳也經顫動起來，可是一批製造商在生產跌落後，仍在夢想戰爭還要延長，將物價老是同戰爭中一樣的居奇，甚至簡直不肯把商品出賣。凡此情形同了失業問題相伴而來。結果則愈弄愈糟，尤其是日本多數農民中一批佃戶的貧苦階級，更是弄得苦不堪言。

據估計算來，當時日本農民除了繳付房租和賦稅以外，每年純進款約一二五日元，合美金六十五元。這寥寥之數，正恰供給他們家庭中衣服及製成品等用度。至於食糧和住宿是可以從土地上得來的。不過在幾乎全係智識中人的日本農民看來，那末終於因了生存慾和求知慾間未免有些不可得兼了。不論在什麼時候，著者常常見到一羣可憐農民經過十小時或十二小時田中胼手胝足的苦

工後，每是坐在路燈光下，攢三聚五的翻閱報紙。我看了日本人這種社會綱紀以後，不禁嘆為觀止。這種社會綱紀正是封建民族思想和熱烈民族主義（其實這也是封建制度的一部）的結晶品。日本從一八六九年以來，不經過民衆革命而有這樣驚人的進化，正也是維牠是賴呢。

但是在一九二二年間也經過一度的不安定，好得終算並未擴大得成爲廣佈的騷擾。勞動也從西方介紹過來，同大戰期間發展的實業一同滋長，不過要是同工人的數目比較起來，還是相形見拙。總計一九二二年底有工會三八九所，職工二〇〇〇〇名以上，就中工會會員因爲日本工廠中大半工人是童工，而僅有一三〇〇〇〇名。至於有選舉權人民，那末日本人口雖將近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而有選權人民只不過三〇〇〇〇〇人。日本國內所要求的成人選舉直經過了幾次狂熱的示威後，才算於三年以後在法案上通過；規定公民滿廿五歲後才可參加選舉。他如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日本也已經立定了脚跟。但其中激烈份子則是向被嚴厲壓迫的，好在日本的社會黨縱然怎樣誘毀政府的措施，碰到有任何對外政策時，却終是肯犧牲成見去與別黨取聯合戰線。

以商業侵略來替代帝國主義正是海軍大臣加藤內閣惟一的口號。加內閣在規定西伯利亞撤兵後，即便與蘇俄開始談判。在九月間，日軍已開始撤出海參崴，而蘇俄代表越飛，日本外務省代表松平，則幾乎同時在滿洲長春談判日俄協調的根基。自然，一批軍閥在談判中是無權顧問的，也只好由

他們去同以前一樣的執迷不悟了。海軍份子則態度大致開闊，而日本大商家像三井、男爵岩山奇子、爵井上和三菱等則他們縱然守舊，倒也終算都催促政府去接近俄國。

斡旋日俄協調最起勁的，那末首推東京市長男爵後藤其入。他是日本政客中最詭譎的人，一九一八年壓迫政府去參加西伯利亞遠征軍最厲害的人也是此公。在日本被迫去放棄東部西伯利亞的佔領權時，他却又掉轉頭來想用了和平的侵略去挽回武力所失的不足了。

長春會議正同一九二一年在大連對遠東共和國一樣，也因了日本政府對於庫頁島態度強硬而決裂下來。在布爾希維克黨人輾轉勝利，達到以前歷史上倚疆界時，我們已經見到爲了赤俄巴地山黨人於一九二〇年在廟街屠殺七百個日本人——這樁案件確是爲日本軍閥派想去促進帝國主義目標而導引出來的結果——而怎樣的引起日軍去佔領了廟街所在的阿穆爾省，以及庫頁島的北半部。——南半部自樸資茅斯條約以來，早已歸入日人掌握了。

華府會議以後，日本政府爲了此際已別有懷抱，却也情願願的去從西伯利亞撤兵來遷就不滿意向西伯利亞去冒險的份子，不過對於庫頁撤兵則揚言非到俄方擔保賠款有期後，北庫頁日兵決不撤退。老實說來，日本簡直也不再存心歸還北庫頁了。原因是北庫頁最富天然財源，尤其是煤炭及石油更是豐富異常，所以日本對俄和議縱然主張紛紜，可是對於久佔北庫頁這一點，是舉國一致，

死不放鬆的。

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二年佔領期間，往訪庫頁島的外人正是寥寥無幾，但是著者倒湊巧也一度去過。在一九二二年八月間著者正做了島內首府亞力山特羅斯克方面日軍司令官町田將軍的賓客。就著者看來，日軍却是預備了久假不歸之計。對於已婚的軍官們則更建築了結實的寓所；此外則他們除了考慮到怎樣去建設一個永久的駐防，怎樣替老港埠去敷設一道長防波堤和埠頭，怎樣把南庫頁的鐵路線延到北庫頁佔領地方，怎樣把成千的高麗移民帶過來居留在亞力山特羅斯克附近外，簡直也不作別的念頭。並且他們竟然也實行築路而去打量做進入內部的地步了。他們對於島上石油蘊藏的度量也作了一個初步的試驗。記得石油讓與權早已因了美國承認蘇俄而讓給了美商辛克萊公司的，偏是日本當局對於辛克萊公司代表人員的登陸，竟然抗顏相拒！

在長春的日本人則對於庫頁問題依舊堅決的主張非到廟街賠款繳付後日兵決定不肯撤退。可是俄國人則因為這件慘案完全由日方激成，並且在慘案發生時節莫斯科在當地正是並無司法權的當口，所以對於賠款一點堅決反對。

所以一九二〇年長春會議決裂以後，越飛經後藤邀請到東京去作非正式談判對俄去建設可能的商業關係時，庫頁問題還是不能談到，直要到了兩年以後國際情形發展之際，才算將這一對拉

攜。

終之華會以後，日本還是逡巡在十字街頭。在外交方面則四國公約和一席國際聯盟究竟終非已被打倒的日英同盟的替身，所以對於歐洲實際上正老是孤立，並且在這個當兒，她對於自己也沒有多大把握——看來這也正還不會去和一個大亞洲政策相提並論，或是來樹立一個蒙古族聯邦的當口。

所以日本國中許多有腦筋的人也是很切望在國際政治中情願去同西方有難同當。在華會以後，對於美國的感情也是很形和善，以前緊張得幾乎不能再忍一刻的嚴重狀態也鬆弛了下來。即是對於素主「全白」政策來觸犯亞洲人的澳洲則也頗見和善。以前民族不平等的這個問題看來是至少不許牠去再行爬進到官方交際場中去了。

一九二三年可怕的地震將橫濱和東京都毀壞了一部，人命喪失很是悽慘，終於引起了全世界同情之心。要是英美在總援助大地震的幾星期前在夏威夷裏的珠港 (Pearl Harbor) 和新加坡不去宣佈建築巨大海軍根據計畫，那末也許日本在接受救濟以後，比較還要來得銘感五內，而她的外交政策也許會大大變更的。

無何，爲了要去應付這些計畫起見，便由海軍大臣山本出來組閣。他是軍閥出身的人，與和平爲

爲懷的海軍大臣加藤是迥不相伴的。山本受命組閣，正在地震當口，雖則他的僭權爲時只不過幾閱月，而日本的外交政策終於已經積極轉變了。他的閣運全本受了東京市長後藤男爵的幫助，不過正在對俄接近之際，忽而有一個共黨試行暗殺里近親王（Prince Regent）的舉動，於是對共黨人物和日本的親俄份子一概失了信用。終則後藤也不由他不去辭職，而山本內閣也同時倒台。

同時日本又想法來同中國友好，不過廿一條要求的苦痛是終不會立刻消失的。關於山東問題很是緊張，抵制日貨更是到處通行，不過當日本人同中國直接談判膠州撤兵的方式時，兩國間的感情終算增進了不少。實際上關於山東問題只去抗議列強包庇日本佔領膠州，反對佔領山東的日本軍人的，那末在中國有勢力的人中反是佔了少數。

當山東省撤兵時間屆期之際，中國人簡直並不預備去收回青島，反而去請求日軍不要即刻離開。根據巴黎報上一個久住中國的法國人的報告說來，甚至謂當時中國並沒有足以去衛戍青島的軍隊。雖則後來兵是有了，可是還沒有武器。終則還是由指揮官去請求日軍留下些來福槍下來。據有人對他說，日軍中并未留下軍火，只不過允許他們在最短期間供給他們一些來福槍和槍彈。日本終算履約，回國後即運出了一船的軍火，載到中國的衛戍所來。

幾平在山東撤兵的同時，日本議會通過了一條法案，指定把庚子賠款去用在中國的專門學

校身上，而中日各大學間的交換教授制度也立定了下來。偏是不久因了山東臨城劫車案發生，拂去了三十個外人勒索的關係，於是所有別些列強由英國擋頭陣後，一致的下了國際共管中國鐵路的計畫。要是此際沒有日本去積極抗議這樁共管計畫，那末中國鐵路一定會步了海關同盟務稽核後的後塵，而落入了外人的掌握。

這樣一來，縱然對日仇恨決不會就此消失，可是對於記在腦中的廿一條要求却也因了東京這一次舉動而抹去了不少。至於在滿洲方面，那末日本的位置已經確然樹立，並且同剛巧在北京中央政府擱不到手的滿洲狄克推多張作霖也很是異常親暱的。

此際對於高麗的調和也正在努力之中。在暹羅方面也有一個日本信使和一批日顧問去建立兩國間密切關係，對越南商約也由外務省制定出來。總之在黃種國家裏面的學生中間，確發現了一股強有力的大蒙古族熱流了。他們真好比稻草一般，原是隨風披靡的。日本則縱然沒有離去西方而孤立，可是顯見得她是在東方找尋新的結合了。

「亞洲人的亞洲」并不是日本一句新口號；在大戰中主張拋棄協約國而投奔德國的軍閥們早已這樣的吶喊，不過現在則重又引起吧了。只消一個最後一撥，便可將日本外交政策完全亞洲化下來。由這一撥終於由美國頒布一道限制移民草案而觸動了。

這一件草案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成爲了一道法律，正像以前移民法案一樣，將一九〇八年規定由美國承認在各州間不予通過歧視日人的法律，而日本則允許去限制妻兒子女已在美國居住的勞工移民的紳士協定也歸壽終正寢。雙方都是同仇敵愾的對着，尤其在美國西部各州因了當地不願華盛頓的約束，儘量的制定反日律法，更是做了日本人憤懣美國的焦點。

沿太平洋各州（尤其是舊金山），墨西哥灣各州和其他少數各州，都有他們各別阻止日本人再去取得不動產的土地法，即對於他們的出賣土地也有限制。不過在大戰以後，美國反日份子誠恐本國捲入戰後精疲力盡的歐洲各國移民前來的潮流之中，而更其大規模宣傳來排斥日本人，并且也是經過法律通過了的。抑有進者，他們在以前的移民法案中，更插入了除開未列名額的移民以外，凡是不配入籍的人，都禁止入口美國的一條。日本人是不配的，所以惟一可以從日本來到美國的只是限於一批從前已經認可居住而在出境後要重返美國的日僑學生，以及一般數目有限制的有職業人民。

這一條插進條款是根據了高等法院中判決夏威夷的一個日本人和一個印度人中概不承認他們有公民的案件而來，終則美國法令上面也這樣解說一過；限定除了「白哲」人種可以入籍外，其他概在禁止之列；但其間厄羊本族中高加索一支，那末因了牠同許多亞洲人有淵源的關係，也在

限止之列。由此看來，移民法案不單是攻擊了黃色人種，而且對於所有亞洲次等民族也都在限制之列了。

并且美國則是關門閉戶的，在這條法案上更把任何各國入境人民限到一九〇〇年入境的百分之三。截至一九二六年間，更以一九〇〇年為基年而限到百分之二。至於在美國的亞洲人數目，除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算配得上資格外，其他亞洲各國簡直完全不能移民前往。即是中日人民每年允許入境的也限到中國人一百名，日本人六十名之數。正維此舉，雙方面的惡感也結得非常之深，前途結果雖然未可逆觀，不過在文明歷史上是一定會垂諸久遠而永無底止的。

日本這種迅速的現代化確生出了一批自我主義極深和夜郎自大的熱烈帝國主義者出來。他們的擴充領土觀念非常強烈，更因了地位同英國相同而夢想去立一個永無日落的黃色帝國。對於一個大遠東聯邦的迷夢當然多多益善，不會死心塌地的。泛言之，把太平洋來做一道蒙古海也只不過是他們野心中的一部。即是澳洲和東印度、南洋羣島、推而至於兩個美洲真也越多越好。他們所寫的和所講的無非是一批蒙古美國 (Mongol America) 的高調。這種態度是很不好的，原因是牠不足以代表多數日人的意見，正也同不能代表政府一樣。日本膨脹的自然趨勢只是在亞洲大陸以及沿菲列濱和東印度海岸一帶。那面正是一般人所謂「黃禍」地方。美國適宜於日本殖民的地方只

是一小部分。日本從有史以來，人民向恃食米爲生，所以只有產米地方才是他們適宜之處。至於美國，則大致講來，天氣是不宜於產米的。除了這些事實以外，那末日本外交政策自從大戰以來終是向大蒙古主義走去。

不過在美國西方各州，尤其是舊金山地方，那面約有日本人七〇〇〇〇到一一〇〇〇〇左右，日本人的可畏，正是做了現成的證據。原來日本人節儉的風俗和生活程度之低，充分表現出了黃色人對西方惟一可怕的競爭。日本農民的繼長富庶，終於激起了恐懼和反感。不負責任的騷擾者更是高談闊論的揚言日本人是怎樣危害新種族主義和歐洲北方民族 (Nordic) 的優勢，而要求一個「清一色 (Unité)」的美國下來。人民吧，則也開始大講特講日本侵入太平洋海岸的可能性。

大戰以後，美國兵士更生出了一層辯論，以爲日本人在侵奪美國出動兵士的地位了。一批到處流行的山海經式的故事都說在美的日人生產率是怎樣高，說他們怎樣的佔了二重公民，正同許多別些國家的人民一樣。澳洲同加拿大也恐懼着黃色帝國主義的作祟。終之太平洋上盎格羅撒克遜和蒙古族間委實構成了明顯的敵對集團了。

當中日、印度、暹羅構成一部的協約國最高理事會在凡爾賽和會否決民族平等之際，歐亞間的關係便告了一個大轉捩。日本則老是立在她發源所自和發展所賴的東西文明中間；可是她選了美

國排斥以後，便也同西方分手了。一九二一年決裂的英日同盟，一九二三年的新加坡和珠港問題，以及一九二四年通過的移民法案，都是促進亞洲去統一的急先鋒。

美國排斥法案通過以後，弄得日本舉國騷然。以子爵加藤爲首的混合內閣是成立了；日本全國報紙更是非常鼓噪，抗議的集會也是到處皆是。日本的基督教徒則也同神道教和佛教聯合起來，反抗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視。日本輿論簡直是甯可一戰而去得到民族平等的。此外則南菲印人的政治集合各方面所發動了的排外運動也公開表示出來；中國方面則也開始嚴重的了不得。

只不過在幾月以前，中國革民黨領袖孫逸仙訪問日本，他主張在亞洲人民立場上由中俄日三國同盟來對抗英美，并且他主張中日間立刻結合來做這個目標的初步。這種理想便寢假而先由多數熱心大蒙古主義者從日本一端而傳佈到了其他各地。

加藤內閣竟一任這種思想去風潮澎湃；日本外相幣原也啞口無言。反而在數月以內去派了一個重要財政專使過土耳其去安排日本在君士坦丁堡的商業事務，同土耳其開談條約事宜，同波斯則也談判去締結一個條約，便是對俄談判也告重行開始，結果則訂了一紙日俄條約，約中庫頁島問題終算是不再作梗了。

日俄這種協調是由北京日使芳澤和蘇俄駐華代表加拉罕起草的。這椿條約規定兩國間國交

即行恢復；除樸資茅斯條約外，所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革命以前訂立的條約，協定之類，都須修改一次。關於日俄商約問題，許給日人在俄國領海的漁權問題，以及解決從前日本貸款於帝俄問題等則規定將來另行談判。最後關於廟街案件則終算也由蘇俄道歉了結。

關於慘案的賠償問題，約中并未提及，不過在條約附帶的兩項議定書上面看來，那末日本確也得到了比賠款還要重大的利益——那便是抓到庫頁的自然利源而將以前在島上已經允許讓給美國公司的百分之五十探油權來送給日本。此外則從五年到十年的規定期內，更以另外探油權利給予日本。凡是日人所探檢出來的新油礦便以油權的半額給他們。此外如俄政府執管的其餘油田，他們也有與外人同等之權來要求租借。他如庫頁島西岸名貴煤礦，日本也有權去加以開採。蘇俄政府則從油田和煤礦出產方面按每百分之幾扣算，抽些利潤，以為報酬。爲了發展她領有權起見，日本更有權去伐木、築路、輸入機械，以及裝置所有必須專門設備之類。庫頁島撤兵則在條約簽字後五月的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實行。

這椿協定在日本極端的國民黨看來還是未能心滿意足，不過就大致看來，這件條約所獲得庫頁外權利已多，倒也不能嫌牠美中不足了。至於講到想去用政治手腕去支配北庫頁，那末對俄啓登後，依舊可以即刻抓過手來的。

無論用和平手段與否，庫頁島遲早爲日本所併是無容疑義的。原來牠那軍事上的位置，正也不亞於油權和天然利源，對於日本極關重要。北庫頁要是處在俄人之手，那末從台灣一直到堪察加尖頂日本羣島的連索，未免終是有所斷連。所以日本的貪婪庫頁要到抓住以後才肯放心的一點，正同俄國在無論任何政府之下，不將北滿連中東路在內，迤北凸出到西伯利亞一帶的領土，不到手便不肯心死塌地的一樣。

無論如何，日俄條約終於現出了日本新外交政策的一個直接結果下來——那便是對英國的一擊！日本既然以亞洲大陸爲目標，那末她已經背心向歐洲，所以第二步目標當然是要儘量來抓取英國在華的地位。俄國吧，雖則也同此目標，可是劍也不在日本政治家心上。原來當加拉罕談判日俄條約之際，他正是接濟了極端的中國國民黨份子去掀起層出不窮的內戰。他們很知道這種手段是終會有像夏季沸騰的時候的。不過他們却不曾料到國民黨的目標却也正集中在英國利益最大的長江流域。

日本在華南投資很多，當然不免也要受些影響，可是他們也處之泰然。原來日本人對於布爾希維克侵入國民黨中的勢力程度，勘測得比較歐洲列強來得精密，所以她對於共黨宣傳從信條上物質上去刺激中國民族主義來引起反抗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一點，樂得隔岸觀火。無論長

了。江方面樹立出任何樣式的政府，雖有俄國優勢她也是非所恐懼的，也許她倒正可以討便宜去開談

北京政府吧，債台高築，在短時間內正也脫不了歐洲條約各國的羈束，可是日本相關利益極大的南方運動前途倒很有無限希望。不過日本的政策是無論列強幫助中央政府也吧，她老是似乎歡喜去同他們合作的。結果則一九二五年在北京三年以前華府會議所召集的關稅和治外法權委員會中，她也有代表出席參加。

在關稅會議中她對於中國關稅自主公然表示贊成。原來此際中國內部正弄得亂七八糟，會議中早已不能有所成就，日本也樂得對中國人惠而不費的討好一場。自然他們對於一九一五年外務大臣加藤子爵起草的廿一條要求是不會輕易遺忘的。

同時日本對於政治上經濟上構成一重大資源的滿洲，也小心翼翼的去鞏固她的地位。只要她把滿洲握住不放，那末俄國在南方的宣傳只不過放鬆了歐洲在華的根據，大不了在華多立幾個國家而已。那倒反可以收在日本人執牛耳的蒙古族聯邦中去的了。所以當俄國人努力向長江侵入之際，倒也不敢來冒犯日本人，真有些怕他們在遠東可以受致命傷的地點會受日人的襲擊咧。——那正是凸出東部西伯利亞的滿洲，牠是可以截斷莫斯科和海參崴中間最短的路程的。日本人吧，則也

覺到西伯利亞是一個極可寶貴的市場，有一個友誼強國在亞洲大陸背後，則對於將來同英國和殖民地的盎格羅撒克遜集團萬一開戰時節，也可以免掉後顧之憂。

因此種種原因，俄國同盟對於日本是非常有利的，即使因了布爾希維克主義宣傳接觸多少有些不利，但是同盟的種種好處也儘夠償其損失了。這正是專門一味根據了迅速而民族上地理上和宗教上多有佛本心的奸雄主義的一派。實際上全不想到除非我們假定大亞細亞國際聯盟有實現可能，否則要將太平洋上求暖熱出口，向揚子江上謀躍躍欲試，朝印度方面想登堂入室的俄國來同在滿洲和中國急切想提奪市場和出路的日本去講信修睦，真也大感困難咧。

無疑的，這種種理想以及其他許多妄冀非分正是加藤子爵和手下閣員們在對俄結約後念念不忘的事情；同時他們對中國內部的交戰份子則採取了一種友誼中立政策，不過他們却也表示出了要是干涉到滿洲時，他們可也是不甘忍受的。

歐洲報紙對於這次日俄條約大肆批評，對於內容不公佈的條款更是做出駭人聽聞的傳說。對於一家德文報紙登載着萬一英國美國或法國有武力干涉時候，日俄同意，由俄國出兵二十萬，日本供給軍火，去任意由中國處置的一段消息也不由駐倫敦日本大使不去力闢其妄。至於據法國輿論說來，却又以為日俄同盟是一件以德國為後盾的俄亞集團的預兆。

加藤內閣在解決最迫切的日本外交政策——那正是對俄關係——而擬就將來亞洲政策的根基後，即亟亟於向他們要求去注意的內政方面掉過頭去。內政中最重要的便是由憲政會、政友會和革新俱樂部三黨所組織混合內閣去發展他們所擔保着的選舉權問題。實際上這三黨的出入政見是微乎其微的。籠統說來，那末憲政會是代表保守份子，政友會和親和着的政友本黨算是自由份子而代表日本商人意見，而革新俱樂部則是贊同大蒙古族集團，對南方華人保持友誼而全是反歐運動份子。

對於外交政策一向雖能一致，而對於內政問題則終有出入的，各派內閣到此竟然也被加藤混合內閣通過了一道包括向來不能參政工人在內的一千一百萬有選舉權的選舉法案。有選舉權人在滿足廿五歲後即可加入選舉。不過軍人是例外，而不能參加的。

至於要去實行其他日本在大戰中所迫切的改革，那末確不是這般容易。一九一九年商業上的出超是移過了，進口貨則繼長的增加了，在地震以後爲了復興所需而更輸入了許多物料和製成品，綜計輸入超過輸出者有數百千萬之譜。於是對奢侈品便課了值百抽百之稅，而預算方面則也大事減削，直到足以存起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來應軍事所需，和六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去應文官支出爲止。關於擴充日本市場的步驟則也決定了。在越南和東印度也從事了大規模的商業宣傳。

結果則以前的入超便減少了三分之二；大戰以來金輸出禁也開放了，於是商業蕭條時跌落極大的日元也回復到了以前值美金四角九分的正則價值。

可是距離滿足的情形還遠。雖則產米增加以後，以前幾年開放的米稅又經重課，但是日本輸入的外米依舊在一五〇〇〇噸以上。失業是依舊繼續下去，政府努力去修改的賦稅和安定生活費制度終於被政治搗蛋弄得糟糕，地震後復興工作所需費用極其龐大，弄得國庫常是空得如洗。

但是混合內閣雖經過許多困苦和內部的不團結，倒也不見牠受此天殤，終算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加藤子爵死過以後還是依然大權在握。一九二六年春經過普選法律下舉行的第一次選舉以後，產生了許多五顏六色的新黨出來。就中主要者有一個社會共和黨和一個向不見人面而專同大田主和大地主挑戰的一個農民集團。

這些新黨同已成立的黨派去抗衡則不足，在國內掀起騷亂則有餘。他們的騷擾那末正是大戰以來同各地社會的和政治的運動是一樣的。經過擴充選舉以後，勢力更是未可小視。其間雖則不乏過激黨派乘機作亂，但是他們所掀起的紛亂煩擾却是爲了嫌工資低微，工作時間延長，失業問題，城市生活費高昂，以及國內大田主與窮佃戶高低懸殊等問題而起，不是爲了什麼革命活動而發。日本的外交關係則依舊沿了加藤內閣的計畫走去。中國的情形是愈弄愈糟，一九二五年夏間上海方面

所發生嚴重騷擾，只不過是一連串排外騷擾的嚆矢。在這些騷動之中，日本人依舊隱忍不發，直到南北戰爭危及他們生命財產時間，才出頭干涉一番。不過日本外務大臣幣原男爵却始終歡喜在演說中來暗示出：凡是能夠承認日本在滿權利的，那末無論中國去組任何政府，他都願意接受談判的意味。日本公衆輿論對於任何干涉中國的舉動都劇烈反對，以爲復興計畫是斷不可以靠了任何外國去成就的。日俄關係則在簽約後依舊增進過去，西伯利亞方面第一步商業侵略則也由後藤子爵同了其他日本財界人員根據了以前開採沿海省和阿穆爾省規定抽九萬個日工前往開拓的計畫而實施了。關於這一點，記得一個法國報紙說得好：「日本人是想把以前仰給於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物料都向西伯利亞去予取予求的；有一日日本海一定會有許多航線往返而成爲一條真正的日本地中海的。」

俄國吧，那末對於取道俄國的中國出口貨，無不竭力加以獎勵，西伯利亞鐵路運費則減去了百分之五十。關於日俄協調中最吃重的宣傳問題，那末也由東京和莫斯科間妥洽下來了。像高麗地方即使因了在莫斯科會居住多年的日本共黨片山峻使而掀起共黨擾亂，可是日本政府却并不一口咬定與俄國有關；即在中國地方也力避與俄發生衝突。

無論歐洲列強，他們的保護者滿洲張作霖，或是北京中央政府也都很能忍耐，而不去冒犯日人

的利益。一九二七年春日俄又開始談判，起草了一紙商約，而對北京開談的一張同樣條約也很有成就之望。

同時美國爲了日人毀壞美國、英國、日本三方共同去進行中國無線電成約而向北京政府抗議，日本獨擅無線電業務，完全徒然，而英國人和北京當局每起一度關於行政的爭論時，中政府更暗示了好便吧，否則可以用一個日人來替代英國總稅務司的恐嚇。

一九二七年一月東京方面更有一個中國國民黨專使和日本外務省官偕舉行一度雖非正式而極關重要的會議。據當時日本報紙說來，那末包括建築鐵路權利在內的長江流域經濟讓與權已經獻給日本了。原來日本人的把戲老是在將中國民族主義的潮流撥轉頭向西方去對列國反拉的。——這一種把戲是要具有絕妙本領的，而日本人則正是斲輪老手。像漢口一案，她在保護本國人之際，一方面固然不去拋却列強，他方面却也并不過於仇視華人，完全是兩面討好的。

一九二六年日本的經濟情形在物質上不見得增勝，混合內閣在對外政策固然一致，不過在行政和經濟各端依舊不能成就積極改革，偏是政府的地震負擔又是非常重大——需費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這復興問題正是一九二六與二七年預算表上最大的項目。入超依舊未減。婦女界爲了救國起見，更發起節儉運動，每天減衣縮食的省下一仙或半仙去還付帝國外債。可是在多方面

蒙其利益的仙(幣名)的漲價，以及主要出口日貨的絲的跌價，却釀成了一九二七年春一樁經濟風潮。原來此際因了政府延宕去通過還付一九二三年地震時代應急而濫發的紙幣案件後，弄得一般銀行商着實進退維谷。雖則以後終經通過，可是混合內閣則終於失敗，而由田中去組織政友會內閣。新內閣第一次舉動，先宣佈一件幾星期的付款延期令，保證去貸款與日本銀行來恢復信用，維持匯兌，避免了一件經濟恐慌的危機。初夏期間國中已顯得風潮平穩了。

至於對華關係方面，那末從首相的演說看來，田中政府是似乎去同在華列強維持友好關係的，不過根據在對華講信修睦的亞洲政策是否有些修改，那末却是絕大疑問。至于表面上看來，遠東三角形上的三方人民是爲了民族結合和對西方同仇敵愾而瀝成一氣的。

日本一應常規的定性以及她那國民氣的發展，雖則因了實業化和大戰結果讓成了經濟困難和社會整理的急轉直下，可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大正皇帝薨崩以後終于一鳴驚人的表顯了出來。即便在極端派以內，那末不去誇口他們政府是地球最古的也只是少數。新皇昭和正是歷史和神話渺茫得瀝成一氣以來第一百二十四代的皇帝了。

在日本過去的遞嬗興亡之間，帝皇雖則中間因了封建藩族跋扈而失却了政治權力，但是他終不失其爲國中宗教上的首領。他是每個日本人和他祖先間惟一的連索。無論家屬、民族、和邦國都是

把他一人作爲化身。當日皇從一八六九年經過幾乎不會流血的革命而打倒封建制度以後，他依舊保持了這種傳說。號稱現代日本國父的明治天皇在他本人則更把維新制度和古舊信仰調和下來，將皇室做了國內統一的象徵目標。

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舉行大正奉安時，真顯出了日本人民對這點象徵的忠誠和尊敬出來。這椿儀仗正像日本千六百年以來所存在的一樣。成千的人都到了東京，他們不畏凍餒的，在前夕便去露宿在側道之上去看侵晨經過的儀仗（原來葬禮是微宵舉行的）。在奉安的前一夕，東京家家戶戶都掛了一盞紀念燈籠，一般哈嘍呢軍裝的兵士則加入了儀仗而同一批念着連大半日本人都聽不懂的經識的神道教牧師一起按步就班的走去。到夜來十一點鐘時節，所有火車和汽車概行停駛，電報和電話也肅靜迴避，所有工廠中一切機械概行靜默三分鐘去對用古代木輪拖帶的輦輿中的靈柩去表示哀悼，庶民則簡直一概跪在道旁，如喪考妣。新皇昭和在未登大寶以前六年攝政期間，雖則有嶄新的方法和自由的意見，可是不管你宗教權力和新社會新政治理想怎樣廣佈，他老人家依舊是過去日本的天之驕子，和現在發揚光大的惟一象徵。原來帝國的傳說和封建藩族政府遺留下來的綱紀，早已將日本人個人利益犧牲在國家利益方面，所以無論任何一黨一派都是以國家利益爲前提。他們所以能在大戰期間去消弭黨爭風潮和經濟恐慌正是爲此。

爲了圖邦國的利益起見，日本便開始去犧牲了其餘亞洲人民的利益而向亞洲大陸去求膨脹。他們不邦國的自負，在歐洲受了民族不平等的奚落後，更催促他們去把市場原料等企圖慾去和日本人執牛耳的大蒙古聯邦慾混合下來。不過要是蒙古族人民真會組成這樣一個結合，那末恐怕日本在「黃種國家」這許多大陸人口中的無足重輕，比之今日英國對她殖民地還要發覺自己失却重要性。誠然，就目前看來，她自然終是遠東流動和騷擾政治中的一員。

高麗

要是高麗人自己不有耐久的個性，那末以叢爾的高麗和龐大的中國或星羅棋布的日本島國比較起來，簡直算不上三角蒙古族中的一角。高麗在本地通稱朝鮮，是界在日本海和黃海中從滿洲延長出來的一個長形半島。地理上看來，她構成了亞洲大陸和日本羣島間的一塊天然接腳石。不滿百哩闊的高麗海峽才將朝鮮和日本九州分了開來。

政治上講來，高麗照理是要算在滿洲範圍以內的，但是實際上則在最早期間高麗已佔有一種特殊的文明和國性，不單與鄰近的滿洲合不上來，即是同中國人以及常要來侵陵的日本也是格格不入。高麗之所以成爲一個貧瘠之國，那末要怪到中國日本的不去設法同化高麗人一點。高麗王國

時而服從中國，時而依賴日本，在附庸弱君方面，簡直有似原封未動；直要到日俄在遠東衝突結果，中國在滿洲退出了三角競爭，高麗才完全于一九一〇年歸日本併吞下來。

就一個有利和有效的統治看來，那末日本的控制高麗正是國中惟一的好事。原來即使他們的政府沒有這樣絕望的退化和平庸，那末高麗人在自己地界內不見得就有一個新興國的可能。他們的天然富源是極其有限；領土中可耕的土地簡直比不能得到一些貧瘠生活的荒山大脈還要弗如。在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中，多數居民的境况恐怕比之逐水草而徙的遊牧境况好得有限。他們是非常愚蠢，有學問的是只限于除佛學以外略懂得一些文墨的一般學生階級。

他們雖則被壓迫在一批虛耗國帑無所用心的專制蠻橫的貪官污吏之下，可是倒也習于佛教的因循苟安，對於他們國君和除傳說外並無牢些的古代高麗文化倒也很形接近。一小批同歐洲思想接觸而比較進步的份子，完全由教徒做了媒介；不過要是他們沒有受着外界幫助來維持國家獨立，那末他們也終于是庸庸碌碌的。

從人種上、信仰上和社會上講來，日本和高麗是同種的。縱然惱怒日本原是高麗人有史以來主張保守主義而看輕外國東西本性的一部分，不過要是日本人對待高麗能夠採取另一種手段的話，那末他們目前所抱大蒙古政策的根基至少可以十年以前樹立下來了。

偏是戰前的日本政治家眼光近視，全不想去同高麗講一些友誼，却向帝國主義進化過程第一步的軍閥主義中走去。以爲高麗儘可以對待戰敗國一樣來硬加羈勒。雖然其間也不乏像伊藤侯爵一類遠膽高矚的人，覺察到高麗人的強烈國民個性而設法喚起國人以友誼相待，而不以奴隸相逼。可是他們對於殖民人口的專橫無理，開拓朝鮮的刻薄寡恩，以及硬要把高麗人來變成日本化一相情願的成見，委實也無法去挽回狂瀾于既倒。

高麗在併吞以後和大戰結果的日本九年統治之中，在物質方面倒也很是發展，不過精神上她老是在武裝監視下的一個國家。要是我們將日本怎樣使高麗人事事物物去迎合日人起，到一種國民運動產生爲止的一段政策詳細講來，那末未免也要太冗長一些。約言之，則高麗國民運動的大本營是在上海，是由大半留學歐洲的一批青年政治犯指導着的。他們浸潤西方思想很深。當大戰爆發之際，他們更誠信了威爾遜總統的宣言，以爲牠正是替世界太太平平的去趨向共和政治了。威爾遜的信徒中恐怕真再也沒有像他們高麗民黨領袖這樣忠實，他們經過不流血的革命後，在一九一九年更想去等備宣言高麗獨立，直指望敍集在凡爾賽方面仁慈的列強在責罰德國的迷信帝國主義以後，公道一定會輪到高麗身上的。不過他們在革命方面既少具體計畫，更鮮組織步驟，全不知道這真是不可或缺的。他們真未免過于極信報紙上滿幅的弱小民族自決權利和西方各國在凡爾賽開

會期間謳歌着的高調了。

當他們發見到日本以及所有協約各國都不去理會他們拚命的主義之際，他們的失意真是難以形容。可憐的高麗人在和平的羣衆示威以後，只不過落了逮捕、用刑、殺戮等的慘果。雖則也因此引起了全世界和日本中開明人物的憤恚，可是高麗人對於任何把自決主義說得天花亂墜，而結果還是不情願去公然行動來把高麗人所認爲不能出讓的利益來恢復給他們的西方國家，也決不再會健忘了。隨後目擊凡爾賽和約中硬要將黃種人降低到不平等的位置去的一點，更使他們覺察到西方路上是沒有求解脫希望的。

同時日本也幾乎是同病相憐，而政府也覺察到同別些蒙古人民去謀諒解一點是有利可圖的了。

一九一九年八月以寬宏大量聞名的海軍大臣齋藤男爵就了高麗總督之任，他立刻採了一個比較寬大的政策。三年以後，當華會不利于老軍閥黨的當兒，他也更可以自由自在的實行他的理想，于是更立定了進一步的政策。現在日政府的政策便是在趨向發展本地政府機能，以便高麗達到和英國海外殖民一樣的立場。

高麗總督是一個文官而非武夫。在統治方面他是由各部巨頭組成的一種略具內閣雛形的組

織隔輔的。在通國十三省中，每省都有一個高麗人佔多數的諮議機關來處理財政賦稅等事務。當地更有學校諮議會。所有公共機關中高麗人與日本一同辦事，受同樣的薪金，並沒有軒輊的。當地還有一種統一的學校制度，而高麗文和日本文在普通學校中也是必修科目。

高麗有她自己的預算，和一大半財政的自主。以前一種強迫高麗人移居滿洲而留出其他給與日本人的手段也放棄了；大部分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允許了；以前軍事統治下的暗探監視等機關也實際取消了；日本教員不再佩劍了；他們和高麗同事也談得投機了。此外更有高麗警察，甚至有審判本國人民的高麗推事了。

旅行朝鮮的人們每歡喜把以前的情形和日人發展以後情形來比較一下。要是你看了日人經營的良好街道，安舒鐵路，大廈旅館，壯嚴學府，公共建築，衛生業務，新式工廠，模範鄉村，實驗場所之類，腦中一定會印出一種良好的影象。你要是湊巧的話，那末到處依舊可以見到窮途潦倒，泥土班駁的古代村落，真是治人者與受治者間分別的鴻溝。

日本人所加于一向自負的高麗人的一種保護態度幾乎完全不見了。無論精神形體較歷代都要過得過去的。這些高麗人民也開始努力去盡起他們原有智力，在多方面去闡揚他們真正的才幹。據說內中還有一批日本人在商業方面依舊保守此疆彼界來攻擊高麗人的態度；不過大致說來，日

韓感情倒也不算得不好。

國民運動也經過了好一些的變化。泛言之，牠有兩派——其一是緩和派，相信高麗在一個蒙古聯邦的立場去謀獨立權利的；其一是極端派，也許是出于誠心，也許是爲目的不擇手段的附和共產主義的。當地更駐有一個不是設在高麗而樹立在莫斯科的高麗臨時共和國的代表。共和國的官員在每隔多時往往要利用了人民追維以前勝國態度環境當口來掀起叛亂。像一九二六年六月的叛變，正是在一九一〇年被逼退位做日本傀儡的遜帝李親王安葬期中發生。直指望揭竿而起後，在高麗可以宣佈一種共黨統治的，可是功虧一簣，終于是一件未成熟的革命。

自然，在比較有智識的高麗人方面對於日本多少終有些不大相信的。卽是下等階級對於已經淪亡帝國的忠誠也依舊可以死灰復燃起來，不過國內公衆輿論則大多數贊同和日本取一致步驟的誠然，以前支配滿洲的掙扎是依舊繼續着；蘇俄的陷阱也是未能全部去藏過俄羅斯巨熊的埋伏或南下。不過無論如何，高麗是終久不能獨立在日俄中間的，她過於軟弱，簡直也不能去玩弄聯甲倒乙的方法。有一日她能得到獨立，那末她一定是處在一個蒙古集團以內的。

在過去八年中間，中國的事變，行動得非常迅速，我們幾乎也難以去追溯他們。實在這種事變在時事消息上委實也太複雜了一些，弄得生來不懂得中國信屈聳牙術語的人，簡直有些莫明其妙。譬如我們要努力去牢記在六次「仗」中究竟誰勝誰負，或是要去追想到究竟打在漢口或杭州（按英文漢杭兩地，非特拼法相似，即音亦彷彿），那末運動和事變的真相便要顧不周全了。至於你要想去追溯今日中國破壞勢力中惟一亘古不絕的內戰根源，或是她那內政外交方面參互錯綜的交流，那更是難上加難，勢必至會弄得處在恍惚迷離的張三李四一類纏不清楚的名字之中，結果則還是茫無頭緒，一懂也不懂。

不過在我們嘗試去講到中國當代事變之前，開宗明義方面，我們對於大戰和平以來中國頭緒紛繁的政治之中，那末却也有一條不會斷連的線索存在——那便是新近醒來的民族覺悟了。我們便叫牠做民族主義，不過牠却比民族主義還更厲害一些。自牠存在以來，所有全部遠東的趨勢也變化過了。照我們看來，牠決不只限于中國；牠是須得隔離了複雜多變的中國內部問題去討論的。不過在複雜問題之中，我們倒也不妨先揀出幾格有重要性的來講一講。

第一件要緊的問題，那末正是足以替代帝國政府問題，原因是共和國是已經失敗的了！自從象徵中國一統的遜帝退位以來，中國地理的一體方面便失却了重心。北方與南方的掙扎，以及從遠

兩方面的各省將領都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想去努力找出來替代已亡帝國的滿意替身來。

不過最重要的先決問題那末各對手方應該先要考慮一下，究竟中國應該有一個中央集權政府呢，還是去組一個各地自主的聯省政府？講到這一點，那末記得甚至在代議政治可以說得充分了解的美國人也費了四年戰爭，才把美國去構成一個合衆國或一個聯邦的紛議解決下來。

第二，那末中國須得掃除多頭蛇式的軍閥主義——在目前中央權力極長莫及而不足以約束各地擁兵跋扈巨頭督軍的勢力以前，確是一樁匪輕容易的工作。講到巨頭們本身原也是共和國的產品。當約法宣佈之際，通國人中能夠懂得一件共和國政府本質的人寥寥無幾，所以總統第一次舉動便是就新近樹立的國民軍隊中去挑選出一批軍官，派到各省去做軍事主腦，而乘機來監視當地守舊頑固的文官當局。這些軍事主腦便是督軍，他們表面上爲了維持秩序起見，招募了本地軍隊以充實力，結果則一部分的省方收入，爲了應付給養起見，便給他們截留。他們權力非常龐大，興之所至，儘可以去向中央政府挑戰。要是碰到這種情形，那末總統便不由他不去請求近畿各省督軍來靖難，而把這這兵的督軍屈從中央。

頃刻之間，北京的衰微達于極點，甚至控制各省巨頭的陸軍部也是名不符實了。督軍們則任意擴充勢力，簡直做了他們本省內絕對的狄克推多了。曾幾何時，連中央政府本身也落入了近畿督軍

的掌握。他們手下的一批將領因了可以用金錢運動的關係，在中國時事消息上時見有倒戈的變化。當我們聽到某某將軍倒戈以後，我們便可以知道這樁新結合要不是由於金錢關係，那便是因了某某巨頭權力太大，于是他的舊雨又要去聯絡對手方來把他打倒了。

據說這批省方軍隊約有兩百萬，直非中國之福。除非他們全被編遣，否則庶民終於脫離不了巨頭們的蹂躪；而內戰也永遠只會在中國造成風土化的。誠能增進交通像道路、鐵路以及電報線等的展築，那末各地利害相通，一定可以將各省督軍的權力消滅下去。此外如各城市中多少構成開明庶民的實業界人物，以及雖經政治騷擾而依舊雄飛猛進的公衆教育，也都可將督軍的權力削弱下來；不過在目前則中國終是依舊處在軍閥惡毒專制的掌握之中。

第三，中國須得將經濟、社會和文化去同她本身也構成一部的近代世界的進動速度去抑揚適應——那真是去實現她民族目的和雄圖的緊要步驟。日本對於這點已做到了。土耳其和其他各國在今日穩定內政之下也在希圖去實行。在政治騷擾和須得去恢復外勢壓迫下已經失却民族威稜的中國，那末這一點更是當務之急。

經濟上講來，中國正在過渡狀態之中。沿海城市在比較極短的時間中也已經變成了工業化，內部實業確也因工廠林立而機械化了。所闕如者只是勞工方面尚無合法的保障。要是她不去顧到勞

工利益，那末便不由她不去應付嚴重的工潮。復次，她須得去解決人口的分佈問題，像人煙稠密的廣東地方，每方哩的人口共有八七五人，但其在西部各省許多地方，那末每方哩人口簡直在四〇人以下。此外如增進交通，發展利源，以及開拓廣大國富，也是當務之急。

爲挽回信用起見，那末中國無論如何須得去還付債款。她須得減少文盲。由後言之，除非文盲剷除，否則決沒有去建設任何代議政治來替代行將就木的古代村落生活的可能。此外則中國人更須設法去把舊文化、道德、禮教來同佔世界秩序中一部的新思想和新生活去適應。

臨了——也許這正是全中國人最重要問題之一——他們須得去整理一下國際關係。要做到這一點，那末她更得把他們自己的關係和別些蒙古族的份子去黏合起來；不過對於西方却倒也不能不去暫與周旋一下。

最癡結的，那末正是一八四二年以來所與歐洲列強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問題。這些權利有往而無返的條約的需得取消和修改是當然無容疑議。即是今日所有各黨各派對於這點都表同意。所有條約各國對於本國所實施的領事裁判權，外人支配海關，在中國國土上構成外國殖民地式的租借地，以及偏面的最惠國條款，當然是要一概取消！

不過中國各方面對這種問題所取的手段各有不同。以華南人民主張非把她們同時取消是不

行者，可是在北京政府則偏主張俟滿期時再行取消。不過倘使因此而釀成或是所有列強爲了保護歐洲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以上的投資，而弄到用武力來干涉之際，也許深思熟慮的中國人便要應付不下了。縱然華南人物常要仇視外人，但結果仍舊會同俄國一樣，終脫離不了世界的經濟制度而獨存。

至若對於條約各國的關係，那末中國一方面固然應得去想出一個滿足他們新興的民族自覺而恢復他們的「面子」關係，他方面也得設法去享受一些利用歐洲合作來成立的一個現代邦國的好處。

不過他們在努力中却不單受了他們自己內政問題的障礙，並且也受了英俄在中國戰場上去競爭長江流域以及攘奪密邇印度要津的影響。這件事中布爾希維克對華騷擾也佔一個倏忽變象。競爭的結果雖則目前還是未可逆觀，牠也許可以促進蒙古集團的結構。不過牠似乎終是一個叫囂種子。惟一能夠從牠有得到利益希望的只有日本，這一點在中國人也是未嘗不覺得的。

要是我們記牢上面所講各問題的大綱節目，那末要看當代中國事變的孰重孰輕，只消看他們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所示態度，便可思過其半。至於跋扈的督軍以及迭變的內閣是無庸去硬記的。本書中之不去提及一般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正是爲此。此外則我們對於中國代表拒簽條約，終沒有像

中國向凡爾賽會議所起反作用那般注意，原因是在這件反作用中才見到中國人對於列強一方面以山東償給日本，而同時却又以黃種的低能宣告世人的首鼠兩端也看破了。

山東問題正對準了一般在大戰中學到國際政治的中國人去提出了一番教訓。第一，一向取聯合戰線的條約各國却因了大戰而分裂成了兩派；第二，他們早已扭於德奧的情形，覺得取消治外法權也真易易；第三，列強將以前條約權利去恢復給與戰敗的中央軍時也沒有一國提出異議。隨後他們也見到革命俄國的自動取消同樣的條約權利。終則因了凡爾賽的爭論紛紜而也覺察到歐洲一向的共謀是無所用其恐懼了。所以日俄一役則毀壞了歐人無敵的神話，而大戰一役則毀壞了西方信仰上團結一致的傳說。

對於山東問題的憤懣可以從抵制日貨和安福親日派的被打倒上看得出來，對於凡爾賽會議的失望，則在繼長增加的排外國民運動中找得出來。反日惱怒雖則在學生中最為顯著，像北京方面反日學子甚至不下二萬，但是反日却并不限于一二特殊地方的。

在和會開會期中，中國各城市間的學生示威運動到處皆是。這種學生運動與「新思潮」——是復興的一件新運動——並列而成了政治化和教育化了。牠的靈感并非由中國古代孔聖教化而來，却是由于近年侵入中國天朝智力方面西方強梁世界的激蕩而成。現代中國教育幾乎無一不經過

西方的灌輸。因了不平等條約的羈勒，正給予了少年中國一件進攻歐洲的利益。他如基督教徒在華所設的學校——倒要謝謝不平等條約——却也佈種了不少歐洲社會和政治思想的種子。

記得一個中國人在某種定期刊物這樣說過，到過「一八四二年以後第一個來侵略中國的西方國家的英國」去過的學生，正開了一批移植國外而接觸近代思潮的中國人的嚆矢。他們頃刻覺察到西方國家所薰陶的基督信條，若要運用到中國方面是未免格格不入的。

但是中國未和這新思潮完全接觸的人也更多着。只有在沿海各城市和長江流域幾個製造中心才見到罷工和騷擾的發端。階級鬥爭的種子以及工業上的不滿足也開始在這些地方佈種下來；不過紛亂煩擾是只限于外國廠家方面。要是協約國能在這個當兒認識這迫在目睫的潮迅，而去滿足了各黨各派主見相同的國民懷抱，那末中國所已經發生的好許多事變一定可以避免，而中國也決不致會去召她歐羅細亞鄰居的俄國來幫同反抗歐洲的。要是條約各國能確切去逐步廢黜治外法權，立起關稅自主，交還山東，採取民族平等原則，那末不單中國面子可以保全，並且也可以使一種狂飆的運動輕輕的過渡到一樁外交問題上去。所惜者列強本身間傾軋暗鬥以及大戰中的種族成見早已把任何補偏救弊之舉都行消滅下去了。

同時中國的分化也愈趨愈烈。縱有國民情緒的波濤也不能消弭南北的格鬥。廣東政府治下五

省，那末終算保留了幾個抱殘守缺的國會議員而維持了中國合法政府。不過一九一九年春北京代表和廣東代表在上海開會協商之際，却終於得不到一件協定下來。在後數年間兩方面直因了內部自顧不暇，才算維持了武裝和平。

實際上這些爭鬥是中國一向到處存在而司空見慣的情形。本部十八省間從來沒有任何真正的一統，只有家庭生活才真做了中國老秩序中的根基——可是最近則各種工會，蘇維埃制的先鋒，却在此四千多年不曾斷過的生活激蕩起來了。每種社會都構成了一件完善的組合；各省封建式的巨頭則不管做了當地的土皇帝。這批土皇帝正具備了一個法國皇帝所說的「朕即國家」的氣概。除了各省都有擁戴巨頭一點相像以外，那末各省間再也沒有共通的觀念了。各省人口都在五千萬左右，人口不出八百萬或是一千萬的實屬少數，即使人口最少之省也要比歐洲最小國家的人口多些。

在西藏邊沿的甘肅省那末無論在政治、上地理、上或是經濟，上同長江下流的工業各省以及廣大平原的滿洲一向是少有問問的。交通是一通也不通；僅恃了目前的鐵路和水道是不足以去適應初步之需的。他如中國所操言語也是彼此不同，各種不同的地方都有各種不同的言語。廣東人的不懂北京話真同法國人同意意大利人的扞格一樣。中國所當做普遍的言語，那末只有限於智識階級及

官吏中所講的官話一種。這種語言是三百多年前從滿清介紹過來的。

在這種畸形之下，無怪帝國消滅以後，中國人無論對北京或國會都弄得無所適從了。雖則有一小批人物相信代議政治，可是牠的權力又將從何去築在遙遠各省之上呢？督軍們始終是地方勢力的象徵。他們本身對於代議政府先行輕視，而他們的支配省方入款更給予了他們偌大的好處。要是在外人控制下的關稅和鹽稅不歸到北京的話，那末北京政府老早便可以倒台了。不過北京政府雖則直到一九二〇年依舊保持獨立，可是偏偏會被近畿直隸省的軍閥利用了軍事叛變來控制了中央政府。關於直隸督軍的能成就這一點，那末全靠了河南省巨頭吳佩孚和滿洲狄克推多張作霖幫忙而成的。

可是不久吳佩孚又想在北京來逐鹿一下。吳佩孚着了先鞭，當他勢力到了炙手可熱的當兒，於是總統——他的名字是無足輕重的，自從袁世凱以來簡直值得我們記牢的總統是沒有的了——便向張作霖去請求庇護。奉張原非忠厚之人，他也在鐵基待時。他的背後是日本人，他們又是最高興去看他控制北京的。原來華府會議以來，他們同了對英國同盟取消而弄得在遠東孤立以後，便不得不去結好張作霖來鞏固在滿洲的地位。他們的第二步當然是想在北京方面來設安福政府的。張作霖既受了日本軍火和慫恿，他自然要想越過長城來同直隸方面的豫吳來較量一下了。

在這個當口，南方政府也牽入了北方兩督軍爭鬪的漩渦中，原來此際孫逸仙被張作霖哄騙得承認南方政府以後，便也開始想法來幫助這個滿洲巨頭，可是不幸他爲手下各省中的反對派所乘，弄得不由他不去趁了一艘英國戰艦避到上海。這樣一來，中國以張作霖吳佩孚爲主角的「軍事把戲」便開始導演起來。過去五年中國的情形完全是這樁把戲在做壓台。

這兩個太上督軍做出來的駭人聽聞的事變，並不是一九三二年間中國內政情形惟一的重要發展。不過因了這個當口的大騷擾，却更促進了各省的孤立，對於北京內外的事變，簡直也不生什麼影響。原來多數省內也真有一種分化的運動，指望本地自主。在中國中部及西部的五省中間已經頗著成績。一九二二年夏湖南省議會開會中首先竭力提倡聯省自治制度。滿洲議會中則更排斥了想用武力來統一中國的嘗試。在上海地方，那末福建省出身的海軍軍官老實發表宣言，去聲明本省「根據聯省自治以及福建人治福建的原則」宣告獨立。其他各省也有類似的宣言發表。

可是這些聯省傾向，却爲吳佩孚和孫逸仙一類人所反對，他們倆是主張集權中央的，所異者孫氏主張將中央權力授予廣東共和國，而吳氏則主張把牠置在北京掌握。不過此際的張作霖在滿洲立場上也是主張不用集權中央的。原來滿洲方面已有二十萬日人，他們在經濟上和商業上極佔優勢，本地的狀況正也不容馳不去安定，所以在中國騷擾的五年中間，滿洲却看實享受了些地方自主。

牠的榜樣正是主張聯省的藉口資料。

不過集權者和反集權者的爭論中間正像東方各國的爭論一樣，也因了各個領袖間的競爭傾軋而消散下來，但是他們并不即此死心塌地，他日正有死灰復燃的時候。

北京政府縱然在中國好些地方失却了真正的權威，可是她却依舊是中國和列強交往的媒介。各部則往往此謝彼興，有同朝露，甚至總統也是五日京兆，忽來忽去，只有內閣和國會可算魯殿靈光，巍然存在。華府會議裏面也有北京出席代表。在華會中終算也簽定了保障中國領土完全，遵從門戶開放原則，以及由締約各國「將最充分最無礙的機會給予中國去謀發展，而維持一個有效而穩固的政府」保障的九國公約。更有進者，那末關於處在英人執管下而大半用來還付條約各國債務的海關稅率也規定增高了，所有外國郵局也要關門了，趨向關稅自主的研究改革稅率的委員會也規定下來了，中國到了老式司法制度改革後也可以設法去取消治外法權了。

山東交還問題也因了華會中簽訂了對日條約而經保證了。英法則也揚言在外人生命財產有充分保障，而中國與列強間有條約同意去交還租借地時，他們也決定將作為海軍根據地的威海衛和廣州灣放棄。

兩年以前（一九二〇年）法國、英國和日本因了美國的發議，更想利用了北京不完全的統治

來組織一個國際銀團，去合資擔承中國債款，在統一計畫之下，給予中國以財務上的幫助，以便去供應特種目的，像鐵路敷設和公共業務之用。不過在一開頭，這個銀團便遭中國普遍的反對。這所銀團因了未能將款項分散去資助巨頭的軍備，所以也合不上他們的胃口。廣東人對之則因了不啻去替北京爲虎附翼，反對最烈。日本吧，也因了她在大戰中早已借過鉅款給與中國，在北京政府財政方面的勢力已經炙手可熱，所以雖則後來她經別國保證着決不會影響財政上的成約，可是她却終於公然提出反對。總結一句，凡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中國人對此都表示反對的，原因是他們覺到這正是欲使中國萬劫不復的陷阱。不過在多方面斷言起來，那末這全部計畫原來是要去對付日本在華日長炎炎的財政上的潛勢的。

一半因了這些原因，一半也因了在微弱的北京政府之下不有財政復興的可能，所以這次銀團終於未曾做到足治中國百病的萬應良藥；條約各國意見的紛歧則也延宕着不去派出關稅和治外法權的委員會。後來雖經派出，可是因了內部騷擾，而委員會也成就不出什麼結果下來。

實在說來，替老秩序已經毀壞的中國能否想出個把避免中國政治上或財政上種種病根的萬靈秘方，委實也是大疑問。懂得中國歷史的人，一定會知道中國在每朝沒落以後，多少終要走入一件政治騷擾之中。歷史上中國亡於外族共有二次：一次是亡於蒙古人，一次是亡於滿洲人。他們多少將

中國社會結構革命一過。可是在兩次中，每次經數十年無政府時期以後，中華帝國却又是一鳴驚人。去恢復了固有文化，而將外來勢力吸收同化下來。滿清陷落後所經歷的過程，在多方面看來，無非依舊是在做這種循環工作之中。當張作霖從關外退到瀋陽，而吳佩孚獨霸北京時節，中國人早已料到這只不過是太上督軍暫保小康的局面，充分的小戰閥依舊是演着這一齣老把戲。他如廣東政府所經的風潮同北方所掀起的也是初無二致。

時則孫逸仙暫時不在粵省，廣東政府也成了南北鴻溝長江以南幾個督軍的角逐場合。

有些省份對南北政府都表示不即不離，每省裏的巨頭則自行去徵收地方進款，萬惡的「厘金」當然也包括在內。至於小小寄生虫式的軍隊更靠了「措油」陋規（*Opium*）去苟延殘喘。

措油固然不僅限於東方各國，不過亞洲則傳佈得更廣於西方，而中國則傳佈得更廣於亞洲。所謂措油者，那末指在參加一樁交易後，在買價總額中抽去按百分扣算的分數而言。

在東方人講來，那末去措本人鄉鄰或本人政府的油是不算什麼不道德的。他們以為這種措油制度對於保存家屬和家屬生活一成不變的定律方面是不生障礙的，所以在中國內政發展之中，牠向來是牢不可破的存在着。

不過奉張豫吳交戰以後，那末北京政府中演出的事，比較措油還要卑鄙。總統的位置是由直隸

督軍曹錕靠了吳佩孚統馭中樞的力量而買到了，據說國會這次賄選時，每個議員得賄五千元，而新總統中則因了應付種種款項起見，在上海附近也做了幾種曖昧不明的交易。不法淘金術的鴉片交易無疑惑的也在其內。無何，張作霖費了一年工夫從日本招兵買馬，積草屯糧後，便以控訴北京政府干涉到達滿洲的貨船爲名，在一九二四年夏又引起第二次奉直戰爭。在先，吳佩孚的兵力非常雄厚，論者以爲一定可以一鼓而下滿洲了。

偏是吳佩孚却遭了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倒戈。馮氏事前早已有人疑他難免不在北京僭越大權，所以戰事中他是只被委派到京師以北萬山重疊的吳軍極左翼方面。張吳在滿洲邊疆交鋒時，勢力敵，也分不出什麼誰勝誰負，直到日本人採取積極合作，極力阻止吳軍出關之際，而事情才愈弄愈糟。

當馮玉祥潛行退兵，反噬北京之際，於是軍隊中的怏怏失望已充分表現出來，臨陣潛逃者也是不計其數，吳軍的紀律卒因此愈弄愈壞。在進退維谷，腹背受敵之際，吳氏惟有下野了結。他於是取了惟一間道，率領了少數忠實扈從，搭輪下駛，再溯長江而上，回到他河南故省去休養。

馮氏的迪克推多，論者以爲一定可以在華北去現出一個真正的革命，原馮氏是孫逸仙的朋友，孫氏則此際也已在華南恢復了原有地位，雖則渲染些社會主義，而始終是具有共和思想的人物。馮

氏是受幾月以前同北京訂立協定的蘇俄接濟的。蘇俄大使加拉罕和孫逸仙則也是他主要的顧問。此際總統是做了階下囚了，政府也顯然絕了希望，好一些的人都相信北京方面一定要起一種紅色統治了。馮氏的第一次行動便證實了這個猜度。滿清末路十七齡的遜帝一向是處在北京中心禁城中的，此際被馮軍下了逐客令了。皇宮裏的財寶大半淪入了私囊中去，廢帝也一溜煙逃到天津的租界去苟延殘喘，以迄於今。

號稱「國民軍」的馮軍便開始在北京昂視闊步起來，而大講其革命了。張作霖則依舊靜伏不動，對於直隸省的事變也不聞不問，而馮氏則也并不去積極推翻現成政治。

老實說來，此際中央政府的衰微已達於極點，牠的不能自爲其謀正同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一樣。當日北京更是謠言頻仍，消息矛盾。一邊廂則謠言馮氏同張作霖已成立諒解，那邊廂則又盛傳北京和滿洲的舊恨又起，不過從最後靜止看來，這兩個巨頭至少是暫保休戰的。

當年杪，孫逸仙將到北京的消息傳出以後，各界都以爲他到了北京一定要來設立一個政府了。不過當這位南方領袖到達京師之際，已經抱恙，不久病革，即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逝世。在他舉行國葬時，全中國都爲之哀悼。原因是縱然有許多黨派同他意見齟齬，但他終是推翻滿清而光復國權的革命創造者。

孫逸仙向取鐵基待時主張——他真可以說是廣東的勞合喬治。他的政治思想是不大顯明的。他對於中國是相信着共和色彩的中央政府的。至於他自始至終的信仰社會主義，那末是起因於取其功效而并非真正的信仰。他的接近布爾希維克黨人可以在他遺囑上看得出來。遺囑上這樣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氏寫這些詞句，當然有他用意之所在——他正是指着俄國、日本，也許一小部更指着德國而說，此則中國內具有政治思想的各派人物對之都是這樣表示的。

(註)中山先生之研究社會主義在乎以民生問題爲歸宿。嘗言：「社會主義中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這種問題，就是一班人的生活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見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第一講。

從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五年間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方面看來，便足以證明這是實在的，原因是這幾年間，北京政府早已不能代表全中國。關於這些發展，那末最重要的自然要算對俄關係了。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中俄關係早已自動停止，中國人對於布爾希維克黨人也不見有甚關係。他們所聽到的只不過是莫斯科方面自動取消帝俄時代所有權利和特權等條約的高調。他們是自動與俄國革命隔離的。俄國吧，那時正在騷擾之中，簡直也顧不到對中國去實施配他們胃口的商

業膨脹。直到一九二〇年間蘇俄重又恢復到太平洋歷史上的舊疆界時候，中國政治家也不由他們不去注意到北方這隻狗熊的舉動了。

一所中國調查團剛才派到蘇俄去調查內狀，而布爾希維克黨人則也開始根據了絕對平等的原則去誘引北京訂立一條新約。同時他們在蒙古的啓釐——這是在內政混雜的中國所不能用武力來反抗的——便證明了蘇俄的未可小視，所以中國商業上的天性也開始覺到對俄貿易的可能性了。

當一九二二年秋著者在北京時，經中國勉認下來的俄國商業委員會同中國外交部顯然也很莫逆。偏是當時一般尙未承認蘇俄政府的西方列強硬把壓力行使到當時外交總長顧維鈞身上去，阻止中俄會議的召集。要知道從著者在西伯利亞途次看來，當地中國人早已足跡深入蘇俄緩衝的遠東共和國裏面，華商也到處皆是。更就著者暗示所得，那末北京的代表也早和當時滿洲同日人談判的蘇俄代表在作非正式的談話了。

中俄問題中像中東鐵路和蒙古情形最是亟待解決，所以對俄的諒解看來似乎不在久遠了。偏是北京方面只邀請了蘇俄替工越飛來作非正式談判。縱然他的談判是由加拉罕成功對華結約，不過中俄的接近却終要歸功於越飛的。所以越飛則開了先河，而加拉罕則收其結果。越飛在離開遠東

時候，曾會見過孫逸仙氏，他對孫氏說過，蘇維埃制度的政府是全本同國民黨異轍的，原因是國民黨目標首主打倒北方滿清餘孽，而布爾希維克黨人則是「亞洲人的亞洲」的熱烈扶助者。

加拉罕爲人很是神出鬼沒。他對於北京政府則恫嚇與諂媚兼施，陰謀和鬼計並用，極盡折衝趨俎之外交能事。他固然濫費了好一些蘇俄款子，可是倒也給他掀起華人中不少的新民族自覺出來。在他到達以後，北京排外情感非常濃厚，尤其是在學界方面，罷課和示威顯而易見的，染着紅色文采。加拉罕則在同北京中央政府開談時節，因了英國工黨政府和別些國家已經承認莫斯科，而地位也非常鞏固。談判結果則成立了一九二四年五月卅一日簽字的中俄協定。這項協定對於中國頗有特殊影響。簡單說來，牠規定兩國間的外交和領事關係完全恢復，中國在蒙古的主權也皆承認，所有治外法權以及帝俄時代所訂立條約中的權利及特權各端，也經俄方正式承認，一概廢棄。至於中東鐵路也暫行恢復到以前中俄共管方式。在一定期限後，根據以前協定，允許中國備價贖回；蘇俄也聲明對於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所有股東持債票人及債權人擔負完全責任，俄亞銀行依舊算是本路唯一合法管理人。此外另有一條規定，將俄國部分庚子賠款作爲增進教育的用途。

這樁協定在中國各地看來，通視爲對外交涉中第一次的平等條約。不過他們對於條約中的「不平等」是由於滿清皇帝的作俑，中國自給自足的傲慢，以及盲於產生世界市場追求慾的西方經

濟進化作用的結果。至於歐洲所以甘爲戎首，向帝國主義方面發展的原因，也是由於中國不肯把他們當本國人民一樣看待，而硬派他們爲「夷狄」之故。

記得只不過在百五十年以前，中國乾隆帝曾寫過一封信給與英王喬治三世，說道：「爾國君遠處海外，既經誠心向化，何妨遣一介使臣，前來瞻仰。」這封書信節引在新近牛津大學出版的中國外交關係之研究一書中末一句更說道：「中國并不有求於西方。」可是實際說來，從那時節起却早有許多激川之水流過來了。

深思熟慮的政治家也未嘗不見到蘇俄博愛主義背後正有一種帝國主義萌芽着，可是他們的意見却終爲一般對中俄協定表示心滿意足的人們所壓倒。甚至一向格格不入的張作霖在滿洲問題方面竟也會同蘇俄去諒解，直要到後來北方政府覺察到加拉罕努力活動去幫助廣東人來推翻牠的當兒，才算將越飛原本戲法拆穿下來。

同時日本的外交政策也正是同樣的出神入化。他們一方固然接濟了張作霖去對抗吳佩孚，他方面則在基督將軍北京倒戈時，也一度發生些瓜葛關係。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中間，中國政情弄得每况愈下之際，他們依舊設法去和中國要好。所以一九二四年臨城劫車案發生以後，條約各國主張將中國鐵路實行共管之際，日本人竭力反對，却竭力討好來挽救中國最後一次的羞辱。

在政府方面到處鞭長莫及的軍變之中，日本人一向取鎮靜態度。不過他們對於馮玉祥的對南方言和，却是絕對表示不願的。所以他們在直隸方面老是興風作浪，以冀生事；最後則在一九二五年底又在北方挑起了滿洲巨頭和基督將軍的交鋒，結果則馮玉祥在一九二六年春敗到蒙邊的張家口。在後則他更退避三舍的避入了蘇俄紅旗下的地段以內。隔數月後，他竟在莫斯科做了入幕之賓了。

張作霖於是便做了直隸的主人翁，北京當然也為所管。不過他的老對頭吳佩孚在一度下野後，此際已重整旗鼓，捲土重來。究竟他要去同張馮兩個對頭中誰去取一致行動，或是自為其謀呢，真也有些令人摸不着頭腦。好了，最後吳張竟然釋却舊嫌，而組織了討赤同盟，北京于是也嘆了一聲滿救的呻吟。除了這次內戰外，可是又起了一次政變。原來被馮軍監禁過十八個月的總統，此際則恢復了自由，任他草詔辭職，而讓位給了臨時總統。所有在這些北方軍變之中，日本人是老在做提線把戲，所以從一九二四年以來，北京政治首領終不出安福派與奉天派之門，兩者都是以親日為前提的。

這些事變雖則層出不窮，可是條約各國則依舊把北京政府當做對手。對於中國進攻歐人之際，外國公使們依舊派代表去和外交部交涉。而北京的海外外交代表，則也依舊努力去維持政府方面奄奄一息的威稜。

一九二五年秋，根據了九國公約，在三年以前即應該開始的法權和關稅委員會此際也到了北京了。可是因了種種原因，終於不能把這些會議召集起來——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法國方面硬要到中國付清庚賠應付未付欠款後才肯於九國公約上簽字。直要到一九二五年春才算立成了一件協定。法權委員會結果之等於零度是原本在意料之中的。據他們在一九二六年發表的報告書看來，那末完全在於分析中國現在情形，只不過輕輕暗示了一句：在必須的改革經過實施，而外人得到當局確切保障以後，才可以將治外法權逐省逐省的撤廢。

這樁法權報告書在國民黨看來，那末除了接受以外，是不名一文的，偏是在守舊的中國人中還要來畫蛇添足奉承一下。關於這一點，記得五省督軍孫傳芳會這樣說過：「當我踏進一個條約口岸時，我是非常慚愧；這并非由於中國的喪失主權，實是由於下列原因……我覺得我簡直是到了另一世界了……無論道路、建築、衛生，在中國領土方面終是比不上租借地的。那簡直是我們國家的奇恥大辱，比較僅僅喪失主權不知還要厲害多少。即使列強情願交還這些租借地，我們倒也不就此作收回的預備哩。」

關稅會議的淨結果和法權會議真也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細核這樁會議的目標，那末在華府會議中原是規定去設法取消省與省間的厘金雜稅，而以在常稅以外酌量增加一個附加稅來補償省

方損失的，可是在討論方面偏會懸空的爭論到中國將來的關稅政策方面去——從有關各國衝突利益看來，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下的。

中國是要求本國有權去規定附加稅和怎樣去定奪本國的關稅政策的，偏是日本方面因了中國築成一堵關稅壁壘以後，難免不牽及她的商業利益，而堅持着任何新稅則都要以商業關係爲前提的要求。美國和英國則大部分都主張倘使一九二九年一月以後，厘金一律取消，那末中國便可以關稅自主。這層主張最後便由會議中採取通過，於是進一步根據了華會原則便去討論到附加稅等問題；不過這層工作終於因了內部騷擾，中央政府削弱，而弄得全功盡棄。

中國層出不窮的事變也越發證明到簡直沒有一個當局足以保證去履行任何協定了。文官政府吧，是麻木不仁的，除了南北戰爭以及俄國人陰謀掀起的排外運動外，北方各派又是在河南、山東、直隸各省互相鏖戰起來；土匪則到處皆是，鐵路則縱然不荒廢，也終歸徒飽私囊的軍閥去支配；眼看着車站成百萬噸的貨物枕藉着動也不動，生產者和戀遷者都弄得走頭無路。北京政府方面陰陽怪氣的財政情形，更是每况愈下。所有關稅鹽稅等進款早已預先抵押一空。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國陰歷新年到期的外債利息，經過向國內銀行談判好了內債交易以後，才算勉強支付下來。官吏們的薪水是終於分文不給，內政部則出賣了國家財產弄了七千元進款後，才算發放了部內人員一部

分的薪水。

張作霖的進攻馮軍更產生了天津近郊戰爭而引起了列強的抗議。即是這滿洲秋克推多吧，在他本地以內也正復有他本人的糾紛問題。原來當奉張向拚命從莫斯科接濟的馮軍去攔奪北京時，對於滿洲的布爾希維克黨人也正復弄得難解難分。他爲了蘇俄政府任命的局長努力去延宕開放援應進攻馮軍的兵車關係，更將蘇俄代表捉將官裏去。直到日本脅迫以後才行把他釋放。外此則滿洲省議會簡直宣言對北京獨立，而計畫在奉天組織地方政府後，竟進一步籌備去起草省憲。

同時俄國人又在滿洲回復到了帝俄政策的故道。所謂中俄共管中東鐵路者只不過落了俄帝國主義的把戲而已。五個中國人、五個俄國人合成的理事會，因了須滿足七個人的法定人數的關係，俄國人儘可將不利本國的議案去全本推翻。當蘇俄外交代表和張作霖交惡到緊張之際，莫斯科甚至暗示着爲了俄人利益起見，治外法權不妨復活。要是此間沒有日本人在滿洲，那末西伯利亞邊疆躍躍欲試的大軍也許早已要侵入滿洲了。不過在奉張部下一位將軍倒戈以後，事情却又一度到了緊張狀態。

但是日本人是決計不肯隨便讓你來在滿洲去干涉一切的。爲了減少中東路的重要性起見，他們便開始利用了東路供給的地段，去造了一道聯絡南滿鐵路的支線。俄國則爲了想同日本去樹立

商業關係起見，倒也不便去和日本啓釐，他們倆都覺察到雙方攜手合作直到爭得英國在華地位爲止是有利於雙方方面的。所以到了利益相關的當兒，異夢正也可以同牀。而滿洲則終算因了日本的力量而免掉了蘇俄的侵陵。

一半是爲了日本人的小心翼翼，一半是由於滿洲人對於二十五年前俄國人覬覦的嘗試還未遺忘，所以紅色宣傳下的陰謀，在張作霖的版圖中簡直也做不出什麼成績下來。否則事情也許早已要改觀了。

在北京方面，則張作霖因了蘇俄大使的公然左袒基督將軍和加拉罕，更是劍拔弩張，甚至要求着撤回加拉罕的使節。在加拉罕則確也供給軍火與國民黨，確也煽動過俄國庚款津貼着的紅色大學去反抗滿洲派。他更在中國到處順手的燃起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感的烈焰猛火，他簡直是北京使團方面的一根逆刺！

當中國爲了法權委員會的延宕不予調查，而引起中國憤懣時，記得加拉罕在一所公共場合上曾這樣說過：「我見到中國外交總長對列強去宣言今日當務之急的修約以後，中心很是高興。不過他能否容許我再肯定的說一句：這些條約不單是要修改，並且簡直要去廢止的。」

在廣東方面鮑羅廷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名雖蘇俄商務代表，而實係南方政府的顧問。南方革

命軍官人才出身的黃埔學校便是由他指導設立的；那時正是國民黨容共時代，所以共產黨更是儘量的吸收人員去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內。廣東國民黨領袖則也在鮑羅廷指導之下組織了同俄國內容相似而名稱雷同的政治部。這是專門設來去行使政治控制而監督國民政府中各部是否有真實信仰的樞紐；尤其是在軍隊方面，各大城市駐節的單位軍隊之中，以及學生之間，都有政治部機關人員參加。

國民黨此際的發展確乎以鮑羅廷幫助之力爲多。中國所付闕如的組織和紀律也都是由他和幫手養成的。南軍能團結一致的處在一個真正有資格的領袖——國民黨惟一足以抵抗北方巨頭的將才——蔣介石之下，那末也完全要歸功到他們激發的功效；不過除了基督將軍失敗以後，幫助南方國民黨渡過長江以北的蘇俄宣傳外，那末正也有其他的動機刺激着。

動機中最重要的那末要算是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一批學生示威而被租界上外國巡捕鎗擊死傷的慘案了。在許多人想來，中國多方掙扎中的一件新精神完全是由這樁案件激起的。

一向爲內亂和騷擾所籠罩着的排外情感和民族歧視的念頭，此際開始發揚光大起來了。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和上海五卅慘案所激起的仇恨比較起來，真是小巫之見大巫了。影響所及，甚至北方華人也同仇敵愾，而北京傀儡政府的代表，在法權會和關稅會中的態度也居然

倔強起來了。

在所有仇視外人的目標中，英國更是中國國民黨所最痛恨的一國；縱然日本的侵略中國主權不亞於英國，但是國民黨在廣東抵制英貨來報復的手段却是非常嚴重而堅決。北京政府雖則似乎是因了條約各國缺少統一而想守個中立者也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至於主要列強方面，那末因了五卅慘案過於嚴重，出入重大，委實也不便冒昧去取一致行動。因了這些出入終於各走各路，自爲其謀，結果則列強的權威也終於不能維持下來了。

廣東的抵貨運動除了許多攻擊教會和個別外人外，更產生了極度騷擾和地方不安；所有條約口岸的罷工和學生示威也復於此釀成排外和反基督的情感直像燎原之火一般。總之，中國縱然督軍跋扈，內亂頻仍，可是此際的團結一致，却是滿清帝國崩潰以來所得未曾有。

不過中國對白哲人種的態度和對日本比較起來，終有一些細微出入。自然，中國的前途是未可逆觀，不過將來如有騷擾，那末與其說有關俄國，倒不如說牽及日本的確切一些。

這是廢話，無待贅述。總而言之，一九二六年中間排外運動的嚴重終是無可否認的。

八月中間，粵軍在蔣介石率領之下，軍事非常猛進。他們的目標正在工業發展，都市富庶，而又是對西方各省交通便利的長江流域方面。做他們對手的，那末正是河南的吳佩孚軍隊。至於奉張吧，正

也在北方忙碌異常，解決兵變，和驅逐殘餘基督將軍步步退向蒙古之際。此外立在豫吳和南軍中間的，正是維持着不利於北方領袖武裝中立的五省聯軍孫傳芳。當南軍開始北進之際，孫氏按兵不動，於是蔣介石的軍隊越發長驅掃蕩前進；在後，孫氏也會想挽回頹局，可是時機已失，長江下游（包括上海在內）終於陷落下來。

吳佩孚部衆受了紅色宣傳後，軍紀蕩然，終抵擋不住南軍而拋棄了漢口。截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長江從上海到漢口一帶，所有兩岸城市，都入了國民軍掌握。而就蔣介石的得勝軍隊看來，真也可以長驅直搗北京了。

中國內戰到了此際忽然突告停頓，謠言蜂起，徧於全國。有的說是張作霖正在籌備一個大集團來進攻已從莫斯科回國而想在西部各省進行活動的基督將軍；有的說是這個滿洲狄克推多同南方司令也許會言歸於好。傳說紛紛，都是日本報紙的撒謊。最後據確切消息，那末國民政府內部的不睦却是無容諱言的證實了。

好幾月來，國民黨中急進派（Radical Wing）在比喻說來，早已折去了鮑羅廷一隻手臂。在佔領漢口以後，廣東政府及蘇俄便直截宣布當地為民國的首府。鮑羅廷和手下人則藏在背後發縱指使。於是國民黨中大半和平革命派而絕不傾向共產主義的黨員由蔣介石率領以後，便向布爾希維

克的狄克推多反抗起來。漢口方面雖把他司令地位黜廢，可是他毅力過人，終於在南京樹立起來，與他在廣東一個將領聯絡後，宣佈即刻進攻漢口。

最出乎意料之外的，基督將軍此際竟會從西部虛張聲勢進攻漢口來助他行動。突然之間，蔣介石和馮玉祥儘量取了大包圍式將共黨一鼓成擒。

鮑羅廷眼見漢口是不便久居了，他便拚擋一切，暗中附了一艘德國商船，人不知鬼不覺的逃開。第二步則顯然是蔣介石同北方巨頭們彼此立約，而以長江為南北政府的鴻溝了。

同時張作霖和俄國已是勢將一戰。北京方面俄國大使署則被他命私人搜查一過，鮑羅廷夫人和幾個同事則在山東被北軍逮捕後科了蘇俄間諜和反宣傳的罪名，而奉張則對於俄國統治中東路也起了老大的不滿。從這許多舉動以及蘇俄報紙公然記載援助南軍的消息看來，那末即使倖免戰禍，而中俄外交的決裂，似乎終難避免，但是實際上中國莫斯科的關係却是依舊繼續不替。

所以中俄這種顯然的矛盾關係，只有待時間出來闡明。不過即使光陰過去，恐怕他們的關係表面上也未必即會明顯。就著者的意見說來，無論正確與錯誤，俄國宣傳并不有像表面看來這樣厲害。到了時機，南方國民黨儘可以把蘇俄顧問概行拋棄。並且就著者看來，莫斯科方面有腦筋的人也決不在想把中國來蘇維埃化。莫斯科是無非要想把中國人變為土耳其斯坦化。她所想要的正是想從

計畫中造一條越過蒙古的鐵路而接腳到長江流域。她想削弱英國在長江流域上的商業根據，正是她計畫中把英國人趕出亞洲的一部。至於蘇俄所以要侵入中國，只是中了以前斯拉夫民族南下的遺傳性所驅使。

誠然，俄國共黨中有些極端派也許會夢想着一個赤化的中國，不過從斯塔林開始覺察到他們的宣傳有些過火，而越過俄國利益的話看來，那末顯見得蘇維埃款子並沒有怎樣隨意的流到國民黨荷包中去。鮑羅廷之不孚衆望，也許爲此。在他方面說來，中國國民黨所要求於蘇俄的也多已到乎此外在不受南方打倒決不會隨便與列強決裂的北方人民看來，倒也樂得利用蘇俄宣傳來做抵擋列強的幌子。

我們都記得甚至張作霖在漢口英租界被國民黨陷落以後，也警告英政府說：要是英政府想用武力來恢復租界，那末他決計也派遣兵士來抵擋英軍。最後則日本人對於一格暫時影響他們利益而有損於列強——尤其是英國，甚至可以釀成反西方、反基督、而促進她在華目標的宣傳也一籟腦兒的憤怒起來了。其實這是日本裝做免死狐悲的把戲。

記得在中國排外騷擾開始時節，日本人終是意在觀望，鎮靜異常。所有日本朝野上下，都遵守了外相幣原男爵所主張的嚴格中立和干涉政策。

實際上，在五卅慘案以前，列強間的意見早已非常齟齬，對於怎樣去保衛他們在中國的利益方面，全沒有一致的計畫；即如對付中國內政方面也是缺少共同的政策。這種種意見的紛歧，更可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英國對北京方面參預華會的列強代表致送的覺書可以看得出來。覺書方面縱然暗示一任中國去四分五裂，可是對於南方政府地位倒也確切承認，即如對於條約的應予修改，治外法權的應予取消，以及華會中附稅的應予實施，也概行剴切承認下來。至於就中附稅一項，則在廣東早已實施了。

這正是英國好久以來別有見地的結果。關於香港抵制英貨方面她已直接與南方政府談判，偏是其他列強却吃了苦，還要和北京做官方談判。

英國這種覺書自然引起了條約各國報紙上的月旦和政策上的批評。從美國說來，縱然對付中國非常客氣，可是她終是依舊抱定一個統一中國和主張另訂新約而不廢中外間舊約的。日本方面也依舊一再揚言嚴守中立。在北京方面磋商對華商約時，更表示了在南北統一以後，她即便將治外法權取消。可是實際上這種宣言除了在條約各國方面弄得愈加缺少一致意識外，對於中國委實也沒有效果。所以廣東政府正像古代特洛近族 (Trojans) 所說，「倒也誠恐英國人去獨佔先鞭哩。」

(To fear the British bearing gifts)

至於法國人的態度，則因了廣東密邇越南，對於廣東未免含些敵意。結果則衰微的北京政府便也乘機倔強起來，揚言舊約必須撤廢。更利用了中比條約滿期的機會，聲言除了在平等原則以外，拒絕再行續訂。

爲了這種利害不同的關係，於是各個列強都單獨採取了足以保護本國租借地和人民利益的政策。在先國民黨受了俄國懲惠後，對於英國特別的切齒痛恨。雖然一方面英國已有代表派到廣東政府，而英使藍浦森與國民黨外交部長陳友仁已經開談，可是惱怒英國人，以及干涉英商貿易的事，情依舊繼續下去。結果則英國首先派兵到中國示威。此際日法美等國的態度却又非常審慎了。

據歐洲各方說來，那末國民黨的排外和反教情感，完全由美國勢力釀成。原來美國在華並沒有一塊租地，所以也不受什麼維持之累，反而美國的教育和方法却都促進了中國還未成熟的德謨克拉西思想，以致釀成革命和無政府狀態下來。

無何，從一九二七年三月間所發生的一件事變看來，英美日是似乎像要合作了。原來在三月二十四日這天，正是國民軍佔領南京以後，所有美英日等在甯人民都被武裝暴徒攻襲，外國領事館和外人財產也被國軍蹂躪。結果則死了七個外人。在事變之中，泊在對岸的英美砲艦確也老實不客氣的開過幾砲。日本雖則未行加入砲轟，可是也遣了一批陸戰隊上岸，從事救援本國人民。

於是因了所有列強共通的抗議，便產生了一所調查委員會去決定國民軍的責任——不過經過了這一番合作後，列強間又繼續單獨計畫去對付中國的政策。雖則此際英美日三國已經有許多兵士登岸來保護本國人民，可是在英國方面一面固然同國民黨談判，一面却又將天津英租界去交還北京政府；美國吧，模稜兩可；日本吧，又是灰色態度。其餘條約各國態度也正復大致相類，形勢之惡幾乎會使外軍一觸即發。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國民黨中極端派（*Extremist Wing*）和俄國顧問都已突然失勢，而南北諒解的消息則也言之鑿鑿了。結果則緊張狀態也因而弛開下來，排外情感也似乎減輕了一些。不過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的事變確乎有些出乎意外，就是每當列強和中國人交涉之際，無論他們在統一的、分立的或聯省的國家之下，取消治外法權始終是一貫的主張。要是去討論到這個複雜問題，那末決非三言兩語所能罄，不過關於這樁問題有兩個吃重之點，是通常為人們所忽略的。

在華的租界一向是被各種交戰份子當做了世外桃源；他們遇到事急之際，沒有不把本身連同私產一齊移到租界上去。這樣看來，足以證明到租界是實有助長中國黨爭之嫌，至於抬高外國法律和秩序的聲價更是不容說了。

第二，縱然奧國和德國人在華已不再享有治外法權，可是他們受着的待遇倒也沒有什麼軒

輕地方。實際上說來，德國人固然失却了膠州以及所有以前的種種利益，但是他們今日在華地位却依舊非常鞏固。他們并且更是在恢復戰前狀態了，這是在多方面可以見到的。

在大戰中間和大戰以後時間，德國是原本摒出在東方之外的。直到一九二二年八月卅一日對德人封鎖的香港貿易才告開放——翌日德國商家便開市營業。統計在大戰以前，上海共有德人四千，大戰終了之際，幾等於零，到一九二二年才又達到一千。除了商業機關以外，那末有幾家像德華新報的報紙，德華協會和一九二二年會員超過二十五萬人的 *Verein für Das Deutschumim Auslande*，支部一所。在戰近排外騷擾中，德國人却獨自逍遙自在，跑來跑去，表示他們是已經取消過治外法權的人民。在過去數年間，更有許多德國人永居中國而請求歸化了。

雄飛猛進的對外關係，層出不窮的軍事把戲，黨同代異的互相傾軋，以及北京政府的日頹衰微，都已集中了世界視線，而再也不顧到其他一切。實際上則我們也未免過於重視了這些事實，而忽略了在戰近事變中成千百萬不聞不問的人民。他們是誰，那末正是佔多數的中國鄉村人民，和人數雖少而興盛勃勃有勢有力的中國資本家式的商人和銀行家了。

中國正像俄國一樣，農民是做了國家的脊骨；他們佔全人口四分之三。歷代以來，他們大半依舊穩守了祖先成法去耕種土地。他們在鄉村中的生活數千年來如出一轍，所有汽油燈的燃點，縫紉機

的使用，工廠出品的工具，棉花織成的貨品，教會傳佈的新思想，以及民衆教育運動的推廣，只不過剛在鄉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傳進。大半居民都是非常貧困——據估計算來，中國地方每個農人每年的進款只不過是六十元。他們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不識字的。他們也像俄國農民一樣，是處在一個版圖極大而運輸絕對不靈的國家裏面。記得中國現在只不過有七千英哩的鐵路，和二萬五千英哩的航路。最遠的新疆省同沿海城市相距有四千五百英哩之遙，全恃着輕馬車來通行；電報的交通也正是同樣的不發達。此外如通汽車的道路，雖則在過去數年間行駛公共汽車的道路已增加到一萬英哩，可是以中國之大，只算得是滄海一粟而已。

中國各地已經是這樣孤立，所以在遙遠之區所發生的事變令外界簡直會莫明其妙。記得著者寫到這裏時，歐洲各報正在開始記載着中國西部甘肅省所發生的一件可怖的地震，人命傷亡了數千云云。——殊不知這次地震還是兩月前的事情。較近以來，中國類似地震的災禍——地震、水災和饑饉——都要隔了好久時間才會有人知道。

看來全世界是真也永遠不會知道成千百萬慘遭連年戰禍的農民的內心了。較近以來，中國境內同時掀起戰禍的人物足有十五個個別督軍的部隊；這批軍隊都是在比較有限地段內招募得來的地方軍隊；正雜如此，所以內戰中軍隊雖則調動頻仍，可是全無一致意識。結果則既不能像俄國在

大戰中下總動員來進攻德國，又不能像布爾希維克黨人會從帝國遙遠地方召集各軍來組成一批雄厚的常備軍去把一種真正的民族主義發揚開來。總之，在中國方面因了憤懣外人同知恥觀念所產生的民族主義只不過越發造成了些深刻化的地域情緒。除非道路、鐵路、交通開拓以便各地利害得以相通，否則這拘泥的地域主義是永遠不會去除的。

可是地域主義只不過是內戰中產生出來的小小災禍而已。講到人民受軍閥的百端荼毒，那末還要苦不堪言。窮兵黷武的督軍向他們招募給養，征收苛稅，只不過是他們須得應付的一端而已。講到軍事，那末實際臨陣死傷的倒也不見得怎樣駭人。原來中國所謂戰爭大半是放步哨、小交鋒、總退却之類；地方的被佔或屈伏只不過是談判以後的事，打仗的勝負是完全靠呼籲和平的中國人們用了金錢或其他關係所生出來的單方總退却或雙方協定的結果。內戰中最倒霉的自然是以農民佔多數的非戰鬥人員；至於因了戰禍而被毀的村落，喪失的家畜，被棄的田地資產，那末真也無從斷定而農民的慘遭軍隊殺戮，土匪——像滿洲紅鬍子——蹂躪，以及鋌而走險的暴徒的搶劫攻剽，更是無從說起了。結果則我們到處也見到一批農民自衛起來，向各省成羣蟻蟲式的游勇流寇去抵擋。偶然也可以見到類似西伯利亞巴地山黨人組織的出現，像河南省的紅槍會即是其例；不過這種集合是頃刻就會被不法份子撲滅的。

可是雖則戰事、虐殺、急死、饑荒、水災、地震種種苦楚相伴而來，而這批農民則依舊像營生的螞蟻，勤勤懇懇，在百殃的中國內，生氣非常活躍。所有新中國的原料全本由他們造成，要是沒有這些原料，那末北京和廣東方面學校出身的智識份子只好去餓了肚子說空話。所惜者那末比較少數而與年俱增的工業中人，偏是常常還把村落中生活的人弄得每况愈下。例如機械的競爭，終於擱出了手藝的工人，而城市和村落間生產的爭雄，也是後者蒙其禍害。正維鑒於這一點不利之處，所以在多年前中國政府在上海購買第一條鐵路的當兒，鐵軌固被折斷，而長江方面的機器也被傾倒。

今日之下，工人階級已組成惟一階級自覺（Class consciousness）的平民。在他們中間因了不乏受過歐洲思想和行動薰陶的青年學子，載起社會上和政治上酵母的關係，也表現出了類似西方各國的勞工運動出來。他們正是以前國民黨運動中受過好處的布爾希維克宣傳的滋養泥土。更因了大半中國實業企圖都屬外人所有，和外人管理的關係，更加容易集中工界中不滿意之處來向外商出口惡氣。

中國的資本家最會努力想法躲避附入外資的辱罵。在今日百事激蕩的中國，他們依舊安居樂業。無論個人或階級方面，他們都只一面團團做了富家之翁！常有人說，要是所有一批銀行家自行來組成一個銀行團，那末總數在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弱一些的外債他們儘可以泰然償還的。一般

大商人即使在政治和內戰層次遞嬗變遷當兒，依舊盡力去繼續懋遷，所以中國官方雖則破產，但是她的進出口貿易却依舊雄飛猛進，直到現在，較戰前貿易已經超過了百分之百了。

此外如貨幣制度雖則異常混亂，而雜牌鈔票也超過所有行省的數目，可是終也不見得有礙於商業上的交易。更有進者，這批中國商人和銀行家的經營也決計不是只限於中國以內。在印度一大半貿易也在他們掌握之中。所有越南、爪哇、和婆羅洲的政治和商業勢力，全以華人來執了牛耳。所有亞洲各地莫不有華人的踪跡；西伯利亞地方也有華人的勢力。即是歐洲或兩個美洲方面，沒有一批富庶華商的城市也究屬少數。

論到商業經營方面，華人心思也非常乖巧，對於現代商業方法無不心領神會。在理財方面他們也比較任何亞洲人來得伶俐而機變。看來他們足以去發展本國富有的日子也期不在遠了。不過在政治方面，那末商人這個階級是同國民黨與排外份子隔離而不接近的。因此，他們終是被人侮辱得缺少愛國主義和團體精神。不過有一日到了中國從目前政治混亂中探出頭來時，那末她在整頓經濟制度上面，終算是已經挾着偉大利器而存在了。

實際上他們對於不見到確切存在的政府，正也無從去矢忠。此外則同時用國語來傳佈的普及教育，也正像不大注意政治而專肆力於大中國經濟建設的商人和銀行家一樣，也是開始去替中國

人來開闢自治的先河。至於要去考慮怎樣一種政府，那真也無關緊要。據著者個人想來，第二步的發展什九是在向聯省方面。卅多年前專討論太平洋問題的權威提督馬罕也有同樣的見解。他說：「現代狹義民族主義的趨勢已經傾向到集合人羣去組成較大集團，而不拘泥於現在國民方面。所以中國在恢復狹義民族主義之前，倒不若效法了法國革命以前的德國所經過一番內部的化合作用來磨練的好。」

自從大戰以來，馬罕所謾言的狹義的民族主義（Race Patriotism）在亞洲事變中早已屢見不鮮。從預示以日本執牛耳的蒙古族集團的大蒙古一致意識方面看來，那末狹義的民族主義更是昭然若揭了。

要是將來直有這一日，那末環太平洋的列強關係上一定會起一層激烈的變卦。不過在我們目前看來，似乎只有一個遠東聯邦是有實現的可能性而已。

第十四章 亞洲復興的泉源

在前面各章中，我們已經把大戰以來亞洲各國的事變追溯一過了。關於過去十年間亞洲地圖上所發生的驚人變化我們也目見到了。關於產生新興國、領袖同盟和新血戰、新軋轢等的國民運動和國際發展我們也敘述過了。關於進攻西方反動力量的強弱以及亞洲人憤懣歐洲民族歧視的程度，我們也嘗試去推測過牠的深淺了。

不過要是我們即此而止，那末我們對於亞洲復興——只有這樣說法的名詞——未免便要模糊了。所以我們對於亞洲發酵的泉源是須得去探討一番的。東方的再生固然是由於內部勢力產生，而感動力量則是由外界傳來的。

復興的種子是由歐洲播種的——有了西方商業侵略、經濟侵略、殖民政策的帝國主義，以及西方的獨佔優勢，才造成了產生歐化的亞洲出來；亞洲經了這番歐化才產生了我們上面所講到的政治變化和社會變化，才產生了將老思想重行估價和舊道德設法改善的衝動下來。在依舊進行酌古

代宗教和哲學方式的整理過程之中，社會秩序上的宗教觀念却做了從歐洲傳來新思想的對敵。精神上較西方有過之無不及的東方也許正是不自覺地在追求一個匯通的方法——那正是快要變成一種經濟單位（An Economic Unit）的世界上的國際交通的共同基礎。

這正是復興的主觀方面，但是須得合上包含亞洲政治和社會變化的客觀方面一起來推敲的。誠然，我們不能將所有復興的泉源一起來測量一番，不過目前有三種勢力却不容我們忽視的——那便是基督福音的勢力，回教信仰的復活，和列甯信條的魔力。現在且把引起大部亞洲來歐化的基督先來說一說。

基督

基督教在亞洲已很普及了，可是爲什麼又偏要受人切齒仇視呢？爲什麼牠在中國又要被人來和排外情感相提並列呢？耶穌福音未嘗不會幫同亞洲人入於覺悟之路，爲甚又要遭他們反噬呢？

這些問題，無論其爲基督教徒與否，可是在大半以基督教爲人類關係上道德基礎上的西方基督教國家裏智識階級中看來，正是至高無上的問題，不過要是他們確乎心懷中立，不偏不倚的想去找出這些問題的回答，那末他們自己須得先去承認着基督教在牠使命中的一部確是失敗了的。

我們謳歌着基督化全世界——我們見到全世界基督化」原是杜門不出的基督教徒們一句得意洋洋的口頭禪，不過要是教徒中頭腦聰敏一些的人看來，那一定會知道這句話真是未必盡然！他豈不知道在全世界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人口，官方上稱得來基督教徒的只不過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他捫心自問，恐怕在他所自命為傳佈的正道之中大半只不過是為利己而發的。他終會知道亞洲這新世界先不會基督化——簡直根本沒有這回事。對於這一點，我們也許會覺到的吧。

要去懂這一點的所以然，我們須得將基督教會在亞洲發展的環境來追溯一下。基督教也像所有大宗教一樣，原本也自東方傳來的。所謂惟一上帝的觀念，和那才耶穌的教訓，正是塞米族才智的出產品。關於這一點事實，偏是有好許多人不高興去提及。記得有一次有一個朋友抗議一位太太的反塞米偏見，這樣說過：「吾愛，你忘記了基督耶穌是一個猶太人麼？」這位被駁的婦人弄得半晌開不出口，猶豫一番後，忽被她觸動靈機的想出了這樣一句回答：「唔——我不是在講信教的猶太人呀！」

基督的根本教義對於東方的心靈本來是沒有什麼格格不入，他們偏會向西發展而不向東發展者，那完全是由於歷史上的情形。記得在基督時代，羅馬正是沿地中海各國的文化中心。羅馬帝國

一直從構成東西緩衝的波斯邊疆起，越過小亞細亞而推廣到地中海流域的兩岸，和罕古士的柱石地方（Pillars of Hercules）爲止。當時對遠東的海道交通尚未存在，所以基督教便很自然的不向東進而朝西走了。越幾世紀後，基督教便集中在羅馬本土，而牠的東方各支，像小亞細亞的一批教會，皮爾廷帝國的正教會，和埃及的古樸（Coptic）教會却個別的都自成一體了。

從敘利亞跨過中亞細亞而冒了萬險以到中國的奈斯塔林教徒是到中國的第一批週遊教士。當時佛教已發展到了極度，牠雖則不能以之來完全代替孔夫子的哲學倫理，可是倒也算得中國唯一無二的宗教了。當時的中國正是世界上文化最高文明最盛的國家。西歐洲因了羅馬帝國滅亡而陷落入於野蠻魔道的時間，和近東方才發軔中間的當兒，中國人的文學和藝術已盛極一時了。

中國人的歡迎這批不速之客的基督教徒完全以寬忍優容出名，和不偏不倚的學者態度出之。要是把當日這批思想簡單的西方熱心教士和洞識知微而見解透關的中國學者間的對答來記載一番，那倒也是很有趣的一回事。從設立在中國的奈斯塔林紀念碑看來，那末證明他們在應對進退之際終算不會弄錯。可是不久又經到一個極長的蠻族侵入時期，正像近東興起回教時候一樣，將所有東西交通又完全毀壞了。

此後僅有少許強毅的天主教神父和偶然的游歷家像馬哥孛羅才算達到中國。他們到了中國

後，頗受元朝蒙古君主的優容禮遇；不過他們的使命是外交關係，而並非熱心傳教，所以直要再越數世紀後，才算將遠東傳佈了。

在近東方面，穆罕默德的主義傳佈得非常迅速，弄得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的生存委實也加了一重脅迫。雖以累次的十字軍的力量，也不能動搖回教的基礎。而君士坦丁堡方面衰微的皮瑞廷帝國，最後在一四五三年更屈服在土耳其人之下。因了皮瑞廷帝國的沒落，於是基督教想要伸展到西部亞細亞的希望消滅者，足有數百年之久。

至於小小基督教國民像土耳其和波斯裏頭的亞美尼亞人和阿細里亞人，以及敘利亞和小亞細亞各教徒，也倍受土耳其侵略的影響，而被趕到窮山蠻荒中去。耶路撒冷的聖陵則變成了渥托曼蘇耳旦和基督教國家談判的目標；談判的結果，終算還得在巴勒斯坦享受依舊去維持宗教集團的權利。此外則到處地方也有一種相類的集團，因了曾在十字軍中努力的法國人民和蘇爾旦締結特殊條約的關係，才算於敘利亞得到了特別權利，算是少數教徒的護法之所了。

可是截到我們時代，西部亞細亞人民中的傳教力量却早已不再像從前那樣重視，即使在今日之下，回教徒的傳教工作也遠不及佛教各國和印度的印度教徒。回教也像基督教一樣，是一種武力的信仰，對於基督教主義，那末比之佛教或孔教還要來得冰炭不入。

最可惜者傳教工作往往做了商業侵略或殖民政策的急先鋒。近東方面是商業和殖民都不適宜的，因此基督教徒在土耳其和阿刺伯的宣傳也是非常好整以暇，他們的工作也只不過集中在敘利亞和小亞細亞的少數基督教徒方面。他們是不問軍旅之事的，所以在土耳其人中他們簡直將貿易、經商和實業完全攬於一手。他們惟一的競爭者只是猶太人。他們因了常常被人仇視，常常受人奚落，結果則養成了一種社會上和宗教上強有力的一致意識下來，簡直同政治騷擾可以抗衡了。

十九世紀初期以來，亞美尼亞人的快快失望，正被俄國人利用來做了撫育俄羅斯帝國主義政治目標的資料。而各時代間別些基督教集團也被歐洲列強去煽起爭鬥來削弱托曼帝國的勢力。即使在今日之下，我們也見到因了政治宗教憤恨的潰決，甚至所有在土耳其領土以內的少數基督教徒全被凱末耳黨人驅逐出境，而近東一批基督教人民則也因了受着威爾遜自決主義的刺激關係，幾乎個別的要求獨立或自主起來。

在許多實例上看來，教會因了從前對蘇爾丹簽過不平等條約後，恃了本國領事來審判的護符，在土耳其時代更是公然肆無忌憚，橫行不法。即使他們不去參加政治和宗教等問題，他們終也不肯盡些心力去交好回教徒的。截至大戰以前，小亞細亞的教會中心終是聚在人口中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佔多數的地段；學校中只不過充滿了基督教徒的學生。所有大多數的教士雖然在土耳其費了

一生精力，而對於土耳其人依舊是不大相識的。

記得幾年以前，當著者途次小亞細亞一所省城的時候，目見所有的土耳其醫院都是擁擠異常，偏是一所設備極好的教會醫院還是空其一半。據美國醫生說來，這是由於「地方嫉妬」的關係；不過當著者發覺他僑居當地廿五年還不曾會說一句土耳其話，和他的僕人中除了亞美尼亞人以外，而永遠不會有過一個土耳其人各點看來，那末著者也有些肚裏明白這個所以然了。

在敘利亞地方也有一種宗教和政治糾葛不清的混亂，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地方，那末集中在聖陵和聖地間的各派基督教更是起了不足為訓的陰謀傾軋。在阿刺伯地方的少數得有立足的教會，老是被人當做西方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例如在英國控制下幾個沿波斯灣的邦國裏面，他們終是第一個哩！

實際上回教徒本人也是把宗教與政治帝國主義聯合的，關於這一點事實，凡是熟悉東到維也納門口，西到洛耳河（Loire）流域一部顯示回教信仰，全恃軍事帝國主義為入門的過去回教征討史的人，是都可以一望而知的。所有他們一種政治上謀自存的天性，對於似乎在誘他們去改教的基督教簡直時刻的提防着，所以他們對教會的態度老是疑神疑鬼的放心不下。

不過在後回教國家採了西方化的政治以後，他們縱然歧視猶昔，可是終於也派遣青年子弟到

教會學校去讀書，而波斯、土耳其，甚至阿富汗各地對於教會中工作人員、教員和醫生也一律加以保護了。

較近以來，教士們倒也很乖巧的再也不去和政治或帝國主義去磨混了；例如在土耳其共和國和美國根據取消不平等原則而締結新條約中最熱烈周旋的人，也是土耳其幾所基督教機關的力量。宗教上的仇視雖則除了阿刺伯幾種荒謬教派外，究已逐漸減少，可是基督教教義在西部亞細亞終於也到了強弩之末。原來目前正有兩種力量向他對壘——那是回教的復活和不可思議的無神論的傳佈。這些且待後再述。現在且先把基督教在極東和印度人民中間的影響來分析一下。

在元朝蒙古以後第一批到達東的教士是梵士古達古麥發現到印度海路以後，跟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接踵而來的天主教神父們。

就中最先到者尤其要算傑蘇教徒（按也是天主教中一派）和他們大領袖聖法朗士瑞佛耳其人。瑞佛耳同漢納茲神父於一五四九年在日本登陸，住在日本者兩年。經過傑蘇教徒初五十年的宣傳以後，信教的多至二十五萬。在後這批神父們開始想反客為主，不單唆使信士去進攻佛教僧侶和廟宇，並且還鼓勵他們去反抗勢炎赫赫的將軍們的專制，結果則基督教便經頒令撤消，所有歐洲人一齊被逐出境，日本不同外界接觸者足有兩百多年。而大半信教徒中則屠殺的屠殺，所餘者也不見存在。

了。

耶教在中國方面不見若何進步。雖經羅馬教聖侶密納當馬哥字羅時代在北京已樹立了一所大主教轄地，可是繼承者不得其人，直要到傑蘇教徒在十七世紀初葉侵入中國，才算重行發揚起來。最有趣的是第一批傑蘇教士能夠在華立足，不是由於他們傳教的工作，而是由於他們在科學上的供獻。即如當初教中對於班次方面甄別最嚴，要經了多年研究，才肯承認他是一個學員。所以今日之下，各方面能夠同傑蘇教學院相頡頏或超過牠的大學真是寥若晨星。

當時這種教會中所樹立下來的一個世界帝國的理想，完全以傑蘇神父們的靈感爲主宰，他們對於怎樣去增進任何國家的特殊利益是不顧到的。這一點地方與隨後來到的天主教教士便迥不相伴了。倘使他們能夠去顯出一些團體合作精神，那末他們一定更可以把當地促進而成爲基督教國，偏是東方人所從他們學到的只是些不足爲訓的各種班次的互相暗鬥傾軋，結果則他們對基督教便起了深刻的不信任，直到隨後新教徒侵入時候，這種不信任態度還未減少。總之，除了受着聖法朗士瑞佛耳天才所靈感的最初一批傳教師和傑蘇教徒外，那末所有隨後來到的教士，無論他們如何虔誠，在東方人心目中看來，終把他們同攫奪貿易和中印財富的歐洲列強是相提並列的。

中英鴉片戰爭的結果，在一八四二年訂了南京條約以後，新教徒的教會方才取得了立脚之地。

佔了三倍左右。

不過任何亞洲國家中的教徒數目是並不能說他全是基督教徒的。譬如在日本方面，教會完全被成千覺悟的日本人去做了求西方教育的機會；即是說他們的受洗禮，並非有愛於基督耶穌，而完全由於想學些英文或練習打字機器來書寫的一種念頭，也決非過甚其詞。

當十八世紀中葉，天主教神父將耶教傳到高麗時，曾遭高麗人劇烈的反對。高麗是任何西方列強都不想去轉馳念頭的，所以神父們因此也得不到列強的保護。結果則最先傳教的教士終是以身殉教的居多；甚至在一八六六年間，基督教徒也遭過一次屠殺，結果則處死者八千人，就中多數用斷頭機行刑，每次可以同時斷去腦袋廿四個！直到高麗為日本併吞後，反對基督教的舉動才算停止，而信教的也大有增加了。較近以來，則在本地叛亂攻擊日本人時候，這般教士也大肆活動來參加工作了。

在中國方面信教的以歷年來受滿清壓迫的華南人物居多。在印度方面信仰的以受着社會上不平等待遇的一批下等階級的印度教徒居多。在上等階級的印教徒以及信仰罕默德主義的印度人中間，那末基督教主義是傳不進的。

於此可見基督教即使在東方各國初期傳教當兒已經帶了政治色彩，其實這也正是不得不爾。

原來耶穌的德謨克拉西信條是根本不承認階級制度的，對於專制獨裁一向勢不兩立，結果則在沉淪階級傳佈了社會平等以後，他們也如響斯應的激動起來了。在上流階級裏面，對於帝國主義和經濟侵略攜手而來的宗教也簡直不大信任；不過在日本、中國、印度、高麗方面的成千青年，在十九世紀末了二十五年中，對於傳教師的教育、醫藥和實業等工作却也很能去體會其價值的。

在印度方面的新教教會一開頭便是和帝國主義親暱混。像跟荷蘭人和英國人一起遠征的僧侶，因了受英國和荷蘭等東印度公司僱用的關係，出發的都是隨營牧師，而非傳教教士。直要到十九世紀方才見到歐洲和美國有真正的傳教主義。在新教徒中發揚起來。最早實行這種工作的是丹麥人和馬來維亞人；繼之者是一八一四年成爲加爾各答主教的密爾敦博士指導下的英國教會。

在富庶一些的印教徒和回教徒之中，頭腦清楚些的倒也成千的投入印度方面設立的教會學校去求學。許多少年印度人之能夠配得上去爲國家效力，以及在反動當兒得能投入了甘地主義而傾向到復古生活和古代印度多神教去者，也是受了這些教育機關中用了英國統治方法而啓迪德謨克拉西思想的功效。

不過在基督教士方面他們也得着了一種教訓，原來宗教平等和社交平等并不就算是民族平等！所有一批教會都揚言着無論婆羅門、巴里亞，甚至無賴人民在上帝面前都是一律平等，而且所有

印度人也應該去體會此意的，可是英國人和印度則佈教是不在一起的，所以他們這批貴賤人等在盎格羅撒克遜人跟前沒有一個是夠得上平等的。

但是印度除了教會以外，那末歐洲的文化和教育倒也播種得不在例外，英國政府所設立的教育機關也着實傳佈些西方文明。民族主義和排外情感的增加固然不能不歸咎於英國統治的外誤，和留心世界政治少數人民的反動所使，但是言行不符的傳佈上帝面前人類一律平等的一種宗教，倒也着實受着當地有思想人們的物議。

日本勢力膨脹最快，頃刻間即從外國政治潛勢力中去自求解放，而且在日本方面信仰耶教也只是由於虔誠信仰，或設法利用的關係。所以日本的仇視耶教并不十分根深蒂固，并且對於像有種國家因了民族歧視而激起來的排外情感也沒一些特別關係的。

耶教學校最激起復興運動固然莫過於在中國地方，而反對耶教最劇烈的也莫過於在中國地方。目前在教會管理下的中國學校統計在五十所以上。北京以北的清華大學便是美國庚子賠款項下撥出一千萬元成立的；此外著名學校像中國雅禮大學，廣東耶教學院之類，也曾訓練出過成千有為的中國青年。可是無論確鑿與否，一批基督青年會却偏偏在多數中國人都誣他們公然和共產黨表示同情。

殊不知中國人直要在耶教教育機關研究了西方政府制度而得到實際的政治和組織的智識以後，才有一九一一年國民黨推翻滿清的成績。即是啓迪民智和增進羣衆教育的學生運動也是由於從耶教教義中得到浸潤着歐洲思想的功效。這種事實雖則衆目昭彰，可是在中國無論其爲進取或保守的領袖之中，都有抱怨從事耶教工作人員來干涉中國事情的趨勢。這種傾向在比較最不仇視外人，而乃子且爲耶教徒之一的滿洲狄克推多張作霖的演說中便可以顯然表示出來。他說道：

「倘使在華教士情願只在宗教方面去努力，或是說得最好聽些，在人道方面上去工作，那末他們無論對本人和對信士方面，都得去再行做出一層更大一些的服務出來。要是教士們和中國政治去齟混，那末便是失了本來範圍；并且萬一陷於困難情形，也只算得自討苦吃。至於在我領土以內的教會工作人員當然可以靠着我的司法保護；對於一向聲明保護的我真也用不着總總過慮；不過在我意見，那末請他們也不要忘却了宗教是有幾方面是個人信仰的問題，有幾方面也只是傳說問題。」

復次，我們須得注意到的，在東方各國中的行醫教士固然不值得過於贊美；但是從個人講來，他們正是教會工作人員中最勇敢和最乏味的人。講到此地，天主教徒真算得開了亞洲行醫、宣傳、教育中的先河；而繼之者更是一批不時要犧牲了生命而來遏止可怕流行病的各派男女行醫人員。

在一九二五年間，英美新教徒教會所維持的行醫人員中，本地人和外國人一起共有看護和醫生四、一六五人，醫院共有六四〇所，病床二五六〇一，所有在亞洲的傳教人員計有工作人員一六、五二四人和福音堂（Station）一、九七八所。計有聖經訓練學校二九九所，醫學校十九所。要是我們目擊到結膜炎、鉤頭虫、瘧疾、花柳、痘疫、癩瘋等依舊在遠東流行，那末我們當能像中國人一樣，也可以覺察到北京地方洛克番半基金所設立的學校和醫院專來訓練藥學人才，來同東方病症悍鬥的價值連城了。

宣教工作在二十世紀內也很著成效。所有在情理以內而遠瞻高瞻的中國人也開始覺到基督教的信條也許可以在他們所希望締造的中國裏面去構成一種建築社交的新基礎，像耶穌教徒孫逸仙和馮玉祥真是這種人物。

我們在先已經見到中國人起初是都相信自己的文化優於西方，而且對於想同他們交易的「夷狄」是加以不平等待遇的。豈知這般「夷狄」努力侵略的結果，反轉身來也用不平等條約來遠治華人！直要到同外國人相伴而來的一批精神使者式的教士到中國以後，中國才覺悟到西方文化和西方耶教文明的優越，結果則也因此把他們一股怨毒結晶到成爲一種信條上而也是政治上的排外運動，義和團事件即其犖犖大者。

貼近在夫戰以前，中國的領袖人們更見到他們那政治上和社交上的制度須得重行改造一番。他們中好一些人都相信惟有耶穌足以在他們對西方溝通上可以供給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幫助。偏是爆發的大戰將這種理想打成了泡影。

西方國家所謂出類拔萃的信條，都要乞靈於斬釘截鐵的磨殺來解決糾紛。這是顯然違反中國人合理與和平心理的。中國兵士和勞工在協約國方面所影在腦中的歐洲道德和習俗，是顯然與教士所佈的耶穌道理大相逕庭！最後因了凡爾賽和會中未能將中國人所認為水深火熱的問題，像修改條約和承認民族平等各節來改善的關係，更把以前歡迎基督教文化的中國智識階級滿腔熱烈完全煙消雲散。在他們心目中看來，盛稱基督教國中無往不好的協約國却先不會將基督原則實現過來。

自然，別種原因也正復多多，但是當代中國著名的學生運動所以將民族主義和反教情感相提並論者，一半也正是為此失望所使。所有充滿在學生和智識階級中的懷疑耶穌精神，也正是歐戰以來傳佈於全地球人民中間革命主義的一部。反教宣傳竟變了革命中的惟一武器。從前傑哥平黨於一七八九年用之於法國，而共產黨人則用之於今日，於此可見革命除了反教宣傳以外，也不見得有什么比牠更新的武器了。

復次，我們已經到處將俄國布爾希維克宣傳的政治方面論次一過，在後我們便要把牠在信條上的勢力來敘述一番。此處我們且把牠反基督的地方來說一說。要知道列甯主義在中國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潛勢力一向是委實也被人估計得過火一些了。

中國同列強間政治關係既經解決一過——原來經濟方面比較任何道德或民族仇視來得重要，不由你不先去把牠解決下來——然後我們也可以測度在華耶教的潛勢力了。輓近教士的被迫放棄職務離開中國，在一方面看來固屬覺得嚴重異常，而他方面真也無所用其大驚小怪。原來這真是顯而易見的，除非教士們同政治和利己各方面而絕對脫離關係，把他們的工作和耶教文化的傳佈也完全處在中國人掌握之中，否則比較不含耶教教義的耶教信條，終於永遠不會真正在中國起同化作用的。

要去估計基督教在民衆方面怎樣根深蒂固，正匪易易；即是要去預言基督教的信條和教義同佛教接觸以後會發生怎樣變化也是同樣的困難。

復次，在印度方面也有一種建設自主盎格列（Anglican）教會的運動，結果則對英國國會供獻了一件印度教會法案。在多政人想來，這樣一定會造成一種同基督教的西方思想風馬牛不相及的東方教會出來。反教最重要而最根本的原因正可以從這次對於教會問題的態度顯而易見的揭

出。關於這方面的意見，一九二七年春倫敦週報所刊載着的印度教會法案述評中的一節最可參改。從多方面看來，這種盎格列組合是同英帝國並行的……誠然，印度也應該有同加拿大和南非類似的自由；而增長增高的民族主義則也因了國中一般人犧牲生命來把具有普及性質而對於各色人等無往而不合的耶教教義向衆人佈道，而要求自由也格外的迫切。不過要知道當地正也有些特殊情形，須得去注意一番。主要的像從一九二一年的戶口統計看來，則印教會會員中英國人佔一〇八七五九人，而印度耶教徒却不亞於三八七、一六〇之數。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人方面所憂慮着的也許會因而被迫去服從到一種他們所不歡迎的，宗教傳說和習俗的變化一語也不好說牠是響壁虛構。這種提議的規律（指保障在印英國獨立教會中的盎格列正教）當然要去顧到這種憂慮……但是實際上這些規律確決不會構成一種永久的保

障……原來要是你去努力預測自主的結果，那末印度宗教中正欠缺着某種特性，不容你去隨便忽略。印度人心目中宗教上的混容主義（Syncretism）是依舊遺傳着雪克斯主義（Sikhism）吧，又渲染回教信條的色彩；而印度的回教吧，又多方感受了印度教的影響。誠然，在過去五十年間，印度教確乎也深深的受了基督教的影響，而氣質已經改變。不過印度方面許多英國人對於整個的自主運動看來，終於不免憂慮……他們對於萬一教會由印度人主宰後，難免不將

基督教根本信條推翻的一種恐懼終是忐忑不安。所以結果則不單在情願因襲古代相傳膜拜風式的人們對這一種新主張要引起批評，即是在明瞭今日東方所傳播的種種錯誤都誤會到是基督教作俑的人們中未免也要引起物議。

(註) 雪克斯主義信仰一神，禁止崇拜偶像，朝山進香，符咒邪術，反對階級制度，否認婆羅門教之優越地位。

(註) 混容主義係新教與天主教之調和派。

原來教徒中，對於宗派觀念都非常泥古不化，尤其是在新教徒各派方面。那末從上面一節看來，他們的頑固已可思過半了。所以這種頑固成見，不單一方面是想硬迫亞洲的心靈去接受歐洲式的基督和他的教義，他方面則更是度量狹窄得不願人們去把基督教來鎔化。不過要是印度教、回教、或孔教勢力給牠爬進了東方式的基督信條，那又怎麼辦呢？先不先西方各國的耶教中不是已就有了邪教儀式，甚至邪教思想的糾纏不清麼？

結果則這種態度更其把白哲人和有色人中間的鴻溝愈開而愈深。要是我們再就東方人把基督教義和西方列強在東方關係中又是怎樣運用這教義的比較看來，那末對於耶教切齒仇視，而把民族主義看做天經地義的所以然也可思過半了。

隨了我們却不要忘却了以耶教文化為媒介，而傳入的歐化也渲染了耶教信條的色彩。恐怕他

們將東方人的心靈和外觀已經深深不自覺的改變過了。

穆罕默德

就現代巴黎的景物方面看來，恐怕最美麗而最感人的莫過於新近竣工的回教禮拜堂了。在牠那大圍牆之內，足有五千個回教徒可以同時禱告。從牠的尖塔之中，招禱司每天五次吶喊着的世上惟有一個上帝，而穆罕默德則是他先知的聲浪，無往而不傳到人們耳膜中去。不常來到當地的人，看了這所禮拜堂以後，一定要非常詫異，爲什麼耗費了這許多金錢去在一個盛行耶教國家中建設這般模樣的回教膜拜地方；除非當牠是對法國內回教人民的一種嗜好貢品，否則他們對於巴黎地方爲什麼會有這樣一所大禮拜堂的需要，是一定要莫明其妙的。要是你對他說每年造訪巴黎的回教徒比較朝麥加進香的回教徒還要多些，那末他更其要不相信了。但事實則確是這樣的。

這樁事實正是回教世界已在起變化的象徵。牠的攪醒歷世紀以來的精神昏睡病，真可以同十六世紀回教掀動着歐洲的宗教革新相輝映。也真像宗教改革是以前歐洲向中古反抗的一部分一樣。這種回教的復興簡直代表了亞洲復興的一種象徵。

不過目前的酵母同二十五年前僅根據在以回教佔政治上優勢的大回教運動舊思想是迥不

相俾的牠是純粹屬於精神方面同智力方面的。進化的回教徒在回教上早已不再存着去做政治領袖的念頭。他是一個革命者。他對於謨罕默德主義週圍生長的老傳說和舊習俗是不表接受的。他對於古代信條、儀式以及同回教黏合的社交思想是取挑戰行爲的。他甚至把號稱一世代前耶教界中非難論調來向可爾經的教義問難。

今日這個大澈大悟的回教徒也開始覺察到在他本人的宗教制度裏面缺少一種像西方世界背後幫助同行教士社交上和物質上發展的各點。而且他已在彌補這種缺點了。他的結果已經很著成績；所以縱然回教不再佔一個政治上主腦地位，而亞洲各國中認牠爲國教的國家在過去數年中也已經減少，但牠終不失其爲新亞細亞一種新勢力。

在上面追溯亞洲近十年來的事變中，我們都知道國王在回教中佔政教首領的渥托曼帝國在大戰以後是怎樣的被協約國佔領而瓜分。從渥托曼帝國的沒落以後，我們便見到一個純粹歷世化土耳其共和國的崛起，和充分宗教自由的巴勒斯坦、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等代管地的委任下來。而幾乎佔先知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信徒中一半的印度、中國和中亞細亞等地的回教徒也不再像以前象徵回教上政教合一的共通主腦了。波斯、阿富汗、土耳其和阿剌伯納傑王國正是亞洲方面惟一具有回教徒君王的獨立國家，可是他們也把回教的傳統舊思想和社交上經濟上的西方風化

和新思想調和過來了。

我們在先已經講到回教國家精神變化多少是同政治變化捲入一起的，但是有種變象却也未盡由於政治主宰。比較重要的像回教世界對於回教主職位的態度新改革運動，回教國中教育法和社交標準上的積極改革，以及回教在民族問題上的勢力等各方面都是其例。

關於回教主職位問題在目前同是簇新的問題，但是在回教中却已是陳舊的問題了。最早引起這件問題紛糾的是在謨罕默德亡過以後，究竟誰去做他人民政教首領。於是所謂挑選繼承教主問題從此發生。在他們意見之中，簡直是沒有人夠得上可以去補充這位偉大的先知職位的。要是謨罕默德有一個子息的話，那末這樁事件便可唾手解決，偏是他身後沒有男性遺嗣，落得他家屬各支之間，都你爭我奪的來覬覦這個領袖地位。

回教中最先起分化的是由他女婿阿里被一個逐鹿者行刺以後的手下信徒釀成。這批信徒成立了希亞回教徒一派，波斯回教徒中泰半都屬於這派。會幾何時，爭雄的教主都行火進起來，結果則歸到最有勢力的八自稱正式教主，而他的權威則也逐漸推到各個被征服的黨派上去。隨後阿刺伯帝國發揚，而版圖擴張以後，教主的權威也同時膨脹起來，結果則教主職位愈加減少精神化而越發弄得政治化。直到報達教主職位沒落以後，於是教主職位便在回教徒的君王中輪流轉移了。

忽而全回教主的尊號是由大馬司寇的教主宣稱了，忽而則又被埃及的蘇爾旦僭去了。直到通境在一五一七年爲渥托曼君主塞林大王 (Selim The Magnificent) 克服過後，教主尊號和先知的賽刀法衣才一起變了渥托曼王朝的私產，而蘇爾旦便成爲至尊教主，算是忠實教徒惟一的統領。不過在此前後，依舊還有許多別些教主像印度的莫兀兒戰勝者，摩洛哥的一批蘇耳旦，西班牙的回教首領，以及其他回教君主等都是新陳代謝的藉口。本人是謨罕默德家屬後裔，而僭稱尊號。但是總結一句，回教世界認爲有教主資格的君主須得合乎兩種條件——其一是須得完全獨立而不受外國的節制，其二是須得將謨罕默德生長地麥地那和陵寢地麥加歸入統轄。

渥托曼一批蘇爾旦實踐了這兩項條件者三百多年，直到帝國土崩瓦解，土耳其中止實施改革，而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把教主職位任意取消以後，才告結束。這一次舉動雖則不能認爲特殊，但也不算得是回教發展中一個轉機之點了。

縱然渥托曼帝國蘇耳旦兼教主阿勃陀耳哈密二世根據了回教中政教統一性想去產生一個大回教聯邦，也只是二十年前事情，可是這樁計畫終於因了大戰前幾年中回教國家民族主義勃興的關係，宣告失敗。更因了在大戰初起時節，教民拒絕去左袒了德國而進攻協約國的一樁神聖之戰，更是受了一記深深的致命創傷。

民族主義因了大戰關係和戰中事變而更其激發起來。當教主職位取消以後，教民情緒愈趨愈烈，結果則要具有政治力量的回教主的一層意思最爲自由派的回教徒所抱怨；至於其餘教民對於選擇有數的獨立回教君主方面也不見得就會同意。記得在兩次全回教大會議中，一次在開義羅舉行，一次在麥加舉行，雖則目的都想去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終於不曾達到一個解決方法。

同時漢志國王胡賽在土耳其教主職位取消過後，也妄冀非分的去想教主尊號，可是除了他手下人民和他那受英國保護下兩個兒子的伊拉克和特蘭斯局代尼亞鄰接王國的擁護外，委實也得不到外界的聲援。他既沒有受到別些回教徒的贊助，結果則所有聖城也頃刻落入了瓦哈比黨首領兼阿刺伯納傑王國君主伊本蘇特掌握中去。

伊本蘇特看來倒有些同阿富汗國王阿孟烏拉和埃及蘇耳且一樣，正是未來教主的候補人員。不過無論在他們或任何其他候補者中間，都得不到其餘回教世界的承認。原因是由於大回教舊思想早已失墜，而起了一種新的精神思想；不過目前則回教領袖中還未有闡揚這種思想的人選而已。但是回教中這種新的傾向確是非常活躍，足以當回教維新而無愧。

在土耳其地方，教會中因了受着一種政治運動的關係，改革已很顯著。共和國經凱末耳——正是爲「德謨克拉西」而戰爭的惟一專制人物——狄克推多設立以後，教會和政治便分了開來；政

府則完全塵世化，回教舊法典是取消了，而教會機能也經規限制了，宗教自由的原則也樹立了，而維繫精神勢力的擔負也完全落到教會肩膀上去了。

因了這樁改革的直接結果，於是陷入了深刻化的混沌狀態，甚至虔誠的回教徒中也大起震動。禮拜堂中對於土耳其共和模糊抽象的禱告終不能替代號稱地球上先知代表的教主的禱告，而且從西方傳來的許多移風易俗的改革也同可蘭經與所註解著的天經地義的蘇麥（Sunna）教義是直接抵觸的。

至於在少年土耳其智識階級中，對於一切宗教都是有一種不表信仰的傾向。因了對於宗教問題儘有言論自由，結果則引起了一種根本敗壞的評論，所以土耳其就教會以內的改革說來，那末是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的。

回教真正改革的中心點有三個：其一是在阿剌伯，那正是瓦哈比清教徒運動進步最驚人地方；其二是在印度，那正是亞馬提亞（Almudiyah）派和阿列加去（A'ig'ah）運動的潛勢力最深刻地方；其三是在開義羅，那正是具有傳統信仰人們運用詭辨來證實回教有異於現代思想的地方。至於非洲的回教不在本書範圍以內，所以我們對於阿爾日耳、突尼斯和摩洛哥取得信徒極多的新運動的傳佈，以及赤道非洲方面教士復興的熱誠，而得到成千信士的景從，也不便在此敘述了。

瓦哈比教派並非起於今日，關於牠在政治上的活動和當代領袖伊本蘇特的品格，我們在先也提及過了。這種教派縱然極遭正派回教徒的反對，但是在阿刺伯倒也傳佈得非常迅速。至於亞馬提亞運動，那末是靠近一世紀昆定地方一個叫密柴高倫亞馬特假借耶穌教，宣佈本人為救世主後而成就的。牠的教徒不單印度方面，即是西方也有景仰人物。靠近倫敦的華京地方，便是亞馬提亞在歐洲活動的中心。回教雜誌中用英文印行而最負聲望的回教評論報（Islamic Review）便是昆定先知信徒惟一的言論機關。此外則在一個英國回教徒貴族海特蘭勳爵資助出版的英文和阿刺伯文並行的華京可蘭經中，則更有類似牛津聖經版本的註解。

至於阿列加去教派是起源於阿列加去大學校主性特愛姆特可汗爵士，這是回教中一種合理派，專就現代科學立場上來解釋可蘭經的。較近以來，有些回教中領袖人們更存着一種採用耶穌教士方法來傳布謨罕默德信條的思想。在拉霍耳地方更有一種回教經典和回教勸世文，而一個英國信徒則更出版了一本回教禱告書和回教答問。

所有這種種運動將回教的復興已經表示得非常顯著，不過却還沒有像在接觸歐洲後所產生風俗習慣和教育方法等積極改革那般把亞洲回教徒掀動起來。凡此改革都是較近以來的事情，但在有些國家以內確已經呈露革命化了。

亞洲的回教徒向來是不容易即刻同西方去接觸的。所以在他們中止了向西膨脹以後，他們便也適可而止了。至於在教徒極佔少數像在中國地方的回教徒更是泥古不化，對於西方思想和歐洲文化還要格格不入。雖則他們的閉關是在大戰初起因了歐洲帝國主義的碰擊和商業侵略而攻破，可是直要到世界大戰逼迫他們去同西方接觸以後，他們才去把社交上和文化上的成見改革一番。最觸起西亞細亞智識上覺悟的恐怕要算為大戰所需而添修的交通機關了。最近以來，西亞各國既為西方列強的軍事勢力所蹂躪，更為歐洲旅客所侵入。汽車已替代了馬驢和駱駝了，道路已沿了古代隊商足跡而增修了，鐵路也沿了舊商路而敷設了。

所謂民族主義全本是因了交通增進後，將矢誠部落和愛護地方的觀念變成愛護民族的結果。也正維交通增進，才使各回教國中的教民可以往返旅行，相互考鏡，因而他們在回教傳統上的缺點和短處也可以昭然目覩了。

自從大戰告終以後，回教徒對於歐洲教育的態度已經起了一層特殊的改觀。在土耳其地方西方風化更是凱末耳強迫的工作。其他各國對於人民雖然沒有類似的強迫，但是頑固習慣的取消或修改運動，以及渴望着的西方教育上的機械或專門智識等運動也到處進行了。

在阿刺伯沙漠之中，會長們也用汽車來搬運他們的營帳和家眷了。並且他們也派遣子弟到皮

勒脫的美國大學或是報達的回教大學去求學。伊本蘇特則在他黎雅特沙漠首府中也設了一所現代學院，而且在他領土裏面更設了一所公共衛生機關。在麥加地方他也用電話去和各部大臣來互相交談。

說到這裏，記得有人講起他一件事：有一天，他正接見一個貝徒因老酋長的拜訪，當他同這位賓客寒暄的時候，他碰巧要用一回電話。伊本蘇特注意到這位貝徒因的面龐上似乎有些表示不滿，他去採用這種魔鬼的發明品，於是他便舉起了聽筒，而在接談以前背誦了一節可蘭聖經。事畢之後，他便朝這位老阿刺伯人開言道：「請看，一個良好回教徒正也可以來利用不信聖經人們的奇技淫巧，凡是能夠爲了至高無上的阿拉去引用他們的人，那末決計是沒有受害之可言的！」

許多回教領袖人物之能得革除頑固習俗，而以新活力素來賦予這種信仰，那真完全是靠了這種假借宗教本身名義而去取消傳統迷信的妙用。波斯和阿富汗之能得削弱回教徒的守舊主義，也是這一種功效。至於普及教育，婦女地位，和合理的司法手續，那也是回教計畫中積極的改革。

現在我們可要碰到牠的最重大的問題了——這個問題比較不願教主職位，弄得進退維谷，反乎現代思想，弄得格格不入等釀成的大問題，而依舊要勇往直前，像保持統一性的大問題還要來得嚴重，這問題是什麼，那正是回教方面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是了。推諉罕默德創立回教的本意，原是想

希望在這一種宗教之下，阿剌伯部落可以爲了守望相助和釋却舊嫌而統一起來，再進一步則是更希望他們去相信只有一個上帝而着重在民族平等的。回教徒和其他人類家屬中間惟一的區別只是在信仰深刻一端。在回教之中，所有人類都是弟兄，這是在可蘭經上可以看出來的：「忠實同志都是弟兄。所以你們須得在你們弟兄中間去和好而畏懼上帝……嗚呼！信士們，切莫要讓一種人去侮慢一般偶然比他們好過的人……要知道你們中只有在上帝跟前能夠最敬畏上帝的人才是最可貴的人。」

回教的傳佈原是同阿剌伯帝國的戰爭和克服相伴而來的，不過一經克服而信仰以後，被征服的人民倒也在均等基礎之上而同化過來了。誠然，回教徒中勃興出來的政府幾乎是什九專制，但是直到今日，回教徒的社交制度終是全世界中最德謨克拉西的。世界上能見到最謙遜的人而能儕於最高職位者，恐怕除了回教國家以外，也找不出第二個了。

回教之中絕對不有什麼民族和有色區別——無論黑人、麥古人、土耳其人、波斯人、盤盤人（Dark）、印度人、中國人、馬來人、有色人種——都是一律平等的。社交上和政治上一律都有同樣的發展機會。所以結果則許多回教人民爲了幾種民族血統混合的關係，倫理上很是起了變化。在阿剌伯或土耳其方面號稱一家之主的人來收認個黑奴出身的孩子來繼嗣也正是司空見慣的事。在部

落民羣之中，雖則民族血統比較稍爲純粹一些，但是他們的動機也並非由於在民族方面鳴什麼清高，完全是以增進本部落的富庶和勢力雄厚爲前提的。

土耳其人與別些教民相同，也沒有什麼遺傳的華胄心思。除了一批治人的王朝以外，並沒有什麼半些親王，除了幾家外人起源的家世以外，也沒有什麼異族姓名。所以當今東方人民中爲了民族歧視而向歐洲帝國主義進攻時候，回教宣傳正因了向抱民族平等主義而愈加聲勢浩大起來。所以列強殖民地中像英國法國或意大利治下的黑人爲了民族歧視而鬧得吃重之際，回教的教士能夠極著成績者正由於此。

於此可見回教正算得是團結各種不同人民和文化的惟一連索了。正維因了這一種連索，而各種回教國家裏的民族主義都會得專於集中在要求民族平等的共通運動上去努力，而將新生命賦予了保持宗教統一性的舊思想上去。今日新回教首領們揚言着精神上惟有他們是比較歐洲列強主張着的，一方面固然接受各國平等原則，而他方面却在本國領土或殖民地中充呈姑息狀態的一種國際聯盟的理想來得貼切一些云云者，倒也不無幾分真理存在。

美國人對於黑人和斐律賓人的態度和英國對於帝國內黃種、黑種、棕種屬民的态度，西方在宗教上和政治上劃出來的鴻溝，歐洲北方 (Nordic) 民族的自命不凡，以及多數西方人的否認智力

平等即是社交平等種種歧視，却替力闢其非的一種宗教造成了一股濃厚的同情心下來。對於一種聯合教民後足以將所有文化上的出入，政治上的軒輊平齊下來的連索，也更加膠合一過。這真是信仰中惟一根深蒂固而牢不可破的德謨克拉西連索呵。

列寧

在許多人想來，列寧、基督和謨罕默德等三位一體的救世主幫同掀起亞洲復興的隱藏源泉一點是出乎尋常而奇形怪狀的。在幾百萬人心中想來，列寧這個名字對於布爾希維克的社會主義是同其意義的。講到布爾希維克主義，那末同西方文明和傳說正是勢不兩立的主義。

其實列寧正是處在所有他們預料的社會和政府理想的緊對過。他把馬克思經典式的唯物主義來運用到一件可怕的流血革命的目標上去。這是甚至在西方相信階級鬥爭，廢除私有財產，而平民執政的社會黨之中也引起烈強的反對的。所以在浸潤着「資本階級」思想和宗教信條的人想來，列寧委實是個反基督派。亞洲方面簇新蘇維埃帝國的政治膨脹，排外宣傳，以及一刻不停地進攻在亞洲有領土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通常終要歸根到共產黨寡頭政治慾望方面。至於俄國目前這種共產黨寡頭政治的目的，則是想把他們在亞洲的經濟基礎打破以後，去謀實現世界革命

的地步。

關於東方這種蘇維埃帝國主義，著者在俄國回到亞洲一章中已經論次一過，完全是氣候、地理、民族、天性和經濟等需要上的自然結果。俄國之恢復舊疆界，延南壓迫君士坦丁堡、印度、長江流域，以及太平洋求不冰口岸等刺激，同英國老是想控制海上交通的天性，或是日本急不及待去找新市場和原料品的要求，正是同樣的出於自然。原來無論在任何國家方面，政府儘可改變，而國民的根本需要是不容去任意改變的。

要是亞洲這種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傳佈是完全由於反資本的熱誠，或是蘇維埃的帝國主義，那末這只算得是一種政治上或一種革命的社會運動，但牠的根本却很深的！

就布爾希維克主義多方面精神上或信條上的狀態看來，倒不如叫牠列寧主義得當一些。牠本是亞洲復興的惟一功績。人類社會組合上惟一打破歷史紀錄的俄國亞洲化也是牠產生出來的。目今不單在共產黨中，即是在所有痛恨馬克思主義的俄國人中間，也都有一種廣播運動，以為俄國革命委實是俄國進攻歐洲的叛亂。

這批人物，上至親王，下至庶民，各級都有，他們公認所有從王黨政府到無政府的每條政治信條上完全是受了親斯拉夫派理想的遺傳。在西方人所最聞名的親斯拉夫派中，要以屠斯推益甫斯基

其人最聞名。親斯拉夫派一向揚言俄國並不屬於歐洲，而她的命運則正在亞洲方面。但尼耳甫斯基在五十年前已這樣寫着：「俄國的天才正在歐洲的貼對過。歐化一來委實將斯拉夫族落入了陷阱之中。」據一輩親斯拉夫派學者說來，以為俄羅斯原是一個亞洲國家，到了大彼得時代，才不自然的落入了西方化的過程中。所以他們一刻不停的去禱求她回到亞洲。直到列甯時代，果然被他們償了宿願了。

當今這批親斯拉夫派，他們自稱為歐羅細亞人（Eurasians），他們縱然鼓吹去遵從列甯的政治計畫，可是他們多數理想却是在布爾希維克熱人的實際計畫中現實了出來的。他們的意見可以在新近出版一本雜誌中發表的俄國著名作家聶克金所寫的一篇文章中揭示出來：

據歐羅細亞人（他說）說來，一種日耳曼拉丁文明算不來有什麼普遍性，惟俄羅斯才有世界上一個與眾不同的歐羅細亞特性，才是一種民族和信仰的混合品。她處在亞細亞海陸洲（Old-an-continent）的中心。歐洲在海陸洲上只好算是凸出的一角，只不過是舊世界周線上爲了便利而才給牠另起爐灶的一個地方。舉凡西方的所謂合理化、法權化、和機器化，都是同俄羅斯心靈大相逕庭的。自從大彼得一度走了邪路以來，要講復興的機會是莫過於今日了。所以脫洛斯基在他的十月裏面，也設法去證實列甯是大彼得以來替俄國人實施真正東方化的人物。這

算得是歐羅細亞派王黨餘孽 (Unitarian 原作出境之民族) 同布爾希維克黨中間惟一迥不相伴之點。他們都宣言對於想利用剛才痊愈的俄國弱點的西方是並沒有半些希冀的——俄國之大欲，正是在除了亞洲人以外替被利用的人民來擋頭陣，不過（他給論說）這批歐羅細亞人却又是宣言他們與布爾希維克黨人沒有關係的。

（註）布爾希維克黨人係俄國共產黨之原名，譯意爲多數派。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倫敦開第二次大會，會中比較的多數贊成無產階級政治，反對少數派與資產階級提攜，以列寧爲首領。一九一八年三月改名俄羅斯共產黨，主張集產制度之社會主義，極力鼓吹馬克思學說；在階級鬥爭與生產技能立場上主張獨裁政治。

上面一節文字，最足以代表多少帶些列寧亞洲色采的理想和反布爾希維克黨的俄國人，所以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要是將俄國歐羅細亞人的思想和亞洲方面民族主義集團或大亞細亞熱烈同志的思想來比較一番，那末我們對於布爾希維克主義之對亞洲人的根本吶喊和牠在復興方面的影響，也可思過半了。像上面所說，一種保證着去整頓東西間政治和社會的理想，確是亞洲返老還童的新運動中的惟一與奮劑。

我們只消一望，便可以見到過去十年中任何一個東方國家的一部政治史都是在鑑別列寧怎樣將俄國同亞洲被利用的人民取聯合戰線的善惡義理 (Moral force)，列強在蘇維埃共和國

成立後排斥俄國的一點固然是足以表示斯拉夫人和歐洲人間的決裂，但是却因此而一向覺得在西方各國中不能插進的亞洲人民，對俄國人也起了同病相憐之感。

爲了企圖比政治便利還要深刻一些的維繫起見，結果則凱末耳黨土耳其人便在一九二四年和布爾希維克黨人同盟起來，而俄羅斯、波斯和阿富汗的三國協商也在一九二六年成就了。

但是在比較別些東方人來得積極的回教徒看來，列甯的吶喊是兩方面的一方面牠是教民的實際幫助；他方面牠也是承認回教根本教義的民族平等原則的。

日本國內縱然莫斯科和東京方面的政府完全相反，但是在多方面社會關係上顯示的濃厚唯物主義，以及對於民族前途有些悲觀思想的日本人看來，那末同俄國却也有其共通之點。日本則因了對英同盟破裂，對歐關係扞格，對美關係不妥，而成就了日俄條約。這件條約確是凡爾賽條約以來國際間鑄成之大錯誤。

斯拉夫族和蒙古族的宣告稍息，大半固然是受經濟上和商業上考慮後的結果，但是兩國間的大亞細亞企圖確也有一臂之助的。

丟開「真正政治」而說，布爾希維克宣傳在中國的影響確也將亞洲化的思想向歐洲留學過的中國青年學子去刺激一番。不過他們在列甯主義中並沒有發見什麼新鮮花樣。而且這種花樣都

在中國文明的源頭上便可以追溯出來。例如在他們所說：「共產主義我們數千年前已在鄉村中實施過了」一語中便可概見了。

(註)共產主義(Communism)係廣義社會主義之一種，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理論之出發點，反對私有財產制度，實幣制度；主張將一切生產資本及土地礦產工廠鐵道等收為公有，由人民共同工作，從事生產，再以各人之需要（不依生產能力）分配之。

印度村落中的農民和中亞細亞許多遊牧部落對於土地和財產的共有思想，或是按職業的代表選舉也很熟悉，不過共產主義中還有他們不見得隨便會懂得的其他主義存在。例如馬克思主義中的唯物政治經濟學在亞洲大半人中便是絕對的不能領悟；列甫未嘗不知道這點，所以他的操縱東方不從政治宣傳入門，而從俄國同亞洲間的所有民族、道德和精神的種種維繫上着手。

民族主義縱然同馬克思信條的根本主義直接相反，可是終久是布爾希維克思想的普通宣傳媒介。看來新俄真是新東方的指導教師而兼先知了。

關於布爾希維克主義這方面的狀態看來，真有些像什麼聖靈降臨一般。牠的掀動亞洲確乎也帶些政治的魔力，尤其是印度和遠東，因了當地現存宗教制度，無論在社會上或政治上，影響都形微弱的關係，更是可以橫行無忌。例如佛教教義只不過教人安靜的個人主義，印度教的象神膜拜只算

得是他們不可思議理想的奴隸；孔教的和平哲學也只不過教人善惡義理。

就他們在集羣活動上看來，這些思想都是消極方面的居多。例如印度雖有甘地，終也無補於自治；中國雖有孔子，也直要到他吸收積極一些的基督教和列甯教後才可以用來抵擋西方的侵陵。共產黨宣傳在亞洲的直接結果却不如列甯和他那信徒們所持的歐羅細亞理想勢力來得容易決定。所謂現代化的共產主義政治只有在實業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各種階級鬥爭等方面才有通路。但是亞洲方面俱備這些條件的地方真是寥寥無幾。

例如日本中平民從事實業的固然很多，但是在印度和中國則比較很少。中印兩國地方即使在製造中心，對於階級自覺（Class consciousness）也還不見得怎樣發達，只有在日本地方也許可以稍稍見到。他們三個中間只有民族主義終算暫時籠罩了其他政治上的運動。所以共產的叫囂擾亂，大半也只好集中在刺激排外情感方面。

就事論事說來，布爾希維克主義在其餘亞洲各國也不見得有若何進步。在部落人民中間，才見到一種原始色彩的共產主義存在。不過目前政治潮流正是傾向到一種德謨克拉西組織，和向造成私有財產原則上去的當兒。就雄飛猛進的物質進步看來，則更造成了發揚資本主義新需要和新慾望的預兆。此外如中亞細亞各國的打破古代封建制度，以及建設立憲政府，也是傾向到生出同樣結

果的過程中。

在中央亞細亞的各個蘇維埃共和國裏，對於布爾希維克黨人的專橫極表不滿。這種獨裁式的布黨狄克推多，在他們目光中看來，只算是反動派而夠不上說急進派的。即是中國國民黨領袖們的攻擊布爾希維克顧問們的任意支配黨政一點，也是出於同樣的情緒。

倘使亞洲人果真接受布爾希維克主義來當做大政方針，那末他們也許會將馬克思的原來信條來變成更合於亞洲心靈的原則的。目前則列甯不可思議的信仰，以及指點亞洲去實踐的新歐羅細亞救世大道，正是根深蒂固的刻在東方人心坎之中。

不過這終算是與共黨中的奸雄計畫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除非我們記牢這一點，否則我們便會永遠不會懂得這亞洲復興的希望了。

第十五章 生存的權利

在本書開宗明義的進一解中，著者曾不揣譴陋的允許將亞洲自休戰以來的事變報告與讀者諸君的。關於這點，我已獻醜過了。不過著者在第一章中講起的幾個問題方面，心中還覺得慊然。這些問題是什麼，那末正是著者所雅不表示贊同的屯積得汗牛充棟的民族問題是了；但是著者覺得也許有種人想望我去在這方面發表一些答復的意見的，我便來供其一得之愚吧。

我們永遠不會見到一個統一的東方來進攻一個統一的西方的，即在後來之人也可以保他們不會見到！

自從休戰以來，我們在亞洲開始見到民族主義是儘量的被人利用如此，而他方面則牠庶出的自決主義亦復如彼。在有些國家裏，民族主義的菓子苦得不易上口，在有些國家裏，則在舊文明沒落以後，倒也蓬蓬勃勃的產生了幾多少年國家。亞洲正有一種趨勢，傾向到根據血統觀念和共同福利來構成的聯邦或同盟中去，因此便引起了別人一種臆測：究竟亞洲會成就一個亞洲國際聯盟呢，還

是會成就一個亞洲合衆國。

四散在亞洲的一般理想家，都抱亞洲一統的信仰。所以在幾年以前，他們便先組織了一所大亞細亞協會，在牠羽翼下的大亞洲會議便於一九二六年夏間在長崎召集，想由亞洲人民去創制一種真正政治運動來，圖統一的嘗試——正是進攻歐洲！不過與會者意見紛歧，而會議中少數智識份子也相信到他們固可以有這種「亞洲人的亞洲」口號，那末歐洲人真也可以有「歐洲人的歐洲」來抵擋；何況亞洲各國間的文明、文化和思想的軒輊，又是比較歐洲各邦間還要來得複雜呢！

(註)中山先生平素亦曾言及大亞細亞主義，嘗曰：「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比較的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我們有了這種（仁義道德）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自衛。」其立論與著者「進攻歐洲」不同。錄之以供參攷。

目前看來，東方人確正是孜孜的在國民上和民族上做復興工夫，不過一所未來的亞洲國際聯盟是沒有存在的可能性，原來他們中許多人既不會將自己典章文物穩定，也不會把他們的國民與奮調整，他們只不過同了直接毗鄰和同族國家開始去構成一些政治協商和同盟。即使這些集團也是大半靠了對付歐洲侵陵的同仇敵愾而成就的。

更有進者，因了現代科學驚人的進步，把交通上一切障礙加以打破後，正可使異域遼方邇若咫尺，結果則除非有影響全人類的大變化發生，否則因此而造成的經濟維繫是決不會即便破壞的。要知地球上各地經濟方面正已到了互相依賴的地步，譬如某種工業基本原料，在現代過程的國家中固屬需要，即在物質上工藝上發展到絕頂的國家也何嘗可以缺少。所以凡是有原料的國家而缺少去開發的本領者，永遠逃不出被經濟帝國主義侵略的公例。

太平洋一端的日本和那端的英國正包圍了歐亞兩洲，他們都是不能自行喂飽本國人民的！結果則不由他們不在各自勢力範圍裏去實施經濟帝國主義。除非有一種國際合作來阻擋這種出於天性的民族運動，而廢止了目前世界競爭，否則決不會遮爾中止的。至於這種帝國主義的原則是否正當，真也不足計較——原來牠一日需要去保證人民正則的發展，使一日需要帝國主義的存在。

所以要是我們索性一直往前看去，那末我們倒也許會見到一種根據經濟需要的世界聯邦成就出來。不過在未到達這一日之前，亞洲方面一定會發生許多的改善關係，而目前在歐洲支配下的國家則也許因了本國已有國民一致意識，物質上也有了設備比較完善的關係後，一定會逐漸的保證自立起來。至於產生獨立之道很多，並不僅僅是限於乞靈武力來向專門智識和富源超過東方的西方面家來用武力而取得的。

例如西方也開始見到中國因日處於一種政治紛擾狀態而陷條約各國於經濟困難境界中的結果，倒也會從不平等條約中自拔起來，而土耳其則因了在洛桑會議中玩弄歐洲列強於掌股之上，也能轉敗為勝。所以戰艦、大砲、同飛機決不是去求發揚民族和國民生存的惟一武器！

包含着爭執不清，而及於將來歐洲文明的民族問題委實也太被人重視一些（至少在著者目光看來確是這般），著者用不着拿什麼科學方法來分析這些問題，要知道一部人類歷史，原來是各種族慢慢的溶合分化，來緩緩的遞嬗發展，以致推陳出新而演進到新花樣和新區分上去。我終不會見到任何人是隨便可以把今日世界進化過程來制止或反其道而行的。

民族問題上無所謂劣等和優等的分別。一羣民族之能夠佔個優勢完全是由於自然律的妙用。關於這個自然律問題，自有民族自覺心去當心，即我們對於白哲人種的將來，也用不着什麼聽聽過慮。所以民族問題在世界政治上也不能成什麼大不了的問題。至於歐洲文明，目前已被東方人民溶合而加了一番亞洲化進去：這正是人類自昔以來所不曾知道而又是以表示前程無量的事實。

整部歷史都記載着各種文明的發揚和沒落。就中每個文明都是溶合而帶些已滅文化的遺型。目前我們是好像在人類進步中已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的地位。要知道現代科學把足以開闢一個世界文明先河的接觸造成後，每種民族儘可以把自己天賦能力對這新文明去貢獻些東西出來。

在講到大戰以來，每個亞洲國家的運動和事變之中，著者已將目前亞洲所發軔的酵母解釋一過。有志去研究的人，對於牠真也無所用其恐懼。要知道這亞洲酵母原是二十五年以前海軍提督馬罕所說的「生存權利」(The right to grow)的結果，世界之大，正復相同。

偏是西方的趨勢對於亞洲也是世界以內的一點事實老是一筆抹煞，要知道倘使我們承認她有發展權利的話，那正也用不着去怕她。反正我們一向歡喜運用在本身問題方面「儘其生存」(Live and let live)的一句話，倒也不妨運用到亞洲身上去的。

總之，同情和常識都在督促我們去承認這亞洲生存的權利了。

(註)按人羣進化完全發生存而來。中山先生嘗言：「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其言較上文尤為透顯而發人猛省。



2020

亞洲之再生

全一冊

實價銀一元五角

版權所有

原著者
譯述者
校閱者
出版者
總發行所
印刷者

美國哈利生女士
華企雲
蔣用宏
南京四牌樓泰巷
新亞細亞學會
上海金神父路花園坊
新亞細亞月刊社
上海四門路潤安里
啓智印務公司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初版

新亞細亞學會邊疆叢書

西 北 戴季陶等著 一冊 實價銀九角五分

中 國 邊 疆 華企雲著 一冊 實價銀九角五分

新疆之文化寶藏 鄭寶善譯 一冊 實價銀九角五分

新亞細亞學會東方叢書

亞洲之再生 華企雲譯 一冊 實價銀一元五角

新亞細亞月刊社出版書目

西 康 札 記 任乃強著 一冊 實價銀三角五分

青海風土記 楊希堯著 一冊 實價銀三角

導淮之根本問題 楊杜宇著 一冊 實價銀三角

康 藏 劉家駒著 一冊 印刷中

西 藏 情 歌 劉家駒譯 一冊 實價銀一角五分

亞 洲 之 什 于右任著 一冊 印刷中

民 族 國 際 論 胡漢民著 一冊 印刷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玖叁年貳月玖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577605



